Literary Prize Winners

Best-Seller Works Of Nobel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圣女贞德

（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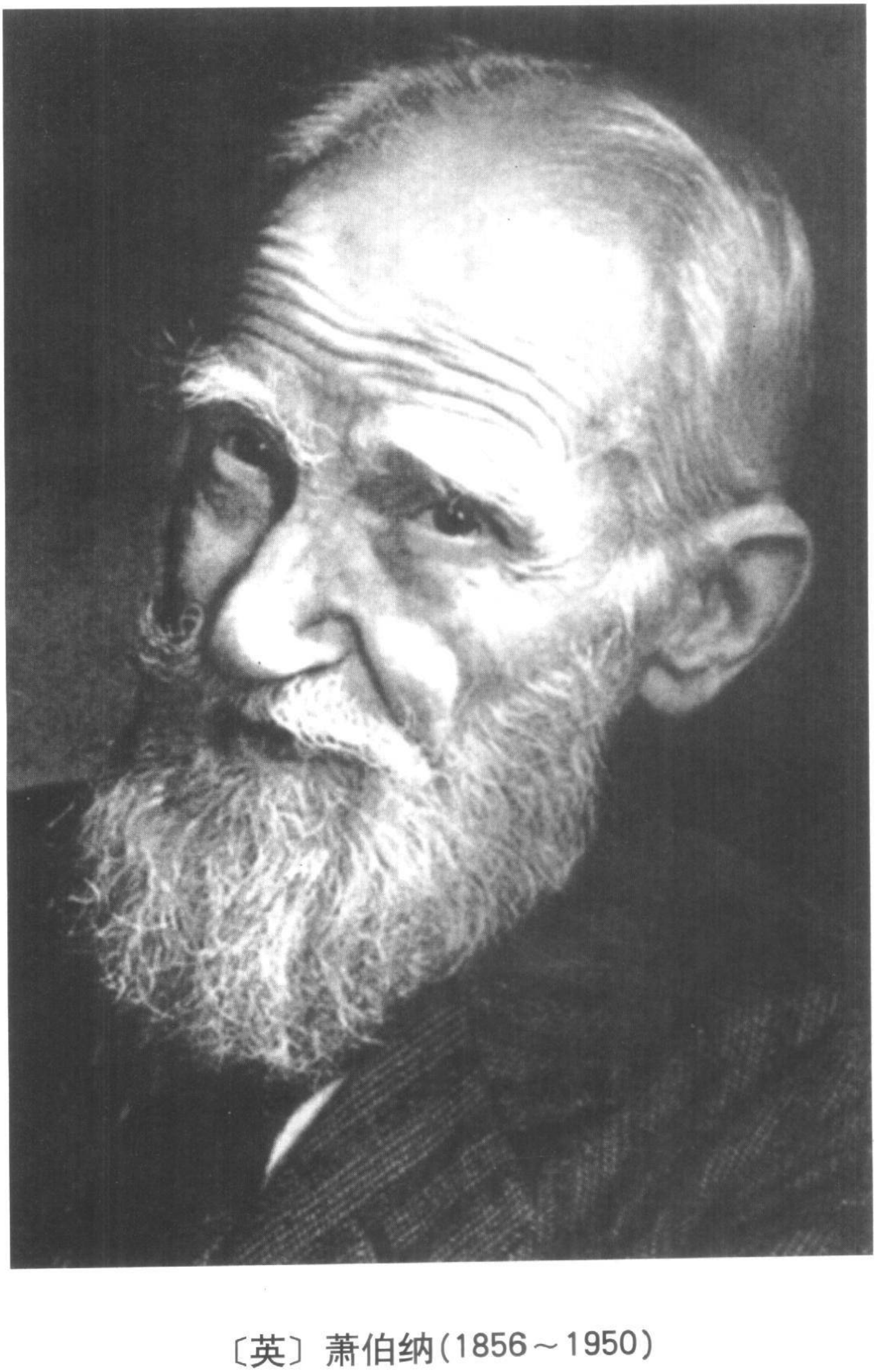
上

［英国］萧伯纳／著

杨宪益 申慧辉／等译

漓江出版社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
GERHART HAUPTMANN 191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HENRIK PONTOPPIDAN 191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JOHN STEINBECK 1962
SAMUEL YOSEF AGNON 1966
SACHS 1966
WHITE 1973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WOLE SOYINKA 1986



〔英〕萧伯纳(1856～1950)
(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前言·

批判旧世界的戏剧大师 传播新思想的语言天才

——萧伯纳概论

申慧辉

哪一个爱好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会不知道萧伯纳？即使没有读过几部他的作品的人都说得出他是爱尔兰人，一位长寿的戏剧天才，语言巨匠，幽默大师，而且还是一位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在这些事实中再加上一条：他曾经“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理想主义与博爱，其中促人深思的讽刺时常充满了富有诗意的新奇之美”而荣获一九二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大师的名望就更为显赫了。

在中国，萧伯纳确实算得上一位外国文化名人。但是，盛名之下却有着与之不符的情形：他的五十余部剧作仅有十几部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有几部还是萧伯纳于三十年代初访问我国时掀起的“萧伯纳热”的产物。在舞台上，他的作品则更是少见。令人感到遗憾的另一个事实是，他的重要论文至今尚未得

到系统的翻译介绍，研究他的文章也是寥寥无几。这使得萧伯纳其人其作无从为中国读者深刻了解。因此，这位生时被誉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下引起观众、读者极大兴趣和争议的戏剧大师，在当今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虽说是大名鼎鼎的文化名人，同时也是一位未被人识真面目的作家。今天，再一次地将这位在世界剧坛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的戏剧大师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

让我们把萧伯纳从文学的祭坛上请下来，把这位大师的生平、作品、功绩、连同他在思想上、性格上的种种瑕瑜一齐呈现给广大读者，让我国读者更多地了解一下萧伯纳。

传奇人物萧伯纳

按照英国人的称谓方式，萧氏应被称作伯纳·萧，其全名实为乔治·伯纳德·萧。萧在成名之后常将其姓名缩写成“G. B. S.”，据说在其生年，这也是在英国最为人所熟悉的缩写词之一。萧伯纳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传奇式人物，这在世界文坛上堪称绝无仅有的一例。他的超凡脱俗的思想，独具风格的戏剧创作，常常令人难辨真假的似非而是的戏剧人物及观点，不仅为他赢得了殊荣，也招来了莫衷一是的纷纷议论。他的剧作在首演之际大多要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有的观众为了追求新奇去看他的剧本上演，有的是为了寻找笑料，还有的观众则仅仅是为了去挑他的毛病。因此，有一位专门研究萧伯纳的英国学者曾感叹地说，真正理解萧伯纳的观众是不多的。不过即使如此，被萧伯纳迷住的人仍然是数不胜数的。很多人为

了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而去看剧，等待他在演出结束后上台露面。有这样一件轶事：在《武器与人》首演结束后，萧伯纳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上台与观众见面。正当他满面笑容地接受观众的祝贺时，一位青年从观众席上站起来对《武器与人》发表异议。萧伯纳充分利用这一表现自己机智的机会，笑容可掬地答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可惜在座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同意咱们两人的观点。"这种即兴表现个人机智与幽默的行为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每每赢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也一次又一次地为传奇人物萧伯纳的形象添上更浓重的传奇色彩。他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母亲发出的赴宴邀请予以傲慢的拒绝，英王乔治五世在观看《英国佬的另一个岛》时大笑不止、几乎跌倒等传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不仅如此，由于他的名气大，每当某个组织或社团举行大会而担心无人到会的时候，便约请萧伯纳前来讲演；当报社希望某篇评论引起注意的时候，便请萧伯纳亲自撰文。而萧伯纳总是不负众望，吸引来大批听众与读者。萧伯纳成了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

有关萧伯纳的轶事在我国早有流传。它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仿佛萧伯纳在其有生之年是一位备受欢迎的人物。事实上，萧伯纳在观众与读者中的真正名望并非如此。萧伯纳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他的第一部剧作《鳏夫的房产》（1892）是他在三十六岁时创作出来的。虽然这部剧作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仍旧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当时却不为广大观众所理解和接受。继此之后，萧伯纳又创作了《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康蒂坦》、《魔鬼的门徒》等一系列优秀剧作。在戏剧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却一直没有在观众中广为流行。直到一九一三年，他的著名喜剧《匹克梅梁》上演，并被

拍成电影、上了广播，萧伯纳才真正作为喜剧大师赢得了观众的普遍接受与欢迎。而这一年，萧氏已经是五十七岁的老人了。一九二八年，巴里·杰克逊爵士主持创办了马尔文戏剧节，在英国中西部风景区马尔文山每年一度上演萧伯纳的剧作，为扩大萧剧的影响起到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萧伯纳本人也十分重视马尔文戏剧节，即使在他晚年身体不适时，仍坚持参加戏剧节的活动。这位戏剧大师认为，他的在场与否会影响观众的情绪乃至票房的收入，而他本人则是衷心祝愿戏剧节财源茂盛的。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萧伯纳能成为一名“活着的传奇人物”与他的长寿有着重要关系。当然，有决定意义的毕竟是他的性格、经历、思想和成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使他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人们议论、分析和猜测的对象。他笔下那些似非而是的剧作更为他增添了神秘感，虽然剧中那些莫测高深的议论常常引起观众的腻烦，而另一方面又诱使观众产生欲罢不能的好奇心，忍不住去开动自己的心智来挖掘那些议论的真意。在萧伯纳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深不可测的复杂体，一个既严肃、又好逗乐的人，一个出言不逊却又乐于讨得他人欢喜的人，一个善于争论和说服他人、却又让人感到难以捉摸的人，一个企图成为民众导师、却被大多数人当做制造笑料的喜剧家……为了解开这个长着满脸大胡子、善于对着观众和摄影机作出迷人微笑的传奇人物之谜，我们还是追溯一下他的故乡、他的家庭以及他那神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吧。

萧伯纳是都柏林人，生于一八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父亲是一位商人，但在萧伯纳青年时期就破产了。萧伯纳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唯一财富是喜剧性格。他的父亲天生无忧无虑，并

和所有爱尔兰男子一样贪恋杯中物，对家庭和子女不负责任，在萧伯纳的生活中没有留下多少印迹。儿时的萧伯纳是一个性格羞涩的孩子，他所受到的教育几乎都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萧伯纳曾经开玩笑似地自称上过三所学院：在母亲的友人李先生家中定期举办的音乐晚会；李先生送给母亲的海边别墅；以及他本人长大之后经常光顾的国家美术馆。萧伯纳的母亲是一位天资聪颖的女士，喜好音乐，并能演奏几种乐器。萧伯纳的两个姐姐一个善弹钢琴，一个具有天赋的好嗓子，经常合作举行小型家庭音乐会。母亲结交的朋友们又多是音乐爱好者，这使萧伯纳从小受到音乐的熏陶，培养了他的美感与乐感。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位母亲和这种童年的生活环境，萧伯纳不可能在为《星报》当音乐评论员时写下那些洋洋洒洒、清新明快、具有独到见地的音乐评论，而在他从事话剧创作之后，也不可能写下那极其富有乐感、朗朗上口的戏剧对话。至于那幢位于达尔基的海边别墅，它带给萧伯纳的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以及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动的美学课。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接近了大自然，萧伯纳接受了雪莱的观点，成为一名无神论者。萧伯纳曾说：“我是达尔基风光的产物。”① 正是那依山傍水的夏日海滨在萧伯纳的心中创造出了一个美好的爱尔兰的形象，使他在远离故乡的寓所里写作剧本时，能够表现出爱尔兰的风光，并通过剧中人物抒发他对故乡的热爱。

光顾国家美术馆代表了萧伯纳的自学经历。萧十五岁便开始工作，因此丧失了系统学习的机会。他二十岁时去伦敦，在

---

① 《真实的萧伯纳》，莫里斯·科尔伯恩著，杰·莫·登特父子有限公司出版。伦敦。1949年，第56页。

工作之余勤奋自学。他去美术馆、博物馆，依靠毅力和对未来的信念顽强地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他博览群书，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到本格森、叔本华的哲学著作，从班扬、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到莫扎特、瓦格纳的音乐曲谱，他都如饥似渴地充填进自己富于想像力的头脑。与此同时，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从一八七九年他二十三岁时起，到一八八三年，一共创作了五部小说（《未成年时期》(1879)、《无理之结》(1880)、《艺术家的爱情》(1881)、《卡什尔·拜伦的职业》(1882)、《业余社会主义者》（未完成）(1883)。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稿的共同命运是被退回到主人手里，躺在黑洞洞的箱子里沉默多年、不见天日。然而，这几部不受出版商喜爱的小说已经反映出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萧伯纳后来的一些创作倾向，成为剧作家萧伯纳在“学徒”时期的可贵实践。这段时期中的另一个重要经历是，萧伯纳在一八八二年听了一次亨利·乔治的政治演讲，这次演讲将他引上了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也正是亨利·乔治，使萧伯纳后来又接触了马克思的经济著作，成为一个具有独特的政治和经济观点的人。萧伯纳的第二段“学徒”生涯则是另一番情形。从一八八五年起，他先后为数家报刊担任书评员、艺术评论员、音乐评论员和戏剧评论员。撰写评论不仅使他的思想更为敏锐、笔锋更加犀利，也形成了他特殊的写作风格。他善于用简洁明晰、富有魅力的语言说明问题，为报刊吸引了许多读者。这段经历将萧伯纳引上戏剧创作的大道，对于他后来成为戏剧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萧伯纳首次尝试戏剧创作是在一八八五年。他当时与威廉·阿切尔合作，将阿切尔提供的情节写成剧本。有趣的是，他全然不顾传统的创作惯例，仅写一幕就用完了阿切尔提供的全

部情节。这使得阿切尔哭笑不得，拒绝继续提供情节，萧伯纳的第一次戏剧创作就此搁浅。后来，萧伯纳在几次偶然的场合接触到了易卜生的剧作，这位挪威戏剧大师的伟大作品不仅使萧对戏剧艺术刮目相看，而且使他认识到一名“社会哲学家”从事戏剧创作的意义。萧伯纳怀着对易卜生的敬佩之情，决心投身于戏剧创作事业，用戏剧来表达他的思想，实现他多年的愿望。

当时的英国剧坛也为萧伯纳提供了一显身手的机会。积极主张“新戏剧”的杰·特·格兰在伦敦成立了独立剧院，专门上演新剧。遗憾的是，他找不到英国人写的新戏剧，只能上演外国剧。因此他四处呼吁英国人自己来创作新剧。正是在这种外界因素的积极促进下，萧伯纳才重新找出七年前搁浅的剧本，按照他自己的创作思想写出了《鳏夫的房产》。由于剧本里充满了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观点，阿切尔认为与他毫不相干。就这样，萧伯纳的第一部剧作诞生了。独立剧院立即排演了《鳏夫的房产》，然而，演出没有获得成功，反倒引起一片震惊与反对。观众对萧的人物处理不理解，评论家则大肆谴责他的创作方法。但是，萧伯纳似乎并不因此而沮丧。他很欣赏自己在观众及剧评界引起的反响，认为即使是与他不利的影响也仍旧是一种影响。这位决心以戏剧为武器批判旧世界的剧作家，就是这样在一片议论声中开始了他的戏剧创作生涯，并且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十分珍惜这种不受欢迎的气氛，似乎他从事一天创作，就要在公众心目中保持一天“叛逆”的形象，要永远在他的作品里提出令人震惊的观点，创造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

萧伯纳在戏剧这种形式中找到了他的创作归宿。从一八九

二年《鳏夫的房产》问世起，到一九五〇年他逝世，五十八年中他创作了五十二部剧作，几乎是一年一剧，可见他的创作力是十分惊人、持久的。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多数剧作不仅充满了思想的锋芒，机智的妙语，而且处处点缀着超群的幽默和优美的音乐感。难怪剧中某些容易引人腻烦的大段独白能在演出时得以保留，并得到观众的认可①。毫无疑问，萧伯纳在创作上的多产是他成为传奇式人物的另一重要因素。在当时的英国甚至整个世界，还有谁能像萧伯纳这样才思不竭、妙语连珠，一部接一部地写下几十部引起轰动的剧作呢。看来，相貌秀丽的女演员要将自己的美丽与萧伯纳的才智结合起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萧伯纳走过的创作道路并不平坦。他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才正式登上文学的殿堂，又经过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才摘取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文化名人和其他一切名人一样，成名之后便被涂上了一层层神秘色彩，他的真实面目，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往往都失去了本色。可喜的是，萧伯纳的研究者们搜集并保存了有关萧伯纳的第一手资料，使后人得以窥见这位名人的真实面貌。我们得知，萧伯纳从小害羞而敏感，却又天生一副喜剧性格。他不仅善于拿别人开玩笑，也善于开自己的玩笑，甚至不惜在公众面前把自己作为嘲弄的对象。他不仅具有幽默感，而且颇有魅力，这使他在中年完婚之前的几十年中不乏异性朋友。他信仰社会主义，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情地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

---

① 还有传闻说，萧伯纳经常亲临排练现场，并且十分注意听演员念台词。因此导演和演员不敢轻易删减他的剧作。

端，同时又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反对一切战争（甚至不分其是否正义），反对残酷，甚至反对监狱制度。他信仰科学，却又反对种牛痘等防疫手段，视其为“不科学、肮脏”。他拥有众多的崇拜者，却又是一个孤独的人，没有几个知心朋友。他自认为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反对以康格利夫为代表的复辟时期喜剧传统，主张将戏剧作为战斗的武器，但是却被误解为一个专门制造笑料的人。他热爱故乡爱尔兰，但他的剧作《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却遭到阿贝剧院的拒绝，未能在爱尔兰上演。他一向关心政治，不主张当时“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却又对爱尔兰的文艺复兴不感兴趣。他始终以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却又从来不是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萧伯纳身上聚集了他自身内在的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多种矛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多面性和矛盾性造就了这样一位独一无二的大戏剧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萧伯纳是以戏剧大师的声望闻名于世的，而不少研究他的人却认为，萧伯纳实际上是一位思想家，他那些为数众多的剧作只是思想家萧伯纳的副产品。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随萧伯纳的踪迹，去研究作为思想家和剧作家的真正的萧伯纳，从而对这位大师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思想家萧伯纳

翻阅一下萧伯纳的生平大事年表就会发现，萧伯纳生活在一个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代，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直接间接地影响、造就了萧伯纳，使他成为一个集诸多因素为一体的特殊人物。在他九十四岁的一生中，他经

历了维多利亚等数代王朝，亲眼目睹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兴起，大英帝国的衰落。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日益发展，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先后建立，以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他连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法西斯的罪恶。社会革命的蓬勃发展，科学知识的迅速普及，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化、商品化和帝国主义，给人们的传统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当大众仍然信仰万能的上帝的时候，无神论者提出上帝是邪恶的革命观点。自然科学家们则用令人震惊的事实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上帝。面对充满罪恶的世界，人们应该何去何从？到哪里去寻找灵魂的拯救、心灵的安宁？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们思想上的迷惘、探索与追求构成了萧伯纳·生活中的外部世界。同时，就在青年萧伯纳的身边，每天都可以看到工业区的严重污染，贫民区的赤贫穷困，女工、童工长时间的劳作和与其不相称的低廉工资。资本主义的罪恶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即使大英帝国在海外的赢利市场也无法挽救它必然没落的下场。工人运动兴起了，煤气工厂的工人罢工胜利了，火柴厂女工的罢工胜利了，东区码头工人的罢工又胜利了。恩格斯欣喜地欢呼伦敦东区码头工人的罢工胜利是“这个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①。

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激起了萧伯纳的革命热情。他加入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并亲自走上街头进行演讲，宣传社会主义。他把对音乐艺术的兴趣转到政治经济学上，开始满

---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1892）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1965年版，381页。）

怀热情地阅读起社会科学方面的各种书籍。他不仅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还博览了当时较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的多种学术著作。叔本华、本格森、尼采、黑格尔、拉马克、普鲁东、拉斯金、杰文斯、享利·乔治、贝拉米以及达尔文，所有这些人物的重要著作都经过萧伯纳的头脑加工，构成了他思想的组成部分。由于阅读了大量书籍，萧伯纳便自认为是一位熟知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者。然而，他从未意识到，他的研究是肤浅的，许多理解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因此他的某些观点有时候不仅显得幼稚可笑，而且也自相矛盾。他阅读了尼采等人的哲学著作，相信意志的至高无上；他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进行了修正，提出“创造进化论”的观点。这个观点将至高无上的意志与人类的进化联系起来，认为这就是“生命力”。萧还认为，“生命力”是进化的精神力量，对人类进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人与“生命力”是合二而一的整体，人只要主动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能实现“生命力”的目标。因此，“人如需被拯救，就必须自己拯救自己。”① 萧伯纳把这个关于“生命力”的观点看做他的信仰哲学，认为它虽然没有包罗万象、解释一切，却颇具科学性，说明了人类进程的复杂性。萧伯纳不仅吸收了叔本华的权力意志、尼采的超人哲学等哲学观点，还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辩证法和美学观。萧伯纳是擅长思辨的，这不仅是他的机智与幽默的基础，也是他的思想特色和他的作品结构。可以说，这些都是黑格尔的哲学观点在

---

① 《真实的萧伯纳》，第278页。

他的创作方法上的体现。①

萧伯纳不仅有自己的哲学观点，还从众多的经济学家那里舶来不少经济学知识，综合出他的经济观点。他从理卡多那里吸收了出租理论，从杰文斯那里又引进价值理论，并搬来贝拉米的国家股息说，加上他最为推崇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经济学观点。我们从萧伯纳的剧作以及其他文字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错误，它们有的源于萧伯纳本人的思想局限性，有的则出于他对原著的不完善的自以为是的理解。例如他相信社会主义，支持工人运动，却在他的“生命力”观点中完全排斥了阶级斗争学说的地位。另外，萧伯纳是反对剥削的，并且曾在好几部剧作中尖锐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但是，在经济观点中，他却又主张贝拉米的国家股息说，全然不去过问国家股息来自何处，似乎它并非剥削人民所得。由此可见，作为思想家的萧伯纳是不成熟的，他的那些带有严重瑕疵的观点影响了他作品的思想深度，也削弱了它们的战斗力。有些作品令人读后感到意犹未尽，恐怕也应部分地归咎于萧伯纳这方面的缺点。

萧伯纳是费边社的成员，这一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萧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是在一八八四年成立的。萧伯纳于同年加入费边社，第二年被选入执行委员会，任执行委员达十六年之久。费边社的成员大都是理想主义者，在费边

---

① 参见《萧及其思想剧》，罗伯特·弗·惠特曼著，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20页。惠特曼专门研究了黑格尔对萧伯纳的影响，《萧及其思想剧》便是一部这方面的专著。

社存在的六十多年里，他们并无多大影响。成员最少时仅四十余人，最多时也不过两千左右。费边社的理想社会主义者们谈起社会主义时津津有味，然而工人运动就发生在身边，他们却并不与之发生联系，因此也就谈不上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践。他们主张改良主义和“和平渗透”，认为等待时机的到来是最佳政策，因而反对用暴力手段去夺取政权。费边社的成员曾用这样的比喻来陈述其观点：当马尚未感到口渴时，就是把它领到河边它也不会喝水。关键是掌握好时机，一切事物都会在条件成熟时自然发生。费边社的这种政治主张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脱离工人阶级、脱离革命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则是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因此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情形最后导致了费边社的分化。有的成员成为工党的头目，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背离了早期的社会主义主张。热诚信仰社会主义的萧伯纳面对现实既感到失望，又产生了愤世情绪。这一变化在他的创作中也有所反映。

萧伯纳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在早期创作中对人物及事件的处理反映了这一特点。剧中对立人物的妥协和矛盾的调和说明了他思想的局限性和简单化，也反映了他一厢情愿的乐观主义情绪。即使在那几部尖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优秀剧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情绪的流露。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萧伯纳感到无法再继续保持早期的乐观情绪了，尽管他对人类的前途并未发生动摇，坚信社会主义是全世界走向光明与兴旺的必由之路。《伤心之家》中炸弹的爆炸象征了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再维持表面的平静；而再晚些时候的“政治狂想剧”则把矛头直接

指向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独裁统治。萧伯纳和费边社的某些成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仅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时髦风尚挂在口头夸夸其谈的人。尽管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彻底，但他怀有一颗真诚的心，并且用手中那支锋利的笔做武器，将他的理想和热情、机智和才华化作一部部剧作，批判他所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罪恶，宣传他认为美好的、正确的思想，用他的心血去为实现一个光明的世界而努力。其次，萧伯纳的经历毕竟使他不同于那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从小家境窘迫，十几岁便出去工作。到了伦敦之后，他的住处距贫民区很近①，使他得以见到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的贫困。贫民区简陋破败的住房条件，穷人被迫卖身求生的可悲处境，使萧伯纳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萧伯纳对贫穷是深恶痛绝的，认为要改变社会就得消灭贫穷。他主张实行住房市政化，土地公有化，不再向房主交租。这些是萧伯纳对社会主义所始终抱有的希望，然而他从这些善良的出发点所得出的结论却不那么正确，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萧伯纳在经济、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仅仅是他思想的一个方面。不容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萧伯纳曾经认真地钻研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且从中获益匪浅。如果说萧伯纳身上的那些费边社的痕迹来自资产阶级哲学与经济学的不良影响，那么，他思想中那些战斗的、革命的积极因素则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信仰。他曾经这样谈到马克思对他的影响：“卡尔·马克思使我变成一个人，社会主义使我变成一个人。要不是如此，我同我的许多文友不会有任何两样，论文才

---

① 萧伯纳曾在贫困的伦敦西北区圣潘科拉斯住过相当一段时间。

他们谁也不比我差。”① 正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从接触马克思著作的那一刻起，他就“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人”。学习《资本论》不仅使萧伯纳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也促使他把经济问题看做一个无比重要的社会现象。经济问题作为戏剧主题在他的剧本中反复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对经济的兴趣使他有别于其他剧作家，甚至有别于他最推崇的剧作家易卜生。他比任何一位剧作家都更热衷于谈论经济问题，可以说，这是构成戏剧家萧伯纳与众不同的最大特点之一。他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在我所有的剧本里，我的经济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像解剖学知识对于米开朗基罗的油画一样重要。”②

思想家萧伯纳的注意力不仅仅局限在对政治和经济的兴趣上。他对同时代的各种艺术主张都持有自己的见解。在易卜生的剧作传入英国之前，英国舞台上充斥着资产阶级情调的“佳构剧”。这类戏剧不仅毫无艺术性可言，也丝毫没有思想性。与这种低级艺术趣味并存的另一现象是“为艺术而艺术”。虽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还算得上资产阶级队伍中的有识之士，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救药，并且不愿同流合污，企图在纯艺术中寻找到一个逃避现实的避风港。但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和“佳构剧”一样，从本质上讲都是反现实主义的，是麻痹人民斗志的。事实上，不少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最终还是堕入了追求低级趣味的“佳构剧”的泥坑。

---

① 转引自《英国文学中的伟大传统》，安·卢宾斯坦著，纽约，1953年，第920页。

② 转引自《真实的萧伯纳》，第295页。

萧伯纳在艺术上是主张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有信仰、有目的的，没有信仰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艺术。因此，“为艺术而艺术”是纯粹的“胡说八道”①。萧伯纳还曾这样讽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口号实行起来就变成‘为金钱而成功’。”② 萧伯纳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坚决地实践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他的大多数剧本都以现实为题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即使他的那些历史剧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观众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过去时代的人与事，而且可以品味到萧伯纳借古喻今的深意。萧伯纳曾经这样概括戏剧的功用：戏剧应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出者，社会品德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③由此可见，尽管萧伯纳在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存在不少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错误的见解，但是他在关于戏剧的社会功用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等战斗性方面，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把戏剧看做是磨砺思想的武器，唤醒民众的工具，是将进步思想灌输给全体人民的有效方式。萧伯纳曾经讲过一段话，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作为戏剧家的奋斗目标：“我写剧本的明确目的是，让全体民众在有关的问题上改变看法，同意我的观点。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引我从事戏剧创作的实际刺激了，因为我并不需要依靠剧院维持生活。如果有人制止我创作不符合道德观念、主张异端的剧作，我就会停止戏剧创作，而

---

① 参见《艺术的健全性》，萧伯纳著，1895年出版。

② 参见《白里欧的三个剧本》序，第XXI页，转引自《英国文学论文集》，王佐良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85页。

③ 《萧伯纳戏剧论文集》，亨尼科主编，纽约，1906年出版，第一卷，第22～23页。

去通过讲坛和书籍来宣传我的观点。”① 这段话表明，萧伯纳从事戏剧创作完全是为了宣传他所信仰的革命思想，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这种鲜明的立场、坚定的决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而从萧伯纳在其生年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来看，他无疑是成功的。

作为思想家的萧伯纳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他始终如一地信仰社会主义，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从未改变初衷，并且一直用他那支不倦的笔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正是他的努力使英国舞台上出现了英国人自己的“新戏剧”，开创了英国戏剧的新纪元。他的那些充满革命思想与批判锋芒的剧作不仅震动了剧坛，也震动了资产阶级及其政权。萧剧不断被禁演恰好说明了这些剧作的战斗性。以戏剧作武器的思想家萧伯纳走的是一条需要努力开拓的新路，他在这条道路上到达了成功的目的地。

戏剧家萧伯纳

萧伯纳写过很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书籍，如《市区贸易常识》、《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常识》、《智慧妇女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指南》、《费边社会主义论文集》等。他还以文学艺术为题写过颇有影响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最忠实的瓦格纳信徒》，以及《艺术的健全性》、《排演的艺术》等专著。无论萧伯纳以什么题材从事创作，他所表达的始终是他那与众不同

---

① 《真实的萧伯纳》，第260页。

的、既引人感兴趣又引人争论的观点。就连他那本推崇易卜生的专著《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也被某些研究者们看做是体现了“萧伯纳式的”思想。这种与众不同的“萧伯纳式的”因素正是我们欣赏和理解萧伯纳剧作的钥匙。

萧伯纳是在做过小职员、当过报刊评论员、又学习研究了许多政治与经济专著之后，才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因此，从一开始写剧起，他就抱有明确的创作目的。首先，他要在剧作中宣传他的信仰，而不是去迎合普通观众消遣的需要。因此，萧伯纳从来没有将当时流行的戏剧创作程式作为他进入戏剧界的阶梯，相反，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无情地挖苦和批评那些低级趣味的戏剧程式。“佳构剧”是从法国传入英国的。这种戏剧脱离现实生活，讲的永远是浪漫爱情、家庭纠纷、乃至通奸等无聊故事。正如萧伯纳批评的那样：“佳构剧的制造不是艺术，而是工业。一个文学机器匠要获得写作此类剧本的本领一点也不困难，困难的倒是要找一个天性中毫无一点艺术家气质的文学机器匠，因为最能破坏佳构剧的莫过于作品中还有丝毫的艺术成分，或者作者本人还有丝毫的良心。”① 作家只要“忽有一念”，便可凭据其想象无限发挥，设计出一些误会和矛盾，以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根据佳构剧的程式，误会在最后一幕里必然被消除，观众也就被打发回家了。在萧伯纳看来，这种在形式上毫无创新、在内容上无新意可言、并且没有丝毫思想性和现实意义的作品应该坚决取缔。我们从萧伯纳的剧作中处处都可见到他是如何讽刺和批判这种戏剧、并反

---

① 《白里欧的三个剧本》序，第 20 页。中文译文参见王佐良的《英国文学论文集》，第 285 页。

其道而行之的。首先爱情在萧伯纳的笔下变了样。它失去了脱离生活的那种不真实的浪漫色彩，男女主人公的忸怩作态遭到嘲弄，生捏硬造的误解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具体真实的情感。当然，剧的结局常常是出乎预料的。因为观众在观看萧剧时无法套用现成的观剧经验，对人物所要做出的举动总是估计错误。因此剧院里时常传出观众的惊呼和剧评家的愤怒，当然，如果看得见的话，还有萧伯纳那张长满胡须的脸上现出的满意微笑。《好逑者》、《武器与人》、《康蒂坦》、《人与超人》等多种剧本都讽刺了那种所谓的浪漫爱情。《武器与人》中相貌英俊的塞吉厄斯本是典型的浪漫角色，按照“佳构剧”的程式，他与年轻美貌的女主角之间的爱情必然在经历了种种误会和矛盾后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然而作者让塞吉厄斯最后放弃了与女主角雷娜作戏般的恋爱关系，而去爱上了直率、精明的女仆。女主角雷娜也不例外。当她看清恋人的真实面目以及她自己那不切实际的爱情梦想之后，也毅然决定与塞吉厄斯分手，并爱上了那位从不将她浪漫化、理想化的瑞士军人——“奶油巧克力兵”。浪漫爱情在生活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灭，然而舞台与生活接近了，戏剧人物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接近了，剧院不再是仅仅为人消遣的场所，而是教育人们面对生活现实的讲坛。观众在看戏的同时，总是要受到剧作家萧伯纳的教育：关于战争，关于宗教，关于家庭关系，等等，等等。萧伯纳曾经通过他的戏剧人物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我开玩笑是为了讲真理，真理是世间最有趣的玩笑。”① 这位极善于利用玩笑形式进行社会批评的戏剧大师，在几种剧作中

---

① 见《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克干神父语。

运用似非而是的反论来讽刺“佳构剧”，加速了这种颓废戏剧的消亡。

萧伯纳的战斗锋芒不仅指向“佳构剧”，他还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即利用戏剧进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因此，他的剧中人往往不是那些王公贵族或才子佳人，而是体现资本主义罪恶的贫民区住房老板，来自社会低层的妓院老鸨，代表资本主义工业及战争的军火商人，大独裁者，以及借古喻今的种种历史人物。萧伯纳是一名旧世界的批判者，严肃，无情，有力，一针见血。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时候，萧伯纳不再是那个把微笑隐在大胡子后面的幽默家，而是一位手持利剑的斗士。无论是严格依据事实而写的、揭露贫民区状况的《鳏夫的房产》，还是将娼妓问题令人震惊地公开提出来的《华伦夫人的职业》，乃至批判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治”的《苹果车》、审判法西斯头子的《日内瓦》，萧伯纳用犀利的笔锋直刺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毫不留情地将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当众抖落出来，迫使那些宁愿沉湎于空泛的幻想而不肯面对现实的有闲阶级，不得不睁开眼睛认真地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华伦夫人的职业》遭到禁演的经历说明，萧伯纳的批判锋芒着实刺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当权者。然而，历史的进步、人民的觉醒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潮流。在《华伦夫人的职业》刚刚写成的十九世纪末，娼妓问题还是“体面人”不能公开谈及的话题；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广大观众已经能够正视这类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且目的明确地到剧院里来，专门聆听和接受萧伯纳对社会的批评。著名作家普利斯特利曾在萧伯纳九十岁寿辰时撰文，评价作为戏剧家的萧伯纳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说，萧伯纳“要求他的

首批观众、那些维多利亚后期的人们停止空谈理想，打破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长时间地、仔细地看一看社会现状，然后不要为其叹息，而是去改变它”。① 萧伯纳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剧作帮助了人们去正视现实，也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几十年后，“那些来到剧院时又累又饿、心事重重的观众和他(萧伯纳——译者注）最初为之写剧的那些吃得好的安闲人士不一样……他们欣赏他的机智，他的编剧技巧和他的哲理，而对于那些他有意让他们理解的东西虽然仍有十分之九尚不熟悉，但是我认为，大多数观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吸引、甚至习惯了他的社会批评”。② 作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戏剧家萧伯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形式与内容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了实现戏剧的战斗性，萧伯纳在戏剧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创新。他有意与情节剧背道而驰，在矛盾、误解、巧合在欧洲戏剧舞台上盛行的时候，颇有勇气地将讨论式对话搬到舞台上来，通过剧中人物雄辩地宣传萧伯纳的思想。他笔下的主要人物几乎个个能言善辩，极好发表议论。在《圣女贞德》的一个著名讨论场面中，一个人物竟发表了长达七分半钟的议论！这种情形在《人与超人》中“地狱”一场戏里也十分突出。其他剧本也不乏这类例子。这使与萧伯纳同时代的某些剧评家不屑地宣称萧的创作只是“戏剧化了的政论”而已。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种“政论”经过萧伯纳的艺术加工，不仅在英国舞台上赢得了一

---

① 《乔·伯·萧——社会批评家》，J·B·普利斯特利著，载《乔·伯·萧的九十寿辰》，斯·温斯顿编，哈钦森出版公司，1946 年，第 52 页。

② 同上，第 54 页。

席牢固的阵地，而且越来越为各阶层的观众所接受。作为一种新鲜的舞台表现形式，萧伯纳的讨论式戏剧得到了承认。实际上，这种以讨论代替故事的戏剧是难于讨巧的。然而，萧伯纳硬是用讨论将那些习惯于旧的戏剧程式、仅仅来剧院寻求消遣娱乐的观众吸引住了。这个秘密在于，萧伯纳具有卓越超群的语言天才和不同寻常的机智幽默。爱尔兰民族是一个十分聪慧健谈的民族。在文学史上，著名的讽刺与幽默大师有不少是在都柏林生长的爱尔兰人，例如大名鼎鼎的斯威夫特、王尔德、旭恩·奥凯西、乔伊斯，甚至复辟时期的喜剧大师康格里夫也是在都柏林的三圣学院接受的大学教育。都柏林的空气里似乎含有一种特殊成分，专门造就极富幽默感的语言大师。萧伯纳就是这群文学明星中的一位。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机智、幽默和善辩等特点之外，萧伯纳还独享另一个长处：音乐感。这些因素构成了“萧伯纳式的”特殊戏剧风格，也形成了萧剧能够吸引观众的因素。翻开萧伯纳的剧作，机智的妙语俯拾皆是。另外，萧伯纳的机智总是与反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缺乏幽默感的人大概难以欣赏他的机智。只在文字表面做文章的人也往往难以真正理解他的机智的含义。《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原本是批评和讽刺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然而该剧在英国上演时剧中那些对英国人的讽刺非但没有引起观众的不满，反而博得阵阵笑声和掌声。相反，该剧在爱尔兰却遭到拒绝，未能上演。这种情形引起萧伯纳研究者的注意，他们就此发表议论说：“如果机智用得少些，萧伯纳的观点将会更加明晰。”①

萧伯纳自幼在音乐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他对古典音乐的

---

① 转引自《真实的萧伯纳》，第253页。

熟悉程度就像一般孩子熟悉图画书一样。由于他从小生活在音乐气氛浓厚的高雅环境中，他很早就具有了较强的音乐感。成人之后，他又当过一段时间的音乐评论员。凡是读过他的音乐评论的人都会感到他对音乐的强烈感知和独到见解。他最喜爱瓦格纳和莫扎特的作品，他不仅写过有关他们的专著与文章，还在他的剧作中融进了他们的音乐色彩。喜好音乐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萧伯纳剧本中的每一个字就像莫扎特交响曲中的每一个音符。语言的音乐感使大段的对话朗朗上口，赏心悦耳，为观众接受萧伯纳的思想提供了艺术表现方面的重要条件。

萧伯纳的语言造诣不仅来自于他的音乐修养。他是一位对英语语音学有着特殊研究的剧作家，也许称得上是具有这一特长的唯一的英国剧作家。他曾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口语咨询委员会上担任数年主席职务。这个委员会的责任是为播音员解决语音方面的疑难问题。当播音员遇到某些生僻字眼以及专有名词、外来词，不知如何发音时，就将疑问提交给这个委员会的专家们，由委员会主席主持专家讨论，统一意见，提出正确的发音方式。作为委员会的主席，萧伯纳成绩卓著，其成果之一是系列小丛书《广播英语》的成功出版与发行。萧伯纳的语音才能在他的剧作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善于通过人物的口音来表现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与性格。读过萧剧原文的人对此会有很强的感受。萧伯纳还以伦敦各区居民在发音上的巨大乃至细微差异为题材，创作了著名喜剧《匹克梅梁》。他在这出喜剧中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语音学家息金斯和卖花女伊莉莎两个成功的戏剧形象，还通过此剧将鲜为人知的语音学及其重要性介绍给了广大观众。英国的一位语音学家曾在

萧伯纳九十岁诞辰时专门写文章，赞扬“一位如此著名的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为语音学学者帮了大忙，并为此对萧“表示感谢”。

萧伯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与他的戏剧成就不可分的是他对英国散文所做的贡献。众所周知，萧伯纳在创作了供舞台演出的剧本、却又屡屡遭到禁演后，便开始为剧本写作洋洋洒洒的长篇前言，与剧本一起出版。这些前言不仅为剧本作了宣传，也对剧本进行了解释与说明，同时又包含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见解，是可以独立存在的散文作品。萧伯纳是一位才思敏捷，又极好思辨、极善于表达的人，而且他博览群书，因此他的脑子里总是装着喷涌不尽的各种念头。虽然他的剧本创作足以称得上丰产，却仍使萧伯纳感到言犹未尽，必须另辟途径，使他的人物与思想在舞台以外的空间里得以继续发展。萧伯纳对英国散文的贡献在于，他以“简朴、流畅”的风格为英国的散文写作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他的文章“明晰、机智，既有战斗性又具说服力”。他将“讽刺、夸张、贬低及轶事”等各种手法熔于一炉，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注意新闻体，认为只有属于一个时代的作品才能为所有时代的读者所接受。① “他反复锤炼，为自己设计出一种极适于辩论的文体。这种文体既适于舞台对话又宜于辩论式散文，始终接近剧院与讲坛。这种文体具有引起争论的挑战性口吻，不包含丝毫的暧昧与遮掩。”② 不仅如此，萧伯纳还具有另一手高超的本领。他极好讽刺挖苦，有时几乎达到侮辱人的程度，但是从不会引起被挖

---

① 以上几行引文均参见《真实的萧伯纳》，第248页。

② 《乔·伯·萧——社会批评家》，《乔·伯·萧的九十寿辰》，第51页。

苦者的反感。普利斯特利这样形容萧伯纳的这种本领：“拳头雨点般地砸在我们头上，可我们却没有出一点血。”① 瑞典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佩尔·哈尔施特龙曾说，萧伯纳的散文风格是一般作家望尘莫及的，只有伏尔泰的最佳作品方可与之媲美。②

这位成绩卓越的大戏剧家似乎是说不尽的。他继承和发扬了英国戏剧的优秀传统，同时坚决地摒弃了其中的糟粕。他注重戏剧的社会功用，主张以戏剧为武器，批评和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这一目的出发，他热诚地宣传易卜生的戏剧，并且尖锐地批评当时某些为迎合观众口味而随心所欲改编莎士比亚剧作的资产阶级文人，虽因此而引起误解而不悔。他认真研究英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坚持创作为现实服务的现实主义戏剧。他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剧中的人物形象和作品的艺术性。他改革戏剧题材，将过去从不上舞台的东西引入剧场，并且以雄辩的口才使这种战斗力极强的新戏剧在英国的话剧舞台上站住阵脚，为英国戏剧翻开了新的一页。有人将他称为“引人发笑的易卜生”，因为他与严肃的伦理学家易卜生的戏剧风格相去甚远。纵观他的戏剧创作，我们最好还是把他看做他自己，一位熟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家，一位机智幽默的语言大师，一位善于运用喜剧手法进行讽刺嘲弄的爱尔兰人，一位为英国戏剧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戏剧天才萧伯纳。

萧伯纳是一位长寿者，这使他能够有时间从容地进行创作

---

① 《乔·伯·萧——社会批评家》，《乔·伯·萧的九十寿辰》第 51 页。

② 见本书附录《授奖辞》。

活动。虽然他第一次尝试剧本创作时已经三十六岁，但是他的剧作家生涯仍旧比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一生还长！漫长的创作生涯和为数甚多的作品引出了萧剧的创作分期问题。王佐良先生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将萧伯纳的创作分为四个时期①，即从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九年，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五〇年。第一阶段的创作包括三组作品：《不快意的戏剧》，内含《鳏夫的房产》(1892)、《好逑者》（1893）和《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快意的戏剧》，内含《武器与人》(1894)、《康蒂坦》(1894)、《风云人物》(1895）和《难以预料》(1896)；以及《为清教徒写的戏剧》，内含《魔鬼的门徒》(1897)、《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1898）和《布拉斯庞德上尉的转变》（1899)。这三组中的十个剧本就有大半至今仍享有盛名，如《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康蒂坦》、《魔鬼的门徒》和《凯撒与克莉奥佩特拉》。这一时期的创作题材多样，显示了戏剧家萧伯纳的丰富想像力和表现力。从他为剧作分组而起的名称可以看出他在戏剧写作手法上的某种转变。在他刚刚拿起笔来从事戏剧创作时，萧伯纳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上，以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为目标，因此产生了《鳏夫的房产》和《华伦夫人的职业》等优秀的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但是由于批判锋芒过于直露，影响了剧本的上演。这使萧伯纳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一方面设法使剧本得以出版发行，并增加长篇序言进一步阐述其观点，另一方面则在创作上

---

① 参见《论萧伯纳的戏剧艺术》，《英国文学论文集》王佐良著，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50页至276页。

另辟途径，改“不快意的戏剧”为“快意的戏剧”，这一努力的结果是《武器与人》和《康蒂坦》的诞生，《武器与人》作为一出成功的喜剧而受到广泛欢迎，《康蒂坦》则以突出的女主人公的形象、充满诗意的内容以及作者对爱情和宗教的新颖见地而久演不衰。接下来，萧伯纳又以美国革命为题材创作了《魔鬼的门徒》，受到美国观众的喜爱和欢迎，为萧剧在美国的上演开辟了通途。可以说，萧伯纳在创作初期不仅迅速地显示了他的戏剧才华，而且得心应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拿出了足够一名创作家为之骄傲一生的数种优秀剧作。

在这个成功的开端之后，是萧伯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第二个创作阶段。这是又一个多产的创作期。这期间，他以《可敬的巴什维尔》(1901) 始，至《凯瑟琳女王》(1913) 止，一共创作了十多部剧作，其中有著名的《人与超人》(1903)、《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04)、《巴巴拉少校》(1905)、以及盛演不衰的喜剧《匹克梅梁》(1912)。这十几年中，无论在创作技巧还是在题材的广泛性方面，萧伯纳都显示出了不竭的才华。他将地狱搬上舞台，让魔鬼、唐璜同台演出；他让贫民窟的居民卖花女当上了剧中的主角，并在六个月内把她变成文雅高贵的公主。他将题材从揭露社会不平扩展到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将笔锋直接指向英国的统治阶级。他坚决反对战争，企图用调和的方法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的代表大军火商；尽管他的费边主义的解决方式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却反映了萧伯纳的良好愿望。同时，他为观众又塑造了一位成功的女性形象——巴巴拉少校。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萧伯纳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岁月之后，向观众

呈献了风格迥异的作品《伤心之家》(1916)。这部被认为是受到了契诃夫影响的优秀作品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萧伯纳心中掀起了暴风雨般的强烈震动。调和的方法是无法解决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的，这个旧世界必须来一个彻底的改变：只有让炮弹将这个旧世界彻底炸毁，光明才有可能到来。在这个创作阶段中，萧伯纳共写出了九个剧本，其中的优秀作品除了《伤心之家》外，还有巨作《千岁人》(1921)和历史剧《圣女贞德》(1923)。此时的萧伯纳已经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创作激情，奇思异想层出不穷。由五个剧目组成的巨作《千岁人》(又译作《回到麦修色拉》)，在时间上跨度极大，从古到今，直至未来，讲述了人类三千多年的情形，宣传萧伯纳的“创造进化论”观点，指出长寿将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益处。《千岁人》的思想虽不足取，在舞台上也不成功，但它们显示了萧伯纳的丰富想像力，是一部不容忽视的作品。《圣女贞德》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萧伯纳异常活跃的思想。贞德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女英雄，一个被尊为圣人的传奇人物，历来吸引着欧洲各国作家。以贞德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其中有不少出自大作家的手笔。莎士比亚、伏尔泰、席勒、阿·法朗士、甚至马克·吐温都以贞德为主人公写过作品。萧伯纳阅读了所有这些作家关于贞德的描写，然后塑造出了一个具有新鲜意义的人物形象。他没有按照描写圣人的传统方法来写贞德，也没有将贞德浪漫化为谈情说爱的女主角。他突出了贞德的个人意志，赋予这个历史人物以现实意义。通过《圣女贞德》，萧伯纳既表现了历史上民族主义和新教的兴起，也反映了现实中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必然；他既说明了个人能力的局限性，也强调了个人意志的力量。《圣女贞德》是一部内涵

极为丰富的作品，它对宗教信仰、妇女问题、社会形态乃至影响历史发展及个人命运的政治因素等诸多问题都进行了发人深省的讨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贞德这个身穿男装、不谈恋爱的新女性形象也为英国舞台增添了一个成功的现实主义人物。

年逾花甲且一直耕耘的萧伯纳已经写出了大量的创作，对于他，观众还应该期待什么呢？萧伯纳总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在他本可以安度晚年的时候，他仍旧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奉献着。从一九二九年到他谢世的一九五〇年，萧伯纳又写出了十多个剧本。其中的“政治狂想剧”《苹果车》（1929）和《日内瓦》（1938）不仅说明萧伯纳依然创作才能不竭，也反映出他的政治热情不减当年，笔锋仍然犀利如旧，毫不留情地讽刺和批判着资产阶级政治和法西斯分子。直到他逝世那年，萧伯纳仍在从事着戏剧创作，他以其长寿的生命和旺盛的创作能力再一次表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与思想家萧伯纳一样，作为戏剧家的萧伯纳存在着明显的缺点。“他的剧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所揭示的矛盾、冲突经常是前紧后松，他的答案往往是妥协的，不了了之的，甚至是败北主义的。”① 这些缺点可以说是萧伯纳戏剧创作中的致命伤，而这些致命伤则是作为思想家的萧伯纳的缺点所带来的后果。至于其他一些不足，例如他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在剧作中塞进过多的议论而影响主题的明晰等等，有时使其作品染上枯燥沉闷的色彩，时常引起观众的腻烦。但是，纵览全貌，任何人也无法否

---

① 《论萧伯纳的戏剧艺术》，王佐良，《英国文学论文集》，第259页。

认萧伯纳的戏剧天才及成就。他的优秀剧作至今仍为世界各地的观众喜爱着。人们通过舞台演出、电影和广播，欣赏着他的机智、幽默，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令人叫绝的精彩对话带给了观众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萧伯纳诞生一百三十周年的今天，他仍旧拥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权”：世界上发行着以萧伯纳为专题的定期刊物就有三种——英国萧伯纳学会出版的《萧伯纳的作品》(Shavian) 以及在美国出版的《独立的萧伯纳》(The Independent Shaw)，和《萧伯纳评论》(Shaw Review)。这些刊物年复一年地刊载着萧伯纳研究者们的学术成果以及萧剧在世界各地上演情况的信息。享有这种殊遇的大文豪在今天世界上是不多的。

我国对萧伯纳的翻译介绍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末。鲁迅先生曾对萧剧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具体有益的工作。萧伯纳在一九三三年初访问我国后，上海书店曾专门出版《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先生亲自为此书作序。那个时期出版的萧剧中译本有《一个逃兵》(即《武器与人》)、《好逑者》、《千岁人》及《乡村求爱》等数部。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萧伯纳的剧作中选出十一部，出版了《萧伯纳戏剧集》。这十一个剧本是《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康蒂坦》、《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英国佬的另一个岛》、《巴巴拉少校》、《匹克梅梁》、《伤心之家》、《奥古斯都尽了本分》、《苹果车》和《真相毕露》。鉴于这种情况，在编辑这部《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时候，我们既打算收入已经译介过的萧氏优秀剧作，又想介绍尚未译成中文的重要作品；既要体现萧剧的多种题材和多种风格，又要尽量反映出萧伯纳的思想及戏剧艺术的发展过程。经

过反复选择，本集决定收入萧伯纳的六个剧本，它们是早期优秀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康蒂坦》，深受欢迎的喜剧《匹克梅梁》、《武器与人》，以及中后期的重要代表作《人与超人》和《圣女贞德》。

萧伯纳是世界闻名的大戏剧家。他为英国戏剧和世界戏剧做出了不容忽略的重要贡献。在我国，萧剧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许许多多有意义的课题在等待着外国文学工作者和戏剧工作者去注意、去研究；对于广大的外国文学爱好者们来说，萧伯纳是一位值得结识的作家，他的剧作值得一读。这部《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的出版必定会重新唤起老读者对萧伯纳的兴趣，并赢得更多的新读者。他们将在本集中看到与那些被称做“现代派”剧作家的作品迥然不同的东西。读一读萧伯纳吧。

1986．9．13 北京

目　　录

上　　册

·译本前言·

批判旧世界的戏剧大师　传播新思想的语言天才
——萧伯纳概论 ………………………………… 申慧辉

华伦夫人的职业(1894)……………………… 潘家洵译(1)
武器与人(1894) …………………………… 申慧辉译(91)
康蒂妲(1894)……………………………… 陈瘦竹译(177)

下　　册

人与超人(1901～1903)…………………… 张全全译(267)
匹克梅梁(1912)…………………………… 杨宪益译(465)
圣女贞德(1923)…………………………… 申慧辉译(581)

·附　　录·

授奖词 ………………………… 佩尔·哈尔施特龙(717)
萧伯纳生平大事年表…………………… 申慧辉辑(724)

华伦夫人的职业

（1894）

潘家洵　译

第　一　幕

在塞吕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带茅屋的小花园。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见茅屋偏在花园的左角里。屋顶和门廊都是茅草铺盖的，门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门之外，整个花园都用栅栏圈起来。栅栏外头一片荒地顺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顶。几把折叠的帆布椅子靠在门廊里侧的长椅上。一辆女自行车靠在窗外墙边上。在门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床挂在两根柱子上。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伞，不让太阳照在吊床上。床上歪着个年轻女人，正在看书作笔记。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栅栏门。吊床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张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经的书和一沓稿纸。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转出来。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岁数至多是中年，风度有点像艺术家，身上服装不随俗，可是一点儿不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刮得挺干净，态度诚恳和蔼，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贴的样子。光亮的黑头发杂着几丝儿灰

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胡子。他好像认不清道儿，从栅栏上头往里看，仔细打量这地方，看见了那年轻女人。

男客 （脱帽）对不起，请问上哈因海地——上爱力森太太的家怎么走?

年轻女人 （眼睛从书上抬起来）这儿就是爱力森太太家。(说完这话又低头看书写字。)

男客 哦！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薇薇·华伦小姐?

年轻女人 （支着胳臂肘儿转身细瞧，毫不客气）是。

男客 （气馁而和顺）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薇薇马上把手里的书往椅子上一扔，从吊床上跳下来)哦，别让我打搅你，你躺着吧。

薇薇 （大步跨过去，给他开栅栏门）请进，普瑞德先生。(他走进栅栏门）欢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劲一捏。她是英国中等社会中，聪明能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子的代表。年纪二十二岁。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装老老实实，可是式样并不难看。腰带上有一根链条，链条上挂着一串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把裁纸小刀。)

普瑞德 谢谢你，华伦小姐。(她砰的一声使劲把栅栏门关上。他走到园子当中，活动活动手指头，因为刚才被她一捏有点发麻）你母亲来了没有?

薇薇 （显然嗅出有人向她进攻，急速地）她要来吗?

普瑞德 （诧异）你不知道我们要来吗?

薇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哎呀，是不是我记错了日子。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

亲这么安排的：她从伦敦下乡，叫我从霍修来跟你见面。

薇薇 （很不高兴）真的吗？哼！我母亲爱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过日子。要是我的事她预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张，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个猝不及防。她没来。

普瑞德 （局促不安）真对不起。

薇薇 （摆脱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并且你来了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带来见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 （把心放下，高兴起来）哦，华伦小姐，谢谢你一片好意！

薇薇 你愿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说话儿？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说是不是？

薇薇 那么，我去给你搬张椅子来。（她到门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 （跟过去）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薇 （让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儿把椅子不大好伺候。（她走到堆书的那张椅子边，把书都扔在吊床上，一甩手把椅子提过来。）

普瑞德 （刚把帆布椅打开）哦，让我坐那张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她用温和的命令口气叫他坐下，她觉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软弱的表现。可是他并不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们上车站去接你母亲，好不好？

薇薇 （冷冰冰）为什么？她认识道儿。

普瑞德　（狼狈）嗯，嗯，她大概认识。（坐下。）

薇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象中的那么个人。我希望你愿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　（又高兴起来）谢谢，亲爱的华伦小姐，谢谢你。哎呀，我真高兴，你母亲没把你惯坏了！

薇薇　什么叫惯坏了？

普瑞德　没把你惯得太拘谨、太守旧。华伦小姐，你要知道，我生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恨权威。权威会伤害亲骨肉之间的感情，甚至于会伤害母女的感情。从前我老担心，怕她用权威把你管教得过于拘谨，现在我知道并没有，才放下了心。

薇薇　哦！难道我有什么放荡不羁的举动吗？

普瑞德　哦，没有，没有，至少不是传统的放荡不羁。（她点点头，坐下。他接着说下去，感情勃发）可是你说愿意跟我交朋友，真是太好了！你们这批现代女青年真是了不起——实在了不起！

薇薇　（怀疑）嗯？（仔细观察他的见识和性格，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年轻男女互相害怕，没有友谊，没有真情，只有从小说里学来的一套极其庸俗虚伪的讨好奉承。女人沉默！男人殷勤！心里说是，嘴里说非！苦死了脸皮薄的老实人。

薇薇　不错，我想这真是白糟蹋时间——女人的时间糟蹋的更多。

普瑞德　哦，白糟蹋生命，白糟蹋一切东西。可是现在事情进步了。你知道不知道，自从你在剑桥大学得到那样优良的

成绩之后——这种事我年轻时候没听见过——我老急着想跟你见面。你考了甲等第三名，真是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考甲等第一名的人总是些空想的、头脑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们手里总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罢休。

薇薇 这是不上算的事。为那么几个钱，下回我不干了。

普瑞德 （吃惊）为那么几个钱！

薇薇 我是为了五十镑。

普瑞德 五十镑！

薇薇 不错，五十镑，也许你不知道这事的底细。我在牛纳①的导师雷森夫人跟我母亲说，要是我肯认真参加数学考试，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当时报纸上登满了费利巴·塞墨斯的成绩超过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闻。不用说，你一定还记得。

普瑞德 （使劲摇头）!!!

薇薇 不管你记得不记得，反正她的成绩确是非常好。我母亲觉得我也应该像塞墨斯一样，她才高兴。我老实回答母亲，既然我将来不打算教书，就犯不上下这番苦功。可是我说，要是她答应给我五十金镑，我倒愿意争取考个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几句话也就答应了。没想到我的成绩竟超过了预料的等级。可是为了五十镑，下回我可不干了。二百镑还差不离。

普瑞德 （非常扫兴）天啊！这是个很实际的看法。

薇薇 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不讲实际的人吗？

普瑞德 可是实际的看法是，不但应该考虑在这些荣誉上头花

---

① 牛纳是剑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费的工夫，并且也应该考虑这些荣誉给你的修养。

薇薇 修养！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数学试验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只是死啃，死啃，死啃，一天死啃六个到八个钟头的数学，此外什么也别干。人家以为我懂科学，其实除了科学里的数学，别的我什么也不懂。我会给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保险公司做计算的事情，可是我对于工程、电学、保险几乎一窍不通。我甚至连算术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数学、打网球、吃饭、睡觉、骑自行车、散步，我是个无知无识的野蛮人，我的无知无识的程度还超过一个没参加过数学考试的女人。

普瑞德 （起反感）好一个荒唐、恶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我现在真觉得这种制度是要把妇女的一切美丽品质全给摧毁了。

薇薇 我反对这制度，绝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告诉你，将来我还要利用它呢。

普瑞德 呸！怎么利用？

薇薇 将来我要到伦敦法律事务所去做事，做些保险统计和财产让渡的工作。我借此学点法律，同时留意证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亲以为我到乡下来是为过假期，其实我是一个人来读法律的。我最不喜欢过假期。

普瑞德 我听了你这话有点寒心。难道你就不要生活里有些浪漫和美丽的东西吗？

薇薇 老实告诉你，这两种东西我都不希罕。

普瑞德 不见得吧。

薇薇 哦，真的，我不撒谎。我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得到报酬。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张舒服椅子里，抽

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侦探小说。

普瑞德 （站起来，狠命否认）我不信。我是个艺术家，我不信你的话，我绝不相信。你说这话无非是因为你还没发现艺术可以给你开辟的新奇世界。

薇薇 我已经发现了。去年五月间我到伦敦去，跟娴娜吕阿·富雷泽在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妈妈以为我们俩是在各处游览，其实我每天都在法院巷娴娜吕阿法律事务所里工作，给她做保险统计，像个小徒弟似的尽量帮她干活。到了晚上，我们抽抽烟，聊聊天，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从来不出门。我生平没过过那么快活的日子。我用赚来的钱付清了自己的一切开销，同时没缴任何手续费就参加了这个行业。

普瑞德 哎呀，天啊，华伦小姐，你这就算发现艺术了吗？

薇薇 别忙。还没开头呢。有一次费慈约翰路有几个搞艺术的朋友邀我上她们那儿去，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在牛纳的同学。她们先带我参观国立美术馆——

普瑞德 （点头赞成）好！（他坐下，松了口气。）

薇薇 （接着说下去）——再上歌剧院——

普瑞德 （越发满意）好！

薇薇 ——还到了一个音乐会，整晚演奏的都是贝多芬，华格纳这批人的音乐①。无论给我多少钱，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第二回了。为了不好意思得罪朋友，我勉强敷衍到第三天，那时候我老实不客气告诉她们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跑回法院巷去了。现在你该明白我是怎么个时髦年轻

---

① 贝多芬（1770～1827）和华格纳（1813～1883）都是德国著名作曲家。

女人了。你说像我这么个人能不能跟我母亲合得来?

普瑞德 （吃惊）我希望——嗯——

薇薇 我不想听你的希望，我想听你的意见。

普瑞德 嗯，说老实话，恐怕你母亲不免会有点儿失望。要知道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我不是这意思。可是你这人跟她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薇薇 她的什么?

普瑞德 她的理想。

薇薇 你是不是说她理想中的我?

普瑞德 对了。

薇薇 她理想中的我是怎么个样子?

普瑞德 华伦小姐，我想你一定看得出，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满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别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就可以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嗯——我想你大概知道——

薇薇 别说大概不大概。我母亲的事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从小我就在英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在学校里，再不就是跟花钱雇来照管我的人在一块儿住。我一生都在外头寄宿。我母亲不是在布鲁塞尔① 就是在维也纳②，从来不许我去看她。有时候她到英国来住几天，我才见着她。我也不抱怨，因为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人家待我都很好，钱也总够花。可是你别以为我知道我母亲什么事。我比你知道的少得多。

---

①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首都。

② 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

普瑞德 （非常局促不安）这么说起来——（把话咽住，不知该怎么说下去。随后勉强装出欢笑的样子）咱们说的都是些废话！不用说，你跟你母亲一定合得来。（站起来，瞧瞧外头的景致）你们这小地方真美！

薇薇 （不理会）普瑞德先生 题目换得太快了。为什么我母亲的历史谈不得？

普瑞德 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便背着我老朋友跟她女儿谈她的历史，这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吗？等她来了，你有的是机会跟她细谈。

薇薇 不，她也不愿意谈这件事。（站起来）我知道，你瞒着我不肯说，其中一定有道理。普瑞德先生，你就记着这一句话：我母亲知道了我在法院巷干的事，我们母女难免有一场恶战。

普瑞德 （发愁）恐怕难免。

薇薇 在这场恶战里，我一定能得胜，因为我只要有一笔上伦敦的路费就行了，第二天我就去帮婀娜吕阿办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再说，我没什么要瞒人的事，可是我母亲好像倒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压她一下子。

普瑞德 （大吃一惊）哦，使不得！千万别这么办。

薇薇 那么，你得把理由告诉我。

普瑞德 理由我实在不能告诉你。我求你慈悲一点儿吧。（她看他说得可怜，有点好笑）再说，我怕你太莽撞。你母亲生起气来是不容易对付的。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吓唬不了我。在法院巷那一个月里，我曾经领教过一两个很像我母亲的女人。你放心，我准能打胜仗。可是，要是我因为情形隔膜做出了一些过火的举

动，记着，你得负责任，因为你不肯跟我说老实话。现在咱们不谈这事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还像刚才似的，提起来使劲一甩，搬到吊床旁边。）

普瑞德 （狠心一咬牙）我再说一句话，华伦小姐。我还是把实话告诉你吧。话真难出口，可是——

〔华伦夫人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已经到了大门口。华伦夫人是个约莫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头上戴着一顶光彩夺目的帽子，一件颜色鲜艳的紧身罩衫，配着两只极时髦的袖子。看上去，她这人有点娇养任性，喜欢压人，并且非常俗气，可是整个儿说来，她是个容易接近、相当体面的老练女光棍。

克罗夫是个结结实实的高个子，年纪五十左右，穿得很时髦，像年轻人一样。鼻音很重，说话声音有点嘶嘶沙沙的，不像一个大个子的嗓门儿。脸上刮得挺干净，一张阔嘴巴，两只大扁耳朵，一根粗脖子。表面像个上等人，实质上是个城市商人、运动家、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

薇薇 他们来了。（他们走进花园时候她迎上前去）妈，你好？普瑞德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半个钟头了。

华伦夫人 普瑞蒂，要是你等了我半个钟头，那得埋怨你自己，我以为你总该想得到我坐的是三点十分的火车。薇薇，戴上帽子，宝贝，别让太阳晒坏了。哦，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是乔治·克罗夫爵士——这是我的小薇薇。

〔克罗夫恭恭敬敬走到薇薇面前。她点点头，可是没有想跟他拉手的意思。

克罗夫 这位小姐我闻名已久，是我老朋友的令爱，我可以跟

你拉手吗?

薇薇 （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随你的便。(她接着他那只亲亲热热递过来的手，使劲一捏，捏得他两眼齐睁，随后转过身去，问她母亲）你们还是进去呢，还是我再搬两张椅子出来?(她走进门廊搬椅子。)

华伦夫人 乔治，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克罗夫 （愁眉苦脸）她的手腕子劲头儿真不小。普瑞德，你跟她拉过手没有?

普瑞德 拉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克罗夫 但愿如此。(薇薇拿着两张椅子又出来了。他赶紧过去帮忙）我来，我来。

华伦夫人 （拿出做母亲的口气）宝贝，让乔治爵士帮你搬椅子!

薇薇 （把两张椅子往他怀里一扔）拿去。(她拍拍手上的土，转过来向华伦夫人）你喝茶不喝?

华伦夫人 （坐在普瑞德刚才坐的椅子上扇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薇 我去张罗。(她走进茅屋。)

〔乔治爵士到这时才好容易打开一张椅子，把它安放在华伦夫人左边。他把另外那张椅子扔到草地上，自己坐下，嘴咬着手杖把儿，垂头丧气，样子很可笑。普瑞德还是心神不定，在他们右边来回走动。

华伦夫人 （向普瑞德，眼睛瞧着克罗夫）普瑞蒂，你瞧他:他挺高兴，是不是?这三年里头他死缠着我，要我带他见见我这小女儿。现在我带他来见了，他又不好意思起来了。(干脆）喂!坐好，乔治!别把手杖叼在嘴里!(克罗

夫勉强依从。)

普瑞德 我觉得——要是你不见怪的话——最好咱们别再把她当小女孩子看待了。你看，她已经很了不起了。据我观察，我不敢说她一定不比咱们更老练。

华伦夫人 （觉得非常好笑）你听他说的是什么，乔治！比咱们都老练！哼，她用一套自吹自擂的话把你灌迷糊了吧。

普瑞德 可是年轻人最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

华伦夫人 是啊！这些年轻人真该好好儿教训教训。你少管闲事。普瑞德，我会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普瑞德一本正经把头一摇，背着两只手向花园后面走过去。华伦夫人假装好笑，可是她瞧着他的背影，自己脸上分明有些担心的神气。过了会儿，她低声向克罗夫）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副神气？

克罗夫 （不高兴）你怕普瑞德。

华伦夫人 你说什么！我怕普瑞德那家伙！哼，苍蝇都不会怕他。

克罗夫 你是怕他。

华伦夫人 （发脾气）少管闲事，别打算在我面前发你那臭脾气。反正我不怕你。要是你这么讨厌，你还是回家去吧。(她一赌气站起来，转过脸去把背朝着他，不想正好跟普瑞德打了个照面）喂，普瑞德，刚才你说那句话，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你怕我欺负她。

普瑞德 哦，凯蒂①，你当我生气了吗？没有的事，别多心。可是有时候你没注意到的事儿我倒看出来了。虽然你从来

---

① 凯蒂是华伦夫人的名字。

不听我的话，可是事情过去之后，有时候你也承认不该不听我的话。

华伦夫人　现在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普瑞德　没什么别的，只是我觉得薇薇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凯蒂，你得竭力尊重她才是。

华伦夫人　（真吃一惊）尊重！尊重我自己的女儿！你还有什么话，请说！

薇薇　（站在茅屋门口叫华伦夫人）妈妈，你上我屋里坐坐再喝茶，好不好？

华伦夫人　好，宝贝。（她看着普瑞德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放声大笑，同时向门廊走去。在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她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下）别生气，普瑞蒂。（她跟着薇薇走进茅屋。）

克罗夫　（偷偷地）喂，普瑞德。

普瑞德　什么事？

克罗夫　我想问你一句不很平常的话。

普瑞德　尽管问。（他坐在华伦夫人的椅子上，靠近克罗夫。）

克罗夫　对。要不然，她们在窗口也许听得见。我问你：凯蒂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女孩子的父亲是谁？

普瑞德　没说过。

克罗夫　你有没有猜想过是谁？

普瑞德　也没有。

克罗夫　（不信他的话）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她跟你说过什么，你也不肯告诉别人。可是往后咱们天天得跟这孩子见面，要是不知道她父亲是谁，未免有点别扭。咱们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才好。

普瑞德 那有什么关系？她本人怎么样，咱们就怎么对待她。她父亲是谁，跟咱们什么相干？

克罗夫 （起疑）这么说，你知道她父亲是谁？

普瑞德 （有点生气）我刚说过不知道。你没听见吗？

克罗夫 喂，普瑞德。我求你特别帮个忙。要是你真知道的话——（普瑞德正要张嘴驳他）——我不过想说，要是你知道的话，你说了好让我对她放下心。不瞒你说，我已经有点儿着迷了。

普瑞德 （正言厉色）这话什么意思？

克罗夫 别着急，我没什么坏意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说不定我就是她爸爸。

普瑞德 你！没有的事！

克罗夫 （趁势追问）你准知道我不是吗？

普瑞德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地不知道。可是说正经的，克罗夫，这不成问题。她一点儿都不像你。

克罗夫 要说像不像，我也看不出她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她不见得是你的女儿吧？

普瑞德 （气得站起来）什么话，克罗夫！

克罗夫 用不着生气，普瑞德。两个通达世情的人谈谈这个没什么关系。

普瑞德 （用力把气压下去，沉静郑重地说）克罗夫，你听我说。（又坐下）我跟华伦夫人那一方面的生活没关系，一向没关系。她从来没跟我谈过那些事。当然我也从来不提。你应该体会到，一个美貌女子必须有几个跟她——嗯，跟她不是有那种关系的男朋友。要是她跟谁都免不了闹那一套，那她长得漂亮就变成一桩苦事了。也许你跟凯

蒂比我跟她亲密得多。这件事你尽可以亲自问问她。

克罗夫　我问的次数不少了。可是她拿定主意不许别人打听她女儿的事。要是说得出口的话，她恨不得说她女儿根本没有父亲。（站起来）普瑞德，为了这件事，我心里很不塌实。

普瑞德　（也站起来）也罢，反正你年纪够得上当她的爸爸，咱们不妨都把薇薇小姐当女儿看待，把她当做一个咱们应该保护和帮助的女孩子。你看怎么样？

克罗夫　（气势汹汹）要论年纪，我不见得比你大。

普瑞德　你确是比我大。你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我生下来是个小孩儿，一直没有成年人的自信心。（他把椅子折起来，搬到门廊里。）

华伦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蒂！乔治！喝茶——茶——茶！

克罗夫　（急忙）她叫咱们进去呢。（他慌忙进去。）

〔普瑞德摇摇头，觉得事情不大妙，正在要跟着克罗夫进去的当口，忽然看见有个少年绅士在远处跟他打招呼。那少年刚走到荒地上，冲着栅栏门走过来。他模样长得挺漂亮，瞧着很顺眼，衣服很讲究，年纪刚过二十，是个华而不实的子弟，声音很好听，没有礼貌，可是不讨厌。手里拿着一支轻型连珠猎枪。

年轻绅士　喂！普瑞德！

普瑞德　哦，原来是富兰克·格阿德纳。（富兰克走进来，跟他亲热地拉手）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我跟父亲一块儿住着呢。

普瑞德　是不是那位神父？

富兰克 他是本地教区长。为了省开销，今年秋天我得跟家里的人住在一块儿。去年七月以后事情糟极了：这位神父得给我还债。因此他破产了，我也破产了。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认识这儿的主人吗？

普瑞德 认识。我下乡来瞧一位华伦小姐。

富兰克 （高兴）什么？你认识薇薇？这位姑娘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正在教她打枪呢。（把枪放下）她认识你，好极了，她应该认识你这样的人。（他笑了一笑，大声说，那好听的嗓音几乎高到像唱歌的调子）普瑞德，在这儿碰见你，好极了。

普瑞德 我是她母亲的老朋友。华伦夫人带我下乡见见她女儿。

富兰克 什么！她母亲也在这儿？

普瑞德 是，在屋里喝茶呢。

华伦夫人 （在茅屋里喊）普瑞——蒂——点心凉了。

普瑞德 （大声回答）哎，华伦夫人，一会儿就来。我这儿刚碰见一个朋友。

华伦夫人 一个什么？

普瑞德 （声音更高一点）一个朋友。

华伦夫人 带他进来。

普瑞德 好吧。（向富兰克）你进去不进去？

富兰克 （疑疑惑惑，可是觉得很有意思）说话的是薇薇的母亲吗？

普瑞德 是。

富兰克 哎呀！真有意思！你看她会不会喜欢我？

普瑞德 管保你像平常一样受欢迎。进来试试。（一边说一边

冲着茅屋走。)

富兰克 等一等。(郑重其事）我要告诉你一件心事。

普瑞德 算了吧。无非又是像那回说的什么来喜酒店的女招待一类的无聊事儿。

富兰克 这件事比那个重要多了。你不是说你跟薇薇初次见面吗?

普瑞德 不错。

富兰克 （兴高采烈）那你猜不透她是怎么一个女孩子。那种性格！那种见识！再加上那份儿聪明！天啊，普瑞德，我敢说她真聪明！还有——当然不用说了——她爱我。

克罗夫 （把头探出窗口）喂，普瑞德，你干么呢？快进来！(把头缩进去)。

富兰克 哎呀！这家伙在赛狗会上准能得奖，你说是不是？他是谁?

普瑞德 他是乔治·克罗夫爵士，华伦夫人的好朋友。咱们还是进去吧。

〔他们正在朝着门廊走去的时候，栅栏门外有人喊了一声。两人站住脚步，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年纪相当大的牧师从栅栏上头往里探望。

牧师 （大声）富兰克!

富兰克 （答应）唉！（向普瑞德）神父来了。(向牧师）是了，老头子，我就来。(向普瑞德）喂，普瑞德，你先进去喝茶吧。我马上就来。

普瑞德 很好。(他走进茅屋。)

〔牧师站在门外，双手搭在门顶上。赛密尔·格阿德纳是一位有俸的国教教士，年纪过了五十。从外表看，他这

人夸张虚伪，飞扬浮躁，自高自大。实质上，他是已经过时的社会中的一个人物。他小时候是个傻瓜，父亲把他塞给了教会，教会因为他父亲是一位施主，只好收留他。他架子十足，可是他的儿子和他的教徒都瞧不起他。

赛密尔牧师 喂，我问你，你这儿的朋友是些什么人？

富兰克 哎，老头子，没关系！进来。

赛密尔牧师 不行。我得问问明白这是谁的花园才进去。

富兰克 不要紧，这是华伦小姐的花园。

赛密尔牧师 她来了以后我还没看见她到过教堂。

富兰克 当然没有。她是剑桥大学考甲等第三名的学生。非常聪明。得的学位又比你高。她何必去听你讲道。

赛密尔牧师 别这么没规矩。

富兰克 唉，怕什么，没有人听见。进来。（他开了栅栏门，连门带他父亲一齐拉进来）我想把你介绍给她。老头子，你还记得不记得去年七月你劝我的话？

赛密尔牧师 （正言厉色）记得。我劝你改掉懒惰和浮躁的两宗毛病，赶紧找个正经职业，自己过日子，别靠我吃饭。

富兰克 不对，那是你后来想起来的话。你当时说的是，既然我没有脑子又没有钱，不如借重我的漂亮脸子娶个又有脑子又有钱的老婆。喂，现在你看。华伦小姐有脑子，你不能不承认吧。

赛密尔牧师 不是有了脑子就万事俱备了。

富兰克 当然不是，她还有钱——

赛密尔牧师 （厉声截住他的话）我没想到钱上头。我说的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譬如说，社会地位。

富兰克 那东西可不在我眼里。

赛密尔牧师　可是我很看重。

富兰克　咳，没有人叫你跟她结婚。反正她差不多也算得到了剑桥大学的高等学位，并且看起来她的钱也够她花的。

赛密尔牧师　（气平了，带点儿玩笑口气）她的钱是不是够你花的，我可没把握。

富兰克　哦，我从来不那么乱花钱。我过日子一向规规矩矩。我不喝酒，我不大赌钱，我也不像你在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还那么成天喝酒胡闹。

赛密尔牧师　（虚张声势）住嘴。

富兰克　那回我对来喜酒店女招待着迷的时候，你亲口跟我说过，有一回你愿意给一个女人五十个金镑，把你写给她的一批信要回来——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嘘，嘘，嘘！富兰克，可了不得！（提心吊胆，四面张望。一看左右无人，又壮起胆子装腔作势，可是态度比刚才老实了些）那时候我怕你干出一辈子后悔的事情，为了免得你上当，所以我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你，谁知道你倒反咬我一口。你应该把你父亲做的错事当做前车之鉴，不应该拿它当自己的护身符。

富兰克　你听见过魏凌腾公爵的情书故事没有？

赛密尔牧师　没听见过。我也不想听。

富兰克　那位魏凌腾老公爵不像你似的愿意破费五十镑，他不是那等人。他干脆只有两句话：“亲爱的杰妮，信尽管宣布，你自己倒霉！你亲爱的魏凌腾。”那时候你也应该这么办。

赛密尔牧师　（一副可怜相）富兰克，我的孩子，当初我写了那些信，我落到了那个女人的手心里。后来我把写信的事

告诉了你，说也可怜！我又落到了你的手心里。那个女人不要我的钱，她只回答我两句话，那两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她说："知识是权利，我决不出卖权利。"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可是她从来没使用过她的权利，也没给我添过一丝儿麻烦。如今你对待我还不如她客气，富兰克。

富兰克 不错！可是当时你对她也像现在你对我这么成天唠唠叨叨吗？

赛密尔牧师 （气的几乎要哭）好，我不管你。你这孩子没法儿治了。（转身走向栅栏门。）

富兰克 （满不在乎）告诉他们我不回家喝茶了，老头子，乖乖儿的，肯不肯？（他冲着茅屋走过去，正好碰见普瑞德和薇薇从屋里走出来。）

薇薇 （向富兰克）那是你父亲吗，富兰克？我很想见见他。

富兰克 行。（喊他父亲）老头子，有人找你说话。（牧师在门口转过身来，慌里慌张摸摸帽子。普瑞德穿过园子走到对面，满脸笑容，准备跟客人应酬寒暄）这是我父亲，这是薇薇小姐。

薇薇 （走到牧师面前跟他拉手）格阿德纳先生，在这儿见面，真巧极了。（向茅屋喊叫）妈妈，出来。有人找你。

华伦夫人刚走到门口，一见牧师，马上就愣住了。

薇薇 （接着说下去）让我介绍——

华伦夫人 （过去一把抓住赛密尔牧师）哦，这不是赛姆·格阿德纳吗？当了牧师了！真想不到！赛姆，你不认识我们吗？这就是雄伟博大的乔治·克罗夫。你还记得我不记得？

赛密尔牧师 （满脸通红）我实在——嗯——

华伦夫人 你当然记得。我手里还有你写的一沓子信呢，前天

无意中还看见来着。

赛密尔牧师　（狼狈不堪）你是魏伐素小姐吧？

华伦夫人　（赶紧使劲低声矫正他）哼！胡说！我是华伦夫人。你没看见我女儿在那儿吗？

第 二 幕

黄昏后，茅屋内。从里头往东看，从外头往西看，那扇大格子窗——窗帘已经拉上了——现在是在茅屋前墙的正中，通门廊的门在窗子左边。左墙有一扇门通厨房。靠后一点，仍贴着左墙，有一只食具柜，上面有一支蜡烛和一盒火柴，富兰克的枪靠在旁边，枪筒贴着碗碟架。屋子当中有一张桌子，桌上点着一盏灯。窗户右边靠墙一张桌子上堆着薇薇的书籍文具。壁炉在右边，前面有一张高背长靠椅，壁炉里没有火。桌子左右各有一把椅子。

茅屋门开着，可以看见外面星光灿烂的夜空。华伦夫人裹着向薇薇借的一件披肩从外面走进来，富兰克跟在她身后。他把便帽往窗座上一扔。华伦夫人走累了，她一边拔针摘帽子，一边嘘了口气，帽子摘下之后，她把别针插在帽顶上，把帽子搁在桌子上。

华伦夫人 哦，天啊！在乡下过日子，不知是走道儿受罪，还是没事在屋里憋着更受罪。要是这儿有威士忌苏打水的话，我现在倒很想喝一杯。

富兰克 说不定薇薇有。

华伦夫人 胡说！她那么个年轻女孩子哪儿有这些东西！不要紧，没关系。我不能想象她在这儿怎么过日子！我宁可住在维也纳。

富兰克 我陪你上维也纳。（他一边帮她卸披肩，一边温存地把她肩膀轻轻捏一下。）

华伦夫人 哦！你陪我去？现在我才知道你活像你父亲。

富兰克 像我老头子？（他把披肩挂在最靠近的椅子上，坐下。）

华伦夫人 少打听。这种事你懂得什么？你还是个小孩子。（她走到壁炉旁边，离他远些，免得容易动心。）

富兰克 跟我上维也纳去吧？那才有意思呢。

华伦夫人 谢谢。维也纳不是你去的地方——至少得等你年纪大点儿。（她对他点点头，加重这个劝告的语气。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可是眼睛里的笑意表明了他的虚假。她对他瞧瞧，又回到他身边）喂，小孩子，（两手捧着他的脸，把脸托起来冲着她自己）因为你像你父亲，所以我看透了你是怎么样的一种人，我看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别在我身上胡打主意。听见没有？

富兰克 （娇声求爱）可是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亲爱的华伦夫人，这是我们的家风。（她假装要打他嘴巴，可是对他那仰着的漂亮笑脸瞅了会儿，情不自禁，到底跟他亲了个嘴，亲完了嘴，赶紧躲开，自己心里不耐烦。）

华伦夫人 哎！我不该那么着。我这人不老实。没关系，亲爱的，这是妈妈疼孩子。你去跟薇薇亲热吧。

富兰克 我已经跟她亲热上了。

华伦夫人　（吃惊质问）什么！

富兰克　薇薇跟我是好朋友。

华伦夫人　这话什么意思？听着：我不准无赖子弟勾引我的女孩子。听见没有？我不准你胡闹。

富兰克　（满不在乎）亲爱的华伦夫人，别着急。我打的是正经主意，决不是胡闹，并且你那女孩子自己很会照管自己，她还不像她母亲那么要人照管。你知道，她长得不像你这么漂亮。

华伦夫人　（他这么大言不惭，她倒吃了一惊）哼，我看你的脸皮足有两寸厚。我不知道你这张厚脸皮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你父亲给你的。

克罗夫　（在花园里）大概是吉卜赛人吧？

赛密尔牧师　（答话）那些做扫帚的流浪人比他们坏得多。

华伦夫人　（向富兰克）嘘！记着！我警告过你了。

〔克罗夫和赛密尔从花园里进来，牧师一边走一边接着谈话。

赛密尔牧师　温其斯脱巡回法庭上那件发假誓的案子才糟糕呢。

华伦夫人　怎么样？你们俩干什么呢？普瑞蒂和薇薇上哪儿去了？

克罗夫　（把帽子搁在长靠椅上，把手杖靠在壁炉犄角里）他们上山去了。我们俩到村子里去了一趟，我去喝了杯酒。（他在长靠椅上坐下，把两条腿平放在座位上。）

华伦夫人　哼，薇薇不应该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向富兰克）给你父亲搬把椅子，富兰克，你的规矩上哪儿去了？（富兰克跳起来，斯斯文文把自己坐的椅子让给父亲，然后从

靠墙那边另外搬了一张，搁在桌边坐下，自己居中，父亲居右，华伦夫人居左）乔治，今儿晚上你打算住在哪儿？这儿你不能过夜。普瑞蒂打算怎么办？

克罗夫 格阿德纳留我过夜。

华伦夫人 哦，你自己固然不愁了！可是普瑞蒂怎么办呢？

克罗夫 不知道。我想他可以住在客栈里。

华伦夫人 赛姆，你哪儿有地方给他住吗？

赛密尔牧师 嗯——呃——你看，我是本地教区长，我不能自己作主。呃——普瑞德先生是什么社会身份？

华伦夫人 哦，他没问题，他是建筑师。你真是个老顽固，赛姆！

富兰克 对，没问题，老头子。在威尔士给公爵盖那座赛纳纹宫的就是他。你一定听说过。（他向华伦夫人飞了个眼，斯斯文文对着他父亲。）

赛密尔牧师 要是这样的话，好极了，我们愿意招待他。他大概认识公爵吧。

富兰克 哦，熟得很！咱们把他塞在乔菊娜从前住的那间屋子里。

华伦夫人 好，这件事算是决定了。现在只要那两个一回来，咱们就可以吃晚饭了。他们不应该天黑了还在外头呆着不回来。

克罗夫 （盛气相向）他们碍着你什么啦？

华伦夫人 不管碍着我碍不着我，反正我不喜欢这样子。

富兰克 别等他们了，华伦夫人。普瑞德能在外头多呆一会儿一定多呆一会儿。他从来没尝过夏天晚上跟我的薇薇在草坡上蹓跶是什么滋味儿。

克罗夫 （吃惊，挺直身子）哦，什么话！喂！

赛密尔牧师 （站起来，吓得丢了牧师架子，说话老实而有力）富兰克，干脆一句话，这事办不到。华伦夫人会告诉你：这事想都不必想。

克罗夫 当然。

富兰克 （温婉动人）真的吗，华伦夫人？

华伦夫人 （沉吟）赛姆，这话难说。要是我那女孩子想结婚，拦着她不许结婚也没有好处。

赛密尔牧师 （吃惊）可是怎么能跟他结婚！你的女儿跟我的儿子结婚！你想：那怎么行。

克罗夫 当然不行。别胡闹，凯蒂。

华伦夫人 （生气）为什么不行？是不是我女儿配不上你儿子？

赛密尔牧师 不是那个，华伦夫人，可是你知道里头有原因——

华伦夫人（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是你知道，尽管告诉你儿子，告诉我女儿，再不就告诉听你讲道的教友。

赛密尔牧师 （毫无办法，倒在椅子里）你明知道我不能把原因告诉别人。可是要是我告诉我儿子其中有原因，他会信我的话。

富兰克 不错，爹爹，你儿子会信。可是你儿子听你讲了原因之后，他做事改过一回样儿没有？

克罗夫 你不能跟她结婚，话只有这么一句。（他起身站在炉前砖台上，背冲着壁炉，紧皱着眉。）

华伦夫人 （厉声质问）请问跟你什么相干？

富兰克 （用他最好听的抒情调子）我也正要客客气气问他这句话。

克罗夫 （向华伦夫人）我想你大概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年纪比她小、没有职业、没有钱养活她的男人吧。要是你不信我的话，问问赛姆。（向牧师）你还打算给他多少钱？

赛密尔牧师 一个大钱都不给了。他应得的祖产已经拿到手，去年七月花得干干净净了。（华伦夫人把脸一沉。）

克罗夫 （盯着瞧她）怎么样！我跟你说过了。

〔他重新在长靠椅上坐下，又把两条腿搁起来，好像这事已经结束了。

富兰克 （哀诉）这太金钱主义了。难道华伦小姐结婚为的是钱？要是她跟我彼此相爱——

华伦夫人 谢谢。孩子，你的爱情是很不值钱的货色。要是你没钱养活老婆，那就没话可说了；你不用打算跟薇薇结婚。

富兰克 （觉得非常好笑）你怎么说，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我的意见跟华伦夫人一样。

富兰克 克罗夫老先生也发表过他的高见了。

克罗夫（支着胳臂很生气地把身子转过来）听着，我不许你这么油腔滑调。

富兰克 （老实不客气）我本不愿意招你生气，克罗夫。可是刚才你大模大样冲我说话好像是我父亲一样。对不起，一个父亲就够受的了。

克罗夫 （瞧不起他）呸！（他又把身子转过去。）

富兰克 （站起来）华伦夫人，就是为了你，我也不能舍了我的薇薇。

华伦夫人 （咕哝）小流氓！

富兰克 （说下去）你一定想给她提别的亲事，所以我得赶紧先下手。（他们都用眼睛瞪他，他倒文文雅雅朗诵起来了。）

不是怕自己的命运靠不住，
就是担心自己的长处算不得数，
所以他不敢泼出胆子试一试，
究竟是一战成功还是满盘输。

〔他正在朗诵的时候茅屋门开了，薇薇和普瑞德走进屋子。他立刻打住。普瑞德把帽子搁在食器柜上。屋子里的人登时规矩起来。普瑞德走到壁炉旁边凑近克罗夫的时候，克罗夫把搁在椅子上的两条腿放下来，正襟危坐起。华伦夫人也不像刚才那么自在了，只好借着埋怨别人掩盖自己的局促心情。

华伦夫人 你们究竟上哪儿去了，薇薇？

薇薇 （摘下帽子，随手往桌上一扔）上山去了。

华伦夫人 你不应该不告诉我一声就这么去了。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天又黑下来了！

薇薇 （走到厨房门口，不睬她母亲）吃晚饭吧？（大家都站起来，只有华伦夫人不动身）里边恐怕太挤了。

华伦夫人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薇薇？

薇薇 （文文静静）听见了，妈妈。（回到吃晚饭的困难问题上）咱们有几个人？（数）一，二，三，四，五，六。四个人先吃，两个人得等着，爱力森太太的刀叉只够四个人使的。

普瑞德 哦，我没关系。我——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走了那么些路，肚子饿了，你应该马上就吃。我自己等一会儿不要紧。还得有一个人陪我等着。富兰克，你饿不饿？

富兰克　一点儿都不饿——简直不想吃东西。

华伦夫人　（向克罗夫）乔治，你也不饿。你也可以等一等。

克罗夫　哦，那就要命了，吃了茶点之后我还没吃过东西。赛姆是不是可以等一等？

富兰克　你想让我父亲挨饿吗？

赛密尔牧师　（含怒）不必费心，让我自己说。我很愿意等着。

薇薇　（不许别人出主意）不必。两个人等着就够了。（她开厨房门）格阿德纳先生，请你搀我母亲进去。（牧师过去搀着华伦夫人，一同走进厨房。普瑞德和克罗夫跟在后边。除了普瑞德，谁都不赞成这办法，可是没法子反对。薇薇站在门口，冲着里面瞧他们）那个墙角儿你挤得进去吗，普瑞德先生？那儿太窄了点儿。留神你的衣服，别擦上墙上的白粉，好了。大家都坐舒服了吧？

普瑞德　（在里面）很好，谢谢。

华伦夫人　（在里面）把门敞着别关，宝贝。（薇薇皱一皱眉，可是富兰克赶紧打招呼拦住她，悄悄走到茅屋门口，轻轻把门完全敞开）嘀，这股子风真厉害！你还是把门关上吧。

〔薇薇砰的一声把门关上，看见她母亲的帽子和披肩在屋里乱扔着，心里很腻烦，把东西齐齐整整搬到窗座上，在这当口富兰克轻轻又把茅屋门关上。

富兰克　（高兴）哈哈！把他们都打发开了。薇芬，你看我父

亲这人怎么样?

薇薇 （心里有事，一本正经）我差不多没跟他谈过话。我不觉得他怎么能干。

富兰克 你要知道，其实这老头子心里不像外面看着那么傻。你知道，当初他是硬让家里塞进了教会，为了叫人看着像个牧师，他就装得比原来傻多了。其实我不太讨厌他。他这人居心不坏。你看你能跟他合得来吗?

薇薇 （冷冰冰地）我觉得我将来过日子不大会跟他有什么相干，不但他，也许除了普瑞德，我跟母亲那伙子熟人也都不相干。（她在长靠椅上坐下）你看我母亲这人怎么样?

富兰克 是不是说老实话?

薇薇 对，说老实话。

富兰克 她这人很有意思，可是有点儿怪，你说是不是?要说那个克罗夫！哦，天啊，克罗夫！（他挨着她坐下。）

薇薇 那一伙子东西，富兰克!

富兰克 那一帮子家伙!

薇薇 （非常瞧不起那班人）要是我知道将来我是那么个废物，一顿挨着一顿地混饭吃，没目的，没主见，没胆量，那我宁可割开一根血管，放血死掉，丝毫不踌躇。

富兰克 哦，你不会那样做。他们能够享福又何必操心吃苦呢?我倒羡慕他们运气好。我就是不赞成他们的样子。不像一回事，太懒散，懒散得厉害。

薇薇 要是你不做事，将来到了克罗夫的年纪，你说你的样子能比他高明吗?

富兰克 那还用说。一定比他高明得多。薇芬别教训人了，她的孩子已经管不好了。（他想把她的脸捧在手里温存一

下。)

薇薇 (一伸手把他两只手打下去)走开，今儿晚上薇芬不高兴逗她的孩子。(她站起来，走到屋子那头去。)

富兰克 好狠心!

薇薇 (对他跺脚)正经点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富兰克 好。咱们谈谈学问吧。华伦小姐，你知道不知道，所有最先进的思想家都承认，现代文明的毛病，一半是出于年轻人爱情的饥饿。喂，我——

薇薇 (截断他的话)你真讨厌。(她开了里屋的门)你们有地方给富兰克没有?他在这儿抱怨挨饿呢。

华伦夫人 (在里面)当然有。(她移动桌上东西的时候，刀叉杯盘叮当作声)来吧!我旁边有地方。进来，富兰克先生!

富兰克 薇芬的孩子将来要跟薇芬清算这笔账。(他走进厨房。)

华伦夫人 喂，薇薇。你也进来，孩子。你肚子一定也饿了。(她从厨房走出来，克罗夫跟在后面，恭恭敬敬拉着门，等薇薇走过去。薇薇走出去的时候根本没用正眼瞧他一下，他随手把门关上)乔治，你一定没吃饱。你没吃什么东西。你怎么啦?

克罗夫 哦，我进去本来只要喝杯酒。(他把两手往衣袋里一插，在屋里晃来晃去，心烦意躁，闷闷不乐。)

华伦夫人 我倒喜欢吃东西。可是吃了点儿那种冷牛肉，酪干和莴苣，也就够了。(嘘了一口气，好像只半饱，在长靠椅上懒洋洋坐下。)

克罗夫 你为什么这么抬举那只小狗儿?

华伦夫人　（立刻警惕起来）我问你，乔治，你在我那女孩子身上打什么主意？我一直在注意你用眼睛瞧她的神情。记着：我知道你这人，我也知道你那么瞧她是什么意思。

克罗夫　瞧瞧她难道有什么坏处？

华伦夫人　要是你有一点儿不规矩的行为落在我眼睛里，我会马上打发你回伦敦。在我看起来，我女儿的小拇指比你整个儿一条身子还名贵。（克罗夫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华伦夫人本想装出戏台上痴心母亲的面目压服他，不料没做到，脸一红，声音低了些）你放心，那只小狗跟你一样地吃不到嘴。

克罗夫　难道一个男人不许关心一个女孩子吗？

华伦夫人　像你这样的男人不许。

克罗夫　她多大年纪了？

华伦夫人　你不用管她多大年纪。

克罗夫　你为什么把她的岁数瞒得这么紧？

华伦夫人　因为我高兴。

克罗夫　我今年还没到五十，我的产业还跟从前一样多——

华伦夫人　（截住他的话）这是因为你又吝啬又卑鄙。

克罗夫　（接着说）并且一个准男爵① 也不是天天都找得到的。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谁都受不了你这么个丈母娘。她凭什么不嫁给我？

华伦夫人　嫁给你？

克罗夫　咱们三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可以过得很舒服。我先死了，她就是一个肥肥实实有钱的小寡妇。这门亲事为什

---

① 准男爵比男爵次一级，是英国世袭爵位的最低级。

么做不得？刚才我在那边跟那傻瓜一块儿散步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都在盘算这件事。

华伦夫人 （起反感）对，你心里就会盘算这种事。

〔他站住不走了。两个人对瞧着：她直着眼盯他，一面鄙视他，一面暗暗地也有点儿怕他；他斜着眼瞟她，带着两道色迷迷的眼光和一张不正经的笑脸。

克罗夫 （看她毫不同情，登时慌张起来）喂，凯蒂，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你不用装假道学。我不再问你什么了，你也不必再回答什么了。我把我的全部产业指定留给她，在我结婚那天，你自己要多少钱，尽管说一个数目——只要在情理之中。

华伦夫人 乔治，你也像那些不中用的老家伙似的，落到这种地步了！

克罗夫 （恶狠狠）该死！

〔她还没来得及还嘴，厨房门开了，外面已经可听见那几个人正在走出来的说话声音。克罗夫来不及把神定下来，只好慌忙走出茅屋。牧师在厨房门口出现。

赛密尔牧师 （四面张望）乔治爵士哪儿去了？

华伦夫人 上外头抽烟去了。（牧师从桌子上拿了帽子，走到壁炉旁边挨近华伦夫人。这当口，薇薇也进来了，后面跟着富兰克。他一进门就倒在一张最靠近门的椅子里，像是精疲力竭的样子。华伦夫人转过脸来，冲着薇薇说话，母亲的派头装得比平常更加勉强）宝贝，你晚饭吃饱了没有？

薇薇 你知道，爱力森太太家里的晚饭还不就是这么回事。（她转过去冲着富兰克，像逗孩子似的）富兰克，怪可怜

的，是不是牛肉都没有了？你是不是只吃了面包、酪干、姜汁汽水，没吃别的？（忽然一本正经起来，好像今晚玩笑已经开够了）爱力森太太的黄油真要不得。我得下山上铺子里买点儿去。

富兰克 对，真该买点儿。

〔薇薇走到写字桌前把买黄油的事记了一笔。普瑞德从厨房出来，一边走一边把刚才当饭巾用的手绢儿叠起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我的孩子，咱们该回家了。你母亲还不知道今晚咱们家有客人呢。

普瑞德 今晚我们要打搅了。

富兰克 （站起来）决没有的事，我母亲看见你准高兴。她是个真正又聪明又风雅的女人，她在这儿一年到头除了老头子见不着别人，你想她的日子过得多么闷的慌。（向他父亲）爸爸，你这人不聪明，也不风雅，是不是？你马上陪着普瑞德回家，我在这儿呆一会儿，陪陪华伦夫人。走过花园的时候顺便把克罗夫带走。他跟咱们家那只小哈叭狗作伴儿最合适。

普瑞德 （从食器柜上拿了帽子，走到富兰克身旁）跟我们一块儿走，富兰克。华伦夫人好久没看见薇薇小姐了，咱们搅了半天还没让她们一块儿说说话儿呢。

富兰克 （态度很柔和，对普瑞德表示一种异乎寻常的钦佩）当然。我忘了。谢谢你提醒我。你真是个有教养的人，普瑞蒂。你向来是这样。我一辈子佩服你。（起身要走，可是又在两个年长的人中间站住，一只手按在普瑞德肩膀上）嗳，要是你能代替这没出息的老头儿当我的爸爸，那

多么好！（说话的当儿，他把另外那只手按在父亲肩膀上。）

赛密尔牧师　（发脾气）住嘴，少胡说！你不怕造孽吗！

华伦夫人　（大笑）你真该好好儿管管他，赛姆。明天见。喂，把帽子和手杖带给乔治，顺便代我祝他晚安。

赛密尔牧师　（接东西）明天见。（跟华伦夫人拉手。他走过薇薇身边的时候也跟她拉手，说声再见。然后，对富兰克大声吆喝）快走！（走出去。）

华伦夫人　再见，普瑞蒂。

普瑞德　再见，凯蒂。

〔普瑞德和华伦夫人亲热地拉手，一同出去，她送到栅栏门口。

富兰克　（向薇薇）亲个嘴吧？

薇薇　（狠狠地）不行。我讨厌你。（她从写字桌上拿了两本书和几张纸，过来在当中那张桌子靠近壁炉的那一边坐下。）

富兰克　（扮个鬼脸）对不起。（他走过去拿枪和帽子。华伦夫人回来了。他拉了她的手）明儿见，亲爱的华伦夫人。（他亲她的手。她把手夺回去，咬紧嘴唇，看样子八成儿想打他个嘴巴。他像皮猴儿似的笑着就跑，随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华伦夫人　（现在男人全都走了，她死心塌地准备挨过这苦恼的黄昏）你听见过谁像他那么叽叽呱呱、没完没了的？你说他是不是太招人讨厌？（在桌旁坐下）现在我想起来了，顺便嘱咐你一句，宝贝，往后你别再招惹他了。我已经看清楚他完全是一个没出息的东西。

薇薇 （站起来走过去再拿几本书）我看也是。可怜的富兰克，我反正得丢开他。他虽然不足惜，我倒可怜他。我看克罗夫那家伙也不见得怎么有出息，你说是不是？（她把刚拿过来的几本书使劲往桌子上一摔。）

华伦夫人 （看着薇薇的冷淡态度心里烦恼）孩子，你懂得男人家什么事，就这么随便批评他们？你得准备着往后常跟乔治·克罗夫爵士见面，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薇薇 （满不理会）为什么？（她坐下，打开一本书）你以为咱们俩将来会常在一块儿吗？

华伦夫人 （瞪眼瞧她）那还用说——到你结婚咱们才分手。你又不再上学校了。

薇薇 我的生活方式能合你的脾胃吗？恐怕不见得。

华伦夫人 你的生活方式。什么叫你的生活方式？

薇薇 （用挂在腰带链条上的那把裁纸刀裁开一页书）妈妈，你难道真是从来没想到过，我跟别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吗？

华伦夫人 你胡说些什么？难道因为现在你在学校是个小小的大人物，你就要自己作主、不肯听话了？别胡闹，孩子。

薇薇 （不计较）在这件事上头，妈妈，你只会说这两句话，别的再没有了吗？

华伦夫人 （先是发怔，跟着就发脾气）不准你这么一个劲儿追问我。（暴躁如雷）住嘴。（薇薇继续看书写字，不耽误时候，也不说话）哼，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哼，这还了得？（她又抬眼瞧着薇薇，薇薇还是不睬她）我要你过什么日子，你就得过什么日子。不由你自己作主。（又一顿）自从你考了那个不知什么名堂的数学试验，我看你一直就

是这么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你以为我会由着你在我面前摆这臭架子，那你算是打错主意了：你心里越早明白一天越好。（低声咕哝）在这件事上头，我只会说这两句话！哼！（重新提高怒声）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小姐？

薇薇 （把眼光从书上转向她母亲，并不抬头）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

华伦夫人 （紧张地站起来）你这小鬼！

薇薇 谁都知道我的名望，我的身份和我想干的职业。你的事儿我不清楚。请问，你要我跟你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在一块儿过什么生活？

华伦夫人 小心。我要干一件将来我——还有你——都会后悔的事情。

薇薇 （冷静坚决地把那几本书往旁边一推）也罢，咱们把这问题先搁一搁，等你有胆量对付它的时候再说。（仔细打量她母亲）你得多走走路，打打网球，把身子搞好一点。你身子坏透了，今天上山时候，你每走二十码就得站住脚喘半天气，你的两只手腕子简直像两卷猪油。你瞧瞧我的。（她把自己两只手腕伸出来。）

华伦夫人 （毫无办法地瞧了她一会儿，抽抽噎噎哭起来）薇薇——

薇薇 （一扭身从椅子上跳起来）请你别哭。什么都行，就是别哭。这么哭哭啼啼的我受不了。你要哭，我就出去。

华伦夫人 （一副可怜相）啊，宝贝，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心？难道我不是你母亲吗？

薇薇 你是不是我母亲？

华伦夫人 （大惊）我是不是你母亲！哦，薇薇，你怎么问得出这句话！

薇薇 你说你是我母亲，那么，咱们家里的人在哪儿？我父亲在哪儿？咱们家的亲戚朋友在哪儿？你说，你是我母亲，有权利管教我：有权利骂我是胡闹的孩子，有权利用大学女训导员不敢用的态度对我说话，有权利硬支配我的生活方式，还有权利硬逼我认识一个谁都知道是伦敦最下贱的高等游民、流氓畜生。在我拒绝你这些要求之前，我倒不妨打听打听，你究竟凭着什么身份对我提这些要求。

华伦夫人 （神志错乱，身子一软，跪倒在地）哦，别说了，别说了。我是你母亲，我敢赌咒。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过不去——你是我亲生女儿！你太没良心了。你得相信我。你说，你信我的话。

薇薇 我父亲是谁？

华伦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嘴里问的是什么话。我不能告诉你。

薇薇 （坚决）你能，只要你肯。我有权利知道，你心里也很明白我有这权利。要是你不肯说，那也由你。可是要是你不说，明天早晨我就走，从此以后不再见你。

华伦夫人 你说这种话，我实在受不了。你不会离开我——也不能离开我。

薇薇 （毫不留情）要是你不把实话告诉我，我一定离开你，一点儿都不踌躇。（心里一阵厌恶，身子抖起来）我怎么拿得稳，我的身体里一定没有那个废物畜生的肮脏的血？

华伦夫人 哦，没有，没有。我敢赌咒，不是他，也不是你见过的那批人。这一点我至少还拿得稳。

薇薇心里一亮，猛然间辨出了母亲这句话的滋味，马上用

眼睛狠狠盯住她。

薇薇　（慢吞吞）这一点你至少还拿得稳。哦！你意思是，只有这一点你拿得稳。（沉思）嗯，我明白了。（华伦夫人两手捂着脸）别装腔作势，妈妈，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华伦夫人把手放下，抬起头来苦苦地瞧着薇薇。薇薇掏出表来一看，说道）好，今儿晚上不必再谈了。明天你什么时候吃早餐？八点半你是不是嫌太早？

华伦夫人　（气极了）天啊，你是个什么女人？

薇薇　（平心静气）我想，我是世界上数目最多的那种女人，要不然，世界上的事儿谁去办。起来（抓住她母亲的手腕，一把把她拖起来）：定定神。这才对了。

华伦夫人　（抱怨）你对我太粗野了，薇薇。

薇薇　胡说。该睡觉了吧？十点都过了。

华伦夫人　（气愤愤地）睡觉干什么？我睡得着吗？

薇薇　为什么睡不着？我就睡得着。

华伦夫人　你！你这人没心肝。（说到这儿她露出了本来的语腔——一个平常女人的方言——母亲的威势和架子全没有了，心里充满了一股强烈自信心和瞧不起人的劲儿）哦，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这么受屈。你凭什么自以为身份比我高？你在我面前夸耀自己怎么有出息——可是你也不想想当初给你机会让你有今儿这么一天的人就是我。我小时候有什么机会？像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女儿，这么个自命不凡的假正经女人，别不害臊了！

薇薇　（把肩膀一抬，坐下来，自己没有信心了，因为她答复母亲的那段话刚才自己听着很有理，现在她母亲把声调一变、换了新口气，她觉得自己那一番话有点书呆气，甚至

于有点道学气）你别以为我欺负你。刚才你用做母亲的传统权威向我进攻，我就用正经女人的传统优越身份防卫自己。老实告诉你，我不能忍受你那一套。可是只要你不拿出你那一套来，我也不在你面前拿出我这一套。我绝不侵犯你保持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

华伦夫人 我自己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听听她的话！你以为我小时候能像你似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吗？你以为我干那种事是因为喜欢干，或是觉得干得对才干的吗？你以为我要是有机会，我不愿意上大学做上流女人吗？

薇薇 谁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妈妈。一个顶苦的女孩子虽然未必能随意选择做英国女王还是做牛纳校长，可是她总可以凭自己爱好，在捡烂布和卖花儿两个行当里挑一个。世界上的人老爱抱怨自己境遇不好。我不信什么境遇不境遇。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能放开眼光找他们所需要的境遇的人，要是找不着，就自己创造。

华伦夫人 嗯，说说挺容易，一点儿不费劲，是不是？哼！你要不要听听我从前的境遇？

薇薇 好，说给我听听。你坐下好不好？

华伦夫人 嗯，我坐下：你别害怕。（她拿过椅子使劲往地下一蹾，坐下。薇薇不由自主提了提神）你知道不知道你外婆是干什么的？

薇薇 不知道。

华伦夫人 不错，你不知道。我知道。你外婆自己说是寡妇，在造币厂附近开个小铺子卖炸鱼，带着四个女儿靠那小买卖过日子。四姐妹里头，我跟利慈是亲的。我们亲姐儿俩都长得挺好看，身材也不错。我们的父亲大概是个吃得肥

头胖耳、日子挺好过的人，母亲说他是个上等人，谁知道是不是。其余那两姐妹跟我们不是一个父亲生的。她们长得又矮又丑，黄瘦脸儿，是一对规规矩矩，肯做事肯吃苦的可怜虫。要不是母亲常把利慈和我打个半死、不许我们欺负她们，我们准会把她们给打个半死。她们俩是一对正经人。可是做正经人有什么好处？让我告诉你。她们俩有一个在铅粉工厂做女工，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活，一星期只挣九个先令，干到后来中了铅毒，把命送掉。最初她以为至多不过得个两手麻痹症，没想到后来命都保不住。另外那一个，母亲常说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好榜样，因为她嫁了一个代福海军军需厂的工人，她丈夫一星期挣十八个先令，她倒也把他的家和三个孩子安顿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后来她丈夫喝上了酒，一切全完了。你说做那么个正经人上算不上算？

薇薇　（现在凝神屏息起来）你和你姐姐觉得做正经人上算吗？

华伦夫人　利慈觉得不上算，她比我有志气。我们俩一同进了个教会学校——这件事也是我们看见了那些什么都不懂、哪儿都没去过的女孩子就摆架子的一个原因——在学校呆了一阵子，有天晚上利慈出去了从此没回来。我知道，女校长担心我不久也要学姐姐的榜样，因为学校的牧师时常提醒我，说利慈的结局一定是在滑铁卢桥跳河自杀。可怜的蠢牧师，他只懂得那么点儿事！可是我觉得进铅粉厂比跳河更可怕，要是你做了我，你的想法也会跟我一样。后来那牧师在一家名目上不卖酒其实什么都卖的饭馆里给我找了个厨房打杂儿的活。后来我又当了女茶房，又进了滑

铁卢车站的酒吧间——端端酒，洗洗杯子，一天十四个钟头，吃他们的饭，一星期挣四个先令。在我说，这就算是往上爬了一大步。有天晚上，天气冷得好难受，我在柜台里累得都快睡着了。那当儿有个客人进来要半派因脱①威士忌。你猜那是谁？不是别人，是利慈。她穿着一件长的皮大衣，又雅致，又舒服，钱袋里还装着好些金洋钱。

薇薇 （冷冷地）是利慈阿姨！

华伦夫人 正是，并且还是个很不丢人的阿姨。现在，她住在温其斯脱，靠近大教堂，算得上当地一个上流女人。对不起，阔人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负责照管人家的小姐呢。谢谢老天爷，利慈没跳河！我看你有点儿像利慈：她是个头等能干人——一开头就攒钱——从来不大肯露自己的真面目——从来不慌张，也不错过一个机会。那晚上她看见我长得挺好看，就隔着柜台冲我说：“小傻瓜，你在这儿呆着干什么？消磨自己的身体，糟蹋自己的脸子，给别人挣钱！”那时候利慈正在攒钱打算在布鲁塞尔自己弄一所房子。她想，我们两个人攒钱总比一个人攒得快。因此，她就借给我一笔钱，给我做本钱。慢慢儿我也攒了钱，先还清了她的账，后来就跟她合伙做买卖。凭什么我不该那么做？我们在布鲁塞尔搞的买卖是个真正高级的：女人在那儿过日子比在安·简恩中毒的工厂里福气得多。我们养的女孩子没有一个受过我在饭馆里，或是滑铁卢酒吧间，或是自己家里受的那份儿罪。难道你愿意我在那些地方呆

---

① 派因脱是容量位，等于一加仑的八分之一。

下去，不到四十岁就变成一个苦老婆子吗？

薇薇 （这时候听得有滋有味了）不愿意。可是你为什么单挑那么个行当呢？只要能攒钱，会经营，什么行当都干得成。

华伦夫人 不错，只要能攒钱。可是请问，一个女人干别的行当，攒得起什么钱？一星期挣四先令，还要自己做衣服。请问能不能攒钱？干脆办不到。不用说，要是你脸子不好看，只能挣那么点儿钱，再不就是你会音乐，会唱戏，会给报馆写文章，那情形当然不同了。可是利慈和我在这些事儿上头都不行，我们的本钱只是一张好脸子和一副奉承男人的本事。人家拿我们的脸子做本钱，雇我们当女店员、女茶房、女招待，你说我们难道是傻子，为什么要死守着吃不饱肚子的那几个死工钱，自己不去发这笔财。这道理说不通。

薇薇 你这话很有理——要是用做买卖的眼光看。

华伦夫人 不论用什么眼光看都有理。把一个正经女孩子带大了干什么？还不是去勾引有钱的男人、跟他结婚、从他的钱财上沾点实惠？好像事情做得对不对只在乎有没有结婚仪式！哼，这种假仁假义的把戏真叫人恶心！利慈和我还不是跟别人一样也得工作，也得攒钱，也得算计，要不然，我们也会穷得像有一批醉生梦死、自以为可以一辈子走红运的糊涂女人。（使劲）我最瞧不起那等女人，她们没骨头。要是女人有什么毛病让我瞧不起的话，那就是这种没骨头的毛病。

薇薇 妈妈，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你觉得女人有骨头就应该痛恨你那种挣钱的方式？

华伦夫人 那还用说。谁都不喜欢让人逼着干活挣钱，可是不喜欢也得干。当然，我也时常可怜那些苦命女孩子，身体疲乏了，兴致懒散了，可是还得勉强敷衍一个看不上眼的男人—— 一个喝得半醉的浑蛋——他跟女人纠缠的时候自以为很讨人喜欢，其实讨厌透顶，女人随便到手多少钱心里都不愿意。可是那些女孩子不能不敷衍这种臭男人，她们不能不忍气吞声，像医院护士对待病人那么耐心地对待他们。天知道，那个行当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喜欢干的，尽管一些正人君子谈起来，好像那是一件顶快活的事。

薇薇 可是你觉得那个行当还是值得干，因为能挣钱。

华伦夫人 对于一个贫苦的女孩子说，当然值得干，要是她能不受引诱，脸长得好，行为端正，懂事明理，吃这碗饭比干别的强得多。我从前也常想，这种情形不合理。薇薇，女人不应该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我认定：这种情形不合理。可是不管合理不合理，事实这么明摆在眼前，女孩子应该挑顶上算的道儿走。当然，一个有身份的女人不值得干这个。你要是走这条路，你就是大傻瓜。当初我要是不走这条路，我也是大傻瓜。

薇薇 （心里越来越感动）妈妈，要是今天咱们的光景像你以前那段苦日子，你是不是决不会劝我进滑铁卢酒吧间，也不劝我嫁工人，甚至于不劝我进工厂？

华伦夫人 （生气）当然不会。你把我当做怎么一个母亲看！挨饿当奴隶，你能不能保持自尊心？没有自尊心，女人还值什么钱？生命还值什么钱？为什么当初机会跟我一样好的女人现在穷得没饭吃，而我不但自己有饭吃，还有力量

供给我女儿受高等教育？因为我有自尊心，自己拿得定主意。利慈在那大城市里有人尊敬她，也是为了这原因。要是当初我们信了那蠢牧师的鬼话，今天我们是什么光景？一天挣一个半先令，给人家擦地板，到后来，除了进贫民残废院，没有第二条出路。好孩子，别信那些不通世情的人说的话，信了准倒霉。女人想过好日子，只有一条道儿：跟一个有钱又跟你要好的男人去要好。要是你的身份跟那男人一样，想法子让他跟你结婚。要是你的身份远不如他，那可别打结婚的主意。何必打这主意呢？结了婚自己也不会快活。不信你去问问伦敦上流社会做母亲的女人，她们一定也这么说，不过我对你照直说，她们对你绕着弯儿说，相差就是这么一点儿。

薇薇 （听得出了神，眼睛盯着她母亲）好妈妈，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英国人谁都比不上你这么有魄力。你当真、你确实一点儿都不怀疑——一点儿都不——不害臊？

华伦夫人 不用说，宝贝，要面子才得害臊，女人应该要面子。女人心里不害臊，面子上也得装得很害臊。利慈时常埋怨我不该把实话冲口说出来。她常说，女人只要睁开眼，看看社会上摆着的现成事儿，心里自然就明白，用不着别人对她说什么。利慈可真是个道地的上流女人！她天生有那一副本事，我可总带着几分粗俗气。每回你把照片儿寄给我，我看你越长越像利慈了，心里挺痛快。你简直活像她那么个坚决大方的上流女人。可是口是心非的话我决不说。假仁假义有什么用？要是女人的日子是这么被人安排的，你硬说成是另外个样子又有什么好处？说老实话，我从来一点儿都不害臊。我反倒觉得应该很得意：我

们把事情安排得很体面，没人抱怨过我们，那些女孩子在我们手里照顾得那么好。其中有几个日子过得挺舒服，一个嫁给了大使做太太。当然，现在我不敢再谈这些事了，人家爱说我们什么尽管说！（打呵欠）哎呀！我倒想睡了。（她伸了个懒腰，痛痛快快发泄了一顿，周身挺舒畅，心平气和地准备睡觉。）

薇薇 现在该我睡不着觉了。（她走到食器柜前，点上蜡烛，把灯吹灭，屋里马上就黑多了）放点新鲜空气进来再关门。（她推开茅屋门，看见满地银光）嘿！好夜景！（把窗帘拉开。一轮明月挂在布来克高原上，一片景致像浸在水里似的。）

华伦夫人 （对着景致随便看一眼）不错，宝贝。可是小心别着凉得了重伤风。

薇薇 （不服气）胡说。

华伦夫人 （诉冤屈）对！在你耳朵里，我的话句句是胡说。

薇薇 （急忙转身冲着她母亲）不：绝不是这么回事，妈妈。今儿晚上我本打算占上风，现在完全让你占去了。咱们现在和和气气别再吵嘴了。

华伦夫人 （摇摇头，有点伤心）还是你占了上风。算了，算了，我也只好认输了。我跟利慈打交道，每回我都占下风。现在跟你打交道，恐怕我也得占下风。

薇薇 算了，别提了。亲爱的妈妈，明天见。（搂着她母亲。）

华伦夫人 （一副宠爱怜惜的神气）我把你教养得不坏吧，宝贝？

薇薇 不坏。

华伦夫人 那么，你肯不肯好好儿看待你的老娘？

薇薇 我肯，妈妈。（亲她母亲的嘴）明天见。

华伦夫人 （诚心祷告）给我的亲宝贝祝福！这是母亲的祝福！

〔她搂着女儿，不由自主抬眼往上看，好像祈求上帝降福保护她。

第　三　幕

第二天早晨，教区牧师住宅花园里。很好的太阳，天上没云彩。花园墙正中，有一扇五根横档的栅栏门，可以走马车。栅栏门旁边，在一根螺丝弹簧上挂着个门铃，铃儿连在外头一个拉手上。车道从园子正中穿过来，往左一拐，尽头是个沙石铺的小圆圈儿，正对着牧师住宅的门廊。栅栏门外可以看见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跟花园墙平行。公路那边，横着一长条草地和一片没遮拦的松林。住宅和车道中间的草地上，有一棵修剪匀整的水松树，树阴底下有一条长椅子。对面，围着一道黄杨矮篱笆。草地上有一座日晷仪，旁边有一张铁椅子。日晷仪后头，有一条小路从黄杨篱笆里穿出去。

富兰克坐在日晷仪旁边椅子上，日晷仪上摆着几份当天的报纸，他正在看《标准报》。他父亲从屋里走出来，红着眼睛，哆哆嗦嗦的，瞧着富兰克有几分担心。

富兰克　（看表）十一点半。牧师吃早餐的好时候！

赛密尔牧师　别开玩笑，富兰克。别开玩笑，我有点儿——呃——（打战）——

富兰克　精神不济了？

赛密尔牧师　（不承认这句话）不是。今天我不大舒服。你母亲呢？

富兰克　别着急，她不在这儿。带着贝西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车进城去了。她给你留下了好几句话。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精神听，还是等你吃过早餐再告诉你？

赛密尔牧师　我吃过早餐了。真怪，咱们家里住着客，你母亲怎么会进城。客人会觉得奇怪的。

富兰克　她也许想到了。可是要是克罗夫在这儿呆下去，每天晚上你净跟他谈你年轻时候的荒唐事，谈到四点钟才睡觉，那么我母亲就该尽她做主妇的责任进城去买一桶威士忌和几百根吸管。

赛密尔牧师　我没觉得乔治爵士酒喝多了。

富兰克　昨晚你自己糊涂得觉不出来了，老头子。

赛密尔牧师　你是不是说，我——？

富兰克　（静静地）我没见过一个有俸的牧师喝得像你那么糊涂的。昨天晚上你讲的自己那些故事实在不堪入耳，要不是母亲和普瑞德彼此那么投机，我看普瑞德未必肯在咱们家过夜。

赛密尔牧师　胡说。乔治·克罗夫爵士在我家做客，我不能不找点话跟他谈谈，他又只爱听一个题目。普瑞德先生上哪儿去了？

富兰克　他开着车送母亲和贝西上车站了。

赛密尔牧师　克罗夫起来没有？

富兰克 哦，早就起来了。他一点儿都不累，功夫比你深得多，也许一直在练习，从来没间断过。现在他上别处抽烟去了。

〔富兰克接着又看报。牧师愁眉不展冲着栅栏门走过去，忽然又犹豫不决走回来。

赛密尔牧师 呃——富兰克。

富兰克 什么事？

赛密尔牧师 你看，昨天下午见了一次面，华伦夫人娘儿俩会不会还准备咱们邀她们上这儿来？

富兰克 已经邀过她们了。

赛密尔牧师 （大吃一惊）什么！

富兰克 今天吃早餐时候，克罗夫告诉我们，说你叫他今天把华伦夫人和薇薇带到这儿来，还请她们在这儿住下。我母亲听了这句话才觉得非坐十一点十三分的火车进城不可了。

赛密尔牧师 （急得没办法）我没邀她们上这儿来。我连想都没想到。

富兰克 （可怜他父亲）老头子，你怎么知道昨天晚上自己嘴里说的是什么，心里想的是什么。

普瑞德 （从黄杨篱笆里穿进来）你们早。

赛密尔牧师 你早。对不起，我没陪你吃早餐。我有点儿——呃——

富兰克 慢性喉头炎，普瑞德。幸而不是老毛病。

普瑞德 （换题目）你的住宅周围景致很幽雅。真是幽雅极了。

赛密尔牧师 是的。普瑞德先生，要是你有兴致，富兰克可以

陪你走一走。我要失陪一会儿。趁着我太太不在家，你们又各自有消遣，我要抓工夫把宣道稿子写出来。你不会见怪吧？

普瑞德 哪儿的话！跟我一点儿都不用客气。

赛密尔牧师 谢谢。我要——呃——呃——（一路结结巴巴地说着走到门廊边，钻进屋子不见了。）

普瑞德 每星期要写一篇宣道词，真是怪事。

富兰克 要是他自己写，那才怪呢。他花钱雇人写。现在他喝汽水去了。

普瑞德 你对你父亲要有点规矩才好。只要你愿意，你是办得到的。

富兰克 普瑞德，你忘了我得跟老头子常住在一块儿。两个人常住在一块儿——不管他们是父子、夫妻、还是兄弟姐妹——要想保持做十分钟的客极容易装的假客气样子是做不到的事。老头子除了有许多居家过日子的好品质，还像绵羊那么没主意，像公驴那么爱吵架欺负人——

普瑞德 算了，算了，富兰克，别忘了他是你父亲。

富兰克 （站起来，扔下报纸）因为这个我也给他留几分余地。可是你想想，他会叫克罗夫把华伦夫人母女邀到这儿来！当时他一定喝得烂醉了。普瑞德，你知道，我母亲受不了华伦夫人那等人。一定得等华伦夫人回了伦敦，薇薇才能上这儿来。

普瑞德 你母亲并不知道华伦夫人的历史啊？（他捡起报纸，坐下看报。）

富兰克 我不知道。从她今天进城这事看起来，好像她知道。其实我母亲倒不像平常人那么瞧不起华伦夫人，她跟好些

闹过乱子的女人来往得很亲热。可是那些女人都挺好。区别就在这上头。华伦夫人当然有长处，可是她说话行动很粗俗，我母亲简直受不了——。所以——哦！（他喊这一声是因为他看见牧师慌慌张张又从屋里走出来。）

赛密尔牧师 富兰克，华伦夫人带着女儿跟克罗夫从荒坡上走过来了。我从书房窗户里看见了。你说我该怎么替你母亲解释？

富兰克 套上帽子，走出去，对她们说：你欢迎她们；富兰克在花园里；母亲带着贝西进城上亲戚家探病去了，抱歉得很，不能在家招待她们；再问问华伦夫人昨晚睡得好不好；还有——还有——什么都可以说，就是别说实话，其余的事就听天由命了。

赛密尔牧师 可是回头怎么把她们打发走呢？

富兰克 现在顾不得想那个了。唉！（跳进屋去。）

赛密尔牧师 他这么莽撞。我简直拿他没办法，普瑞德先生。

富兰克 （拿着一顶牧师毡帽从屋里跳出来，把帽子往他父亲头上一扣）好了，快走！（把他父亲推出栅栏门）普瑞德和我在这儿等着好像事先不知道。（牧师被他弄得昏头昏脑的，可是很听话，急急忙忙走出去。）

富兰克 普瑞德，咱们好歹得想法子把老太太打发回伦敦。喂！说老实话，普瑞蒂，你愿意看见她们娘儿俩在一块儿吗？

普瑞德 嗯，为什么不愿意？

富兰克 （咬牙）你看着一点儿都不肉麻吗？那个老家伙，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敢赌咒，薇薇跟她在一块儿——哼！

普瑞德　别说话。他们来了。（牧师和克罗夫顺着公路走过来，华伦夫人母女跟在后面，样子很亲热。）

富兰克　瞧！她真把胳臂搂着老太婆的腰。那是她的右胳臂，是她主动的。哎呀，她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了。哼！哼！现在你肉麻不肉麻？（牧师开了栅栏门，华伦夫人和薇薇擦身先进来，站在花园当中瞧房子。富兰克装出一副高兴的样子，笑嘻嘻向华伦夫人大声说）欢迎，欢迎，华伦夫人。这个教区牧师幽静古老的花园配你最合适。

华伦夫人　哪儿的话！乔治，你听见没有？他说我在教区牧师幽静古老的花园里样子很好看。

赛密尔牧师　（他还拉着栅栏门等克罗夫。克罗夫慢吞吞走进来，无聊之极的样子）华伦夫人，你走到哪儿都好看。

富兰克　说得好，老头子！喂，大家听我说，咱们玩会儿再吃午饭。咱们先去看教堂。这是谁都得看的。那是一座真正十三世纪的老教堂，老头子很喜欢它，因为他捐募过一笔钱，六年前把教堂彻底重修了。普瑞德可以带你们看那些古迹。

普瑞德　（站起来）当然，要是重修之后还有古迹留下来的话。

赛密尔牧师　（对客人迷迷糊糊献殷勤）要是乔治爵士和华伦夫人愿意赏光，我真是荣幸之至！

华伦夫人　哦，走吧，看完了算啦。

克罗夫　（转身向栅栏门走过去）我不反对。

赛密尔牧师　不走那条路。咱们走野地里穿过去，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从这儿绕出去。（他带着大家走黄杨篱笆中间那条小路穿出去。）

克罗夫 好吧。(他和牧师先走。)

〔普瑞德和华伦夫人跟在后面。薇薇站着不动，脸上一副斩钉截铁的神气，一言不发，望着他们走远了。

富兰克 你不来吗?

薇薇 不来。富兰克，我警告你一句话。刚才你说教区牧师花园那句话是在取笑我母亲。以后不准你这样。请你对待我母亲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地恭敬。

富兰克 我的好薇薇，她未必能体会：她不像我母亲，这两个人不能用一种待遇。可是我要问你，你怎么改了样儿啦?昨儿晚上咱们俩对你母亲和她那帮人的看法完全一样。今天我看你婆婆妈妈装腔作势，用胳臂搂着你母亲的腰。

薇薇 （脸红）装腔作势!

富兰克 当时我有这感觉。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你做第二流的事。

薇薇 （隐忍）不错，富兰克，我的态度有了改变，不过不见得是往坏处变。昨天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小道学先生。

富兰克 今天呢?

薇薇 （闪缩了一下，马上又定神瞧他）今天我看我母亲比你看得清楚多了。

富兰克 没有的事!

薇薇 这话怎么讲?

富兰克 道德极坏的人彼此都有一种气味相投的感觉，这是你所不能了解的。你个性太强。你母亲和我就有那种相同的气息，所以我了解她比你了解她更清楚。

薇薇 这句话你说错了，你并不了解她。要是你知道了我母亲艰苦挣扎的境遇——

富兰克 （轻巧地把话接过来替她说完）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她是现在这么个人，是不是？其实那有什么区别？不管境遇不境遇，薇薇，反正你受不了你母亲的那一套。

薇薇 （非常生气）为什么受不了？

富兰克 因为她是个老坏家伙，薇薇。往后要是你再当着我的面用胳臂搂她的腰，我立刻当场开枪打死我自己，表示抗议一桩我看不惯的事。

薇薇 是不是我不丢下你，就得丢下我母亲，两个人里头只能挑一个？

富兰克 （温文尔雅）这么着，老太太要吃大亏了。薇薇，不管怎么样，你的着迷的小孩子反正得盯着你。可是他更关心的是不能让你把事情做错了。薇薇，你母亲这人没办法。她性格也许不错，可是是个坏东西，很坏的东西。

薇薇 （生气）富兰克——！（他不让步。她转身走开，在松树底下长椅上坐下，竭力把火气压下去。接着她又说）是不是因为你说她是个坏东西，人人就都该不理她？难道她就不配活着吗？

富兰克 这你不必担心，薇薇，她不会没人理。（他挨着她坐在长椅上。）

薇薇 大概你要我不理她，对不对？

富兰克 （小孩子似的，娇声媚气，偎依温存）千万别跟她在一块儿过日子。母女同居的小家庭一定搞不好，倒会拆散咱们的小团体。

薇薇 （被他迷住了）什么小团体？

富兰克 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薇薇和小富兰克。（他像个疲乏的孩子似的挨紧她）咱们去找点树叶子盖着吧。

薇薇 （像保姆似的有节奏地摇晃他）手拉手儿，在树底下好好儿睡觉吧。

富兰克 聪明的小女孩儿带着她的傻男孩儿。

薇薇 亲爱的小男孩儿带着他的蠢女孩儿。

富兰克 那么清静，摆脱了男孩儿的无用的父亲和女孩儿的靠不住的——

薇薇 （用自己的胸脯把底下那两个字压住）嘘——嘘——嘘——嘘！女孩儿不愿意想起她母亲。（他们半晌不作声，互相摇晃。过了会儿，薇薇忽然跳起来，嚷道）咱们真是一对傻子！起来。哎呀，看你的头发！（她用手给他理头发）我不知道，旁边没人的时候大人是不是也像小孩子这么玩儿。我小时候不这么玩儿。

富兰克 我也不。你是我第一个一块儿玩儿的伴儿。（他抓了她的手想接吻，可是先四面望望有人没有。不料他一眼看见克罗夫从黄杨篱笆里走出来）哼，倒霉！

薇薇 为什么倒霉，亲爱的？

富兰克 （低声）嘘！克罗夫那畜生来了。（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挪得离她远一点。）

克罗夫 薇薇小姐，我跟你说几句话行不行？

薇薇 当然行。

克罗夫 （向富兰克）对不起，格阿德纳。他们在教堂里等你，要是你愿意去的话。

富兰克 什么都可以遵命，克罗夫——除了上教堂。薇芬，万一你有事叫我，打栅栏门的铃。（他怡然自得进屋去了。）

克罗夫（用一副狡猾的神气把他送走了，然后装出自以为跟薇薇有特别交情的态度跟她说话）他倒是个讨人喜欢的小伙

子，薇薇小姐。可惜他没有钱，是不是？

薇薇 为什么可惜？

克罗夫 你想，叫他怎么办？没职业。没产业。他有什么长处？

薇薇 我知道他的不如人的地方，乔治爵士。

克罗夫 （心事让别人猜得这么透，有点吃惊）噢，我不是说那个。可是咱们既然活在世界上，就得活下去：钱究竟是钱。（薇薇不理他）天气很好，是不是？

薇薇 （看他这么勉强找话说，禁不住露出鄙视他的神气）很好。

克罗夫 （带着一股粗俗的兴致，好像他挺赏识她有胆量）我不打算跟你谈这个。（挨着她坐下）听我告诉你，薇薇小姐。我自己知道不是年轻女人的意中人。

薇薇 真的吗，乔治爵士？

克罗夫 真的，并且，说老实话，我也不想做。可是我这人说一句话算一句；用情从来不做假；心里喜欢的东西肯花现钱买。我就是这么一等人。

薇薇 这一点非常叫人佩服。

克罗夫 哦，我不是要夸奖自己。我有我的缺点，在这上头没人比我更清楚。我知道自己并不十全十美：这是中年人所具有的优点之一。我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自己知道。可是我的信条非常简单，并且我觉得不坏。就是：男人对男人要诚实，男人对女人要忠实。我不信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口头禅，我只信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上的事整个儿讲起来是在往好处走。

薇薇 （挖苦他）“有一种力量，但不是咱们自己，正在向着

正义的方向走。”是不是?

克罗夫　（信以为真）对，对。当然不是咱们自己。你明白了我的意思。现在谈谈实际事务。你也许觉得我乱糟蹋钱。其实我并没糟蹋钱。我现在比当初刚得产业的时候更有钱。我运用处世的经验把资本投在别人不注意的事业上。不论我在别的方面怎么样，从金钱方面说，我是个牢靠的人。

薇薇　承你把这些事告诉我，非常感激。

克罗夫　噢，薇薇小姐，你不必假装不懂我这番话。我想找一位爵士夫人一块儿过日子。大概你觉得我说话太直了，是不是?

薇薇　一点儿都不。我很感激你这么直截了当，实事求是。你说的金钱、地位、爵士夫人，种种东西我一概心领。可是，请你别见怪，我还是不能答应你。我不愿意。（她站起来，走到日晷仪旁边，为的是不挨得他太近。）

克罗夫　（一点都不扫兴，反倒占了她让出来的地位，自己坐更舒服，好像事先碰几个钉子是求婚必不可免的照例文章）我并不急。我不过把话先告诉你，免得小格阿德纳对你施展诡计。这事暂时搁起来不谈。

薇薇　（不客气）我拿定主意不答应。我决不后悔。

〔克罗夫满不在乎。他咧着嘴笑。身子向前，两肘支在膝盖上，一边用手杖在草里戳弄一条倒霉的小虫子，一边很不老实地乜着眼瞧她。她不耐烦地回避他。

克罗夫　我岁数比你大得多。大二十五岁，一世纪的四分之一。我不会永远活下去。我一定想法子让你在我死后过好日子。

薇薇 那也打不动我的心，乔治爵士。我看你还不如把心死了吧！我决不会变主意。

克罗夫 （站起来，把一朵野菊花又戳了一下，走近她）没关系。我本可以告诉你几件事，叫你马上改变主意。可是我不愿意这么办，因为我要用真情换你的心。我是你母亲的好朋友：你问问她我究竟是不是。要不亏我又出主意又帮助她，更不用提我给她垫的钱，她决没有力量供给你的教育费。没有几个男人肯像我这么帮她的忙。我前后放进去的资本至少有四万镑。

薇薇 （瞪着眼瞧他）你是不是说，你跟我母亲合伙做买卖?

克罗夫 正是。你想，要是咱们做了一家人，不必让外人知道这档子事，就可以省掉多少麻烦去解释。问问你母亲愿意不愿意把她这些事一五一十都讲给生人听?

薇薇 我觉得这里头没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买卖已经歇手不干了，款子也都存起来了。

克罗夫 （突然站住，诧异）歇手不干了！最坏的年头儿也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的好买卖歇手不干！不会吧。这话谁告诉你的?

薇薇 （气得脸发白）你是不是说，现在还在——（突然把话咽住，手撑着日晷仪，接着赶紧就在旁边那张铁椅子上坐下）你说的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说老实话，这行买卖，照着我们这种大户人家的身份说——要是你答应了我，也就是咱们的身份——不能算很上等。我并不是说，这行买卖有什么告诉不得人的地方，不，千万别误会。不用说，只要看你母亲也有份儿，你就知道准是个规规矩矩的正经买卖。我认识你母亲不少年

了，我敢担保，她宁可砍掉两只手，不愿意干不正经的事。要是你愿意听，我把底细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旅行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找一家真正舒服的私人旅馆① 多么不容易。

薇薇 （厌恶，别过脸去不看他）嗯，说下去。

克罗夫 话都在这儿了。你母亲经营这种事是一把天生的好手。我们在布鲁塞尔有两处，俄斯坦② 有一处，维也纳有一处，布达佩斯有两处。当然，除了我们，别人也有股份，不过大部分资本是我们的，你母亲是个缺少不得的总经理。你大概也注意到她常年东奔西跑的。可是在上等社会里不能谈这些事。只要你一提旅馆两个字，人人就说你开酒店。难道你愿意别人说你母亲这种话？所以我们老是瞒着不肯说。这话你可别告诉人。既然这事一向瞒着人，还是瞒下去的好。

薇薇 这就是你邀我入伙的那宗买卖？

克罗夫 哦，不。我的老婆不用在买卖上操心。将来你跟这买卖的关系不会比你一向跟它的关系更密切。

薇薇 我一向？这话什么意思？

克罗夫 我只是说，你一向靠着这买卖过日子。你念书的学费，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从那里头来的。别瞧不起做买卖，薇薇小姐，要是没有人做买卖，你们的牛纳和格登③怎么办得下去？

---

① 这里说的私人旅馆只有熟人或是经过介绍的人才可以住。

② 俄斯坦是比利时西部滨海的一个休养和游览的地方。

③ 格登，和牛纳一样，也是剑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薇薇 （站起来，几乎忍耐不住）小心点。我知道那是什么买卖。

克罗夫 （吃惊，想骂没骂出来）谁告诉你的？

薇薇 你的伙伴。我的母亲。

克罗夫 （气得脸发紫）那个老——

薇薇 一点不错。

他把老字底下那个字咽住了，站在那儿气得对自己狠命发火。但他知道他应该对她采取同情的态度。他假装因为关怀她而大发脾气，以遮掩自己的心事。

克罗夫 你母亲应该多替你想想。我决不肯把这种事告诉你。

薇薇 我想，要是咱们结了婚，你也许会告诉我，因为这是一件可以制伏我的很方便的武器。

克罗夫 （样子很诚恳）我从来没有这种打算。我敢用人格担保。

〔薇薇仔细打量他。她听他硬给自己这么无聊地辩护，心里越发冷静坚决。她答话时候脸上很安详，带着一副鄙视他的样子。

薇薇 反正没关系。我想你大概也明白，今天咱们在这儿分了手，以后就断绝往来了。

克罗夫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帮过你母亲的忙？

薇薇 我母亲当年是个极穷苦的女人，她没办法，不能不干那行当。你是个有钱的上流人，为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也干那行当。你是个极常见的坏蛋。这是我对你的看法。

克罗夫 （瞪了一眼，一点都不生气，觉得现在这么打开窗户说亮话倒比刚才彼此装模作样、客客气气舒服得多）哈哈！哈哈！小姑娘，有话尽管说下去，我不生气，听着怪

有趣儿。为什么我那么投资不应该？我跟别人一样放款吃利息。你不要以为我亲手干过那种肮脏事？你未必会因为我母亲的表兄倍尔格雷公爵有几笔租金来历不明，就不跟他来往。你也未必会因为国教事务委员会有几家租户是卖酒的和有罪孽的人，就跟坎特伯雷大主教绝交。你还记得不记得牛纳女子学院的克罗夫助学金？那就是我那当国会议员的哥哥捐助的。他开着一家工厂，年息百分之二十二，厂里六百个女工，挣的工钱没有一个够吃饭的。家里也没人津贴她们，你猜她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问你母亲就知道。别人都挺乖巧地拼命往自己口袋里塞钱，你要我把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息扔下不拿？我不那么傻！你要是这么拿道德标准选择朋友，除非你跟上流社会断绝关系，要不然就趁早儿离开英国。

薇薇 （良心难受）你还不妨说，我从来没问过自己花的钱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跟你一样坏。

克罗夫 （大为放心）当然，并且也不算一桩坏事！究竟有什么不好？（打趣她）现在你不说我是坏蛋了吧？

薇薇 我分享过你的利益。并且刚才我还不客气地把我对你的看法也告诉你了。

克罗夫 （诚意亲热）是的。以后你不会再把我当做坏人了；我并不想假充什么才智之士，可是我富于正义情感。克罗夫家的人的特点就是生来痛恨一切下流事物，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跟我表同情。薇薇小姐，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像那些怨天尤人的人说得那么坏。只要你不在众人面前明目张胆做，大家决不戳穿你的纸老虎。谁想戳穿别人的纸老虎谁马上就倒霉。人人猜得出的事最容易守秘密。在我可以给

你介绍的社会里，无论男女都不会那么没分寸谈论我的或是你母亲的买卖。别人决不能给你找一个更安稳的地位。

薇薇　（仔细打量他）你大概真以为跟我越说越投机了吧。

克罗夫　嗯，我可以夸句口，你现在对我的看法比开头好多了。

薇薇　（静静地）现在我觉得你这人几乎值不得放在我心上。我一想起社会能容忍你这种人，我一想起法律会保护你这种人！我一想起在你和我母亲的手里，十个女孩子倒有九个活倒霉！哼，那个下贱无耻的女人和给她撑腰的流氓资本家——

克罗夫　（脸色发青）该死！

薇薇　你用不着这么骂我。我自己也觉得我真该死。

〔薇薇拨开栅栏的插销，想开门走出去。他跟过去，用手使劲按着栅栏第一道横档，不许她开门。

克罗夫　（气得直喘）你这么对待我，难道我能饶过你吗，你这小魔鬼？

薇薇　（不在乎）安静点。铃一响，就会有人来。（她一步不退后，用手背去打铃，当啷啷一声响，他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紧跟着铃响，富兰克带着枪就在门廊里出现。）

富兰克　（高高兴兴，客客气气）薇薇，你是不是要枪？还是我替你打？

薇薇　富兰克，你是不是在那儿偷听？

富兰克　（走进花园）我只是在听有没有铃声，为的是免得你多等。克罗夫，我觉得我早把你这人看透了。

克罗夫　我恨不得把枪夺过来，在你脑袋上把它打成两截儿。

富兰克　（轻轻地一步一步逼近他）这可使不得。我弄武器一

向很粗心，准得闹大乱子，害我让验尸陪审委员骂一顿！说我不小心。

薇薇 把枪搁下，富兰克，完全用不着。

富兰克 不错，薇薇，设一个陷阱捉活的，显得更大方。（克罗夫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做出要动手的样子）克罗夫，我这枪膛里有十五颗子弹。隔着这么近，打你这么大的东西，我的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克罗夫 哦，你别害怕，我不碰你。

富兰克 在这种情形之下你真大方！谢谢你。

克罗夫 在我走之前，我只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俩既然这么亲热，这句话也许有用处。富兰克先生，我给你介绍你的同父姐姐、赛密尔·格阿德纳牧师的大女儿。薇薇小姐，这是你的同父弟弟。再见。（他出了栅栏门顺着公路走。）

富兰克 （愣了会儿，举起枪来）薇薇，你要在验尸官面前给我作证，这是误杀。（他举枪瞄准克罗夫那越走越远的影子。她把枪口抓过来，贴紧自己胸脯。）

薇薇 放吧。现在你放吧。

富兰克 （赶紧松开自己的手）撒手！小心（她把手一撒，枪掉在草地上）哦，你把你的孩子吓死啦。要是枪走了火，怎么办！嘿！（他倒在椅子上，精神颓唐。）

薇薇 要是枪走了火，你焉知肉体上的剧烈痛苦不使我精神上反倒轻松些？

富兰克 （安慰她）别放在心上，好薇薇。记着：即使我用枪吓得那家伙生平第一次说了一句真话，那也无非使咱们真做了树林里的两个小孩子。（他伸出两只胳臂想搂她）来吧，再让树叶子把咱们盖起来。

薇薇 （一声喊叫，表示反感）哦，使不得，使不得！我肉都麻了。

富兰克 啊，这是怎么回事？

薇薇 再见。（冲着栅栏门走过去。）

富兰克 （跳起来）喂！站住！薇薇！薇薇！（她在栅栏门口转过身来）你上哪儿去？我们上什么地方找你？

薇薇 法院巷六十七号，婀娜吕阿·富雷泽法律事务所，往后我一辈子都在那儿了。（她朝着和克罗夫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

富兰克 喂——忙什么——真讨厌！（他顺着她的方向追上去。）

第四幕

法院巷婀娜吕阿·富雷泽法律事务所。新石大楼最高一层楼上的一间办公室。涂色的墙上有一扇厚玻璃窗，屋里装着电灯，有一只新式火炉。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从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见林肯法学协会的许多烟囱和西方一片天空。屋子当中一张双人写字桌，桌上一盒雪茄，几只烟灰缸和一盏可以移动的电灯被整堆的书籍纸张几乎盖得看不见了。这张写字桌底下有可以容膝的窟窿，左右各有几把椅子。贴墙，靠近一扇通里屋的门，摆着一张书记用的写字桌，整整齐齐，桌盖关得严严的，前面有一张高凳。对面墙上是通公共走廊的门。门的上半截是毛玻璃，外面用黑字写着：“富雷泽-华伦”。一架呢子屏风把这扇门和玻璃窗之间的屋角遮住。

富兰克穿着一身浅色时髦衣服，手里拿着手杖、手套、白帽子，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有人在外头拿着钥匙想开门。

富兰克　（喊）进来。门没锁着。

〔薇薇戴着帽子，穿着短大衣，走进屋来，站住脚步，用眼瞪他。

薇薇　（厉声）你在这儿干什么？

富兰克　等着见你呢。我等了好几个钟头了。你就在这儿办公吗？（他把帽子手杖搁在桌上，一纵身蹲在书记坐的高凳上，眼睛盯着她，脸上一副轻佻顽皮、非常轻浮的神气。）

薇薇　我刚出去了二十分钟喝了杯茶。（她把帽子大衣脱下来，挂在屏风后面）你怎么进来的？

富兰克　我来的时候这儿办公的人还没下班。那个书记上泼利姆洛士打板球去了。你为什么不雇个女职员，给女人一个机会？

薇薇　你上这儿来干什么？

富兰克　（从高凳上跳下来，走近她）薇薇，星期六这半天假，咱们也像那些职员似的找个地方玩儿一下子。咱们先上吕齐门①，再上游艺场，末儿了痛痛快快吃一顿晚饭，你看好不好？

薇薇　花不起那么些钱。我还得干六点钟活才睡觉。

富兰克　花不起？咱们怎么花不起？哈哈！你瞧。（他掏出一把金镑，在手里颠弄得丁当作响）金镑，薇薇，金镑！

薇薇　什么地方弄来的？

富兰克　赌钱赢的，薇薇。我打扑克赢的。

薇薇　呸！比偷人家的还下流。哼，我才不去呢。（她在写字桌前坐下，背朝着玻璃门，动手翻阅文件。）

富兰克　（苦苦央告）好薇薇，我一心想跟你正正经经说几句

---

① 吕齐门是伦敦郊外的一个游览区。

话。

薇薇 好。坐在婀娜吕阿的椅子上说吧。喝过茶聊十分钟倒使得。（他嘴里嘟哝）嘟哝也没用。我这人没商量。把雪茄烟盒递给我。

富兰克 （把那盒烟往她这边一推）女人的坏习惯。正经男人都不抽了。

薇薇 不错，他们讨厌办公室的气味，所以我们就不得不抽烟。明白吗！（她打开烟盒，拿了一支烟，自己点上。预备递给他一支，可是他皱着眉，摇摇头。她把身子移动了一下，坐得舒舒服服地，一边抽烟）说吧。

富兰克 我想听听你干了些什么——你的事是怎么安排的？

薇薇 我来到这儿二十分钟之内，就把事情都安排好了。今年婀娜吕阿事情太多，一个人忙不过来，她正要找我，邀我合伙，恰好我就来了，我跟她说我一个钱都没有。我就马上接手办事，打发她去休息两个星期。我走了之后海西尔米那边有什么事没有？

富兰克 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他们你有要紧事上伦敦去了。

薇薇 哦？

富兰克 不是他们慌得无话可说，就是克罗夫事先告诉了你母亲。反正你母亲一句话都没说，克罗夫也不作声。只有普瑞蒂愣了一愣。喝完茶，他们站起来就走，以后我就没看见他们了。

薇薇 （静静地点点头，眼睛瞧着个烟圈儿）很好。

富兰克 （四面瞧瞧，不以为然）你打算老在这倒霉地方呆下去吗？

薇薇 （使劲把烟圈儿吹散，身子坐直）是的。你看，回来了

才两天，我力气也恢复了，精神也安静了。这辈子我再也不休假了。

富兰克　（扮个大鬼脸）嘻嘻！我看你挺快活。并且身子也挺结实。

薇薇　（冷冰冰）这样子对我挺合适。

富兰克　（站起来）薇薇，今天咱们一定得把话说明白。那天咱们分手时候，我心里就有个大疙瘩。（他坐在桌子上，靠近她。）

薇薇　（放下烟）好，把它解开吧。

富兰克　你还记得不记得克罗夫说的话?

薇薇　记得。

富兰克　他揭露的那件事好像把咱们彼此的感情完全改变了，把咱们的关系变成姐妹兄弟了。

薇薇　不错。

富兰克　你有过兄弟没有?

薇薇　没有。

富兰克　这么说，你不懂得做姐妹兄弟是什么滋味儿。我的姐妹可不少，做兄弟的情感我很熟悉。可是我对你的情感跟那个完全不一样。我跟那些女孩子各走各的路，我干我的，她们干她们的。我们永远不见面，彼此都不在乎。这就是姐妹兄弟。可是你呢，我一星期不看见你，心里就不舒服。这就不是姐妹兄弟了。克罗夫揭露那件事之前一点钟，我心里正是那么个滋味儿。干脆一句话，亲爱的薇薇，这就是恋爱的青春梦。

薇薇　（尖刻）这就是当年引诱你父亲在我母亲身上着迷的那股滋味，是不是?

富兰克 （听了这话，大起反感，从桌上跳下来）薇薇，我坚决反对把我的情感跟赛密尔牧师心里那一套作比较，我尤其反对把你比你母亲。（又跳上桌子）再说，我不信那件事。我追问过我父亲，他回答的话我觉得等于不承认。

薇薇 他说什么？

富兰克 他说，他准知道这里头必有错误。

薇薇 你信不信他的话？

富兰克 我打算相信他的话，不听克罗夫的那一套。

薇薇 那实际有什么区别呢？我意思是说，在你的想象中或是良心上有什么区别没有。不用说，实际上毫无区别。

富兰克 （摇头）我觉得毫无区别。

薇薇 我也觉得没有。

富兰克 （瞪着眼）啊，真想不到！我还以为自从那句话从那畜生嘴里掉出来以后，咱们的关系，像你自己说的，在你的想象中和良心上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

薇薇 不，不是那么回事。我并不信他那句话。我还愿意他那句话是真的呢。

富兰克 是吗？

薇薇 我觉得咱们做姐妹弟兄挺合适。

富兰克 这是你的真心话？

薇薇 是真心话。即使咱们能做别的，我也只愿意跟你做姐妹弟兄。我这是真心话。

富兰克 （抬起双眉，好像大梦初醒，流露出一副十分慷慨的气概）我的好薇薇，你为什么不早说这话？我很抱歉，我不该折磨你。这心里当然明白。

薇薇 （莫名其妙）明白什么？

富兰克 噢，我不是平常人所说的那种傻子，我做的事只是圣经上的聪明人自己做够之后才扣上一个“傻”字的那一类傻事。我知道现在我不是薇芬的小情人了。别着急，往后我不再叫你薇芬就是了——至少要等你厌弃了你的新情人的时候再叫你——不管你的新情人是谁。

薇薇 我的新情人！

富兰克 （深信不疑）你一定有一个新情人。准是那么回事。决不是什么别的原因。

薇薇 别的原因是有的，幸而你不懂得。

〔有人敲门。

富兰克 不管敲门的是谁，我要咒骂他。

薇薇 是普瑞德。他要上意大利，来给我辞行。我约他今天下午上这儿来。去给他开门。

富兰克 等他动身上了意大利之后，咱们再谈下去。我要等他走了才走呢。（他过去开门）你好，普瑞蒂！欢迎，请进。

普瑞德穿着旅行服装，高高兴兴走进来。

普瑞德 华伦小姐，你好？（薇薇跟他亲热地拉手，他虽然高兴，可是带着一股感伤情绪，使她觉得很不自在）再过一个钟头，我就从霍本桥动身了。我也想劝你上意大利走一趟。

薇薇 要我去干什么？

普瑞德 当然是去把自己沉浸在美的浪漫的空气里。

〔薇薇打了个冷战，赶紧把椅子转过去对着桌子，好像桌子上等她处理的业务是她精神上的支柱。普瑞德坐在她对面。富兰克搬一把椅子挨近她，随随便便一屁股坐下，扭过头来说话。

富兰克 你这话白说，普瑞德。薇薇是个小俗物。她不理会我的浪漫，她不懂得我的美。

薇薇 普瑞德先生，归根一句话，在我看起来，生活里没有美，也没有浪漫。生活就是这样子。我准备照这样子过日子。

普瑞德 （热情地）只要你跟我先上维罗纳①，再上威尼斯②走一趟，你就不说这话了。在那么个美丽的世界里过日子，你会快活得流眼泪。

富兰克 这话真动听，普瑞蒂。接着说下去。

普瑞德 噢，老实告诉你，我从前真哭过——我希望到了五十岁能再哭一回。华伦小姐，像你这年纪，用不着走到维罗纳那么远。只要你一眼望见了俄斯坦，管保你的兴致马上就会提起来。你看见了布鲁塞尔那种欢乐、活泼、繁华的景象一定会着迷。

薇薇 （讨厌这两句话，跳起身来）哦！

普瑞德 （站起来）什么事？

富兰克 （也站起来）怎么了，薇薇？

薇薇 （向普瑞德，狠狠埋怨他）难道你就找不出比布鲁塞尔高明一点的例子跟我谈美、谈浪漫吗？

普瑞德 （莫名其妙）不用说，布鲁塞尔跟维罗纳很不一样。我绝不是说——

薇薇 （尖刻地）说不定两个地方的美和浪漫归根结底是差不多的东西。

---

① 维罗纳是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城市。

② 威尼斯是意大利靠近亚得里亚海边的一个城市。

普瑞德 （头脑完全清醒了，非常担心）亲爱的华伦小姐，我——（使眼色追问富兰克）究竟是怎么回事？

富兰克 普瑞德，她觉得你热心得太无聊。她已经有很严肃的工作了。

薇薇 （不客气）少说话，富兰克。别胡闹。

富兰克 （坐下）你说这算不算有礼貌，普瑞德？

普瑞德 （烦躁不安，同时极表关怀）华伦小姐，要不要我把他带走？我觉得我们在这儿搅得你不能工作。

薇薇 坐下。暂时我还不工作。（普瑞德坐下）你们俩都以为我在发脾气。决不是的。可是有两件事我不愿意谈。一件是（向富兰克）恋爱的青春梦，不管它是什么形式；另外一件是（向普瑞德）生活的美和浪漫，尤其是俄斯坦和布鲁塞尔的繁华和欢乐。在这两件事上头，你们有什么幻想，那是你们的事，我管不着。我自己可没有。要是咱们三个人继续做朋友的话，你们一定得把我当做个职业妇女看待，（向富兰克）永远不结婚，（向普瑞德）永远不浪漫。

富兰克 我也永远不结婚，等到你改变了主意再说。普瑞蒂，换个题目吧。找个别的题目发发议论吧。

普瑞德 （没有自信心）恐怕世界上没有别的我能谈的事情了。我只会宣传“艺术福音”。我知道华伦小姐是“前进福音”的大信徒，可是，富兰克，要是咱们一谈这题目，就不能不触犯你，因为你是个打定主意不愿意上进的人。

富兰克 哦，别管触犯我不触犯我。说几句规劝我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好处。薇薇，再试一试吧，看能不能叫我做个有成就的人。对，薇薇，精力、俭朴、先见、自尊、品格，

这一整套东西咱们都得有。你是不是讨厌没有品格的人，薇薇?

薇薇　（闪躲）哦，算了，算了，别再说这些糊弄人的滥调了。普瑞德先生，要是世界上真是只有那两种福音，咱们倒不如死了干净，因为这两种福音里浸透了同样的毒素。

富兰克　（仔细打量她）薇薇，今天你有一股子诗意，这是你从前没有的。

普瑞德　（规劝）富兰克，你是不是有点存心跟别人过不去?

薇薇　（不顾惜自己）没关系，这么着对我有好处，免得我受柔情的支配。

富兰克　（取笑她）这样可以压制你的强烈的自然的要求，是不是?

薇薇　（几乎有点精神错乱）对，说下去。别顾惜我。我生平只有一次在月光底下动过柔情——很美的柔情；可是现在——

富兰克　（急忙）喂，薇薇，小心点儿。别把自己的心事露出来。

薇薇　哦，你以为普瑞德先生不知道我母亲的底细吗?（转身向普瑞德）其实那天早晨你就该告诉我。你那份儿小心顾虑实在太陈旧了。

普瑞德　其实是你的成见有点陈旧了，华伦小姐。我觉得我不能不告诉你，我这人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事情，并且认为法律绝对拘束不住人类最亲密的关系，所以虽然我明知你母亲是没结婚的女人，我并不因此就看轻她。我反倒更看重她。

富兰克　（轻松快活）好！好！

薇薇 （眼睛瞪着普瑞德）是不是你知道的就是这一点儿？

普瑞德 当然就是这一点儿。

薇薇 这么说，你们俩都还蒙在鼓里呢。把你们的猜度和事实对起来看，你们简直天真得可笑。

普瑞德 （站起来，又惊又怒，勉强保持着礼貌）恐怕不见得。（再着重说一遍）恐怕不见得，华伦小姐。

富兰克 （打口哨）嘘！

薇薇 你这态度使我难于出口把真情告诉你，普瑞德。

普瑞德 （看了他们俩那种深信不疑的态度，自己的勇气消失了）要是还有什么更不好的事——也就是说，要是还有什么别的事——你觉得应该让我们知道吗？

薇薇 我要是有胆量，往后我要逢人就谈这件事——让大家认清楚，在这桩丑恶事情里，像我似的，各人都有一份儿责任。我最恨那种不许女人谈论这些丑事的坏习惯，实际上就是给这些丑事打掩护。可是我还是不能跟你们谈。描写我母亲是怎么一等人的那两个丑字眼在我耳朵里转圈儿，在我舌头上打滚儿，可是我嘴里没法儿说出来，因为丑得实在难出口。（她用双手捂着脸。两个男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一齐看看薇薇。她狠命把头一抬，抢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瞧着：我拟一份业务计划书给你们看。

富兰克 哎呀，她疯了。薇薇，你听见我的话没有？你疯了。喂，定一定神。

薇薇 你们瞧吧。（她写）“已收资本：四万镑正，缴款人，乔治·克罗夫爵士，准男爵，大股东。营业地点：布鲁塞尔，俄斯坦，维也纳，布达佩斯。总经理：华伦夫人”；别忘

了她的身份：这两个字，（她把那两个字写在纸上，把纸往他们那边一推）哦！别看了，别看了！（她又把纸抢回来，撕个粉碎。赶紧两手抱着头，伏在桌子上。）

〔富兰克先在她背后看她写，眼睛睁得圆圆地盯着那张纸，现在从自己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把那两个字潦潦草草写在名片上，悄悄递给普瑞德，普瑞德看了吃一惊，赶紧把名片掖在自己衣袋里。

富兰克　（凑在她耳边低声温存）薇薇，亲爱的，没关系。你写的我看见了，普瑞蒂也看见了。我们都明白。我们永远像现在似的做你的忠实朋友。

普瑞德　这句话是真的，华伦小姐。我敢说，你是我生平见过的最有胆量的女人。

〔这句多情的恭维话使薇薇的精神又略为好了一些，她急躁地把身子一晃，想撇开那句恭维话，扶着桌子借了一把力，挣扎着站起来。

富兰克　薇薇，要是你不想动，就别动。别着急。

薇薇　谢谢你。我有两件事你可以放心：我不哭，我不晕，(她冲着里屋的门走了几步，靠近普瑞德站住，向他说)我需要更大的胆量才敢跟我母亲说：咱们母女俩已经到了分手的时候了。对不起，现在我得上里屋静一会儿。

普瑞德　我们要不要走?

薇薇　不必，我一会儿就出来。只要一会儿。（她走进里屋，普瑞德给她开门。）

普瑞德　这件事真想不到！我简直没想到克罗夫是那么个人，简直没想到。

富兰克　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么一来倒把他的底细

完全摸清楚了。可是这一下子把我难住了，普瑞蒂！现在我不能跟她结婚了。

普瑞德 （厉声）富兰克！（两人对看，富兰克神色自若，普瑞德非常生气）我告诉你，格阿德纳，要是你现在把她甩开手，你这人行为很卑鄙。

富兰克 好普瑞蒂！真有情义！可是你把事情看错了：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金钱问题。现在我还愿意花那老太婆的钱吗？

普瑞德 是不是从前你想靠着那笔钱结婚？

富兰克 不靠那个靠什么？我没有钱，也丝毫没有挣钱的能力。要是现在我跟薇薇结了婚，她就得养活我，那她就得不偿失了。

普瑞德 像你这么个聪明人总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挣几个钱。

富兰克 对，可以挣点儿钱（他又把刚才那些金镑掏出来）这是我昨天花了一点半钟工夫挣来的。可是那是一桩很没把握的投机买卖。哦，普瑞蒂，即使贝西和乔菊娜都能嫁个财主，老头子死后产业没她们的份儿，我还是一年只有四百镑。老头子活不到七十岁不会死，他的创造能力又有限。往后这二十年我老得过紧日子。可是我有办法，我决不能让薇薇过紧日子。我愿意客客气气从战场上退下来，把阵地让给英国的王孙公子。现在问题解决了。我也不再去麻烦她了。咱们走的时候我给她留个字条儿。她看了自然会明白。

普瑞德 （抓紧他的手）好朋友，富兰克！我错怪你了，请你原谅！可是以后你不再跟她见面了吗？

富兰克 不再跟她见面了！什么话！别胡说。我能来的时候还

要来，跟她做姐妹弟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这些浪漫朋友老担心极平常的事务会发生荒唐的结果。（有人敲门）这是谁呀？你去开门好不好？要是来的是一个主顾，你去比我像样些。

普瑞德 好。（过去开门。富兰克坐在薇薇的椅子上匆匆忙忙写字条儿）凯蒂，请进，请进。

〔华伦夫人走进来，怀着鬼胎，四面望望薇薇在不在。她竭力装出一副庄重的样子。原来那顶光彩夺目的帽子换了一顶颜色素净的，那件鲜艳的上身外头罩了一件重价的黑绸斗篷。她神色慌张，精神不宁——显然是受了惊。

华伦夫人 （向富兰克）怎么！你在这儿？

富兰克 （停笔，在椅子里转过身来，可是不站起来）对了，并且很愿意看见你。你来得像一股春风。

华伦夫人 别胡说八道。（低声）薇薇在什么地方？

〔富兰克会意地指指里屋门，可是不说话。

华伦夫人 （突然坐下，几乎要哭出来）普瑞蒂，你看她肯不肯见我？

普瑞德 凯蒂，别难受。她为什么不肯见你？

华伦夫人 唉，你不会明白她为什么不见我。你这人太天真。富兰克先生，她跟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富兰克 （把字条儿折起来）她一定会见你，只要（意味深长）你等她回来。

华伦夫人 （吃惊）我为什么不等她？

〔富兰克仔细打量她，一边把字条儿小心地搁在墨水瓶上，让薇薇蘸墨水的时候不会看不见。然后他站起来，把全副精神放在华伦夫人身上。

富兰克　亲爱的华伦夫人，假如你是一只小麻雀儿——在马路上跳跳蹦蹦的一只美丽的小麻雀儿———要是你看见一部碾路机冲着你开过来，你会不会等着它？

华伦夫人　哼，你别跟我说什么麻雀不麻雀的。我问你，她为什么从海西尔米那么抬起脚就跑了？

富兰克　我想，要是你不管好歹硬等她回来，她会把原因告诉你。

华伦夫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走？

富兰克　不，我倒愿意你在这儿呆着。可是我还是劝你走。

华伦夫人　什么！再也不见她的面？

富兰克　一点不错。

华伦夫人　（又哭起来）普瑞蒂，别让富兰克对我那么狠心。（她赶紧忍住眼泪，擦擦眼睛）要是薇薇看见我哭了，她会发脾气。

富兰克　（假温柔里带点真怜惜）华伦夫人，你知道普瑞蒂是个心眼儿最好的人。普瑞蒂，你怎么说，走，还是不走？

普瑞德　（向华伦夫人）我实在不愿意给你增加不必要的痛苦，可是我想也许你还是不必等。是这么个情形——（说到这儿，听见薇薇到了里屋门口。）

富兰克　嘘！来不及了。她来了。

华伦夫人　别告诉她我哭过的。（薇薇走进来。她一看见华伦夫人马上就严肃地站住，华伦夫人带着一副精神不正常的笑脸招呼她）宝贝，你到底还是在这儿。

薇薇　你来了，很好。我有话跟你说。富兰克，我记得你刚才不是说要走吗？

的。

薇薇 这是我的月费。前天他们照常给我寄来了，我把钱退了回去，叫他们收在你账上，把登账收据寄给你。往后我自己养活自己了。

华伦夫人 （不敢信这句话）你是不是嫌数目太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闪出一股狡猾的眼神）我可以把数目加一倍：我本打算加一倍。只要你告诉我究竟要多少。

薇薇 其实你心里很明白，这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从今以后，我跟我自己的朋友干我自己的事，你跟你的朋友干你的。（站起来）再见。

华伦夫人 （吃惊，站起来）再见？

薇薇 不错，再见。咱们不必白白地再吵架。你心里很透亮。乔治·克罗夫把事情全告诉我了。

华伦夫人 （生气）这个老——（把底下两个字咽住了，想起差点儿没出口，脸都吓白了。）

薇薇 一点儿都不错。

华伦夫人 他应该割舌头。可是我只当事情已经结束了，因为你说过你不在乎。

薇薇 （坚决）对不起，我在乎。

华伦夫人 我已经解释过——

薇薇 你解释的是事情的起因。你没告诉我，现在你还在干那件事。（她坐下。）

〔华伦夫人半晌不作声，无可奈何地瞧着薇薇，薇薇愣着不说话，心里估计这场恶战大概是结束了。可是过不多时狡猾的神气又在华伦夫人脸上出现了。她隔着桌子把脸凑过来，口气很狡猾，逼得也很紧，低声耳语。

华伦夫人　薇薇，你知道不知道我多么有钱？

薇薇　我知道你很有钱。

华伦夫人　可是你不懂得有钱是怎么回事，你年纪太小。有钱就能每天穿新衣服；有钱，每天晚上要看戏就看戏，要跳舞就跳舞；有钱就能让欧洲的头等阔人奉承你；有钱就能住好房子，使唤一大群用人；有钱就能吃喝最讲究的东西；有钱，你喜欢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现在你在这儿呆着算什么？无非是当一名苦工，从早累到晚，只是为了每天混几顿饭，一年做两件不值钱的衣服。你再仔细想想。（温言抚慰）我知道你精神上受了刺激。我能体会你的心思。你有这种心思正是你有出息。可是你放心，没有人会埋怨你，我这话决不是哄你。我懂得女孩子的脾气，我知道，只要你仔细想想，你就会回心转意。

薇薇　哦，原来你就是这样劝导别人的！母亲，这套话你一定跟好些女人说过了，所以说得这么熟练。

华伦夫人　（气愤）难道我是教你干坏事吗？（薇薇转身走开不理她。华伦夫人挣扎着往下说）薇薇，你听我说，你不明白：人家故意用错误思想教育你。你不明白这个社会的真情实况。

薇薇　故意用错误思想教育我？这话我不懂。

华伦夫人　我意思是说，你把自己的机会白白扔掉了。你以为社会上的人真是他们外表装的那个样儿吗？你以为学校里教给你的那套正经道理就是世界的真面目吗？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那只是一套装门面的假幌子，让胆小没出息的人安分守己不乱动。你是不是愿意像别的女人似的，到了四十岁、机会完全错过了，才明白这道理？你还是愿意

趁早听你自己母亲的真话？——你母亲是爱你的，她告诉你的话句句是真理。（急切地）薇薇，社会上的聪明人、经营事业的大人物，全都明白这道理。他们的做法跟我一样，他们的想法也跟我一样。那种人我认识得很不少。我跟他们有来往，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他们，跟他们交朋友。我对你没什么歹意，这个道理你不懂，你不了解我，你对我的想法都是糊涂隔膜的。教你读书的那批人懂得什么叫生活？他们怎么懂得像我这种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什么时候碰见过我？他们什么时候跟我谈过话？他们什么时候让别人在他们面前提过我？那些傻瓜！要是我不给他们钱，他们会不会给你什么帮助？难道我没跟你说过要你做个上等人？难道我没把你教养成上等人？要是没有我的钱、没有我的支持、没有利慈的朋友帮忙，你这上等人的身份怎么保得住？难道你看不出？现在你掉过头去不理我，简直好像拿刀子一边自己抹脖子一边扎我的心窝！

薇薇 母亲，我看出这是克罗夫的人生观。那天在格阿德纳家里他都告诉我了。

华伦夫人 你以为我要逼你嫁给那糟老头子，那个醉汉！薇薇，我没有这意思，我赌咒没有这意思。

薇薇 有也没关系。反正你办不到。（华伦夫人身子一哆嗦，看着薇薇对待自己的一片好心肠那么冷冰冰，心里很难受。薇薇不懂得也不理会母亲的心事，只顾接着说下去）母亲，你完全不明白我是怎么一等人。我并不觉得克罗夫比他同类的庸人俗物更讨厌。说老实话，我倒还佩服他主意拿得定，按照自己的心愿挣钱享福过日子，而并不只因为他的同类都爱打靶、打猎、上馆子、讲究穿衣服，他也

跟着照样来一套。我心里很明白，要是我处在利慈阿姨的境地，我干的事会跟她干的完全一个样。我不觉得我比你更固执、更拘泥。我觉得我比你固执拘泥得差一些。我确实知道我不像你那么婆婆妈妈一片假情意。我很清楚，时髦的道德是个骗人的幌子。我也很清楚，要是我拿了你的钱，往后一辈子过着时髦日子，即使我像世界上最无聊的女人那么没出息、那么不道德，也不会有人在我面前提起一个字。可是我不愿意那么没出息。我不愿意在公园里来回地晃，给我的裁缝和造马车的商人做广告，我也不愿意在歌剧院里泡时候，只为卖弄我身上戴的首饰店里一橱窗的金刚钻。

华伦夫人　（摸不着头脑）可是——

薇薇　别忙，我的话还没完。我请问你，现在你不用靠做买卖过日子了，为什么还要干下去？你告诉过我，你姐姐已经洗手不干了，你为什么不学她？

华伦夫人　哦，这在利慈容易办：她喜欢结交上流人，自己也像个上流女人。可是你替我想想，住在那种城市里叫我怎么办！就算我能勉强对付那种闷日子，树上的乌鸦也能把我的根儿刨出来。我一定得有事做，有热闹日子过，要不然我就会闷死。除了那个叫我去干什么？那种生活跟我挺合适。我干那个最合适，干别的不合适。要是我不干，反正别人也会干，所以我干那个并没有什么真害处。再说，干那个可以挣钱，我喜欢挣钱。不行，说什么也不中用，谁说也不行，我决不放手。其实你用不着过问这件事。我永远不提它。我把克罗夫打发开。我也不会多打搅你，你知道我得时常各处来回跑。我一死，你就跟我满不相干

了。

薇薇　不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像你，我一定得有事做，并且挣的钱一定得比花的多。不过我的事跟你的事不一样，我的办法也跟你的办法不一样。咱们一定得分手。其实这在咱们没什么大区别。从前咱们是二十年里头也许见几个月的面，以后是永远不见面，就是这点儿区别。

华伦夫人　（声音被眼泪塞住了）薇薇，我本打算跟你在一块儿多住几天，这是我的真心话。

薇薇　这话算白说，母亲：我这人也像你似的，几句软话和几滴不值钱的眼泪恐怕不能打动我的心。

华伦夫人　（发狂）哦，你说母亲的眼泪不值钱?

薇薇　你的眼泪不花本钱。你是想用眼泪跟我做交易，换取我一辈子的安静日子。即使你这桩交易做得成，我跟你在一块儿过日子，你又有什么好处? 咱们俩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在一块儿谁能过快活日子?

华伦夫人　（一不留神，土音又出来了）咱们是娘儿俩。我要跟你在一块儿。我有权利说这句话。我老了谁照顾我? 好些女孩子像女儿似的孝顺我，临走时候哭着舍不得离开我，可是我把她们都放走了，因为我有你可以指望呢。我一个人孤孤单单过日子为的是等着你。现在你不该掉过头去不理我，不肯尽做女儿的本分。

薇薇　（听了她母亲的粗俗音调，耳朵里不舒服，心里有反感）做女儿的本分！我早就料到咱们快说到这上头来了。母亲，现在我跟你痛痛快快说了吧：你要一个女儿，富兰克要一个老婆。我不要母亲，我也不要丈夫。我把富兰克打发开的时候，我没顾惜他，也没顾惜我自己。难道我会

顾惜你？

华伦夫人 （暴躁）哦，我认识你这人了，你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副硬心肠。我认识你了。好歹这是我从经验里学来的。以后我再遇见这种装好心、说假话、硬心肠、只顾自己的女人，我就认得出来了。算了，你把自己留着给自己吧。我不要你了。可是我还有句话：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你现在是个刚生下地的孩子的话，我会怎么处置你？嗯，我一定那么处置你！

薇薇 也许会把我勒死。

华伦夫人 不，我要把你教养成真正是我的女儿，不是像你现在这么个人，脾气这么骄傲、成见这么深、还从我手里偷了个大学教育。我说你的大学教育是偷来的，能赖你只管赖。不是偷的是什么？我要把你安置在自己家里受教养，我一定那么办。

薇薇 （静静地）把我安置在你在各处开设的那种门户里。

华伦夫人 （叫起来）听听她的话！听听她怎么欺侮她的白发老母亲！哼，你这么作践我，但愿你自己的女儿将来也照样作践你。你准有这一天！你准有这一天！一个女人受了母亲的咒骂不会不倒霉。

薇薇 我劝你别胡说，母亲。你说这种话无非使我心里更坚决。在你手里调理过的女孩子恐怕只有我一个人得到你的好处。现在别把这点好处白白地糟蹋了。

华伦夫人 不错，这倒是真话，只有你一个人忘恩负义对不起我。哦，真冤枉！真冤枉！真冤枉！我老想做个正经女人，我也曾想做点正经事，直到我给别人当奴隶吃够了苦的时候，我才听见了正经事就咒骂。我是个好母亲，可是

因为我把女儿教养成了个好女人，她就把我撵出去，好像我是麻疯病人。哦，但愿我能从头再做人！到那时候我要教训教训学校里那个撒谎的牧师。从今天起，到我死的那一天，我对天发誓，我要做坏事，除了坏事什么也不做。我还要靠着坏事发财。

薇薇 对，认定一条路、一直走到底，倒也是个办法。母亲，假如我是你，我的做法也许会跟你一样，可是我不会像你似的每天过的是一种日子，心里相信的却是另一种。你实在是个拘泥守旧的女人。现在我要跟你分开手就是为这个。我应该这么办，你说是不是！

华伦夫人 （吃惊）应该把我的钱都撇出去！

薇薇 不是。我应该把你撇出去。要不然，我就是傻子，你说是不是？

华伦夫人 也罢，你既然这么说，也许你应该撇开我。可是，要是人人都照你这么办，这世界可了不得了！现在你既然用不着我，我还是走的好。（她转身要出去。）

薇薇 （和和气气）你不跟我拉手吗？

华伦夫人 （狠狠瞧了她一会儿，恨得几乎想打她）不，对不起。再见。

薇薇 （平平淡淡）再见。（华伦夫人出去，砰的一声使劲关上门。薇薇的绷紧的脸松开了。她那副严肃神气化为一股心满意足的表情。她痛痛快快松了口气，一半儿笑，一半儿呜咽。她轻松地走到书桌前自己的座位边坐下，把电灯往外一推，把一大沓文件往里一拉，正要用笔蘸墨水的时候，看见了富兰克留下的字条儿。她随随便便把字条儿打开，很快地看了一遍，看到有个古怪的句子笑了一笑）富

兰克，再见。（她把字条儿扯碎，毫不思索地往字纸篓儿里一扔，她马上就埋头工作，不多会儿全副精神都贯注到数目字里去了。）

四部快意的戏剧第一部

武 器 与 人

(1894)

申慧辉 译

第一幕

夜。1885年11月下旬。保加利亚德拉戈曼要道附近的一座小镇上。一间闺房。透过阳台外一扇敞开的窗户，数里之外的巴尔干山脉似乎近在眼前，在星光照耀下的雪景中显得异常皎洁而美丽。室内的陈设在西欧不常见到，一半是保加利亚式的高档家具，另一半是威尼斯风格的便宜货。房间左侧的一角斜放着一张卧床，床头上方的墙角处有一个漆着蓝色与金色的木制神龛，里面是一座象牙制的基督像。基督像的前方吊着一盏用三根链条悬挂起来的金属球形灯。主要座具是一把土耳其式无背长椅，摆在房间的另一侧，正对窗户。床罩、床帷、窗帘、小地毯，以及室内的其他装饰性针织物都是东方情调的，富丽而堂皇；然而墙纸却西方味十足，是丑陋的廉价墙纸。洗脸架设在靠近无背长椅和窗户一边，上面放着一个搪瓷洗脸盆，底架上还有一只桶，洗脸架旁边的横杆上搭着一条毛巾。床和窗之间是一张普通的松木梳妆台，上面铺着彩色台布，还摆着一面昂贵的梳妆镜。房门离床很近，床与门之间是一个五斗柜。五斗柜上

也铺着一条色彩鲜艳的本地产花布，柜上摞着一摞平装本小说，还放着一盒奶油巧克力和一个小画框。画框里镶着一个极英俊的军官的大幅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感觉到这位军官的高傲神气和充满吸引力的目光。房间里点着两支蜡烛，一支放在五斗柜上，另一支在梳妆台上。梳妆台上还放着一盒火柴。

窗户是向里开的，此刻正朝着房门的方向敞开着。外面那层百叶窗是向外开的，也大敞着。阳台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士，她凝视着积雪覆盖的巴尔干山脉，深切地感受着夜色的浪漫美，也体会着自身的美丽是这美丽夜色的一部分。她身穿夜衣，外罩一件毛皮披风，这件披风的价值起码是她房内家具价值的三倍。

她的母亲凯瑟琳·彼特科夫打断了她的遐想。这是一位年过四十、傲慢而精力充沛的女人，生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一双黑眼睛，完全像一个山村农夫的妻子，却决心要做一名威尼斯的贵妇人。为此目的，她在所有场合都穿着一身时髦的茶会用的宽身女袍。

凯瑟琳 （匆忙走进房间，带来许多好消息）雷娜！（她把雷娜读作雷——依——娜，并把重音放在“依”上）。雷娜！（她走到床边，以为雷娜会在床上）。噢，人呢——？（雷娜向房间探视）。天哪，孩子！你怎么不好好躺在床上，却呆在外面受凉？你在找死呀。卢卡告诉我你已经睡着了。

雷娜 （怡然地）我叫她走开的。我想一个人呆会儿。星星多

么美丽！有什么事吗？

凯瑟琳 好消息！打了一仗了。

雷娜 （睁大双眼）啊！（她急切地走向凯瑟琳）

凯瑟琳 在斯利文尼查打了一个大仗！一个胜仗！是塞吉厄斯打胜的。

雷娜 （高兴得叫了起来）啊！（俩人狂喜地拥抱）噢，妈妈（然后又突然焦虑起来）爸爸没出事吧？

凯瑟琳 当然没事，是他给我送来的信儿。塞吉厄斯一下子成了英雄，成了全团崇拜的偶像。

雷娜 告诉我，快告诉我所有这一切。（欣喜若狂）噢，妈妈！妈妈！妈妈！（她把妈妈按坐在无背长椅上，俩人互相狂吻。）

凯瑟琳 （热情洋溢地）你根本想象不出那股壮烈劲儿。一个骑兵队的冲锋！想想看吧！他没有理睬指挥我们的俄国军官——没有命令就行动起来了——他自己负责组织了冲锋——亲自领头上阵——第一个冲过他们的枪林弹雨。你无法想象，雷娜，我们英勇无比的保加利亚人，手拿军刀，眼睛里闪着光芒，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向敌人，把可怜的塞尔维亚人和他们那些花花公子似的奥地利军官吓得四散，就像吹散谷壳似的。可你呢！让塞吉厄斯整整等了一年，才和他订婚。哼，如果你身上还有点保加利亚人的鲜血，他回来以后你就该崇拜他呢。

雷娜 有一群英雄为他喝彩，我这微不足道的崇拜会让他开心吗？但是，不管怎样，我是这样地快乐！这么自豪！（她站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这证明，我们的理想毕竟是真实的。

凯瑟琳 （气愤地）我们的理想是真实的！这是什么意思？

雷娜 我们对塞吉厄斯的理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崇高理想。我过去常怀疑，这些理想会不会只是梦想。唉，女孩子们都是些没有信仰的可怜东西！当我给塞吉厄斯佩挂上军刀，他显得多么威武。即使理想幻灭、耻辱和失败，都是一种背叛。可想——然而——（她忽然又坐下来）您答应我绝不告诉他。

凯瑟琳 别让我先答应你，先告诉我你要我答应什么。

雷娜 好吧。当他用双臂拥抱着我，望着我的眼睛时，我突然想到，也许我们只能空怀一腔崇高理想。因为我们非常爱读拜伦和普希金的诗作，那么爱看上次戏剧季节在布加勒斯特看到的歌剧。现实生活却远不是那回事！真的，从来不是。起码那时候我是这样看的。（悔恨地）妈妈，你想想看，我过去曾经怀疑过他。我怀疑他一旦真的参加了战斗，他那些英雄气质和军事才干就会全部化作幻想。我还不安地担心，他和那些来自沙皇宫廷的聪明军官相比，只是一个可怜虫。

凯瑟琳 可怜虫！你也不害羞！那些塞尔维亚人的指挥官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一样聪明，可就是这样，我们还不是每一仗都打赢了吗。

雷娜 （笑着偎依着妈妈）没错儿，我真是个平庸的胆小鬼。啊！想想看，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塞吉厄斯是那样的了不起！那样的崇高！就和他看上去一个样！这个世界是多么地壮丽，只要女孩子看得到世界的光辉，男孩子做得出世上的伟绩！这是何等的幸福！这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抱负！

〔卢卡走进房间，打断了她们的谈话。卢卡是一个相貌俊俏的高傲女子，身穿一套漂亮的保加利亚农家女式衣裙，围着一条双层围裙。她侍候雷娜时那副傲慢的样子几近无礼。她虽害怕凯瑟琳，但是也敢在她面前流露出傲慢。

卢卡 夫人，如果您允许的话，所有窗户都应该关上，百叶窗也应该拉下来。他们说街道上可能会有枪战。（雷娜和凯瑟琳同时站起来，颇为惊恐）。塞尔维亚人被追赶着从要道那边一路逃过来，人们说他们会跑进城里。我们的骑兵正在追踪他们。镇上的人正在作迎战的准备。您们不用担心，他们一个也跑不掉。（她走上阳台，把百叶窗关上，然后重又进屋。）

凯瑟琳 （一本正经地，显示出她的管家的天性）我得下楼去关照一下，看看是否安全。

雷娜 但愿咱们的人别太残忍。杀害可怜的逃兵算什么光荣？

凯瑟琳 残忍！你以为他们杀你的时候会手软吗？——兴许比你想的还要坏。

雷娜 （对卢卡）把百叶窗打开一点，听到动静时我会马上关上的。

凯瑟琳 （在门口转过身来，命令式地）不行，亲爱的。你必须把百叶窗关紧。你会开着窗子睡着的。卢卡，把百叶窗关紧。

卢卡 是，夫人。（她关紧百叶窗。）

雷娜 不用为我担心。一听到枪声我就马上吹灭蜡烛，蜷着身子躺在床上，还把耳朵捂得严严实实。

凯瑟琳 这才是你该做的聪明事儿，我的宝贝。晚安。

雷娜 晚安。（她又激动起来）祝我快乐吧。（俩人亲吻）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晚上——如果没有逃兵的话。

凯瑟琳 去睡吧，亲爱的，不要想那些逃兵。（她走出房门。）

卢卡 （悄悄地对雷娜）你要是想打开百叶窗，就这样拉一下。（她拉了一下百叶窗，百叶窗开了。她又把它们关上）最下面那扇上应该有一个插销，可是插销掉了。

雷娜 （态度端庄地责备她）谢谢，卢卡。但是我们应当听从吩咐。（卢卡做个怪相）晚安。

卢卡 （漫不经心地）晚安。（她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只剩下雷娜一人，她脱掉皮大衣，把大衣扔到无背长椅上。然后走到五斗柜旁边，带着无法形容的感情崇拜地看着照片。她没有用亲热的动作表示她的感情，既没亲吻照片，也没有把它放到胸前，而是像牧师那样，用双手将照片高高举起。

雷娜 （抬头看着照片）啊，我再也不做配不上你的事儿了，我心目中的英雄，再也不了，再也不了，再也不了。（她虔诚地把照片放回原处，然后从那摞小说中挑出一本来，轻柔地翻着书页，找到她要看的那页，把书打开，幸福地吐了一口气，便上床准备看书入睡了。但是，在一心读书之前，她再次抬起双眼，想到幸福美好的现实，低语道）我的英雄！我的英雄！

〔远处一声枪响，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她一惊，侧耳倾听着；紧接着又有两声枪响，更近了。她吓得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匆匆吹灭五斗柜上的蜡烛。然后捂着耳朵跑向梳妆台，把那里的蜡烛也吹灭掉，又在黑暗中匆匆回到床上。房内的一切都隐在黑暗中，只有基督像前面的球形

灯闪出一丝光线，还有从百叶窗上方的缝隙处透过来的星光。枪声再次响起，就在附近，十分激烈，令人惊恐。枪声尚未平息，百叶窗突然不见了：有人从外面打开了百叶窗。霎时间射进一束长方形的雪白的星光，光束中现出一个男子的轮廓。百叶窗随即又被关上，房间重又黑暗。但是沉重的呼吸声使房间不再寂静。随后听到一下磨擦声，房间中央出现了一束火柴光。

雷娜 （蜷缩在床上）谁在那儿？（火柴光立即熄灭了）谁在那儿？你是什么人？

一男子声 （黑暗中，嗓音很底，但带着威胁）嘘——嘘！不许喊叫，否则就打死你。你乖乖呆着就没事。（听得出，她在下床，向门口走去）小心点儿，想逃跑可没用。

雷娜 可是你——

那声音 （警告地）记住，你如果大声说话，我的枪就会开火。（命令）找个亮儿，让我看看你。你听见没有。（在一阵沉默和黑暗中，她退到五斗柜处，点燃一支蜡烛，神秘感告终了。他是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样子十分狼狈，浑身沾满了泥巴、血迹和雪水，那件塞尔维亚炮兵军官的蓝色紧身上衣已经破成布条，靠腰带和左轮手枪套的背带才勉强没分家。蜡烛的光线和他未经梳洗的不洁状使人只能辨认出他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生着健壮的颈部和肩膀。圆圆的脑袋使他看上去生性顽强；他的头发拳曲，呈青铜色；一双眼睛聪敏而清澈，眉毛和嘴巴很好看，却生了一只平淡无奇的鼻子，宛如固执的婴孩鼻子。他举止规范，精神饱满，一副军人作派。尽管处境窘迫而危险，他却头脑清醒，甚至还带着一分幽默，却绝没有一丝一毫

的掉以轻心，决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他猜测和估量着雷娜：年龄，社会地位，性格，以及她受惊的程度，与此同时，他用更加礼貌但仍然十分决断的口吻继续道）请原谅，打扰您了。你认出我的军装了吧？一个塞尔维亚人！我要被抓住就没命了。（威吓地）你明白吗？

雷娜　明白。

男子　唉，只要有办法，我可不想被杀死。（进一步恫吓地）你明白吗？（他迅速但轻捷地锁上门）

雷娜　（轻慢地）大概不明白。（她高傲庄严地走近他，注视着他的脸，以强调的口吻尖刻地补充道）我知道，有些士兵是怕死的。

男子　（严厉而耐心地）所有的士兵，亲爱的女士，所有的士兵都怕死，听我说，相信我这话。尽量活得长久些，这是我们的义务。听着，你要是喊一声——

雷娜　（打断他）你就开枪打死我。你怎么知道我怕死呢？

男子　（狡猾地）哈哈，你想想，假如我不打死你，那会发生什么？你们的骑兵会大群拥入您的这间漂亮的房间，杀猪似的把我杀死在这里，因为我会拼死抵抗，不叫他们把我抓到街上去要着取乐。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你准备穿着这身睡衣迎接这种客人吗？（雷娜突然意识到自己还穿着睡衣，本能地缩起身体，把睡衣拉紧，遮住脖子。他注视着她，毫不留情地补充道）不便见人，是吧？（她转身向无靠背长椅走去。他立刻举起手枪，吼道）站住！（她停住步）你去哪？

雷娜　（庄严而耐心地）拿我的披风。

男子　（快步走向无背长椅，一把抓起披风）好主意！大衣由

我来拿。你可得小心点，别这么不穿大衣就放人进来看你。这个武器比左轮枪还好使，是不是？（他把手枪扔到长椅上。）

雷娜　（厌恶地）这决不是有教养的人的武器！

男子　对于一个只有靠你来阻挡死亡的人，这个武器合适极了。（他们互相注视了一会，雷娜简直无法相信塞尔维亚军官竟然如此玩世不恭，并且自私到了不尊敬妇女的地步。街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使他们一惊。死亡的迫近令人胆寒，他压低声音地）听见了吗？你要是想把这些恶棍领来抓我，你就只能穿着这身睡衣见他们。

〔喧闹和骚动。追踪者在街道上敲着宅门，高喊：“开门！开门！赶快起来！”房内传出一个男仆的声音，生气地喊道：“这是彼特科夫少校的宅第，你们不能进来。”随后又是一阵叫喊声和拳头的击门声。男仆拿下铁链的当啷声结束了吵闹，却又响起沉重的脚步和胜利的喧哗声。终于，凯瑟琳的声音压住了喧闹，她愤慨地对军官说：“这是干什么，先生？你知道你们这是在哪儿吗？”吵闹声突然平息。

卢卡　（在外面敲门）小姐！小姐！快起床开门。你要不开门，他们就要把门打破了。（逃兵扬起头，挥了一下手，表示他已看出自己全完了，并且不再继续恫吓雷娜。）

男子　（真诚善意地）没用了，亲爱的，我完了。（把披风扔给她）快！穿上衣服，他们马上就会进来。

雷娜　噢，谢谢你了。（她披上披风，总算放心了。）

男子　（从牙缝里挤出）不客气。

雷娜　（焦虑地）你怎么办？

男子　（坚强地）第一个人就会发现我。站到一边去，不要看。用不了多少时间，但这个场面可不会好看。（他抽出军刀，面对房门等待着。）

雷娜　（冲动地）我来帮助你。我能救你的命。

男子　你救不了。

雷娜　我能。我可以把你藏起来。（她把他拉向窗户）这儿！躲到窗帘后面去。

男子　（服从地）你如果能不动声色，就还有一半机会。

雷娜　（拉窗帘遮住他）嘘！（她向无背长椅走去。）

男子　（探出头来）记住——

雷娜　（跑回他身边）怎么？

男子　——十个士兵九个傻。

雷娜　嘘！（她生气地把窗帘拉好遮住他。）

男子　（从另一侧探出头来）如果他们发现了我，我敢向你担保得打一仗：可怕的一仗。（她冲他跺脚。他急忙躲回去。她脱下披风，把它扔到床脚上。然后，她迷迷糊糊，带着一副被人打扰的样子打开房门。卢卡情绪激动地走进来。）

卢卡　有人看见一个塞尔维亚畜生顺着下水管道爬上了你的阳台。我们的士兵想搜查他。这些兵可野了，凶得很，还喝醉了。（她向房间的另一头走去，离开房门）夫人说你必须马上穿好衣服，还——（她看到放在长椅上的左轮手枪，停住脚步，吓呆了。）

雷娜　（仿佛受到打扰很不高兴）他们不能搜查这里。为什么放他们进来？

凯瑟琳　（匆匆进屋）雷娜，亲爱的，你没出事吧？你看见什么人或是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雷娜 我听到枪声了。那些士兵肯定不敢到这儿来吧?

凯瑟琳 我找到了一位俄国军官，谢天谢地，他认识塞吉厄斯。(她对门外的人说) 先生，您请进，小女这就见您了。

〔一个身着保加利亚军服年轻的俄国军官，手握军刀，进屋。

军官 (带着和蔼、奸诈的礼貌和呆板的军人姿态) 晚上好，尊贵的小姐。很抱歉打扰您。有一个塞尔维亚人藏在阳台上。我们要搜查这里，请您和您尊贵的母亲大人回避一下，好吗?

雷娜 (发脾气地) 真是胡闹。先生，你看见的，阳台上没有人。(她把百叶窗整个敞开，用手指着月光下的阳台，背对窗帘站着，正好挡住躲在后面的人。这时，就在窗户下面响起了几下枪声，一颗子弹打碎了雷娜对面的窗玻璃。雷娜吓得直眨眼，喘了几口粗气，但是却仍然站着没动。与此同时凯瑟琳尖叫起来，军官大喊一声“小心!”冲上阳台。)

军官 (在阳台上冲着街道粗暴地吼道) 停止射击，你们这群笨蛋，听到没有? 停止射击，该死的! (他朝下面瞪了一会儿眼，然后转向雷娜，力图恢复礼节) 会不会有人进屋而您却不知道? 您睡着了吗?

雷娜 不会的，我那会儿还没有上床呢。

军官 (走回房间不耐烦地) 你们的邻居满脑袋都是塞尔维亚逃兵，所以处处看见他们。(客气地) 尊贵的小姐，十分抱歉。晚安。(致军礼。雷娜冷冷地还礼。又对凯瑟琳致礼，后者随他一同出去。)

〔雷娜关好百叶窗。她转过身来看到卢卡，卢卡一直

在好奇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雷娜 卢卡，在那些当兵的离开之前，你不要离开我母亲。

〔卢卡看一眼雷娜，又看一眼长椅和窗帘，然后神秘地噘噘嘴，无礼地大笑一声，走出去。这些表情使雷娜十分恼火，她跟着卢卡走到门口，在她身后嘭地关上门，又猛力地把门锁上。那男子立即从窗帘后面走出来，把军刀放入刀鞘。随后，他像办公事似地把危险从脑海里驱走，亲切地走向雷娜。

男子 好险哪。不过灾无大小，躲过就好。亲爱的小姐，我愿终生为您效劳。为了您，我真希望加入了保加利亚军队，而不是塞尔维亚的军队。我不是塞尔维亚人。

雷娜 （高傲地）是啊，你是一个奥地利人，鼓动塞尔维亚人来剥夺我们的民族自由，还为他们指挥军队。我们憎恶奥地利人！

男子 奥地利人！我可不是。别恨我，亲爱的小姐。我是瑞士人，当兵打仗不过是职业。因为塞尔维亚军队最先经过瑞士的大路，我就入了他们的伙儿。您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雷娜 难道我没有发慈悲？

男子 你简直是无比高尚！无比英勇！可是我还没有完全脱身。骚动很快就会过去，可是追踪会断断续续持续一整夜。我还得冒一次险，偷空儿溜走。（文雅地）我稍等一会，你不介意吧？

雷娜 （用最时髦的社交礼节）噢，不客气。你请坐。

男子 谢谢。（他坐在床脚处。）

〔雷娜故作优雅地走向无背长椅，坐下。很不幸，她

坐在手枪上面，尖叫一声跳了起来。那男子十分紧张，像惊马一样退到房间的另一侧。

男子 （发怒）可别这么吓唬我。怎么回事？

雷娜 你的左轮手枪！它一直呆在俄国军官的眼皮底下。多危险！

男子 （因受到不必要的惊吓而恼火）嗐，就这事吗？

雷娜 （稍带傲慢地注视着他，对他的印象越来越不佳，同时自我感觉越加自然）很抱歉我吓着了你。（她拿起手枪递给他）请好好拿着它防着我，保护你自己。

男子 （接过手枪，听到她的挖苦，疲倦地一笑）没用了，亲爱的小姐，枪是空的，没有子弹。（他冲手枪做个鬼脸，瞧不起地把它放进枪套。）

雷娜 那就请赶快装上子弹吧。

男子 我没有子弹。打仗要子弹干什么？我从来都是带巧克力，可是好几个钟头以前连最后一块也被吃掉了。

雷娜 （她对男子汉所抱有的珍贵理想遭到伤害）巧克力！你在战场上也像个小学生似的，把口袋塞满糖果？

男子 （微笑地）没错儿，你瞧不起吗？（饥饿地）但愿我现在能吃上几块。

雷娜 请吧。（她轻藐而悠然地走向五斗柜，拿来那盒糖果）很遗憾我已经吃了很多，只剩下这些了。（她把糖盒递给他。）

男子 （饿极了地）你真是天使！（他狼吞虎咽地吃着糖果）奶油糖！好吃极了！（他焦急地看看盒子里还有没有剩下什么。盒子空了，他只好用手指刮盒底，然后再舔手指。当美味消受一空后，他用哀婉动人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必

然，并充满感激地说）祝你洪福齐天，亲爱的小姐！你只要看看枪套和子弹盒里面，就分得出谁是老兵。那些小兵带的是手枪和子弹，老家伙们却带吃的。谢谢你。（他还给她糖果盒。她鄙视地从他手中夺过糖盒，扔到一边。他又向后退去，仿佛她要打他似的。）咄！干事别这么突然，尊贵的女士。你在报复我吧。因为我刚才吓着你了，这可不好。

雷娜 （高傲地）吓着我了！你知道吗，先生，虽然我只不过是个女的，我看内心里我和你一样勇敢。

男子 我看是这样。你和我不一样，你没有在炮火中度过三天的时间。我可以坚持两天而不流露任何恐惧，但是谁也坚持不了三天：那会儿我会胆小如鼠。（他坐到无背长椅上，双手抱头）你愿意看见我哭吗？

雷娜 （大惊）不。

男子 如果你愿意，你只要训我一顿，像保姆训孩子似地就行。我现在要是在军营里，他们会变着法儿地捉弄我。

雷娜 （有些感动）对不起。我不会训斥你的。（她那同情的口吻感动了他，他抬起头感激地看着她。她马上控制住自己，生硬地说）请原谅，我们的士兵可不这样。（她从无背长椅旁走开。）

男子 嗐，他们也一样。士兵只分两种，年纪大的和年轻的。我已经当了十四年兵。你们的兵有一半从来没闻过火药味。那么，你们是怎么打败我们的？没别的，完全是由于对战争一无所知。（愤慨地）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外行的事。

雷娜 （嘲讽地）噢，原来是外行打败了你们？

男子 嗐，你听我说，机关枪开火时，连人带马谁也别想冲到

五十码以内。可是他们却让一个骑兵团对付整整一个机枪连，这算得上内行吗？看到这情形，我简直不相信自个儿的眼睛。

雷娜　（急切地转过身来看他，她的热情和那些光荣的梦想重又回到她身上）你看到那次骑兵队大冲锋了吗？噢，告诉我，讲给我听听。

男子　你从来没见过骑兵冲锋，是不是？

雷娜　我怎么会看到呢？

男子　嗬，大概不会。不，当然看不到！嗐，那可是个滑稽场面，就像对着窗玻璃扬一把豆子。先是一个人，然后紧跟着又上来两个，最后是全团一窝蜂似地冲上来。

雷娜　（她欣喜若狂地举起合在一块的双手，睁大眼睛）对，第一个！勇士中的勇士！

男子　（毫无诗意地）哼！你真该看看那个可怜的家伙怎么拼命拉他的马。

雷娜　他为什么要拉马？

男子　（这么愚蠢地提问让他不耐烦）当然马是在带着他逃跑呀。你以为那家伙想跑在前面，头一个挨枪子儿吗？随后全团人马都上来了。那些年轻的士兵狂热得很，四处乱砍，让人一下就看出来是新手。老兵们聚在一块，跟在头一个的后面，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武器罢了，想搏斗也没用。他们大多数是腿部受伤，因为马匹进攻时互相拥挤。

雷娜　哼！我可不相信冲在最前面的也是胆小鬼。我知道，他是英雄！

男子　（好心地）你要是看到今天冲在前面的那个人，你倒是

会这么说。

雷娜　（屏住气，饶恕了他的一切）啊，我就知道是这样！快讲，快向我讲讲他。

男子　他冲起锋来像个歌剧中的男高音。一个五官端正的英俊小伙儿，眼睛挺亮，还生着可爱的小胡子。他高声呐喊着，像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样向前冲去。我们都大笑不止。

雷娜　你们还敢笑！

男子　是啊。当上士脸色苍白地跑来说，送来的弹药不合规格，十分钟内无法开火时，我们又都咧嘴大笑起来。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这么倒霉过，尽管我也遇到过一两次危险。而且我从来都不装手枪子弹，只带巧克力。我们连刺刀也没有，一无所有。毫无疑问，他们把我们冲得溃不成军。那个堂吉诃德手舞足蹈，像个军乐队的指挥，还以为他干了一件天下最聪明的事呢，而实际上他应该为此事受到军法审判。在战场上撒野的所有傻瓜当中，这个人肯定是最傻最疯的。他和他的团队简直是在自杀，只不过是手枪没打准罢了，就是这么回事。

雷娜　（深受伤害，但毫无动摇地忠实于她的理想）是吗！如果你见到他，还认得出他来吗？

男子　我怎么会忘了他呢！

〔她又走向五斗柜。他注视着她，暗自期望她可能会再拿些东西给他吃。她拿起照片，给他看。

雷娜　这是那位绅士的照片——一个爱国者和英雄——我和他已经订婚了。

男子　（吃惊地认出照片）真是十分抱歉。（看着她）你引我

说话可不太公平吧？（他又低头看照片）没错，正是堂吉诃德，毫无疑问。（他强忍住笑。）

雷娜 （敏感地）你为什么发笑？

男子 （抱歉地，却仍旧非常想乐）没笑，我向你保证。起码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一想到他向风车冲去，还以为自己干了件漂亮活儿——（由于强压住笑而说不出话来。）

雷娜 （严厉地）还我照片，先生。

男子 （真诚地悔恨道）当然，当然了。我真的十分抱歉。（他递给她照片。她故意吻了一下照片，又瞪了他一眼，然后才走向五斗柜，放回照片。他跟在她后面道歉）兴许我搞错了，你知道的，我肯定弄错了。他很可能知道我们的弹药送错了，知道发起冲锋很安全。

雷娜 照你这么说，他是一个冒牌货，一个胆小鬼！而你一开始没敢这么说。

男子 （做了一个喜剧性的绝望手势）真没办法，可爱的小姐，我无法使你从内行的角度看问题。（就在他转身走向长椅时，远处响了几下枪声，预示了新的危险。）

雷娜 （看着他细听枪声，严厉地）这对你可是再好不过的了！

男子 （转过身来）为什么？

雷娜 你是我的敌人，而且受我保护。假如我是一个内行的士兵，我该怎么办呢？

男子 啊，太对了，亲爱的小姐，你永远正确。我知道你对我是多么仁慈，我至死也不会忘记那三块奶油巧克力糖。这虽然不合军人身份，却是天使的举止。

雷娜 （冷淡地）谢谢。现在我要做一件合乎军人身份的事。

在你说了那番关于我未婚夫的话之后，你不能呆在这里了。但是我准备到阳台上去，看看你从那爬下去是否安全。（她转身向窗户走去。）

男子　（变了脸色）从下水管道下去！站住！等一等！我不！我可不敢！一想到下水管道我就头晕。我爬上来时快得很，因为后面有死神。可是要我现在平心静气地从那下去——！（他倒在长椅上）没用，我投降，我被打败了。发警报吧。（他用手托着低垂的头，情绪极为低落。）

雷娜　（怜悯使她消除了敌意）算了，别垂头丧气的。（她俯下身来，慈爱地对他说话，他却摇摇头）嗐，你真是个可怜的士兵，一个奶油巧克力兵！算了，高兴点！爬下去总不至于比被捕更需要勇气吧。记住这个。

男子　（梦幻般地，她的嗓音使他平静下来）不对。被捕只意味着死亡，而死亡就是长眠，噢，长眠，长眠，长眠，不受惊扰的长眠！从下水管道爬下去则意味着行动——努力——思考！比死要难十倍。

雷娜　（轻柔而惊讶地，注意到他的疲倦程度）你怎么这么困呀？

男子　参军以来我从来没有好好睡过两个钟头的觉。我有四十八小时没闭过眼睛了。

雷娜　（不知所措）这让我拿你怎么办？

男子　（她的绝望唤醒了他，他摇摇晃晃站起来）当然，我必须行动。（他振作起来，恢复镇定，以先前的精力和勇气说）你瞧，不管睡觉不睡觉，挨饿不挨饿，疲劳不疲劳，当你知道不得不干一件事的时候，你总是干得了的。好吧，必须顺着下水管道爬下去。（他以手击胸）听见没有，

你这个奶油巧克力兵？（他转身向窗户走去。）

雷娜 （焦虑地）你要是掉下去可怎么办？

男子 那我就睡觉，把石头当做鸭绒床。再见了。（他大胆地走向窗户。他刚把手放在百叶窗上就听见从下面街道上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

雷娜 （冲向他）别动！（她不顾一切地抓住他，拉得他几乎转了个圈儿）他们会杀了你。

男子 （冷静地，但小心翼翼地）不要紧，这类事情就是我的日常工作。我必须冒险。（决断地）你照我说的去做。吹灭蜡烛，这样一来打开百叶窗时他们就不会看见光了。不管干什么，你都要离窗户远点儿。他们要是看见了我，肯定要朝我开枪的。

雷娜 （紧紧抓住他）他们肯定会看见你：月光那么亮。我来救你。唉，你怎么这样满不在乎啊！你想让我救你，对不对？

男子 我真不想牵累你。（她不耐烦地摇着他）我没有满不在乎，亲爱的小姐，我向你保证。可是你怎么救我？

雷娜 别站在窗户那儿。（她坚决地把他拉回到房间中央。可是她一松手，他就又机械地走向窗户。她抓住他，转过他的身体，大声道）请你听我说！（他一动不动地站住，像一只进入催眠状态的兔子，疲倦迅速回到他身上。她放开他，屈尊俯就地对他说）听好了，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好客。你还不知道你在谁家呢。我是彼特科夫家的。

男子　宝贝儿什么①？

雷娜　（很气愤）我是说我是彼特科夫家族的成员。彼特科夫家族在我们这一带是最富有、最知名的。

男子　啊，是的，没错儿。请原谅。彼特科夫家族，没错儿。我多糊涂！

雷娜　你明明知道一分钟以前你还从来没听说过他们，你为什么想作假呢？

男子　原谅我吧，我累得都不会思考了，换话题更让我受不了。别训斥我。

雷娜　我忘了，这会使你哭起来的。（他十分严肃地点点头。她挺不高兴，嘟嘟嘴，然后又用屈尊俯就的口吻说）我必须告诉你，我父亲是当地保加利亚军队的最高长官。他是（自豪地）少校。

男子　（装出深受打动的样子）少校！天哪！真了不起！

雷娜　你认为应该爬到这个阳台上来，因为我们家是唯一装着两排窗户的私人住宅，这可说明你太无知了。两排窗户之间还有一个楼梯供人上下楼呢。

男子　楼梯！太妙了！你的生活简直太豪华了，亲爱的小姐。

雷娜　你知道什么是藏书室吗？

男子　藏书室？满屋子的书？

雷娜　对呀。我们就有一间藏书室，这是保加利亚唯一的一个藏书室。

男子　果真有一间名副其实的藏书室？我真想去看看。

---

① 彼特科夫的英文为“Petkoff”，“Pet”意为宝贝，疲倦已极的男子没听明白，故而理解错了。

男子　你别动气，你知道，如果有什么不是，我就太下不来台了。我父亲是个非常好客的人，他开了六家旅馆，可我就是信不过他。你的父亲怎么样？

雷娜　他不在家，正在斯利文尼查为祖国而战。我来为你的安全负责。我和你握手发誓。这回你该相信了吧？（她向他伸出手。）

男子　（犹豫不决地看着自己的手）最好别和我握手，亲爱的小姐。我得先洗洗才行。

雷娜　（感动地）你真好。我看出来了，你是个有教养的人。

男子　（迷惑不解地）什么？

雷娜　你可别以为我大惊小怪。真正有名望的保加利亚人——我们这种地位的人——几乎天天都洗手。你看，所以我才能够理解你的文雅。你可以握我的手。（她再次伸出手。）

男子　（把双手放在身后，去吻她的手）谢谢，尊贵的小姐。我终于感到安全了。那么你愿意现在去告诉你的母亲吗？我最好别在这里不必要地秘密逗留太长时间。

雷娜　那你在我出去的时候，要好好儿呆着，一点动静也不出。

男子　当然可以。（他坐到长椅上。）

〔雷娜走到床边，穿上披风。他闭上眼睛。她走到门口，回头看他一眼，发现他在打瞌睡。

雷娜　（站在门口）你没睡觉吧，啊？（他嘟哝了几句什么，她跑到他身边，摇晃他）你听见没有，快醒醒。你睡过去了。

男子　啊？睡过去——？噢，没有啊，根本没睡，我在琢磨事儿呢。好了好了，我现在清醒得很。

雷娜 （严厉地）我不在时请你站着。（他不情愿地站起来）记着，一直站着。

男子 （站不稳地）当然，当然，你相信我好了。

〔雷娜怀疑地看看他。他无力地笑笑。她勉强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差一点看到他打哈欠。她走出去。

男子 （昏昏欲睡地）睡觉，睡觉，睡觉，睡觉，睡——（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喃喃低语。他险些跌倒，惊醒）我在哪儿？我想知道的是：我在哪儿？必须清醒。除了危险什么也无法让我清醒。记住：（专心致志地）危险，危险，危险，危——（声音又低下去。又一惊）危险在哪里？得找到它。（他朦朦眬眬地四处转悠，寻找着）我在找什么？睡觉——危险——不明白。（他撞到床）啊，对了，我明白了。这下好了。我应该上床，但是并不睡觉。千万别睡，因为有危险。也不能躺下，只能坐下来。（他坐到床上。脸上现出幸福的表情）啊！（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直挺挺地倒在床上，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穿着鞋子的双脚，立刻睡熟了。）

〔凯瑟琳进，后面跟着雷娜。

雷娜 （看看长椅）他走了！我走的时候他在那儿。

凯瑟琳 在那儿！那么他准是爬下——

雷娜 （看到他）哎呀！（她用手指他。）

凯瑟琳 （反感地）好哇！（她大步走到床边，雷娜也走过去，两人各站在床的一侧）他睡着了。这个畜生！

雷娜 （担心地）嘘！

凯瑟琳 （推他）先生！（又推他，使劲地）先生!!（猛烈地推他）先生!!

雷娜 （抓住母亲的手臂）妈妈，别推了。这个小可怜儿累坏了。让他睡吧。

凯瑟琳 （松开手，惊讶地转向雷娜）小可怜！雷娜!!!（她板着脸看着女儿。）

〔男子酣睡着。

第 二 幕

1886年3月6日。彼特科夫少校家的花园。一个明媚的春季早晨，花园里美丽而清新。从栅栏那里向外望去，是几个伊斯兰教寺院的尖塔塔顶，表明在那片洼地里有一个小镇。再远处，数英里之外，巴尔干山脉起伏蜿蜒着，包围着这片风景区。从花园里向房子看去，左面是住房的一侧，花园门口伸出几级台阶通向住房。右边是马厩，马厩的入口直通花园。栅栏和住房旁边种着一溜果树丛，树丛上放着一些洗过的东西在晒干。靠近住房还有一条小路，小路在房角处高出两级，转而不见了。一张小桌设在花园中央，桌旁有两把烤弯木椅子，桌上摆着早餐：土耳其式的咖啡壶，杯子，面包卷等。杯子已被用过，面包卷也已残缺不全。右边墙脚处有一把木椅。

卢卡站在房子和桌子之间，吸着香烟，满脸傲气，生气地将背冲着一个正在教训她的男仆。这是一个中年男子，性情沉着，虽然不算聪明，却很清醒，反应敏捷，很看重自己的奴仆身份，并为此而满足；他头脑冷静，从不幻想，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他身

穿白色的保加利亚民族服装；上身是镶边上装，腰系饰带，下身是一条灯笼裤，足登长统靴。他的头发一直剃到头顶上，露出日本人式的高额头。他叫尼古拉。

尼古拉 卢卡，听我这句话，你得守规矩。我了解女主人。她特别自负，根本想不到会有哪个仆人胆敢瞧不起她。但是只要她怀疑到你头上，你就请走吧。

卢卡 我就是瞧不起她。我就是瞧不起她。我凭什么要怕她？

尼古拉 你要是和这家人家闹翻了，我可不要你。这就和你跟我闹翻了一样。

卢卡 你站在她那边反对我，是不是？

尼古拉 （严肃地）我离不了这家人。我将来不当仆人以后，去索非亚开店，他们买的东西就抵得上我的一半本钱。他们要是说上一句话，我就完蛋了。

卢卡 你这是没骨气。我倒想听听他们敢不敢说我一句坏话！

尼古拉 （遗憾地）我希望你通情达理点儿，卢卡。你还年轻，太年轻了！

卢卡 是年轻，就为这你才更喜欢我，不是吗？可你别看我年轻，我知道这家人的秘密，他们不愿意让我说出去的秘密。让他们对我翻脸吧，他们敢吗！

尼古拉 （同情，但带着优越感）你知道他们听见你这么说会怎么做吗？

卢卡 他们能怎么做？

尼古拉 因为你的不忠把你辞退掉。这么一来还有谁会相信你那套玩意儿？还有谁敢再给你找工作？以后这家里还有谁

敢让人看见和你在一起说话？你爹还能一人在他的小农场上活多久？（她不耐烦地扔掉烟蒂，用脚踩灭它）你这个要小孩子脾气的人，你不知道，当咱们因为穷要起来反对他们的时候，这些有身份的人会拿出什么本事对付你我这种人。（他走近她，压低声音）看看我吧，给他们干了十年。你还当我不知道内情吗？我知道夫人的这些事，就是赔上一千列弗她也不愿意让老爷知道。我还知道老爷的事，我要是把这些事儿透给夫人，她会半年不对老爷说一句话。我还知道雷娜的事，说出来会让她和塞吉厄斯不能——

卢卡 （立刻转过身）你怎么知道的？我可没对你说过。

尼古拉 （狡猾地挤挤眼）这就是你那桩小小的秘密，对不对？我想八成是这种事。好啦，听我的劝，对人恭敬点儿。要让夫人觉着不管你知道些什么，她可以信得过你，相信你会一心为他们服务。他们就是这样，你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多得些好处。

卢卡 （极端蔑视地）尼古拉，你打骨子里就是奴才。

尼古拉 （自鸣得意地）对啦，这是当好仆人的诀窍。

〔马厩那边传来马鞭柄敲打木门的剧烈声响。

外面一男子声 喂！来人啊！尼古拉！

卢卡 是老爷！从前线回来了！

尼古拉 （很快地）让我说着了吧，卢卡，仗打完了。你快去取点热咖啡来。（他跑向马厩。）

卢卡 （她一边把咖啡壶和杯子放到托盘上，端起来向房里走去，一边说）你甭想让我也变成你那样的奴才。

〔彼特科夫从马厩方向上场，后面跟着尼古拉。他五

十岁左右，性情活泼，好激动，粗鲁，挺不起眼的；除了关心他的收入以及在当地社交界的影响，别无其他野心。此刻他正为战争使他这个小镇上的大人物当了少校而深为满意。塞尔维亚人的进犯激起了保加利亚人鲜明的爱国主义热情，这股热情也吸引他去参军打仗。但现在他显然很高兴又回到了家里。

彼特科夫　（用马鞭指着桌子）在这吃早饭，是吗？

尼古拉　是，老爷。夫人和雷娜小姐刚进去。

彼特科夫　（坐下来，拿起一只面包卷）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再拿点儿热咖啡来。

尼古拉　咖啡马上就到，老爷。（他向房门走去。卢卡用托盘托着热咖啡、一个干净杯子和一瓶白兰地，与他走个对面）你通报夫人了吗？

卢卡　通报了，她这就来。

〔尼古拉进屋。卢卡将咖啡端到桌旁。

彼特科夫　嗬，那帮塞尔维亚人没把你拐跑了，嗯？

卢卡　没有，老爷。

彼特科夫　这就好。你给我拿来白兰地了吗？

卢卡　（把酒瓶放到桌上）拿来了，老爷。

彼特科夫　这就好。（他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白兰地）

〔凯瑟琳从房里走出来。因为时间尚早，穿得很随便：一件曾经十分漂亮、但现在已经半新不旧的晨衣，围着一条保加利亚式的围裙，浓密的黑发上系着一块花布头巾，光着脚穿一双土耳其式拖鞋，在任何场合，这身装束都使她显得惊人地美丽而端庄。卢卡进屋。

凯瑟琳　亲爱的保罗，真让我惊喜！（她在他的椅子后面弯身

亲吻他）拿来热咖啡了吗？

彼特科夫 拿来了。卢卡在侍候我。战争结束啦。三天前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协定，昨天发布了解散部队的命令。

凯瑟琳 （一下子站直了，睁大眼睛）保罗，你们就听任奥地利人强迫你们讲和了？

彼特科夫 （谦恭地）亲爱的，他们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能怎么办？（她坐下来，别转身子不看他）不过，我们当然设法使协定体面些。协定宣告了和平——

凯瑟琳 （愤慨地）还和平呢！

彼特科夫 （抚慰她）——可是没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呀，你得记住这点。你们想在协定里写上这条，而我坚持不能写。我还能做啥？

凯瑟琳 你可以兼并塞尔维亚，让亚力山大王子当巴尔干半岛的国王。要是我就这么干。

彼特科夫 我一点也不怀疑你，亲爱的。但是，那我就得先征服整个奥地利王国，这会使我好久好久不在你身边。我太想你了。

凯瑟琳 （温和下来）啊！（她把手伸过桌子，去握他的手。）

彼特科夫 你这一阵子好吗，亲爱的？

凯瑟琳 唉，就是嗓子疼，别的挺好。

彼特科夫 （深信不疑地）这是你天天洗脖子洗的。我以前就常对你这么说。

凯瑟琳 保罗，别胡说八道！

彼特科夫 （边喝咖啡边吸烟）我不信太讲究这些时髦习惯有什么好处。这些洗呀涮的对身体不可能有好处。太不正常

了。非利波波利斯① 那儿有一个英国人，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用冷水浑身冲一遍。真让人恶心！都是英国人传来的：他们那里的气候使他们脏的不行，不得不没完没了地洗。看看我爹！他一辈子没洗过澡，可他活到九十八岁，是保加利亚最健康的人。为了和我的地位相称，一个星期洗一次澡我倒也不在乎，不过一天洗一次可就太绝对了，太可笑了。

凯瑟琳 你骨子里还是个野蛮人，保罗。希望你在那些俄国军官面前还算规矩。

彼特科夫 我可是尽力了。我千方百计让他们知道咱们还有个藏书室呢。

凯瑟琳 哦，可是你没告诉他们藏书室里还有一个电铃吧？我在那儿安了一个电铃。

彼特科夫 电铃是什么东西？

凯瑟琳 你按一下按钮，厨房那边就会响起铃声，然后尼古拉就会过来。

彼特科夫 为什么不喊他？

凯瑟琳 文明人从来不大声呼唤他们的仆人。这是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学来的。

彼特科夫 好，那我也给你讲讲我学来的东西。文明人不把洗的东西晾在客人看得见的地方，所以你最好把那些东西（用手指那些树丛上的晾晒物）拿到别处去。

凯瑟琳 噢，保罗，这太荒唐了。我不相信真正文雅的人会注意那些东西。

---

① 保加利亚城市名，即现在的普罗夫迪夫市。

塞吉厄斯　（敲马厩门）开门来，尼古拉！

彼特科夫　是塞吉厄斯。（喊）喂，尼古拉！

凯瑟琳　哎呀，别喊了，保罗。这真的不文雅。

彼特科夫　瞎说！（他用更大的声音喊）尼古拉！

尼古拉　（出现在房门口）来啦，老爷。

彼特科夫　你聋啦？听不见萨拉诺夫少校在敲门吗？请他到这儿来。（他把名字的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上，读做萨拉——诺夫。）

尼古拉　是，少校。（他走进马厩。）

彼特科夫　亲爱的，在雷娜出来之前，你得和他说会儿话。因为我们没提拔他，他都快把我缠得烦死了。这么说吧，想升得比我还高。

凯瑟琳　他和雷娜结婚以后，当然应该得到提拔。再说国家也应该坚持起码有一个保加利亚自己的将军呀。

彼特科夫　是啰，那样的话，他拿去送命的就不是一团人马而是一个旅的人马啦。亲爱的，这没用。只要一肯定和平会持久，他就一点提拔的希望也没啦。

尼古拉　（在门口通报）塞吉厄斯·萨拉诺夫少校到！（走进房里，很快拿来第三把椅子，并把它放到桌子旁边，然后退出。）

〔塞吉厄斯·萨拉诺夫少校就是雷娜房间里那张照片上的人。他个子很高，相貌英俊，并带有浪漫色彩；身体强壮，精神饱满，像一个富于敏感的想像力、无拘无束的山地首领。但他仍旧是一个典型的，有教养的人，这也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他的眉骨突出，外侧微微向下弯曲，画了一个像问号一样的弧形；眼睛敏锐而富有嫉妒感；他的

鼻子很窄，挺漂亮，显出一副聪明劲儿，鼻梁高高的，显得好斗，鼻孔有点儿大；过分自信的下巴颏使他配得上出入巴黎的沙龙。也表明西方文明进入巴尔干半岛之后，这位聪明而富有想像力的野蛮人已经开始紧张地运用起他那敏锐的批评才能了。结果和十九世纪初期的思潮带给英国的完全一样，即：拜伦主义。他思考他人乃至自己所渴望达到的理想为何总是实现不了，并因此而对人类产生愤世嫉俗式的不满；他幼稚地认为他的思想完全正确，还因为世人对他的思想漠然无视而瞧不起他们；他敏感地观察到，周围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微不足道的失意的打击，这使他嘲笑，也使他畏缩，使他摆出一副半悲哀，半嘲讽的样子。他那副神秘的沉思劲又在暗示他可能有过奇特而可怕的经历，这些经历只给他留下无穷无尽的悔恨，恰尔德·哈罗德① 正是用这种神态迷住了上两代英国人（塞吉厄斯同龄人的英国祖辈）的。很明显，雷娜只有在塞吉厄斯身上才能找到她理想中的英雄。凯瑟琳对塞吉厄斯的热情决不亚于雷娜，而且还更无保留地公开流露出来。他从马厩门口进来时，她热情奔放地起身迎接他。彼特科夫显然不愿意为他这么大惊小怪。

彼特科夫 回来啦，塞吉厄斯！见到你挺高兴。

凯瑟琳 亲爱的塞吉厄斯！（她伸出双手。）

塞吉厄斯 （拘谨地吻着她的双手）亲爱的母亲，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呼您。

彼特科夫 （干巴巴地）是岳母，塞吉厄斯，岳母！坐吧，喝

---

① 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名作《恰尔德·哈罗德》中的主人公。

点咖啡。

塞吉厄斯 谢谢，我一点也不喝。（他从桌边走开，不太欣赏彼特科夫品尝咖啡的模样，有意举止庄严地靠在通向住房的台阶上。）

凯瑟琳 你显得帅极了。战争使你变得更好了，塞吉厄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为你发狂了。那次了不起的骑兵冲锋使我们感动得疯了似的。

塞吉厄斯 （严肃地冷嘲道）夫人，这既是我军人声誉的开始，也是它的坟墓。

凯瑟琳 怎么会呢？

塞吉厄斯 我用错误的方式打胜了这一仗，而我们可敬的俄国将军却用正确的方式输掉了战争，简而言之，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两个哥萨克上校按照科学战术最正确的原则指挥军队，却被打得溃不成军，两名少将严格遵守军事成规，却遭到枪杀。那两名上校现在当上了少将，而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少校。

凯瑟琳 你决不会总是少校的，塞吉厄斯。妇女们都拥护你，她们会争取让你得到公正待遇的。

塞吉厄斯 已经晚啦。我一直在等待着和平，好递上我的辞呈。

彼特科夫 （惊讶地放下杯子）你的辞呈！

凯瑟琳 噢，你可得收回去！

塞吉厄斯 （交叉双臂，坚决地，斟酌词句地强调道）我决不收回。

彼特科夫 （恼火地）谁能想得到你会来这么一手呢？

塞吉厄斯 （激动地）理解我的人都能想到。算了，别再谈我

的事了。雷娜好吗？她在哪儿？

雷娜 （突然从房角处走出，站在小路石阶上）雷娜在这儿。

〔众人转身看她时，她摆出一副迷人的样子。她贴身穿一件淡绿色的丝织内衣，外面是一件本色的薄帆布绣金带褶外衣；头戴一顶金属丝编织的东方式精致便帽。塞吉厄斯冲动地走上前去迎她。她姿态庄严地伸出手。他骑士般地跪下一条腿，吻她的手。

彼特科夫 （在一旁对凯瑟琳，带着做父亲的骄傲，满脸是笑地）美吧，嗯？她出来的总特别是时候。

凯瑟琳 （不耐烦地）可不是，她等在那儿听着呢，这习惯坏透了。

〔塞吉厄斯潇洒殷勤地领雷娜走过来。他们走到桌旁，雷娜向他点点头，他弯腰鞠躬，然后俩人分手。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她走到父亲的椅子后面。

雷娜 （弯下身吻父亲）亲爱的爸爸！欢迎您回家！

彼特科夫 （拍拍她的脸颊）我的宝贝女儿。（他吻她。她走向尼古拉为塞吉厄斯搬来的椅子，坐下。）

凯瑟琳 这么说，你就不再是军人了，塞吉厄斯。

塞吉厄斯 我不是军人了。亲爱的夫人，当兵是胆小鬼的艺术：当你强有力的时候，你就残酷地进攻，当你没有战斗力的时候就回避危险。这是打仗成功的全部秘密。让你的敌人处于劣势，无论如何决不能在势均力敌的时候交战。

彼特科夫 他们不愿意和我们面对面地公平作战。不过，我看当兵和别的行当一样，也得算一种职业。

塞吉厄斯 完全正确。但是我没有靠当商人出人头地的野心，所以我接受了那个中间人的劝告，干脆当兵了。就是那个

在皮罗特帮助我们解决交换战俘的上尉。

彼特科夫 是吗！就是那个瑞士人？塞吉厄斯，事情过后我总在琢磨，他在马匹上占了咱们的便宜。

塞吉厄斯 他当然占咱们便宜了。他父亲是旅店主和马车行老板，他学到的第一条知识就是怎么做马匹生意。（带着嘲弄的热情）嗬，他真是个当兵的，从头到脚一丝不差。如果我为咱们旅买下那群马来，而不是领着士兵去冒险，那我现在就是元帅了！

凯瑟琳 瑞士人？他在塞尔维亚军队里做什么？

彼特科夫 当然是自愿兵了，他特别想干老本行。（笑出声来）要不是那些外国人告诉我们怎么打，我们都没法儿开战。我们根本不懂得打仗，塞尔维亚人也不懂！要不是他们，哪儿还用我们去打仗了呀！

雷娜 塞尔维亚军队里有很多瑞士军官吗？

彼特科夫 不多。都是奥地利人，就像咱们的军官都是俄国人一样。我就遇见过这么一个瑞士人。以后我再也不相信瑞士人了。他哄我们用五十个身强力壮的人去换他们的二百匹老战马。这些马老得都不中吃！

塞吉厄斯 少校，在这个老练的军人手里，咱们就像孩子，简直是无知的小孩子。

雷娜 他长得什么样？

凯瑟琳 噢，雷娜，问得有多傻！

塞吉厄斯 他像一个穿着军装的推销商。一身商人气！

彼特科夫 （微笑）塞吉厄斯，你把他的朋友讲的那个他在斯利文尼查战斗后，是怎么逃跑的希奇故事讲给凯瑟琳听听。你记得吧，就是两个女人把他藏起来的事儿。

塞吉厄斯 （带着辛辣的讽刺口吻）啊，就是，简直是个罗曼史！我发起那场非常外行的冲锋时，他正好在敌军里。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士兵，因为有我们骑兵在后面追赶，他和别的士兵逃得一样快。为了刀下脱身，他顺着下水管道爬进了一个保加利亚小姐的卧室。那个年轻的小姐被他那股旅行推销商的能说会道劲儿迷住了。她端庄大方地款待他，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样子，然后喊来她的母亲，免得她的行为不合乎少女的身份。那位老夫人也同样被他迷住了，第二天她们送那个逃兵上了路，给他穿上那家男主人的外套做掩护。男主人不在家，去前线打仗了。

雷娜 （站起来，十分严肃地）塞吉厄斯，军营的生活使你变得粗俗了。我没想到你会当着我的面讲这种事儿。（她冷淡地转过身去。）

凯瑟琳 （也站起来）她说的对，塞吉厄斯。即使天下有这种女人，我们也不想知道她们。

彼特科夫 啐！胡说八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塞吉厄斯 （羞愧地）不，彼特科夫，是我不对。（对雷娜，诚挚而谦卑地）我请求你的谅解。我的行为太不检点了。原谅我，雷娜。（她含蓄地点头）也请你原谅，夫人。（凯瑟琳宽厚地点点头，坐下。他一本正经地继续说道，对雷娜）几个月来我看到了不少生活中的阴暗面，这使我玩世不恭，但是我不应该把这种情绪带到这儿来，起码不该在你的面前流露出来，雷娜。我——（说到这，他转向其他人，他显然要发表一番长篇大论，却被少校打断了。）

彼特科夫 塞吉厄斯，这些全都是废话和瞎话！是没事找事。一个军人的女儿应该经受得了这点出格的话。（他站起来）

过来，咱们该谈谈正经事了。我们得拿个主意，怎样才能使这三个旅返回非利波波利斯。索菲亚这一路上没有任何粮草。（他向房里走去）走吧。（塞吉厄斯正要跟他走开，凯瑟琳起身干涉。）

凯瑟琳 喏，保罗，你就不能给塞吉厄斯一点时间吗？雷娜刚刚见到他。也许我能帮你安排那些军队。

塞吉厄斯 （反对）亲爱的夫人，这可不行，你——

凯瑟琳 （幽默地阻止他）你呆在这里，亲爱的塞吉厄斯，不用着急。我还有几句话要对保罗说呢。（塞吉厄斯立即鞠躬，向后退去。）好了，亲爱的，（挽起彼特科夫的手臂）走，去看看那个电铃。

彼特科夫 噢，对了，好吧。

〔他们双双亲热地走进房里。只留下塞吉厄斯和雷娜，他不安地看着她，唯恐她还在生气。她微微一笑，向他伸出双臂。

塞吉厄斯 （急忙走过去）原谅我了吗？

雷娜 （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既羡慕又崇拜地看着他）我的英雄！我的国王！

塞吉厄斯 我的女王！（他亲吻她的额头）

雷娜 我多么羡慕你啊，塞吉厄斯！你开了眼界，上了战场，而且还证实了你能配得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姑娘，可我却坐在家里，无所事事——幻想着——没出息——没干任何称得起使我配得上男孩子的事。

塞吉厄斯 最亲爱的，我做的一切都属于你。是你激励了我。我在战场上的时候，就像骑士在他的爱人注视下在比武场上一样！

雷娜 你也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非常严肃地）塞吉厄斯，我认为咱们俩个找到了更加高尚的爱情。每当我想起你，我就感到决不能做不光彩的事，也决不能有任何卑鄙的念头。

塞吉厄斯 我的爱人！我的天使！（他虔诚地紧紧拥抱她。）

雷娜 （也拥抱他）我的爱人！我的——

塞吉厄斯 嘘——嘘！让我做你的崇拜者吧，亲爱的。你根本不知道，在一个女孩子的纯情面前，就连最好的小伙子也是配不上的！

雷娜 我相信你！我爱你！你永远不会让我失望，塞吉厄斯。（房里传来卢卡的唱歌声。他们马上分开）我无法在她面前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话，我太幸福了。（卢卡端着托盘从房里走出来。她走到桌前，开始清理桌子，背对着他们）我去拿帽子，然后咱们出去走走，午饭时再回来，你说好不好？

塞吉厄斯 你可快点。你要是离开五分钟，就会像五个钟头。（雷娜跑到台阶顶上，转过身来和他交换一个眼色，又用双手向他递飞吻。他动情地望了她一阵，然后慢慢转过身来，极度的兴奋使他容光焕发。他这一转身，视线正好落在卢卡穿的双层围裙的一角上。他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他偷偷地看她一眼，开始调皮地用手指捻弄他的小胡子，左手叉在腰上。最后，他摆出一副骑兵的高傲架式，以靴击地，昂首阔步地走到桌子的另一侧，正对着卢卡，问道）卢卡，你知道什么是更高尚的爱情吗？

卢卡 （吃惊）不，先生。

塞吉厄斯 维持这种爱情可太累人了，哪怕只要一会儿工夫，

卢卡。过后就让人想放松放松。

卢卡 （天真地）也许你想喝点咖啡，先生？（她把手伸到桌子的另一头去拿咖啡壶。）

塞吉厄斯 （抓住她的手）谢谢你，卢卡。

卢卡 （假装往回抽手）哎哟，先生，你明白我不是这个意思的。你吓了我一跳！

塞吉厄斯 （走到桌子这边，把她拉向自己）我也让我自己吓了一跳，卢卡。如果那个斯利文尼查的英雄塞吉厄斯这会看到我，他会说什么呢？如果那个鼓吹高尚爱情的塞吉厄斯这会儿看到我，他会说什么？还有，如果那五六个常在我这个漂亮的体形里出出进进的塞吉厄斯这会儿撞上我，他们都会说些什么？（放开她的手，却敏捷地用胳膊搂住她的腰）你说我的体形帅不帅，卢卡？

卢卡 放开我，先生。你可别让我丢人。（她挣扎，他坚决地搂着她不放）哎哟，你放开手行不行？

塞吉厄斯 （直视她的眼睛）不。

卢卡 那就站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去。你连这点儿常识都没有吗？

塞吉厄斯 嗬，这才像话。（他拉着她走到马厩门里，从房子这边看不见他们了。）

卢卡 （哀怨地）从窗户那里还是看得见我的，雷娜小姐肯定在背后监视你呢。

塞吉厄斯 （受了刺激，放开她）当心点，卢卡。我可能没出息，配不上那高尚的爱情，可是不许你侮辱它。

卢卡 （假正经地）绝对不敢，先生，我发誓。现在我可以去干活了吧？

塞吉厄斯　（又用胳膊搂住她）你真是个会撩人的小妞儿，卢卡。假如你爱我，你会趴在窗户那儿监视我吗？

卢卡　嗯，是这样，先生，既然你自己说了，你同时是好几个人，那我要防备的就太多了。

塞吉厄斯　（被她迷住）真是又漂亮又伶俐。（他想亲她。）

卢卡　（躲避他）不行，我不想让你亲我，上层人都一样，你背着雷娜对我献殷勤，她也背着你干同样的事。

塞吉厄斯　（倒退一步）卢卡！

卢卡　看来你实际上根本不在乎。

塞吉厄斯　（不再随随便便，非常冷淡地客套道）卢卡，如果咱们还要继续谈话，就请你记住，一个有教养的男子决不和未婚妻的女仆谈论他的未婚妻。

卢卡　真难知道有教养的人认为什么是对的。你想亲我，这让我以为你已经不再那么挑剔了呢。

塞吉厄斯　（转身不理她，一边从马厩门口走回花园，一边以手击额）见鬼！见鬼！

卢卡　哈哈！我看那五六个你里边有一个和我一样，先生，别看我只不过是雷娜小姐的女仆。（她回到桌旁干活，不再理睬他。）

塞吉厄斯　（自言自语）六个人里面哪一个是真的？正是这个问题折磨着我。这里面有一个英雄，一个小丑，一个好吹牛皮的，可能还有一个有点儿像恶棍。（他停顿一下，偷偷看一眼卢卡，深深地抱怨道）还有一个，起码是个胆小鬼，还和所有的胆小鬼一样好嫉妒。（他走到桌前）卢卡。

卢卡　什么事？

塞吉厄斯　谁是我的情敌？

卢卡 你永远也别想从我这里打听到，无论给我爱情还是给我钱，都没用。

塞吉厄斯 为什么？

卢卡 别问为什么。再说你会说是我告诉你的，那我就会丢掉这份工作了。

塞吉厄斯 （伸出右手做保证）不！我以一个——（他突然停住，垂下右手，镇静而挖苦地）以一个能做出五分钟前那种事的人的名义发誓。那人是谁？

卢卡 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我只是在她的房门外听到了他的声音。

塞吉厄斯 该死的！你好大胆子！

卢卡 （后退）唉，我可没有恶意，你用不着拿我的话这么当真。夫人全都知道。告诉你吧，那位先生要是还会来，雷娜小姐就会嫁给他，不管他乐意不乐意。你和她在一起时装模作样的，这和她那会儿的真情实意可不一样，我一眼就分得出来。

〔塞吉厄斯就像被她用刀子捅了一下似的哆嗦着，然后他铁板起面孔，严厉地走到她跟前，两手抓住她的上臂。

塞吉厄斯 现在你听我说。

卢卡 （疼得直往后缩）别捏得这么紧，把我捏疼了。

塞吉厄斯 没关系。你让我听你那套偷听来的东西，玷辱了我的人格。而且你还背叛了你的女主人。

卢卡 （因疼痛而扭动着身体）求求你——

塞吉厄斯 这说明你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可恶的小乡巴佬，一个彻头彻尾的奴才。（他放开她，仿佛她是一件脏东西，然

后转身拍拍手，像是在抖掉手上的肮脏，走到墙边的木椅旁坐下，将头转向一边，阴郁地想着心事。)

卢卡　(生气地呜咽着，双手放在胳膊上，抚摸着被捏伤的地方) 你会用嘴伤人，还会用手伤人，可我不在乎，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你也没什么两样。而她却是一个撒谎的，她那套文雅的派头都是骗人的货色，我比她强六倍。(她勇敢地驱走疼痛，扬起头，开始干活，把东西收拾到托盘上)

〔他怀疑地看着她。她收拾完东西，把桌布叠起来，准备一齐拿走。当她弯下腰端东西时，他站起来。

塞吉厄斯　卢卡！(她停下来，挑衅地看着他) 无论如何，有教养的人都不应该伤害妇女。(非常谦恭地，脱帽) 请你原谅。

卢卡　这种道歉会满足一位小姐。对仆人来说这有啥用呢？

塞吉厄斯　(他的骑士风度遭到粗暴的拒绝，便苦笑一下，不再作态，轻蔑地说) 噢，你是想要我为你的疼痛付你一笔钱吧？(他带上平顶筒状的军帽，从衣袋里掏出一些钱。)

卢卡　(禁不住眼泪汪汪) 不是，我只想止住疼。

塞吉厄斯　(她的语气使他清醒) 怎么止痛？

〔她卷起左边的袖子，用右手的五个手指紧紧握住胳膊，低下头去看伤处。然后她抬起头，看着他的脸。终于，她娇媚地伸出胳膊让他亲吻。他迷惑，看看她，看看她的手臂，又看看她，犹豫了一下，然后剧烈地发抖道："不可能！"便向后退去，尽可能地离她远点。

〔她垂下胳膊。一句话也不说，毫不做作、庄重地端起托盘，向房里走去。这时雷娜走出来，头戴一顶帽子，

身穿一件在前一年，即一八八五年里维也纳极为时兴的短上衣。卢卡骄傲地为她让路，然后进屋。

雷娜 我准备好了。怎么回事？（逗乐地）你刚才挑逗卢卡了吧？

塞吉厄斯 （急忙地）不，没有，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雷娜 （自觉惭愧）对不起，亲爱的，不过是个玩笑。我今天太高兴了。

〔他快步走到她身边，悔恨地吻她的手。凯瑟琳走出来，站在台阶顶上喊他们。

凯瑟琳 （走下来，到他们身边）孩子们，很遗憾来打扰你们。保罗被那三个旅搞得心烦意乱。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他们派到非利波波利斯，可是我提的建议他又都反对。塞吉厄斯，你得去帮帮他。他在藏书室。

雷娜 （失望地）我们正要去散步呢。

塞吉厄斯 我去不了多久。就等我五分钟。（他跑上通往房门的台阶。）

雷娜 （跟着他走到台阶处，带着羞怯的媚态看他）我要绕到那边，就在藏书室的窗户外边等你。你一定得把爸爸的注意力引到我身上来。你只要一超过五分钟，我就进去把你抓出来，我才不管那些旅不旅的呢。

塞吉厄斯 （笑起来）好好好。（他进屋。）

〔雷娜注视着他，一直到看不见他。然后明显地放松了姿态，皱着眉头在花园里来回踱着步。

凯瑟琳 想不到他们遇上了那个瑞士人，还听说了整个儿那件事！你爸爸一张口就问我要那件咱们送他走时穿的旧外套。你看你惹出来的好乱子！

雷娜 （边走边沉思地注视石子路）那个小畜生！

凯瑟琳 小畜生！什么小畜生？

雷娜 讲去吧！哼，我要能把他弄到这儿来的话，就给他塞满奶油巧克力，让他再也说不出来一句话！

凯瑟琳 别这么说话。对我说实话，雷娜。你来叫我以前，他在你房里呆了多久？

雷娜 （突然转身，朝对面方向继续走）嗐，我忘了。

凯瑟琳 你不会忘！他真的是在士兵们走后爬上来的？还是当那位军官搜房间的时候他就在屋里？

雷娜 不是。嗐，是的，我看他那会肯定在房里。

凯瑟琳 你看！唉，雷娜呀，雷娜！怎样才能使你有话直说呢？如果塞吉厄斯发现了，你们俩的事就全完了。

雷娜 （冷冷地，不耐烦）哼，我知道塞吉厄斯是你的宝贝儿。我有时真想你要能和他结婚就好了，而不是我。你和他正好相配。你可以宠着他，惯着他，百般地照料他。

凯瑟琳 （把眼睛睁得大大地）嗐，我的天！

雷娜 （任性地，半冲着自己）我一直渴望着对他做点或者说点可怕的事——打击一下他的彬彬有礼——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对凯瑟琳，不合情理地）他发现不发现那个奶油巧克力兵，我根本不在乎。我真有点儿希望他会发现。（她再次转身，轻浮地走上通往房角的小路。）

凯瑟琳 可是我该怎么对你爸爸说呢？

雷娜 （扭过头来，站在两级台阶上）噢，可怜的爸爸！好像他帮得了自个儿似的！（她在房角处转弯，走出视线。）

凯瑟琳 （望着她的背影，手直发痒）哼，你要是小几岁的话，看我拿你怎么办！（卢卡从房里走出，手里拎着托盘）

什么事？

卢卡 刚刚来了一位先生，夫人。一个塞尔维亚军官。

凯瑟琳 （勃然大怒）塞尔维亚人！他竟敢——（狠狠地止住自己）唉，我忘了。现在我们讲和了。我看我们天天都得接待他们上门恭喜。好吧：他要是一名军官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去通报老爷？老爷现在在藏书室，和萨拉诺夫少校在一起。你为什么来告诉我？

卢卡 是他请求见您的，夫人。我看他不知道您是谁，他说找房子的女主人，他要我交给您这张小卡片。（她从怀里掏出一张名片，把它放到托盘上，递给凯瑟琳。）

凯瑟琳 （读）“布隆奇利上尉？”这是德国人的名字。

卢卡 我看是瑞士人。夫人。

凯瑟琳 （跳起来，吓得卢卡向后跳去）瑞士人！他长得什么样？

卢卡 （胆怯地）他拿着一个大手提包，夫人。

凯瑟琳 噢，天哪！他来还外套。让他走开，就说我们不在家。要他留下地址，我会给他写信的。哎，别走，这不行。等等！（她一屁股坐进一张椅子，苦苦地想着。卢卡等待着）老爷和萨拉诺夫少校正在藏书室里忙着呢，是不是？

卢卡 是的，夫人。

凯瑟琳 （决断地）把那位先生马上领到这里来。（命令式地）对他要讲礼貌。别耽误时间。快点（不耐烦地，把托盘一把夺过来）把它放下，马上去领他来。

卢卡 是，夫人。（走。）

凯瑟琳 卢卡！

卢卡　（停住脚步）是的，夫人。

凯瑟琳　藏书室的门关着吗？

卢卡　我想是的，夫人。

凯瑟琳　如果没关，你路过时把它关上。

卢卡　是，夫人。（走。）

凯瑟琳　站住！（卢卡站住）他得走那条路。（指马厩门）让尼古拉随后把他的手提包拿来。别忘了。

卢卡　（惊讶地）他的手提包？

凯瑟琳　对，拿到这来。越快越好。（激烈地）快点！（卢卡跑进房里。凯瑟琳一把摘下围裙，扔到树丛后面，然后她拿起托盘当镜子用，结果把头上戴着的头巾也扔到树丛后面去了。她理理头发，抻抻衣服，使自己可以见客。）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怎么可以这么愚蠢！专挑这种时候！（卢卡出现在房门口，宣布“布隆奇利上尉到”。她站到台阶的一侧，让他走出来，然后她退回房里。他就是半夜闯进雷娜房间的人，此刻干干净净，打扮得十分整洁，一身军装很是潇洒，虽然已经摆脱了困境，但毫无疑问就是那个人。卢卡一转过身，凯瑟琳就性急地连催带哄道）布隆奇利上尉，我很高兴见到你，但是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扬扬眉毛）我的丈夫和未婚女婿刚刚回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后果会十分可怕。你是外国人，无法像我们一样感受我们的民族仇恨。我们仍在仇恨塞尔维亚人。停战使我丈夫感到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吃不到捕食的狮子。如果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他会永远不原谅我，我女儿的生活也不会安宁了。你能不能做一个骑士，一个有教养的军人，在他发现你之前马上离开？

布隆奇利　（失望，但达观地）马上就走，尊贵的夫人。我是来感谢您的，并且归还您借给我的外套。假如您允许我在离开的路上把外套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交给您的仆人，我就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他转身朝房里走去。）

凯瑟琳（抓住他的衣袖）唉，你别想从那儿出去。（哄他走到马厩门口）这是出去的近路。多谢了。我真高兴能帮助你。再见。

布隆奇利　可是我的手提包怎么办？

凯瑟琳　会给你送去的。你把地址留给我。

布隆奇利　完全正确。请您稍候。（他拿出名片盒，停下脚步写住址。凯瑟琳等得直着急，不耐烦。正当他把名片递给她的时候，彼特科夫连帽子也没戴，热情好客地从房里匆匆奔出来，后面跟着塞吉厄斯。）

彼特科夫　（一边跑下台阶一边说）亲爱的布隆奇利上尉——

凯瑟琳　噢，天哪！（她颓坐在墙边的木椅上。）

彼特科夫　（全神贯注，没注意她，热诚地握着布隆奇利的手）我家的那些蠢材还以为我在这里呢，不知道我在——呃——藏书室。（他提到藏书室时丝毫不掩饰他的自豪）我是从窗户看到你的。我在奇怪你怎么不进屋。萨拉诺夫在我这里，你还记得他吧，嗯？

塞吉厄斯　（幽默地致礼，以十分可爱的姿势伸出手来）欢迎你，我们的敌人兼朋友！

彼特科夫　很幸运，不再是敌人了。（有些焦虑地）我希望你是作为朋友来的，不是为了那些马和战俘。

凯瑟琳　嗐，当然是朋友了，保罗。我刚才正在请布隆奇利上尉留下来吃午饭，可是他说他必须马上就走。

塞吉厄斯 （玩笑地）这可不行，布隆奇利。我们太需要你了。我们要往非利波波利斯派三个骑兵旅，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布隆奇利 （马上十分关注，一本正经地）非利波波利斯？我看粮草是个问题。

彼特科夫 （急切地）对，正是这个问题。（对塞吉厄斯）他一下就说到了点子上。

布隆奇利 我看我可以告诉你们怎么应付。

塞吉厄斯 真是个无价之宝！快进来！（他比布隆奇利个头高，便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领他走上台阶，彼特科夫随后。）

〔雷娜从房里走出，布隆奇利此刻刚好迈上第一个台阶。

雷娜 噢！奶油巧克力兵！

〔布隆奇利凝立不动。塞吉厄斯奇怪，看看雷娜，又看看彼特科夫；彼特科夫看看塞吉厄斯，又看看自己的妻子。

凯瑟琳 （决心控制住场面）亲爱的雷娜，你没看见咱们来客人了吗？这是布隆奇利上尉，新交的一个塞尔维亚朋友。

〔雷娜鞠躬。布隆奇利鞠躬。

雷娜 我真糊涂！（她走下来，到人群当中，站到布隆奇利和彼特科夫之间）今儿早上我给冰布丁做了一个漂亮的装饰，可是那个笨手笨脚的尼古拉往上面放了一摞盘子，把它给压坏了。（对布隆奇利，胜利地）但愿你不会以为你是那个奶油巧克力兵，布隆奇利上尉。

布隆奇利 （大笑）说实话我真以为是我呢。（偷偷地、古怪地看她一眼）你的解释让我放心了。

彼特科夫 （怀疑地，对雷娜）告诉我，你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做饭感兴趣了？

凯瑟琳 喏，你不在家的时候。这是她的新花样。

彼特科夫 （恼火地）尼古拉也沾上酒瘾了？他一向是很小心的。他完全知道我在藏书室里，可是他把布隆奇利上尉领到这里，然后又下楼来弄坏了雷娜的奶油巧克力兵。他一定是——（尼古拉拎着手提包出现在台阶上。他走下台阶，把手提包恭恭敬敬地放在布隆奇利面前，等待新的吩咐。大家都颇为惊讶。尼古拉丝毫不知他带来的后果，显得十分自足。彼特科夫恢复了说话能力之后突然冲他发火）你疯啦，尼古拉？

尼古拉 （吓了一跳）老爷！

彼特科夫 你把它拎来干什么？

尼古拉 这是夫人的吩咐，少校。卢卡告诉我——

凯瑟琳 （打断他）我的吩咐！我怎么会叫你把布隆奇利上尉的行李拿到这里来？你在想什么呢，尼古拉？

尼古拉 （一阵迷惑不解之后，拿起手提包，谨慎而又奴态十足地对布隆奇利说）请您原谅，上尉，真的。（对凯瑟琳）是我的错，夫人。希望您不介意。（他鞠躬，拿着手提包走上台阶，这时彼特科夫又生气地对他说道）

彼特科夫 你最好把这个手提包也拿过去扔到雷娜的冰布丁上！（这对尼古拉来说太严重了，手提包从他手里落下来，险些砸到老爷的脚上，又引出一声怒吼）滚开，你这个连东西也拿不住的笨蛋。

尼古拉 （抓起手提包，逃进房子里）是，老爷。

凯瑟琳 嗳，算了，保罗，别生气。

彼特科夫　（怒气冲冲地）坏家伙！我不在家，他就变野了。我要教训教训他。可恶的东西！这个星期六就辞退他！我要对全家进行一次整顿——（妻子和女儿的抚爱把他憋得说不出话来，她们搂着他的脖子，拥抱他，吻他。）

凯瑟琳　（同时说）好啦，好啦，好啦，别生气了。他并……
雷娜　哇，哇，哇，你别刚刚到家就发火儿没有恶意。好好儿的，亲爱的，让我高兴高兴。嘘——我可以再做一个冰布丁吗。嗯——嗯——嗯！嘘——嘘！

彼特科夫　（服从地）嗐，好吧，不去管他。来吧，布隆奇利，别再胡说什么走不走的了。你最清楚，现在你还用不着回瑞士。你回去之前就住在我这里。

雷娜　噢，住下吧，布隆奇利上尉。

彼特科夫　（对凯瑟琳）哎，凯瑟琳，他是害怕你哪。劝劝他，他会住下的。

凯瑟琳　当然，如果（恳求地）布隆奇利上尉真的愿意住下，我会十分高兴。他知道我的心愿。

布隆奇利　（以极乏味的军人姿态）我听从夫人的吩咐。

塞吉厄斯　（热心地）这下全解决了！

彼特科夫　（衷心地）那当然！

雷娜　你瞧，你必须住下。

布隆奇利　（微笑）好吧，非要我住下，我就住下。

〔凯瑟琳做失望状。

第　三　幕

午饭后，藏书室内。它不太像一间藏书室，藏书设备只是一个书架，上面摆着旧纸皮小说，有的书脊残缺不全，有的沾满咖啡渍和指痕，还有的又破又旧。两个悬挂式小书架上摆着几本赠书，沿墙的其他地方摆满了战利品和狩猎物。可以说，这是一间十分舒适的起居室。并排有三扇大窗，从窗口处看得见远处的群山。在柔和的午后光线里，窗外的景致显得格外亲切。在右面的窗角处有一个正方形的陶土炉，一个闪闪发光的陶质烟筒高高地耸立着，几乎触及天花板，释放出大量的热气。一张无背长椅和雷娜卧室里的一模一样，摆法也相同。窗口的一排座位上放着精美的靠垫。但是，房内有一件物品和周围的一切极不谐调。这是一张厨房用的小桌子，已经用得很旧了，却被拿来做写字台，上面放着一只装满了笔的旧咖啡罐，一个盛着墨水的蛋杯，一小块用得不能再用的粉色吸水纸。

这张小桌放在窗边，面对窗户的桌旁左侧坐着布隆奇利，他的面前摆着几张地图，他正在专心地工

作，书写着军令。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塞吉厄斯，他本应该也在工作，可实际上他在用牙咬着羽毛笔的笔杆，注视着布隆奇利迅速、果断、一本正经的工作情况，他的感情很复杂。由于妒忌而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恼怒，同时又对布隆奇利的能力既敬畏又惊奇，觉得这几乎不可思议，但又因为这种工作的平凡性质而不愿加以好评。少校安逸地坐在无背长椅上，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的水烟筒就放在一边，顺手可及。凯瑟琳坐在炉边，背对着他们，正在刺绣。雷娜靠在长沙发上，眺望着巴尔干的风景，陷入遐想，她的膝盖上放着一本没有阅读的小说。

房门开在炉子这一边，离窗户稍远一点。电铃按钮安在靠窗的一侧，在布隆奇利的身后。

彼特科夫　（从报纸上抬起头，看看他们在桌旁干得如何）你肯定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吗，布隆奇利？

布隆奇利　（不停笔、也不抬头）我肯定，谢谢你。我和萨拉诺夫应付得了。

塞吉厄斯　（严肃地）没错儿，我们应付得了。他决定该做什么，写出军令，然后我就在军令上签字。劳动的分工！（布隆奇利递给他一份军令）又一份？谢谢了。（他把军令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小心翼翼地把椅子正对着军令状摆好，脸颊靠在胳膊肘上，伸出来的舌头随着笔的运动也一动一动的）这只手拿刀比拿笔更习惯。

彼特科夫　你真好，布隆奇利，真的，肯为我们这么费心。你看我真的什么也不能干吗？

凯瑟琳　（低声警告）你就别打岔儿了，保罗。

彼特科夫　（一惊，转身看她）呃？啊！没错儿，亲爱的，完全正确。（他又拿起报纸，但很快又把它放下）唉，凯瑟琳，你没上过前线，所以不知道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有多么快活。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什么也不用干，只需尽情地享受。我就缺一样东西，有了它，我就会舒服得没比了。

凯瑟琳　什么东西？

彼特科夫　我那件旧外套。这件我穿着不自在，总觉着我好像在阅兵。

凯瑟琳　亲爱的保罗，那件旧外套也值得你这样？你不是把它挂在那个蓝色的衣橱里了吗，肯定还在那儿挂着呢。

彼特科夫　告诉你吧，亲爱的凯瑟琳，我在那儿找过了，难道我连自己的眼睛也信不过？（凯瑟琳站起身，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按了一下电铃的按钮）你摆弄那个电铃干什么？（她庄严地看看他，一言不发地走回去坐下，继续刺绣）亲爱的，如果你认为你们妇道人家的固执能从雷娜的两件旧睡衣、你的雨衣和我的雨衣里变出一件外套来，你可就错了，蓝衣橱里现在只有这几件东西。

〔尼古拉进来。

凯瑟琳　尼古拉，去把蓝衣橱里老爷的旧外套拿来，就是那件他在家里穿的镶边外套。

尼古拉　是，夫人。（他走出去。）

彼特科夫　凯瑟琳。

凯瑟琳　什么事，保罗？

彼特科夫　我和你打个赌，给你从索非亚买一件你喜欢的珠宝首饰。可是如果外套不在，我就少给你一个星期的日用开

销。

凯瑟琳 干啦，保罗！

彼特科夫 （为打赌的结局而兴奋）嘿，这下可好玩了。谁还想赌？布隆奇利，我让你六比一。

布隆奇利 （冷静地）这不成了我拦路抢劫你吗，少校？夫人肯定赢。（他头也不抬，又递给塞吉厄斯几张军令。）

塞吉厄斯 （也兴奋起来）万岁，瑞士！少校，我拿最好的战马打赌，如果尼古拉在蓝衣橱里找到那件外套的话，咱们就送给雷娜一匹阿拉伯牝马。

彼特科夫 （热切地）你那匹最好的战——

凯瑟琳 （急忙打断他）别犯蠢，保罗。一匹阿拉伯牝马值五万列弗呢。

雷娜 （突然从对风景的沉思中醒来）瞧你，妈妈，你要是想得到珠宝首饰，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舍不得让我得到那匹阿拉伯马。

〔尼古拉拿着外套进来，把它递给彼特科夫，后者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凯瑟琳 它在哪来着，尼古拉？

尼古拉 挂在蓝衣橱里，夫人。

彼特科夫 嗯，我真他——

凯瑟琳 （制止他）保罗！

彼特科夫 我敢发誓它原来不在那儿。看来我已经老啦，开始眼睛发花喽。（对尼古拉）来，帮我把它换上。对不起，布隆奇利。（他开始换衣服，尼古拉在一旁侍候）记住，我可没有答应你的赌注，塞吉厄斯。你最好自己送给雷娜一匹阿拉伯马，因为你已经挑起她的兴致了。是不是，雷

娜？（他转身去看她，可她又在对着风景出神。他心中涌起一阵做父亲的慈爱和自豪，指着雷娜对他们说）她又在梦想呢，和平时一模一样。

塞吉厄斯 她是绝对不会输的。

彼特科夫 她赢得越多越好。我看我也不会总吃亏。（衣服换好了，尼古拉将换下的外套拿走）啊，我终于浑身自在了。（他坐下来，拿起报纸，舒心地哼了一声。）

布隆奇利 （对塞吉厄斯，递去一份军令）这是最后一份。

彼特科夫 （跳起来）什么？都弄完了？

布隆奇利 都弄完了。

彼特科夫 （带着孩子般的羡慕）你就没有叫我签字的吗？

布隆奇利 不必劳你。他的签字就可以了。

彼特科夫 （吸气扩胸，以手击胸）啊，太好了，我看咱们今天干得不错。我还能干些什么？

布隆奇利 你们俩个最好去见见送军令的人。（塞吉厄斯站起来）让他们马上出发，叫他们注意我写在军令上的时间，他们必须把军令按时送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停下来喝酒聊天——如果他们迟到五分钟，就把他们脊梁骨上的皮剥下来。

塞吉厄斯 （严肃而愤慨地）我会这么说的。（他大步走到门口）要是他们当中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敢向我啐唾沫，说我污辱了他，我就发给他退伍金，打发他回家去。（他走出去。）

布隆奇利 （信任地）少校，你去看看他，免得他对他们讲话不得当，好吗？

彼特科夫 （过分热心地）太对了，布隆奇利，太对了。我这

就去看看。(他自以为了不起地走到门口，却又犹豫起来)我看，凯瑟琳，你最好也来。你比我更能吓住他们。

凯瑟琳 （放下刺绣活）我说也是。你就会对他们吹胡子瞪眼。(她走出门，彼特科夫为她开门，然后跟出去。)

布隆奇利 瞧瞧这队人！拿着樱桃树做大炮，军官还得请夫人去维持纪律！(他开始收拾整理文件。)

〔雷娜已经从长沙发上站起，她把两手背在身后，迈着大步慢慢地走到房中央，淘气地看着他。)

雷娜 你比我们上次见面时漂亮多了。(他抬起头，吃了一惊)你是怎么打扮自己的?

布隆奇利 洗一洗，梳一梳，好好儿地睡一觉，再吃上一顿早餐。就这样。

雷娜 那天早上你是安全返回的吗?

布隆奇利 很安全，谢谢。

雷娜 塞吉厄斯冲锋时你逃掉了，他们生你的气没有?

布隆奇利 （微笑）没生气。他们挺高兴，因为他们也全逃跑了。

雷娜 （走到桌前，趴在桌子上看他）他们一定觉得故事挺有趣吧：那些关于我和我的房间的故事。

布隆奇利 这故事简直绝了。不过我只讲给了一个人听，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雷娜 这个人嘴很严，你完全信任他，对吧?

布隆奇利 绝对信任。

雷娜 哼！你们交换战俘那天，他从头到尾全讲给我爸爸和塞吉厄斯了。(她转身，漫不经心地向房间的另一头走去。)

布隆奇利 （十分关切地，又半信半疑）不会的！你不是这个

意思，不是吧？

雷娜　（转过身来，突然很认真）就是这意思。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你是躲在这栋房子里。如果塞吉厄斯知道了，他会向你挑战，在决斗中杀了你。

布隆奇利　上帝保佑！可别告诉他。

雷娜　请你严肃点儿，布隆奇利上尉。你难道就认识不到这是让我欺骗他吗？我要在塞吉厄斯面前保持完美：不自私，不狭隘，也不欺骗。我和他的关系是我的生命当中真正美好和崇高的一部分。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布隆奇利　（怀疑地）你是说你不想让他发现那个冰布丁的故事是——是一个——你明白我的意思。

雷娜　（让步）唔，别这么轻率地谈这件事。我确实是说了谎，这我知道。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救你。他会杀了你的。这是我第二次说谎了。（布隆奇利马上站起来，既怀疑又有些严厉地看着她）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说谎吗？

布隆奇利　我？不记得。我在场吗？

雷娜　在场。我对那个搜查你的军官说你不在。

布隆奇利　真是的。我应该记得。

雷娜　（极受鼓舞）唉，你一下子没想起来是很正常的。它没有使你失去什么，却使我说了谎！说谎了！

〔她坐到无背长椅上，注视着前方，两手抱着膝盖。布隆奇利大受触动，带着异常关心和劝慰的神态走到无背长椅前，在她身旁坐下。

布隆奇利　亲爱的小姐，别为这件事发愁了。记住，我是一名军人。还有，军人最常遇到的，也就最不介意的事情是什么？——是听人撒谎，（雷娜向后一缩）再就是想办法让

各种各样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救自己的命。

雷娜 （站起来气愤地反对）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没有信义、知恩不报的坏蛋！

布隆奇利 （做鬼脸）你喜欢报恩吗？我不喜欢。如果说怜悯与爱情相近，报恩的思想就和另一种感情相近。

雷娜 报恩！（转过来对着他）如果你连报恩都做不到，你就不会有任何崇高的感情。就连动物都会表示感激呢。哼，我现在总算明白你是怎么看我的了。听到我说谎你一点都不吃惊。在你看来，我可能天天都说谎！每时每刻都说谎！男人就是这么看女人的。（她悲剧性地来回在房中踱步。）

布隆奇利 （犹豫不决地）怎么说都有理。你说你一生只说过两次谎。亲爱的小姐，这个余地是不是太小了？我是个直来直去的人，可是这还不够我过一上午用的呢。

雷娜 （傲然地盯着他）先生，你知道吗？你在侮辱我。

布隆奇利 我不是故意的。你摆出那副高贵的派头，用那种带颤音的嗓音说话，这让我挺佩服你，可是我觉得你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无法相信。

雷娜 布隆奇利上尉！

布隆奇利 （不为所动）什么事？

雷娜 （站在他面前，仿佛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当真吗？你知道你刚才说了些什么吗？

布隆奇利 我知道。

雷娜 （气喘吁吁地）我！我！！！（她表示怀疑地用手指着自己，意思是说：“我，雷娜·彼特科夫，会说谎！”他毫不畏缩地迎着她的目光。她突然在他身边坐下，完全放弃了

堂皇的举止，用孩子般的亲昵口吻说）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布隆奇利 （干脆地）凭直觉，亲爱的小姐。直觉，再加上社会经验。

雷娜 （感到惊讶）你知道吗，你是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个不拿我当回事的人。

布隆奇利 你是不是说我是第一个拿你当回事的人？

雷娜 对，我想是这意思。（亲密地，十分自然地对他说）有人这样和我说话，这有多么奇怪！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是那样说话的。

布隆奇利 你是说那种——

雷娜 我指的是那种高贵的派头和带颤音的声音。（他们一齐笑起来）我还是小不点儿的时候，就那样和保姆说话。她就相信了。我在父母面前那样说话，他们也相信。我在塞吉厄斯面前那样说话，他也信以为真。

布隆奇利 没错儿，他自己就是这种人，对不对？

雷娜 （大惊）噢！你这么认为吗？

布隆奇利 你比我更了解他。

雷娜 我想——我想他不会吧？我要是真以为——（失去勇气）嗳，算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我猜你既然已经看透了我，你现在瞧不起我了。

布隆奇利 （热烈地，站起来）不，亲爱的小姐，不，不，一千个不。这是你的青春的一部分，也是你的一份魅力。我和他们都一样，就像你的保姆、父母和塞吉厄斯一样，完全被你迷住了。

雷娜 （高兴起来）真的吗？

布隆奇利 （潇洒地用手拍拍胸膛，一副德国人的派头）真话！真心诚意地。

雷娜 （非常快乐）我把我的照片给了你，你对这是怎么想的？

布隆奇利 （惊奇）你的照片！你没给过我照片呀。

雷娜 （急忙地）你是说你没拿到照片？

布隆奇利 没有。（他坐到她身边，重又发生兴趣，有点自鸣得意地说）你什么时候寄给我的？

雷娜 （气愤地）我没有寄给你。（她把头转到一边，不情愿地说）照片在旧外套的口袋里。

布隆奇利 （噘起嘴唇，瞪圆双眼）噢——！我没发现。它肯定还在口袋里。

雷娜 （跳起来）还在口袋里！只要我爸爸把手放进口袋，一下子就会发现它！哎呀，你怎么这么笨？

布隆奇利 （也站起来）不要紧的，我看这不过是张照片，谁知道是给谁的？就说是他自己放进去的。

雷娜 （哀怨地）是啊，这么说倒是挺聪明！嗯？（心烦意乱）唉！我可怎么办？

布隆奇利 啊，我明白了，你在上面写了字。这可太冒失了。

雷娜 （恼火得几乎掉下了眼泪）哼，我是为你才做的这种事，可你却不在乎——只知道笑话我——唔！你肯定没人碰过它吗？

布隆奇利 嗯，我不能太肯定。你知道，我不能把它走哪儿带哪儿，行军打仗时拿不了那么多行李。

雷娜 你把它放哪儿了？

布隆奇利 我通过皮洛特之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安全地方保存

起来了。我本想放到火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可是在现代战争中，火车站是最常遭劫的地方，所以我就把它当了。

雷娜　当了！

布隆奇利　我知道，这听上去不好听，可是这样做最安全。前天我才把它赎出来。只有天知道那个当铺老板清理过口袋没有。

雷娜　（大怒，对他劈头盖脸地）你长了一个下贱透顶的小店主脑袋。有教养的人绝不会产生你想的那些念头。

布隆奇利　（不动感情地）这是瑞士人的国民性，亲爱的小姐。（他回到桌旁。）

雷娜　噢，但愿我从来没见到过你。（她突然走到一边去，坐到窗口上继续生气。）

〔卢卡走进来，托盘上摆着一摞信件和电报。她迈着大胆而不受约束的步子穿过房间，走到桌旁。她的左衣袖一直卷到肩膀处，用胸针固定着，露出光光的胳膊，捏伤的地方戴着一个宽大的镀金手镯。〕

卢卡　（对布隆奇利）你的信（她一抛手，托盘上的东西都落到桌子上。）送信的还在外面等着呢。（她决心对敌人不讲客气，即使她不得不给他送信。）

布隆奇利　（对雷娜）请原谅，我最后一次收到信件还是三个星期以前。这是后来积累的。四封电报：一个星期以前的。（他打开一封电报）哎哟，糟糕！

雷娜　（站起身来，有些悔恨地走上前）出事了？

布隆奇利　我父亲去世了。（他噘起嘴唇看着电报，思考着突然变化了的安排。卢卡急忙在胸前画十字。）

雷娜　唉，多么令人悲痛！

布隆奇利　就这么办：一小时后我必须起程回家。他留下好多大旅馆，需要有人照看。（他拿起一个厚厚的蓝色长信封）这是家庭律师寄来的重要信件。（他拆开信封，匆匆看信。）老天爷！七十个！二百个！（惊愕得将声音越提越高）四百！四千！！九千六百！！！我到底拿它们怎么办？

雷娜　（胆怯地）九千个旅馆吗？

布隆奇利　什么旅馆！胡说八道。你要能明白就好了。唉，太可笑了。对不起，我得吩咐伙计马上动身。（他匆匆离开房间，手里拿着信件。）

卢卡　（直觉地感到她若轻视布隆奇利就会使雷娜发火）这个瑞士人，没心没肺的。他对可怜的父亲连句伤心话都没有。

雷娜　（狠狠地）还伤心呢！一个整年啥都不干、只会杀人的人会伤心！他在乎什么？当兵的有什么可在乎的？（她走向门口，极力抑制着泪水。）

卢卡　萨拉诺夫少校也一直在打仗，可是他的心肠还挺软。（雷娜站在门口，傲慢地挺起胸膛，走出去）啊哈！我看你从你那个当兵的身上得不到什么情分。（她准备随雷娜出去，尼古拉正好进来，抱了一大抱升火用的木柴。）

尼古拉　（望着她多情地笑着）整个儿一下午我都在想方设法找你单独呆一会儿，宝贝儿。（他注意到她的胳膊，表情一变）怎么回事？你这么挽袖子算是哪门子花样儿，妞儿？

卢卡　（骄傲地）我自己的花样。

尼古拉　可不是吗！大人要是看见了，看她不教训你。（他放下木柴，舒舒服服地坐到无背长椅上。）

卢卡 你为什么非要和我说话，有什么理由吗？

尼古拉 好啦，别老是和我作对。我有好事儿告诉你。（她坐到他身边。他掏出几张纸币。卢卡眼中闪现出急切的表情，想把纸币抓到手，可他迅速地把钱换到左手里，让她拿不到）看看！二十列弗的钞票！塞吉厄斯给的，就想显显气派。傻瓜，钱没的才快呢。这儿还有十列弗。那个瑞士人给我的，因为我帮着夫人和雷娜替他瞒住了那些谎话。他可不傻，一点都不。你刚才要是听见老凯瑟琳在楼下对我说的话就好了。要多客气有多客气。说少校有点儿不耐烦，叫我别介意，还说他们知道我是个多么好的仆人——当着那些人的面把我当傻瓜，要我撒谎，事后又来这套！这二十列弗咱们存起来，你可以拿这十列弗去花，不过你得经常和我说说话，要我记着我还是个人，我有时候当仆人也当得腻烦了。

卢卡 是呀，把你的人格卖了三十列弗，还来用十列弗买我的！（轻蔑地站起）留着你的钱吧。你生来就是当奴才的。我不是。要是你自己开了店，你就不是哪个人的奴才了，而是所有人的奴才。（她忧郁地走到桌旁，庄严地坐进塞吉厄斯坐的那把椅子里。）

尼古拉 （捡起木柴，向炉子走去）啊，等着瞧吧。将来的晚上属于我们自己，我将是一家之主，我向你保证。（他放下木柴，跪在炉旁。）

卢卡 你当不了我的主人。

尼古拉 （转过身来，仍旧跪在地上，有些凄凉地跪坐在小腿上，她那无法改变的轻蔑态度使他气馁）你太心胜了，卢卡。记住这话：你要是有了运气，别忘了是我使你成为女

人的。

卢卡 你?

尼古拉 (爬起来走到她身边)对,是我。是谁要你别学那些保加利亚妞儿们,要你摘下那个好几斤重的黑色假发,要你别把脸蛋子和嘴唇涂得红红的?是我。是谁教会你修指甲,把手拾掇得干干净净的,还教你学得文雅点儿,像个俄国小姐?是我,听到了吗?是我!(她挑战似地扬起头,他转过身,冷静些,又说)我常想,要不是雷娜在那儿碍事,你再聪明点儿,塞吉厄斯再蠢点儿,你可能将来就是我的大主顾,而不是我的老婆,专门花我的钱了。

卢卡 我看你最好是我的仆人,而不是丈夫。那样你就能从我身上多捞点儿了。啐,我知道你的心思。

尼古拉 (走近她,以示强调)用不着你为我的心思操心,好好听听我的劝。你想当小姐,可你现在对待我的这副样子绝对不行,咱们单独呆着的时候还差不离儿。你太刻薄太无礼了,无礼说明随便,说明你对我有感情。可是你别想在我跟前摆谱儿装相。你和那些农村丫头都一个样,以为我对付马倌的态度挺时髦,就学来对付仆人。别忘了,这是你的无知。你不要动不动就惹人生气。也不要总任着性子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听从吩咐。当小姐跟当仆人是一个理儿;你得知道自己的身份,这就是诀窍。你要是想往上爬,就得照我说的去做,知道我的分量。好好想想去吧,我的宝贝儿。我会支持你的,仆人总该站在仆人的一边。

卢卡 (不耐烦地站起来)哼,我就是要任着性子来。你用你那套冷冰冰的学问赶走了我的勇气。去把木柴添到火里

去，这才是你明白的事。

〔没等尼古拉反驳，塞吉厄斯进屋，他看见卢卡一愣，然后走到炉边。

塞吉厄斯 （对尼古拉）我想我没妨碍你干活吧？

尼古拉 （平静、卖老地）啊，没有，先生，太谢谢您了。我正在训这个傻丫头呢，她没事就往藏书室这儿跑，总想来看书。她这是没教育好，先生，总想往高枝儿攀。（对卢卡）为少校收拾好桌子，卢卡。（他稳重地走出房间。）

〔卢卡不看塞吉厄斯，假装收拾桌上的文件。他慢慢地穿过房间向她走去，若有所思地研究着她卷起的袖子。

塞吉厄斯 让我看看，留下痕迹了吗？（他把手镯翻上去，看到他捏伤的地方。她一动不动地站着，并不看他，被他迷住了，但仍很警惕。）哟——疼吗？

卢卡 疼。

塞吉厄斯 要我治一治吗？

卢卡 （立刻高傲地抽回胳膊，但仍不去看他）不，现在你治不了了。

塞吉厄斯 （专横地）真的吗？（他动了一下，仿佛要去搂她。）

卢卡 请别和我开玩笑。军官不应该和仆人开玩笑。

塞吉厄斯 （无情地挥着食指指着她的伤处）那不是玩笑吧，卢卡。

卢卡 （后退，然后第一次看他）你后悔吗？

塞吉厄斯 （有节奏地强调道，双臂交叉起来）我从不后悔。

卢卡 （若有所思地）但愿我能相信，男人和女人这么不一样。我怀疑你是不是真勇敢？

塞吉厄斯　（不再装腔作势，放松地）很对，我很勇敢。听到第一声枪响时，我的心和女人的心跳得一样快；但是冲锋时我发现我很勇敢。没错儿，关于我，至少这点还是真的。

卢卡　在冲锋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像我父亲那样的穷人不见得不如你那样的富人勇敢。

塞吉厄斯　（抱怨而轻浮地）一点儿不差。他们都像英雄似的挥着马鞭，又骂又叫地。啐！残暴杀戮的勇气是卑鄙的。我有一只英国种狂犬，它也有这种勇气，抵得上整个儿保加利亚民族，还加上俄国的支持。即使它这么凶，还是照样任我的马夫抽它打它。你说的那些兵全这样儿！你错了，卢卡，那些穷人能杀人放血，可他们害怕当官的，任凭他们打骂，还站在一边儿看别的兵受罚，就跟小孩子似的。唉！当官的一下命令，他们还帮着打。还有那些军官!!! 嗐，（短促而刺耳地一笑）我就是军官。噢，（热烈地）让我看看有谁不怕死，敢于公开反抗那个违背他的意志和良心的、不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的权威，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卢卡　说得多容易！我看男人总也长不大：他们的想法和小孩子的差不多。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塞吉厄斯　（挖苦地）真的吗？愿听教诲。（他坐到无背长椅上，优美地舒展开肢体。）

卢卡　看看我！我能有多少自由？我得为你们收拾好房间，掸床擦地，打水送东西。假如让别人侍候并不降低你的身份，侍候人就会降低我的身份吗？但是（抑制住感情）我要是俄国的女皇，在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话，你就看着吧!!

啊，那时候，尽管照你说的我并不会表现出任何勇气，你就等着瞧吧，等着瞧吧。

塞吉厄斯 你将做些什么，最尊贵的女皇？

卢卡 我会和我热爱的男人结婚，欧洲的女皇谁也不敢这么做。如果我爱你，而你的地位就像我现在这样低下，我也敢和我的下人平起平坐。假如你爱我的话，你敢这么做吗？你不敢。你要是感到开始爱我了，就会压制它，不让它发展。你不敢的。你只会和有钱人的女儿结婚，因为你怕别人说闲话。

塞吉厄斯 （跳起来）你撒谎。司命星作证，不是这么回事！假如我爱你，假如我就是沙皇，我会让你坐上宝座，坐到我的身边。你知道我爱的女人是别人，一个比你高贵得多的女人，就像天高于地一样。而你在嫉妒她。

卢卡 我没有理由嫉妒。现在她再也不会和你结婚了。我和你说过的那个人已经回来了。她将和那个瑞士人结婚。

塞吉厄斯 （倒退）瑞士人！

卢卡 一个比你强十倍的人。那会儿你可以来找我，可我将拒绝你。你配不上我。（她转身向门口走去。）

塞吉厄斯 （跳起来去抓她，猛地把她拽到怀里）我会杀了那个瑞士人，然后我想拿你怎么办就怎么办。

卢卡 （在他怀里，驯服但不动摇地）大概是瑞士人杀了你吧。他在爱情上打败了你。在战斗中也会打败你。

塞吉厄斯 （痛苦地）你以为我会相信，说她——她！她的最坏的念头也比你的最好的念头强，她能背着我和别的男人乱来吗？

卢卡 你以为那个瑞士人要是告诉她我现在呆在你的怀里，她

会相信吗?

塞吉厄斯　（绝望地放开她）该死！噢，该死！嘲弄！到处都是嘲弄！我所想的每一件事都遭到我的行为的嘲弄。（他发狂似地敲打自己的胸膛）胆小鬼！撒谎！笨蛋！我应该像个男子汉，自杀身死，还是活下去，装出一副笑话自己的样子?（她又转身向外走）卢卡！（她在门旁停下来）记住，你是我的。

卢卡　（转身）这是什么意思? 侮辱吗?

塞吉厄斯　（命令式地）这意思是你爱我，而我也拥抱了你，而且可能还会拥抱你。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这是不是侮辱，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热烈地），我不再胆小也不再乱来了。如果我决定爱你，我就敢娶你，才不管保加利亚人会怎么想呢。如果我再用手碰你一下，我碰的就是我的未婚新娘。

卢卡　那咱们就等着瞧，看你敢不敢说到做到。小心着点儿，我可不想久等。

塞吉厄斯　（重又叉起双臂，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没错儿，等着瞧。可你得等到我高兴的时候。

〔心事重重的布隆奇利走进来，手里仍拿着那些信件。他开着门让卢卡出去。他穿过房间走到桌旁，边走边看卢卡。塞吉厄斯仍是一副坚决的样子，镇定地注视着布隆奇利。卢卡走出去，没关房门。

布隆奇利　（漫不经心地像刚才那样坐到桌旁，放下信件）那姑娘长得挺出众。

塞吉厄斯　（脸色阴沉，站在原处）布隆奇利上尉。

布隆奇利　嗯?

塞吉厄斯 你欺骗了我。你是我的情敌。我绝不容忍任何情敌。六点钟的时候我将只身一人，骑马佩刀，到达克里苏拉大路的练兵场。你明白了吗?

布隆奇利 （目不转睛地看他，但仍旧悠闲自在地坐着）噢，谢谢你：这是个骑兵提出的建议。我在炮兵服役，我可以选择武器。如果我去，我就拿一支机关枪。而且这次决不会带错子弹。

塞吉厄斯 （大怒，但是极为冷静地）当心点儿，先生。我们保加利亚人的习惯是，绝不可以拿这类邀请开玩笑。

布隆奇利 （激烈地）呸，别对我讲什么保加利亚。你们不懂得什么是打仗。不过随你的便。带上你的刀。我会去的。

塞吉厄斯 （看到他的对手很有气魄，非常高兴）说得好，瑞士人。用不用我把最好的马借给你?

布隆奇利 用不着，去你的马吧！不过我照样谢谢你，亲爱的伙计。（雷娜走进来，听到后面的那句话）我步行和你决斗。骑马太危险：只要我能做到，我可不想杀死你。

雷娜 （急忙奔上前）塞吉厄斯，我听到布隆奇利上尉的话了。你们要决斗。为什么（塞吉厄斯默默地转开身，走到炉边，站在那里看着她，她对布隆奇利继续问）为了什么?

布隆奇利 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亲爱的小姐，最好不要干涉。不会出什么乱子的。我经常当刺杀教员，他碰不着我，而我也不会去伤他。这就省得解释了。明天一早我就回家去，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也不会听说我了。你会和他结婚，然后一起幸福地生活。

雷娜 （转过身去，深受伤害，几乎带着哭腔）我从来没说过

我想以后再见到你。

塞吉厄斯 （大步走上前来）哈！这下子招了吧。

雷娜 （高傲地）你这是什么意思？

塞吉厄斯 你爱那个人！

雷娜 （愤慨地）塞吉厄斯！

塞吉厄斯 你允许他背着我和你谈情说爱，就像你背着他拿我当做你的未婚夫一样。布隆奇利，你知道我们的关系，而你却欺骗了我。我就是为了这个和你算账的，不是为了那些我从不喜欢的恩惠。

布隆奇利 （气愤地跳起来）废话！胡说！我没有受过任何恩惠。嘿，小姐连我结没结婚都不知道。

雷娜 （忘乎所以地）噢！（跌坐在无背长椅上）你结婚啦？

塞吉厄斯 瞧见了吗，小姐够多关心呀，布隆奇利上尉。否认是没有用的。你享受过半夜三更在她的房间里接受款待的荣幸——

布隆奇利 （暴躁地打断他）没错儿，你这个傻瓜！她在手枪顶着她的脑袋时款待了我。你们的骑兵在我身后紧紧追赶。她要是喊一声，我就会把她的脑壳给打飞了。

塞吉厄斯 （吓了一跳）布隆奇利！雷娜，这是真的吗？

雷娜 （愤怒而威严地站起）噢，你怎么敢这样，你怎么敢这样！

布隆奇利 快道歉吧，伙计，道歉吧。（他又在桌旁坐下。）

塞吉厄斯 （用先前那种一字一顿的强调口吻，双臂交叉地）我从不道歉！

雷娜 （激动地）这就是你那个朋友干的，布隆奇利上尉。就是他在四处散布关于我的谣言。（她激动地四处走动着。）

布隆奇利　不会了，他已经死了。活活烧死了。

雷娜　（停住脚步，一惊）活活烧死了！

布隆奇利　在堆木场里被一枪打中了屁股。爬不出来了。你们的兵把木头点着了烧他，还有五六个可怜的家伙也被一起烧死了。

雷娜　多可怕！

塞吉厄斯　多可笑！嗐，战争！战争！爱国和英雄的梦想！全是假的，布隆奇利。虚伪的骗局，和爱情一样。

雷娜　（义愤地）和爱情一样！你当着我的面说这种话！

布隆奇利　算啦，萨拉诺夫，事情都说清楚了。

塞吉厄斯　我说的是虚伪的骗局。如果你们之间除了拿枪威胁之外没有别的事，你会又回到这儿来吗？雷娜冤枉了你那个被烧死的朋友。他不是告密的人。

雷娜　那是谁？（突然猜到了真情）啊，卢卡！我的女仆！我的仆人！今天早上我——我——你一直和她在一起——噢，我一直崇拜的神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迎着她的目光，带着嘲笑的高兴劲儿看她猜中了人。她更加生气，走近他，用更低更认真的口吻说）你知道吗，我上楼的时候从窗户向外看，想再看一眼我的英雄，可是我看到了当时我还不明白的事。现在我知道了，你在向她求爱。

塞吉厄斯　（严肃而幽默地）你都看到了？

雷娜　看得太清楚了。（她转身走开，跌坐在中间那扇窗户的座位上，非常得意。）

塞吉厄斯　（玩世不恭地）雷娜，咱们的浪漫史破灭了。生活是一场闹剧。

布隆奇利　（对雷娜，古怪地）你看，他终于看清楚他自己

了。

塞吉厄斯　（向他走去）布隆奇利，我允许你叫我傻瓜，你现在还可以叫我胆小鬼。我拒绝和你决斗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布隆奇利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叫喊着要和我决斗时我也没问为什么，你说不决斗了，我也不想问为什么。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必须打仗时我就打，不必打仗时我也非常高兴不打。你只是个业余的，你以为打仗挺好玩。

塞吉厄斯　（在桌旁坐下，和他面对面）那你也得听听为什么，我的职业军人。原因是这样的：真正的战斗需要两个人——真正的男子汉——有感情、有血性、有自尊心的人。我不能和你决斗，就像我不能向一个丑姑娘求爱一样。你没有魅力，你不是人，你是机器。

布隆奇利　（抱歉地）太对了，太对了。我就是这种人。真对不起。

塞吉厄斯　啐!

布隆奇利　既然你已经发现生活不是闹剧，而是很合理很严肃的事情，还有什么在妨碍你的幸福?

雷娜　（站起来）你真挂念我和他的幸福。你忘记他的新情人卢卡了吗?现在他要决斗的不是你啦，是他的情敌尼古拉。

塞吉厄斯　情敌!!!（一下子跳到房间中央。）

雷娜　你不知道他们已经订婚了吗?

塞吉厄斯　尼古拉!又出现新的地狱了吗?尼古拉!!

雷娜　（挖苦地）这个损失太令人可惜了吧?这样一个美人!这么聪明!这么端庄!却要在一个中年男仆的身边耗掉。

真的，塞吉厄斯，你不能袖手旁观，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和你的骑士精神太不相称了。

塞吉厄斯 （完全失去自制）毒蛇！毒蛇！（他从这边冲到那边，气急败坏。）

布隆奇利 你看你，萨拉诺夫，你把事情搞糟了。

雷娜 （更加生气）你明白他干了什么吗，布隆奇利上尉？他让这丫头监视我们，得到的报酬是他向她求爱。

塞吉厄斯 虚伪！可恶！

雷娜 可恶！（面对他）你能否认她对你讲了布隆奇利上尉在我房里的事吗？

塞吉厄斯 不，但是——

雷娜 （打断他）你能否认她告诉你的时候你正对她动手动脚吗？

塞吉厄斯 不，听我告诉你——

雷娜 （轻蔑地打断他）不必再对我们讲了。这些就足够了。

（她离开他，威严地拖着长裙走回窗口。）

布隆奇利 （温和地，与此同时塞吉厄斯因耻辱而痛苦地跌坐在无背长椅上，两拳抱头，把头扭向一边）我说了，你在把事情弄糟，萨拉诺夫。

塞吉厄斯 这只虎猫！

雷娜 （激动地跑向布隆奇利）你听，这人还骂我，布隆奇利上尉！

布隆奇利 他还能怎么办，亲爱的小姐？他怎么也得为自己开脱一下呀。算啦，（极力劝道）别吵了，吵有什么用？

〔雷娜长出一口气，坐到无背长椅上，她苦恼地看了一会儿布隆奇利，没引起任何反响，便独自伤感起来，实

际上正孩子般地倚靠在塞吉厄斯扭动着的肩膀上。)

塞吉厄斯 和尼古拉订了婚！哈！哈！啊，好啦，布隆奇利，你能冷静地对待这个天大的欺诈行为，算是对喽。

雷娜 (优雅地对布隆奇利，直觉地猜测到他的思想状态) 我敢说，你把我们俩看成一对大小孩，是不是?

塞吉厄斯 (粗鲁地笑笑) 他是这么想的，没错儿。瑞士的文明看护着保加利亚的野蛮，嗯?

布隆奇利 (脸红) 根本不是，我保证。我只是想让你们俩都安静安静。好啦！好啦！咱们都和和气气的，友好地把事情谈开。那位小姐在哪儿?

雷娜 可能在门口偷听。

塞吉厄斯 (仿佛中弹似的一哆嗦，沉着但极为愤慨地说) 我来证明一下，这起码是诽谤。(他庄严地走到门口，打开门。他向外看去，狂怒地大吼一声。他冲到走廊里，把卢卡拖进屋来，又用力地向桌子那边抛去，叫道) 审判她，布隆奇利，你是一个冷静的人，不偏不向，审判这个偷听的家伙。

〔卢卡傲然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响。

布隆奇利 (摇头) 我不能审判她。有一次我自己就在帐篷外面偷听过。当时兵变即将爆发。这不过是一个挑衅的程度问题，那时候我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卢卡 我的爱情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不惭愧。

雷娜 (轻蔑地) 你的爱情！你是说你的好奇心吧。

卢卡 (面对着她，饶有兴味地反驳她的轻蔑) 我的爱比你的任何感情都强烈，胜过你对奶油巧克力兵的感情。

塞吉厄斯 (马上有所怀疑，对卢卡) 这是什么意思?

卢卡　（猛烈地）这意思是——

塞吉厄斯　（无礼地打断她）噢，我想起来了，是冰布丁。这么骂人太可耻了，小丫头！

〔彼特科夫少校进，只穿着衬衫。

彼特科夫　对不起，我只穿着衬衫，诸位。雷娜，有人穿过我的那件外套，我敢发誓。他的背和我的背长得不一样。袖口也撑破了。你妈正给我补呢。但愿她能快一点儿：我会着凉的。（他更加注意地看看他们）出了什么事吗？

雷娜　没有。（她坐到炉旁，一副平静的样子。）

塞吉厄斯　噢，没事。（他坐到桌旁，和刚开始时一样。）

布隆奇利　（已经坐下）没事，一点事儿也没有。

彼特科夫　（在无背长椅上坐下，正是他原来坐的地方）这就好。（他注意到卢卡）怎么啦，卢卡？

卢卡　没什么，老爷。

彼特科夫　（和蔼地）这就好。（他打喷嚏）去问问夫人我的外套缝好没有，好姑娘，啊？

〔尼古拉拿着外套进门。卢卡装出正在房间里干活的样子，把放着水烟筒的小桌子搬到靠窗的墙边。

雷娜　（一见到尼古拉胳膊上搭着的外套，马上站起来）拿来了，爸爸。把它给我，尼古拉，你去给火添点儿柴。（她接过外套，把它拿到少校身边，少校站起来，准备穿外套。尼古拉去添火。）

彼特科夫　（对雷娜，慈爱地逗她）啊哈！可怜的老爸爸刚从战场上回来一天，要对他亲热亲热，嗯？

雷娜　（一本正经的责备样子）啊，你怎么这么对我说话呀，爸爸？

彼特科夫　好，好，开个玩笑吗，一个小小的玩笑。来，亲亲我。（她吻他）现在把衣服给我吧。

雷娜　不，我来帮你穿上。转过身去。（他转身，把胳膊向后伸出，等着穿上袖子。她敏捷地从衣袋里掏去照片，把它扔到布隆奇利面前的桌上，后者在塞吉厄斯的眼皮底下用一张纸盖住照片，塞吉厄斯惊奇地看着，疑心越来越大。雷娜随后帮彼特科夫穿上外套）好啦，亲爱的！现在你舒服了吧？

彼特科夫　太舒服了，小宝贝儿。谢谢啦。（他坐下，雷娜回到炉边的座位上）噢，对了，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他把手放进刚被掏过的衣袋里）嗯？嘿！（他又去摸另一只口袋）怪了，我敢发誓——（非常迷惑，又摸摸脑袋）我怀疑——（又摸最先摸过的那个口袋）它能到哪儿——（他站起来，大声说道）你妈妈把它拿走了！

雷娜　（满脸通红）拿走什么了？

彼特科夫　你的照片，上面还写着，“雷娜，送给她的奶油巧克力兵：一个纪念”。这下你知道了吧，这比见到真人还说明问题，我得把这件事查清楚。（大喊）尼古拉！

尼古拉　（走到他面前）老爷！

彼特科夫　你今儿早上是不是碰坏了雷娜小姐做的一块点心？

尼古拉　您听见的，雷娜小姐是这么说的，老爷。

彼特科夫　这我知道，你这个笨蛋。这是真的吗？

尼古拉　我敢肯定，雷娜小姐不会说任何不真实的事情，老爷。

彼特科夫　你肯定？我可不肯定。（转向其他人）算了吧，别

以为我看不出来。(他走到塞吉厄斯面前，指指他的肩膀)塞吉厄斯，你是那个奶油巧克力兵，对不对?

塞吉厄斯　(跳起来)我！奶油巧克力兵！当然不是。

彼特科夫　不是！(他看大家。他们都非常严肃，非常清醒)你的意思是，雷娜拿那种东西送给别的男人?

塞吉厄斯　(高深莫测地)世界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清白，彼特科夫。

布隆奇利　(站起来)好了，少校。我是那个奶油巧克力兵。那位尊贵的小姐救了我的命，还在我饿肚子的时候给我奶油巧克力吃——那些奶油巧克力的味道我永远也忘不了！我死去的朋友施托尔茨在皮洛特给你们讲过这件事。我就是那个逃兵。

彼特科夫　是你！(他张大嘴巴)塞吉厄斯，你记不记得，今天上午咱们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两个女人是怎么个样子！(塞吉厄斯玩世不恭地笑着。彼特科夫严厉地看着雷娜)好你个了不起的小女子啊，嗯?

雷娜　(怨恨地)萨拉诺夫少校已经改变了主意。而我往照片上写字的时候并不知道布隆奇利上尉已经结过婚了。

布隆奇利　(大吃一惊，强烈地抗议道)我没结过婚。

雷娜　(深深地责备)你说你结过婚了。

布隆奇利　我没说。我肯定没说过。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结过婚。

彼特科夫　(恼怒地)雷娜，如果我不算多嘴，没有问得太多的话，请你费心告诉我，你和这两位先生中的哪一个订了婚?

雷娜　和谁也没订婚。这位小姐(指卢卡，卢卡则骄傲地面对

众人）是萨拉诺夫先生目前喜爱的人。

彼特科夫 卢卡！你疯啦，塞吉厄斯？嗐，这姑娘已经和尼古拉订婚了。

尼古拉 请您原谅，老爷。这里面有误会。卢卡没有和我订婚。

彼特科夫 没和你订婚？你这流氓！哼，你们订婚的那天，你从我这里拿走二十五列弗；她从雷娜那拿到这个镀金手镯。

尼古拉 （冷静而甜言蜜语地）我们是这么说的，老爷。但是这不过是为了保护卢卡。她的心太高了，我不过是她的心腹仆人罢了。老爷您是知道的，我想将来在索非亚开个小店，假如她和贵族结了亲，我盼望她能常来买东西，并且替我多向别人做介绍。（他谨慎地走出房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的人都望着他的背影。）

彼特科夫 （打破沉默）嗐，我算是——哼！

塞吉厄斯 这要么是最崇高的英雄气概，要么是最让人恶心的卑鄙行为。是哪一种，布隆奇利？

布隆奇利 别管它是英雄气概还是卑鄙行为，尼古拉是我在保加利亚见到的最能干的人。他要是会说法语和德语的话，我就让他当一家旅馆的经理。

卢卡 （突然向塞吉厄斯发火）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侮辱了我。是你给他们做的好样子。你得向我道歉。

〔塞吉厄斯像一只又上了弦、马上就要打钟点的钟似的，立即将双臂交叉起来。

布隆奇利 （没等他开口）没有用的，他从不道歉。

卢卡 对你他不会道歉，你和他是平等的，又是他的敌人。对

我，对他可怜的仆人，他不会拒绝道歉。

塞吉厄斯 （表示赞同地）算你说对了。（他以最优美的姿态跪下一条腿）请原谅。

卢卡 我原谅你。（她胆怯地把手伸给他，他吻她的手）这一吻使我成了你的未婚妻。

塞吉厄斯 （跳起来）啊！我把这事忘了。

卢卡 （冷淡地）你要是愿意可以收回。

塞吉厄斯 收回？这可不行！你是我的。（他用胳膊搂住她。）

〔凯瑟琳进屋，发现卢卡在塞吉厄斯怀里，其他人都迷惑惊讶地盯着他们。

凯瑟琳 这是什么意思？

〔塞吉厄斯放开卢卡。

彼特科夫 喏，亲爱的，看起来塞吉厄斯要娶卢卡，而不是雷娜。（她正要气愤地对他发火，他暴躁的叫喊声止住了她）别怪我，我和这事没有任何关系。（他退到炉边。）

凯瑟琳 娶卢卡！塞吉厄斯：你对我们得说话算话！

塞吉厄斯 （交叉起双臂）我不管什么说话算话。

布隆奇利 （这种常识性使他高兴）萨拉诺夫，伸出手来。我祝贺你。你的英雄行为到底还是挺实际的。（对卢卡）尊贵的小姐，请接受一个善良的共和主义者的最好祝愿！（他吻她的手，这使雷娜极为反感；然后他回到他的座位上。）

凯瑟琳 卢卡，你在说谎。

卢卡 我没有伤害雷娜。

凯瑟琳 （威严地）你叫她雷娜！

〔雷娜同样愤慨，几乎要对这种放肆的行为动怒。

卢卡 我有权叫她雷娜，因为她叫我卢卡。我对萨拉诺夫少校讲，如果那位瑞士先生回来的话，她就绝不会和他结婚了。

布隆奇利 （站起来，十分吃惊）啊呀！

卢卡 （转向雷娜）我以为你更喜欢他，而不是塞吉厄斯。我说的对不对你最清楚。

布隆奇利 纯粹是胡说八道！我向你们保证，亲爱的少校和亲爱的夫人，尊贵的小姐只是救了我的命，绝没有别的。她对我根本没有这种意思。嘿，天哪，看看小姐，再看看我，她年轻，漂亮，又有钱，她的想象里充满了神仙似的王子，崇高的理想，骑兵队的冲锋，天知道还有什么！而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瑞士士兵，过了十五年的军营和战斗生活，几乎忘记了体面生活是个什么样，一个流浪汉，一个因为不可救药的浪漫气质而毁了一生的全部运气，一个——

塞吉厄斯 （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跳起来，带着难以置信地惊奇打断布隆奇利）对不起，布隆奇利，你说什么毁了你一生的运气？

布隆奇利 （干脆地）一种不可救药的浪漫气质。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两次从家里跑出去。我去参军，却没有去继承父业。当一个有理智的人只能逃到附近地窖里的时候，我却爬上了这家的阳台。我还偷偷跑回来，想再看一眼这位小姐，而任何一个有我这样年龄的人都会把外套寄回来——

彼特科夫 我的外套！

布隆奇利 ——对，我说的就是那件外套——谁都会把它寄回来，然后悄悄回家的。你们以为我是那种招小姑娘爱的人

吗？嗐，看看我们的年龄！我三十四岁了，我看小姐不会超过十七岁。（这一估计引起了人们明显的激动，大家转过来、转过去地互相看着。他却全然不知地继续说下去）那些对我来说生死攸关的冒险行为，在她不过是女学生的游戏——奶油巧克力和捉迷藏。这就是证据！（他从桌子上拿起照片）现在我问你们，一个把这种事看得很重的女人会送给我这个，还在上面写上“雷娜，送给她的奶油巧克力兵，一个纪念”吗？（他胜利般地把照片拿给他们看，仿佛这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没有留下任何可遭反驳的余地。）

彼特科夫 我要找的就是它。它究竟是怎么跑到那去的？（他从炉边走过来看照片，然后坐在无背长椅上。）

布隆奇利（对雷娜，自鸣得意地）我看我已经把事情都讲清楚了，尊贵的小姐。

雷娜 （走到桌边面对着他）我很同意你对你自己的描述。你是一个专好幻想的傻瓜。（布隆奇利难以形容地大吃一惊）我希望，下一次你会分辨出十七岁的女学生和二十三岁的小姐的不同！

布隆奇利 （呆若木鸡）二十三岁！

〔雷娜轻蔑地从他手里夺过照片，撕碎它，然后把碎片扔到他的脸上，傲然地走回原处。

塞吉厄斯 （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的情敌的狼狈相）布隆奇利，我连最后一个信仰也没有了。你的聪明伶俐也是假的，和别的东西一样。你还没有我懂的多呢！

布隆奇利 （不知所措）二十三！二十三岁！（他考虑一下）嗯！（迅速地下定决心，走向男主人）既然如此，彼特科

夫少校，我恳求你并正式向你的女儿提出求婚，取替已经退出的萨拉诺夫少校。

雷娜 你好大胆！

布隆奇利 你今天下午对我说了不少话，你那会儿要是二十三岁，我就应该认真对待那些话。

凯瑟琳 （礼貌而傲慢地）先生，我看你既没有意识到我女儿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意识到你想代替的萨拉诺夫的社会地位。彼特科夫家族和萨拉诺夫家族是全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我们的社会地位几乎是历史悠久的：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

彼特科夫 哎，这算不了什么，凯瑟琳。（对布隆奇利）布隆奇利，如果问题只是你的社会地位的话，我们会十分高兴，不过，先不提这个。你知道，雷娜过惯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塞吉厄斯有二十匹马。

布隆奇利 可是要二十匹马做什么？我们又不办马戏团。

凯瑟琳 （严厉地）先生，我的女儿需要一个一流的马厩。

雷娜 别说了，妈妈，你在拿我出洋相。

布隆奇利 啊，好吧，要是说起家产，都在这儿哪！（他一下子冲到桌旁，抓起蓝色信封里的那些信件，又转向塞吉厄斯）你说有多少匹马？

塞吉厄斯 二十匹，尊贵的瑞士人。

布隆奇利 我有二百匹马。（众人惊诧）多少辆车？

塞吉厄斯 三辆。

布隆奇利 我有七十辆。其中有二十四辆大车，里面能坐十二个人，外面还可以坐两个；而且还不包括驾车人和管事。你有多少张桌布？

塞吉厄斯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

布隆奇利 你有四千张吗？

塞吉厄斯 没有。

布隆奇利 我有。我有九千六百对床单和毯子，还有两千四百条鸭绒被。我有一万副刀叉，还有一万只点心匙。我有三百个仆人。六座宫殿似的宅第，两个马车行，一个茶园，还有一处私人别墅。我有四个功勋章，还有军官的官衔和绅士的名望，而且我会说三种语言。指给我看看，保加利亚有谁拿得出这么多东西来！

彼特科夫 （带着孩子般的敬畏）你是瑞士皇帝吧？

布隆奇利 我在瑞士的地位是最最知名的：我是一个自由公民。

凯瑟琳 那么，布隆奇利上尉，既然我的女儿选中了你——

雷娜 （反抗地）我没有选他。

凯瑟琳 （不理睬她）——我不会妨碍她的幸福。（彼特科夫正要开口）这也是彼特科夫少校的想法。

彼特科夫 噢，我高兴都来不及呢。二百匹马！哟！

塞吉厄斯 小姐怎么说呢？

雷娜 （假装愠怒）小姐说留着他的桌布和马车吧。我在这不是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她转身背对他。）

布隆奇利 我不接受这个回答。我曾经作为逃兵、乞丐和挨饿的人向你求救。你接待了我。你让我吻你的手，让我在你的床上睡觉，让我在你的房里藏身。

雷娜 我并没有把这些给予瑞士的皇帝。

布隆奇利 我要说的正是这话。（他抓住她的双肩，把她的身体转过来和他面对面）现在告诉我们，你把这些给了谁。

雷娜 （羞怯地一笑，屈服了）给了我的奶油巧克力兵。

布隆奇利 （高兴得孩子般地大笑起来）这就行了。谢谢你。(他看看手表，突然一本正经起来）时间到了，少校先生。你对这几个旅的安排特别出色，肯定还要请你处理迪莫克师的一些步兵的行动。让他们从罗姆帕兰卡方向返回。萨拉诺夫，在我回来之前不要结婚。两周后的星期二晚上五点钟，我会准时回来。尊贵的女士们，(双脚咔哒一并拢）晚安。(他向众人行军礼，走出。)

塞吉厄斯 好一个男子汉！他是一个凡人吗?

——剧　终

康蒂妲

（1894）

陈瘦竹　译

第一幕

一八九四年十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在伦敦市偏东北角的一个区域。这区域地方很大，离开五月市①和圣·詹姆士街② 有几里路，这里的贫民窟不像其他地区的那样狭窄肮脏，腥臭气闷。这地方的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没落中产阶级的气味：街道广阔，人烟稠密，到处有极难看的洋铁小便池，激进党派的俱乐部，还有许多整天有黄色车辆来回开行的电车轨道；在热闹的大街上，住家门前居然还有长满青草的“前花园”，园中除了从街门通向正屋的那一段甬道以外，其他地方从没有人行走；但美中不足的是，一眼望去，一连几里路都是一色单调难看的砖房，乌黑的铁栏杆，铺石的人行道，石板屋顶，来往的也全是些派头十足但衣着平常，或是衣服坏得失去体统的人们。

---

① 五月市（Mar fair）现在是伦敦新式住宅区。自十六世纪直到十九世纪，每逢五月，一向在这里举行市集，因此得名。

② 圣·詹姆士街（ST. Jame’s）原是英国王族邸第所在地，有圣·詹姆士宫，自1697年白厅（Whitehall）焚毁以后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王都住在这里。

他们已习惯于这个地方的生活，大部分人都是为了别人的事，毫无兴趣地在终日奔波劳碌。只有在伦敦小市民的贪欲和商业“热狂”中，才偶尔会有一点微弱的热情和活跃气象透露出来。警察和小教堂虽不多，但也常在眼前出现，并不足以打破这地方的单调情景。阳光和煦；没有雾气；虽然煤烟经常使得人的手脸或房屋的砖瓦灰泥看起来显得模糊肮脏，但它的浓厚的程度倒还不致于使得伦敦人感到烦闷。

在这一片枯燥无味的沙漠上，也有绿洲。那就是在哈克尼路尽头附近，有一所面积占两百一十七英亩的大公园。这公园四面围的不是铁栏杆，却是木栅栏，里面有草地、树木、游泳池，以及表现出令人羡慕的伦敦人园艺的绝技，排列得像地毯一样的花畦；此外还有一个沙坑，那沙土本来是从海边运来供儿童游戏的，可是因为很快就变成金斯兰、哈克尼和霍克顿三处地方一切小动物的天然畜养所，所以就废置不用了。这公园里的其他引人注目之处，还有一座露天音乐台，一个给宗教家、反宗教家和政治家演说用的毫无设备的讲台，一个板球场，一座体育馆和一座旧式的石砌凉亭。凡是周围有树木和高起的草地围绕着的地方都能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凡是地面一直伸展到灰色的木栅栏边，一眼望去到处是砖瓦和灰泥、空中广告、密集的烟囱、飘浮着烟子的地方，这四周的景象便会使它显得荒凉而污浊。

从圣·多明尼牧师住宅的前窗望出去，可以看到维多利亚公园的最好的景色，眼前看不见一块砖瓦的

痕迹。这所牧师住宅，半边临着空地，前面有花园和门廊。客人来时踏上台阶，走进门廊；小贩们和牧师的家人则从台阶底下的门走进地下室。地下室前边是早餐厅，其实每一顿饭都在这里吃，后边是厨房。楼上，和正厅的门相并排的是客厅的门，客厅里有一扇玻璃格子大窗，对着公园开着。这间客厅是家里唯一清静的一间起坐室，既没有孩子进来打扰，家人又不在这里吃饭，所以詹姆士·马伏·莫瑞尔牧师就在这里工作。他正坐在长桌一端的一张坚固的圆背转椅上，长桌横放在窗前，所以他在工作疲倦的时候，只要向左转过头去，就可以赏玩一下园中的景色。紧挨着长桌的另一端，有一张小桌，这小桌的宽度只有大桌的一半，上面放着一架打字机。打字员正坐着打字，她的背向着窗子。长桌上堆着报章杂志，小册子，信件，小抽屉柜，一本公务日记，一架邮件天秤和其他物件。屋子中放着一把椅子，面向牧师，专供客人来谈公事之用。在他的手边，放着文具盒和一张有镜框的照片。在他背后，沿墙满放着书架，一个眼光锐利的人，从架上所摆的毛瑞斯① 的《神学论文集》和一整套《勃朗宁诗集》，就可以看出这位牧师关于伦理和神学的见解。从黄封皮的《进步与贫困》、《费边社论文集》、《约翰·保尔之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社会主义名著，就可以看出这位社会改革家的

---

① 毛瑞斯（John Frederick Denison Manrice，1805～72），英国作家和牧师，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

政治主张。在他对面，靠近打字机，有一扇门。再过去一点，对着壁炉，是一个小橱，橱顶上放着一个小书柜，橱边摆着一张沙发。这时炉火烧得很旺，壁炉两旁，一边放着一张安乐椅和黑漆彩画的煤斗，一边放着一把供小孩坐的小椅，壁炉上面有个油漆的木炉台，台上是一个装设精巧的架子，架子上嵌有许多小玻璃镜子，上面放着一只装在皮匣里的旅行钟（这是任何人结婚时必定会收到的一种礼品），壁炉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幅从提香① 的《圣母升天图》中临摹下来的圣母像，这一切颇使人为之神往。就整个房子来看，看管这房子的，一定是个很善于理家的人，虽然一个不爱整洁的男子把长桌上弄得乱七八糟，但其他的地方仍显然完全是听凭她的意思安排的。房子里的家具，就装潢说，不免表现出郊区家具商所大事吹嘘的“客厅式家具”的气味，可是这里面倒也没有什么完全无用的或只为摆阔的东西存在。伦敦东区的一个牧师的收入很有限，他也不能把钱浪费在漂亮的装潢上面。

詹姆士·马伏·莫瑞尔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英国教会牧师，并且是圣马太公会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中的积极分子。他年约四十岁，生气勃勃，和蔼可亲，为人很活泼，体格魁伟，样子也很漂亮。他的精力很充沛，态度和悦诚恳而又善于体贴，声音洪亮自然。他说话时像一个老练的演说家一样的明晰有力，而且能

---

① 提香（Titian)，十五世纪威尼斯名画家。

极自如地运用丰富的词藻。他是个第一流的牧师，能够对他所喜欢的人毫无顾忌地畅谈一切，更能够在教训别人时不至引起对方的反感，在强迫别人听从自己的意思时不使别人感到屈辱，有时甚至能够在干涉别人的私事时不显得鲁莽无礼。他的热忱和同情心的源泉，一刻也不会干枯；但他每天仍吃得很甜，睡得很香，使他在精疲力竭之后，能很快地恢复元气。同时，他像一个大孩子，对自己的权能不免有些虚骄，更常常不自觉地显得有些沾沾自喜。他的脸色很健康，前额饱满，眉毛稍粗一些，眼睛却明亮有神，嘴的轮廓虽不是顶好，却也显出一种果断有力的样子，鼻子很大，鼻孔像善于表演的演说家一样便于翕动，但所有他的五官却缺少一种灵秀之气。

那位打字员普拉瑟派英·迦纳特小姐，大约有三十岁，短小精悍，下中产阶级出身，穿着美丽诺呢的黑裙和一件罩衫，衣服质料虽差，却穿得很整洁。她说话显然很轻率急躁，态度也不十分娴雅，但为人敏感而多情。这时她正忙着打字，莫瑞尔正在拆阅早上来的最后一封信件。他看了那封信，哭笑不得地哼了一声。

普拉瑟派英　又要去演讲了？

莫瑞尔　对了。霍克登自由团要我在星期天早上，去给他们演讲。（特别着重在“星期天”几个字，认为这件事的不合情理之处，就在这三个字上）他们是些什么人哪？

普拉瑟派英　他们大半都是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

莫瑞尔 他们不知道牧师星期天是没有空的，真是些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他们真要听我的演讲，请他们到教堂里去听吧；这对他们，倒是很有好处的。你告诉他们，每逢星期一跟星期四我才有工夫出去。记事本在这儿吗?

普拉瑟派英 （拿记事本）在这里。

莫瑞尔 下星期一我要出去演讲吗?

普拉瑟派英 （查记事本）要到托维哈姆雷兹激进派俱乐部去演讲。

莫瑞尔 那么，星期四呢?

普拉瑟派英 英国土地复兴协会。

莫瑞尔 再下一个星期呢?

普拉瑟派英 星期一，圣马太公会。星期四，独立劳动党格林维治支部。星期一，社会民主联合会分会。星期四，第一次坚信礼——（很不耐烦）哦，我干脆告诉他们说，你不能去就得了。他们不过是几个不学无术，自以为是，沿街叫卖的穷小贩子罢了。

莫瑞尔 （觉得有趣）嗳，可是你要知道，迦纳特小姐，他们还是我的近亲呢。

普拉瑟派英 （凝视着他）你的近亲?

莫瑞尔 对了，我们大家同一个父亲——同一个天父。

普拉瑟派英 （松一口气）哦，就是这么点关系吗?

莫瑞尔 （语调忧郁，但这忧郁对于他的美妙动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不必要的装点）啊，你不相信我的话。人人都这么说，可是人人都不相信——人人都不相信。（马上又谈到正事）得了，得了！普拉瑟派英小姐，你能不能给这些小贩子定一个日期？二十五号怎么样，前天我记得还没有

约定呢。

普拉瑟派英 （查记事本）早约定了——费边社。

莫瑞尔 费边社真讨厌！二十八号也约定了吗？

普拉瑟派英 进城去赴宴会。铸金公司早跟你约定了的。

莫瑞尔 算了吧。二十八号我到霍克登自由团去。（她默然将这个约会登在记事本上，脸上现出极端轻蔑霍克登无政府主义派的表情。莫瑞尔打开邮寄来的一份《教会改革家》的封皮，翻阅斯蒂华·海德兰先生的社论，以及圣·马太公会的消息。莫瑞尔的副牧师亚力山大·勒克西进来，立刻打破了沉寂。他是莫瑞尔从附近大学区物色来的一位青年；他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那个大学区，要用他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技能给伦敦东区居民一点好处。他很热忱忠厚，可是不够老练，为人倒还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能容忍之处，只是他有一种习惯，在说话时因为过分想要发音清晰，并且要照大学里的办法读出某些母音，总是噘起嘴，把两边靠嘴角的嘴唇闭上个半英寸，而这就是他要用牛津的高雅气派（他说这在他已成了一种习惯）来矫正伦敦市民的粗俗气的主要办法。他对莫瑞尔奉命唯谨，所以颇为得宠。这时莫瑞尔从《教会改革家》上抬起头来，很姑息地望着他说）嗯，勒克西！老规矩，又迟到了。

勒克西 糟糕。我真想早起，可就是起不早。

莫瑞尔 （自喜精力过人）哈！哈！（突发奇想）惊醒过来祷告呀，勒克西，惊醒过来祷告呀。

勒克西 那我知道。（用调笑的口气来对付这个局面）可是在我睡着的时候，怎么能够惊醒过来祷告呢？普拉西小姐，你说对吗？（走向火炉去烤火。）

普拉瑟派英　（毫不留情地）对不起，请称我迦纳特小姐。

勒克西　请你原谅——迦纳特小姐。

普拉瑟派英　今天所有的工作，都得你一个人去干了。

勒克西　（在火炉边）为什么?

普拉瑟派英　你不用管为什么。要是你能像我一样亲自去赚一顿晚饭吃，哪怕只有一次，包管对你很有好处。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你在半点钟以前，就该出去巡回访问了。

勒克西　（莫名其妙）她说的话是真的吗，莫瑞尔?

莫瑞尔　（兴高采烈——目光闪烁）是的。我今天要悠闲悠闲了。

勒克西　你！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过悠闲生活。

莫瑞尔　（站起来）哈！哈！我不知道吗？今天早晨的时间，我就要完全自己支配。我的太太就要回家来了；十一点四十五分钟，她准到这儿。

勒克西　（惊讶地）现在就要回家来了——跟孩子们一起回来吗？我还以为他们会住到月底呢。

莫瑞尔　他们原打算住到月底。她这次回来，也不过只预备呆一两天工夫，给杰密带几件法兰绒的衣服去，同时顺便看看，她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是怎样过日子的。

勒克西　（不安地）可是，我亲爱的莫瑞尔，如果杰密跟佛勒菲那两个孩子害的是猩红热，你觉得她回来一趟妥当吗?

莫瑞尔　猩红热！瞎说，出麻疹罢了。这种病是我从克劳夫特街学校带回家里来的。老弟，牧师跟医生一样，必须像士兵上战场似地去对付传染病。（神气十足地拍着勒克西的肩膀）你要有办法出麻疹，尽管得好了，勒克西，她准会照料你的，那才真是你的好运气呢！怎么样?

勒克西 （勉强含笑）你对你太太的态度，真是叫人很难理解——

莫瑞尔 （温和地）啊！老弟，快结婚吧！娶一位好太太，那你就会理解了。我们总是想要把天国里的最好的东西移植到人世间来，结婚就可以叫我们先尝一下天国里最好的东西的滋味。你结了婚，就可以治好你这种一天闲荡的毛病了。一个诚实的人总会感到为了报答上天赐给自己的每一小时的幸福，必须切切实实做一点不自私的艰苦工作，去使别人得到幸福。我们既没有权利享受财富而不创造财富，也没有权利享受幸福而不创造幸福。娶一位像我的康蒂妲那样的太太吧，那你就会受惠无穷，要想报答也报答不尽。（很亲热地在勒克西的肩头拍了几下，然后向门口走去。）

勒克西 哦，等一下。我几乎忘了。（莫瑞尔止步，手握门把，转过身来）你的老丈人要过来看你呢。（莫瑞尔微微一惊，不高兴地重新关上门，态度大变。）

莫瑞尔 你是说柏格斯先生吗？

勒克西 对了。我刚才在公园里碰到他，他跟别人正在争论什么事情。他要我告诉你，他马上就来看你。

莫瑞尔 （将信将疑）可是他有三年没有上我们家来过啦。勒克西，真的吗？你不是开玩笑吧？

勒克西（严肃地）先生，不开玩笑，这是真的。

莫瑞尔 （沉思地）哼！他现在来看康蒂妲，倒正是时候，免得往后康蒂妲变了样子，叫他不认识了。（带着一副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的样子走了出去。勒克西用十分崇拜的眼光目送着他。迦纳特小姐因为无法改变勒克西的态度，便

使劲打着打字机出气。）

勒克西 这个人真好！他真可爱，真是十全十美！（坐在莫瑞尔的座位上，点上一支纸烟，神情颇为安适。）

普拉瑟派英 （很不耐烦，从打字机上抽下信纸，折好）哦，一个男人爱他的太太也应该有个分寸，犯不着为她弄得神魂颠倒，变成一个傻瓜呀。

勒克西 （大吃一惊）哦，普拉西小姐！

普拉瑟派英 （从文具盒里抓出一个信封，一边装信，一边说）左一个康蒂妲，右一个康蒂妲，口口声声都是康蒂妲！（舐着信封口）像她这样一个女人，不过因为她的头发还算好看，身段还算不错，（将信封按紧）可就有人为她失魂落魄到这个地步，这简直要叫人发疯。

勒克西 （语气庄重，含有责备之意）我认为她非常漂亮，迦纳特小姐——（从桌上取过照片，仔细端详，郑重其事地）非常漂亮。你瞧她的眼睛多美！

普拉瑟派英 她的眼睛，不见得就比我的眼睛要美多少——哼！（他放下照片，很严厉的呆望着她）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总认为我不过是一个衣服穿得不够漂亮的二等人物罢了。

勒克西 （庄严地站起来）对于上帝的任何一个儿女，我从来不敢有这种想法！（挺直身子，愣头愣脑地离开她，走到书架前。）

普拉瑟派英 （讥讽地）多谢。你这话说得真好，叫人听了真痛快。

勒克西 （她的坏脾气使他很忧闷）我真想不到，你对于莫瑞尔太太会有恶感。

普拉瑟派英　（愤慨地）我对于她并没有什么恶感。她很和气，心肠又好。我很喜欢她，而且比任何男人更能够赏识她的长处。（他很忧闷地摇着头，她站起来盛气凌人地逼近他）你不相信我的话？（他向她转过身来，她急切暴躁地跳到他面前）你以为我是妒忌吗？哦，勒克西·密尔先生，你对于人的心理了解得多么深刻呀！关于女人的缺点，你又懂得多么透彻呀，是不是？一个人能够天生为男人，赋有犀利敏锐的理智，而不像我们女人那样只有情感，同时更知道女人所以不能了解你们的疯狂的爱情，只是因为她们彼此妒忌，这该是多美的事呀！（耸耸肩膀离开他，走到火炉边去取暖。）

勒克西　啊，要是你们女人对于男人的长处，能像对于男人的短处一样细心体会，那么，普拉西小姐，世界上压根儿就不会有妇女问题了。

普拉瑟派英　（蹲下，伸手向火，转过头来）这是莫瑞尔嘴里的话，你从哪里捡来的？你自己想不出这句话来，你还不够聪明。

勒克西　你说得很对。我这句话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可是我并不觉得丢脸，此外还有许多至理名言，我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在妇女自由联合会的年会上，曾经说过这一句话。请你允许我再补充一句，虽然妇女们并不赞成这句话，可是我呢，作为一个男人，却很赞成。（又转向书架，希望这样一来可以将她压倒。）

普拉瑟派英　（对着壁炉板上的小镜子，整理头发）嗯，我希望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老老实实地说你自己的话，别跟他学舌。你只要一摹仿他，就丑态百出。

勒克西 （颇觉难堪）我并不是摹仿他，不过是拿他做个榜样罢了。

普拉瑟派英 （想要去打字，走过来又碰到他）是的，你是在摹仿他。你为什么不像大家一样把雨伞拿在右手里，偏要夹在你的左边胳肢窝里呢？你走路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把下巴向前翘着，急急忙忙，眼睛里现出一副紧张热烈的神气呢？你呀！你总是每天早上不到九点半钟就不起床！同样一个字，你平常说话的时候是一种念法，为什么一到教堂就又是另一种念法了呢！呸，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回到打字机前）算了，快来开始你的工作吧，一早晨的工夫都给我们浪费掉了。这是今天的工作日程。（将备忘录递给他。）

勒克西 （非常生气）多谢。（接过备忘录，站在桌旁，背对着她看。她用打字机将她的速记稿译出，根本不理会他。）

〔这时，门开了，柏格斯先生未经通报就闯了进来。他是个六十岁的老人，因为早年经营小生意时不得不唯利是图，变得相当粗俗卑鄙，后来因为生意兴隆，饮食无度，又变得懒散而傲慢。总之，他是个恶俗愚昧，只重口腹的人，对贱价出卖劳动力的人欺凌、鄙视，对有钱有势的人卑躬屈膝。而且他在这两种态度中，都很真诚直率，并不含有仇恨或羡慕之意。因为在这世界上找不到可以赚大钱的工作，他只得小本经营，尽量剥削别人，结果也就变得贪吝不堪。可是这一点他自己却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反而相信他在商业上的成就，完全是像他这样一个能干、勤劳、精明、富有商业经验，而在私生活方面又极度安闲、热情、专事欢乐的人必然会得到的一种正当的胜利。

就外貌说，他是一个矮胖子，扁平的四方脸上，有一个猪鼻子，下巴底下长着花白胡子，当中一块是灰色的，一双多泪的小蓝眼睛，带着悲哀伤感的表情。因为他说话时常带一种装模作样的腔调，所以他很容易将那表情转移到声音里去。

柏格斯 （站在门边，向四围一看）他们告诉我，莫瑞尔先生在这里。

普拉瑟派英 （站起来）我去给你请他。

柏格斯 （很粗鲁地打量她）你不是那个一向给他打字的年轻小姐吧？

普拉瑟派英 不是。

柏格斯 （念念叨叨地走向火炉）对了，她比你更年轻些。（迦纳特小姐瞪了他一眼，然后嘭的一声带上门出去）密尔先生，你快出去巡回访问了吧？

勒克西 （将备忘录折起来放在口袋里）对了，我马上就要出去。

柏格斯 （傲慢地）那末我就不耽误你了，密尔先生。我今天是专为来跟莫瑞尔谈私事的。

勒克西 （愤怒地）我相信，柏格斯先生，我并没有意思要偷听你们讲话。再见。

柏格斯 （敷衍地）哦，再见吧。（勒克西走到门口，正好遇见莫瑞尔进来。）

莫瑞尔 （向勒克西）访问去了？

勒克西 是的，先生。

莫瑞尔 拿我的绸围巾去围着脖子，外面风很大。去吧。（勒克西觉得受到了安慰，忘了柏格斯的鲁莽无礼的态度；兴

高采烈地走出去。)

柏格斯 你还是像往常一样，太娇纵你的副牧师了，詹姆士。早安。要是我拿钱雇一个人，他靠我吃饭，我可得叫他知道上下。

莫瑞尔 (毫不客气地)我一向把我的副牧师看成我的帮手和我的同志。要是你的职员跟管仓库的人，能像我的副牧师一样出力工作，那你很快就可以发大财了。那张椅子是你坐惯了的，你还是在那里坐吧。(摆出主人的架子，很冷淡地指着壁炉旁的一张圈椅；然后从桌旁端过那张空椅，放在离他老丈人相当远的地方坐下。)

柏格斯 (站在原处不动)你还是从前那个老样子，詹姆士!

莫瑞尔 你上次来看我的时候——我想，大约是三年以前吧——我记得那时你说这句话，态度更直率一些。你那时是这样说的:“你还像从前一样是个大傻瓜，詹姆士!”

柏格斯 (缓和地)啊，也许我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力求和解地欢笑着)当时我也并不是有意要冒犯你。比方说吧，一个牧师总得要带三分傻气才对，他有这种特权。带了傻气，那才合乎他的身份。可是，我今天来并不是为要跟你算旧账，倒是想把旧账一笔勾销。(忽然变得异常庄重，走向莫瑞尔)詹姆士，三年以前，你害得我好苦。你破坏了我的一笔生意。那时候我很难受，所以对你说了几句气话，结果你就叫我的女儿也来反对我。好吧!现在我愿意做一个好基督徒。(伸出手)詹姆士，我饶恕你。

莫瑞尔 (跳起来)你胡说，真是岂有此理!

柏格斯 (退缩，听到这话很不满意，几乎流下眼泪)詹姆士，这是牧师应该说的话吗?——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

应该说这种话吗?

莫瑞尔 （激烈地）不，先生，这不是牧师应该说的话。我说错了。我应该说，该死，真是岂有此理。这才是圣·保罗或者任何一个诚实的牧师对你这种人应该说的话。三年前，教养院定做大批衣服，公开招标的时候，你投的那一标，你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吗?

柏格斯 （忽然热心公益起来）詹姆士，那时候我完全是为纳税人的利益着想呀。我投的是最低的标，这一点你总不能否认吧。

莫瑞尔 不错，是最低的，那是因为你付给女缝工的工钱也是最低的，比随便哪一家的工钱都还要低，低得叫人只能勉强活命，或甚至连活命都不够。你那种工资待遇会迫使她们上大街上去卖淫。（越说越气）那些女缝工都是我的教区居民。因此，我使贫民局不得不以接受你的投标为耻而加以拒绝。我也使那些纳税人感到惭愧，不得不制止贫民局接受你的投标。除你之外，我对所有的人都曾加以指责。（勃然大怒）但是先生，你怎么敢到我这里来说饶恕我的话，还谈起你女儿——

柏格斯 安静点，詹姆士，安静点。不要无缘无故发那么大的脾气。我早已承认过，我错了。

莫瑞尔 （怒气未消）你承认了吗? 我可没有听见。

柏格斯 我当然是承认了的。我现在就承认，我错了。好吧。我上次写给你的那一封信，请你不要见怪。这样总行了吧?

莫瑞尔 （啪地一声搓了一下手指）那倒没有什么。你给工人加了工钱没有?

柏格斯 （欣然自得地）加了。

莫瑞尔 什么？

柏格斯（油嘴滑舌地）我现在是一个模范厂主了。我早已不雇女工，全把她们解雇了；厂里的活儿用机器来干。男工的工钱，每一个钟头起码有六便士；至于技工，都按照工会的规定。（骄傲地）现在你对我该没有什么可说了吧？

莫瑞尔 （不胜惊异）真有这样的事！啊，上帝对于一个悔悟的罪人，会赐予更多的欢乐的！（走向柏格斯，现出非常抱歉而热诚的表情）我亲爱的柏格斯，你做得真漂亮呀！过去我对你很不满，现在我真心诚意地向你道歉。（紧握他的手）这样改革一下，你觉不觉得比以前好多了？来，说实话吧：你是比以前快乐得多了。瞧你那副神气，我就知道你确是快活得多了。

柏格斯 （沮丧地）嗯，也许是吧。我想，你既然看出来了，那我一定是比以前要快活得多。不管怎么样，我投的那一标总算在郡议会里通过了。（粗野地）要是我不加工钱，他们就不给我通过——见他们的鬼，这一群好管闲事的家伙！

莫瑞尔 （放开手，很失望地）哦，你加工钱，原来是为了这个！（生气地坐下。）

柏格斯 （严厉地，口气越来越硬）不为这个，那我为什么要加工钱呢？加工钱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让工人拿去多喝几杯酒，多摆摆架子罢了。（庄严地坐在安乐椅上）詹姆士，这件事对你来说，当然再好没有，登在报上，你就成了一个大人物了。可是你从来没有想一想，你这样从爱惜金钱的人手里硬把钱抢下来，塞在工人的口袋里，让他们去乱

用乱花，是多么叫人伤心呀！

莫瑞尔 （长叹一声，表面上很客气，实际上很冷淡地）请问你今天早上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我总不敢相信，你只是因为想念你的女儿女婿才来的。

柏格斯 （固执地）是呀，就是这样。我就是为想念你们才来的，没有别的意思。

莫瑞尔 （觉得厌烦，但仍保持平静）我可不信。

柏格斯 （站起来，威胁地）詹姆士·马伏·莫瑞尔，别再这么说了。

莫瑞尔 （不为所动）我要这么说，我要一直说到你相信这是我的真心话为止。我不相信你。

柏格斯 （感到十分委屈）哦，好吧，既然你存心要跟我为难，那我只好走了。（勉强地走向门口，莫瑞尔不动声色，他踌躇着）詹姆士，我真没有想到，你一点儿也不肯饶人。（莫瑞尔仍无表示，他又勉强向门口走了几步。然后走回来，哭声哀求）我们的意见尽管不同，可是一向相处得还不坏呀。现在你为什么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我？我向你赌咒，我到这里来，纯粹是出于好意，并不打算跟我女儿的丈夫闹什么意见。来吧，詹姆士，做一个好基督徒，握握手吧。（很感伤地将手放在莫瑞尔的肩上。）

莫瑞尔 （抬起头来望着他，沉思地）你听着，柏格斯。你是不是要我像以前那样，像你投标不被采纳的事未发生以前那样来接待你？

柏格斯 当然，詹姆士。我想的就是这样—— 一点儿也不说假话。

莫瑞尔 那么你自己的言语举动，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了呢？

柏格斯 （小心翼翼地将手移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莫瑞尔 你听我说。那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小傻瓜。

柏格斯（哄骗地）不，不，我没有说过这话，詹姆士。我——

莫瑞尔 （抢着说）不，你是那样说的。可是我呢，我认为你是个老混蛋。

柏格斯 （竭力阻止莫瑞尔这样引咎自责）不，不，你没有说过这话，詹姆士。你把你自己说得太坏了。

莫瑞尔 不，我是那样说的。可是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因此处得不好。上帝把我造成了一个你所说的傻瓜，把你造成了一个我所说的混蛋。（这番话使柏格斯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他的身体也变得软弱无力起来，两眼茫然望着莫瑞尔，战战兢兢地伸出手来保持身体的平衡，好像脚下的地板突然要陷落一般。莫瑞尔仍然侃侃而谈）不管是傻瓜也罢，混蛋也罢，既然都是上帝一手造成，我也就不能再作什么挑剔。只要你到这里来的时候，老老实实地摆出一副有自尊心的、彻头彻尾的、坚定不移的混蛋的样子，对你的混蛋主义能讲得头头是道并以此为荣，那我对你总一定表示欢迎的。可是（声调渐渐变得激昂凶狠，站起身来，敲着椅背以加重语气）我可不欢迎你到这里来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你是一个模范厂主，一个改过自新的人，而其实呢，你只不过是为了要让郡议会通过你投的标，这才摇身一变，玩了个假把戏。（向他点着头，表示强调这一句话，然后走到壁炉那里，背向着火，取得居高临下的地位，继续说道）不，我喜欢一个人忠实于自己，一个坏人，就尽管老老实实摆出坏人的样子。好吧，你要走，就请便；要不然，就请坐下，把你为什么要跟我言归于好的那一套混

账道理，好好讲给我听听。（柏格斯本来情绪消沉，只有露着牙齿勉强苦笑的份儿，现在听到这个具体建议，心上倒觉宽慰了些。他考虑了一下，就慢慢规规矩矩地坐在莫瑞尔原先坐着的那张椅上）这才对了。那么，你请说吧。

柏格斯 （禁不住低声笑着）嗯，你真是一个怪人，詹姆士，一点儿也不错。可是（几乎是热狂地）大家不由得不喜欢你，再说，正像我以前曾经说过的，当然啰，谁也不会把牧师说的每一句话都当真，要不然，这世界就不成个世界了。难道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吗？（定了定神，准备谈更严肃的问题，望着莫瑞尔，一本正经地）好吧，你既然愿意我们无话不谈，那我就照直说了吧，从前我确实认为你有点儿傻头傻脑；可是现在我倒觉得，也许是那时候我自己太不合时流了。

莫瑞尔 （欣喜地）啊哈！你到底找出病根子来了，是不是？

柏格斯 （庄重地）对了，时代变得真快，快得叫我不能相信。五年以前，没有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会赞成你的意见。我老是在怀疑，他们为什么会让你到处去讲道。你看，我认识一个牧师，那个可怜的家伙，他的宗教热忱不见得比你高多少，结果可给伦敦主教革职了，停职停了几年。可是现在呢，要是有人拿出一千英镑来打赌，说你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主教，那我可不敢跟他打赌。（热情洋溢地）你跟你那一帮已渐渐得势了，这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总有那么一天，哪怕是为了要塞住你们的嘴，他们就会送点什么东西来孝敬孝敬你们的。詹姆士，你的主意打得不错；你干的这一行，对你这一类人来说，到底是一个赚钱的门道。

莫瑞尔 （毫不踌躇，伸出手来）柏格斯，来握握手。你现在说的话，倒是老老实实的了。我想他们不见得会把我升为主教；可是，万一他们把我升为主教，那末，我一定把我请客的时候能够请到的最大的承包商人，介绍给你。

柏格斯 （露出牙齿勉强笑着，站起身来握手）詹姆士，你真会说笑话。我们的争吵，现在就算和解了，是不是？

女人的声音说 “是”，詹姆士。

〔他们两人都吃了一惊，马上转过身去，看见康蒂妲正走进来，用欣喜的母爱的眼光凝视着他们，这是她所特有的一种表情。康蒂妲有三十三岁，身体很结实，肌肤丰满润泽，看样子以后难免要发胖，不过目前正是恰到好处，现出少女和母亲的双重美态。从她的举止，可以看出她已发现自己能以博得人们的爱怜的办法使别人屈从己意，而她也就直率地、本能地、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办法。就这一点而论，她像任何美貌的女人一样，善于利用她的美以达到无关紧要的自私目的；但是康蒂妲的发亮的额头，果敢的眼神，端正的嘴和下巴，无不显示她心胸宽大，性格高洁，因此在对人的感情方面说，虽然有些爱使心计，却不失高贵气概。一个慧心人对她端详一番之后，立刻就会猜想到，那位将《圣母升天图》挂在她的壁炉上面的人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发现了她和圣母在精神上有些相似之处。至于她丈夫或她自己，恐怕始终也没有过这种想法，对于提香这幅名画，也根本没有什么兴趣。这时，她戴着帽子，穿着外套，拿着一条毯子，毯子里面夹着一把伞，还有一个手提包和一卷画报。

莫瑞尔 （怪自己太疏忽）康蒂妲！怎么——（看表，发现时

间已过，十分不安地）我的宝贝！（赶上前，抢着那条毯子，非常懊恼）我本来打算到火车上去接你的。可是我竟无缘无故地耽搁下来，（将毯子扔在沙发上）我给——纠缠住了——（又回到她跟前）——我忘掉了——哦！（拥抱着她，心上异常懊悔。）

柏格斯 （有点儿难为情，不知道康蒂妲将怎样接待他）康蒂妲，你好？（她仍被莫瑞尔抱着，转过脸来，让她父亲吻她的面颊）詹姆士跟我已经得到谅解了！很光荣的谅解。詹姆士，是不是这样？

莫瑞尔 （急躁地）谅解个鬼！你害得我没有能够赶去接康蒂妲。（疼爱地）我可怜的宝贝，你的行李呢，怎么拿回来的？你怎么——

康蒂妲 （一边打断他的话，一边从他怀里退出来）得了，得了，你放心吧！不光是我一个人。尤竞昨天到乡下去看我们，今天我们同车来的。

莫瑞尔 （欣喜地）尤竞来了！

康蒂妲 对了，那个可怜的孩子，正在照料我的行李呢。你去吧，亲爱的，马上就去，要不然他会把马车钱先给了，我不要他给钱。（莫瑞尔急忙走出。康蒂妲将手提包和外衣放在沙发上，跟毯子摆在一起，一边闲谈）唉，爸爸，家里近来怎么样呀？

柏格斯 打你离开以后，家里就不成样子了，康蒂妲。希望你有空回家去一趟，跟那个丫头好好地谈一谈。那个跟你一起来的尤竞，是什么人哪？

康蒂妲 哦，尤竞吗，他是詹姆士发现的一个大宝贝。去年六月间，他睡在堤岸边被詹姆士遇上了。你看到我们家里这

幅新的画儿吗？（指《圣母升天图》）那是他送给我们的。

柏格斯 （不相信地）别瞎说！难道你想哄我——哄你的爸爸——不成？一个在堤岸上睡觉的马车搬运夫或这一类的人，会买这样一幅画儿吗？（严厉地）别想哄我，康蒂，这是一幅有名的宗教画，一定是詹姆士亲自挑选来的。

康蒂妲 你再猜一猜。尤竞不是马车搬运夫。

柏格斯 那么他是什么人呢？（讽刺地）我猜想他是一个贵族吧。

康蒂妲 （欣然点头）对了。他的伯父是一位伯爵——真是一位贵族呢。

柏格斯 （不敢信以为真）没有的事！

康蒂妲 是的。詹姆士那次在堤岸上发现他的时候，他口袋里还有一张三十五镑的差七天到期的期票呢。他以为非要过了七天才能拿得到钱，他的脸皮又怪嫩的，不好意思向人借贷。哦，他真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们都很喜欢他。

柏格斯 （故意装出不把贵族放在眼里的样子，可是他的眼睛却禁不住闪烁发光）哼！据我看，这位贵族的侄子一定带有几分傻气，要不然你们就不会把他带到维多利亚公园里来的。（又向那幅图看了一眼）说老实话，我并不赞赏这一幅画儿，康蒂；不过这到底还是一幅上等的艺术品。这可瞒不过我的眼睛。康蒂，他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们介绍介绍。（焦灼地看看他的表）我只能再耽搁两分钟了。

〔莫瑞尔引尤竞进来，柏格斯仔细打量着他，潮润的眼里充满了热忱。尤竞是个样子很奇特的腼腆青年，十八岁，瘦小文弱，声音像儿童一样不够洪亮，表情局促不安，态度畏缩退避，一切都表现出他是一个青年人，在性

格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以前，由于敏感，对一切事物都会感到一种急促、尖锐的忧惧的痛苦心情。他的样子很窘迫，总像因什么事踌躇不决，坐立不安，他害怕柏格斯，如果他有胆量的话，他真要躲到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去。他在极其平常的情景中所感到的紧张，实在是他自己过强的神经所引起的。他的鼻孔和嘴，都显示出他的性情急躁执拗，他那暗蓄怜悯之情的眉宇，也充分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性格。他超然脱俗，几无人间烟火气，凡夫俗子会认为他的神态是有危害性的。可是高人雅士却会觉得他带有仙气。他衣服穿得很不讲究。上身穿一件羊毛网球衫，外边罩着一件蓝色旧哔叽茄克，胸口敞开，用一条绸手巾打着一个蝴蝶领结，裤子的质料颜色都和茄克相同，脚上穿一双棕色帆布鞋。他好像穿着这身衣服在草地上睡过，在水里蹚过，全身看不到一点用刷子刷过的痕迹。他进门时看到有一个生人，便立刻止步，然后挨着他对面的墙壁慢慢斜着身子擦过去。

莫瑞尔 （正走进门）来吧，不管怎么说，你总得在这里多呆一会儿。这位是我的老丈人，柏格斯先生——这位是马本克先生。

马本克 （神情不安，靠着书柜）老先生，您好。

柏格斯 （很诚恳地走到他面前。莫瑞尔走到康蒂妲那里去，一同向火）久仰，久仰，马本克先生。（逼着他握手）您好吗？我希望您没有让詹姆士把他那一套糊涂思想装到您的脑子里去吧？

马本克 什么糊涂思想？哦，你是说社会主义吗？那是没有的事。

柏格斯　这才对了。（又看表）啊，我现在得走了，非走不可了。您跟我不同路吗，马本克先生？

马本克　您走哪一条路？

柏格斯　维多利亚公园车站。十二点二十五分钟有一班车。

莫瑞尔　这是什么话！我要尤竟留在这里吃饭呢。

马本克　（急于辞谢）不——我——我——

柏格斯　好吧，好吧，那我不拉您了。依我说，您还是留在这里跟康蒂一块儿吃饭吧。我希望，哪天晚上您要有空，请到诺登·福尔吉特，我的俱乐部里来吃饭。怎么样，一定来！

马本克　谢谢您，柏格斯先生。诺登·福尔吉特在什么地方呀——是在萨利① 吗？

柏格斯仿佛触动了痒筋似地，哈哈大笑起来。

康蒂妲　（上前解围）爸爸，你不赶快走，就要误车了。下午再来把你那个俱乐部的地址告诉马本克先生吧。

柏格斯　（笑着嚷道）在萨利——哈哈！这倒不错，想得妙。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连诺登·福尔吉特都不知道的人。（自觉声音太大，有点不好意思）再见，马本克先生。我知道，您是大家公子，对于这种下等地方，不会感到什么兴趣的（又伸出手来。）

马本克　（抖了一下，握他的手）哪里的话。

柏格斯　再见，再见，康蒂。我一会儿再来。詹姆士，回头见吧。

莫瑞尔　你一定要走吗？

---

①　萨利（Surrey），英国郡名，在伦敦西南。

柏格斯 别站起来了。(欣然走出去。)

莫瑞尔 哦，我来送你吧。(跟着出去。尤竞忧惧地凝视着他们，直等柏格斯走出去以后，才松一口气。)

康蒂妲 (笑着) 怎么样，尤竞? (他吓了一跳，连忙转过身来，很急切地向她面前跑去，但当他看到她脸上的笑容时，又踌躇起来) 你觉得我的父亲怎么样?

马本克 我——我还不很认识他呢。他似乎是一位很有趣的老先生。

康蒂妲 (略带讽刺) 那么你是要到他的俱乐部里去吃饭了，是不是?

马本克 (苦恼，但很认真地) 只要你喜欢，我去就是。

康蒂妲 (感动地) 你知道，尤竞，你的脾气虽然有点古怪，可真是一个好孩子。哪怕你觉得我的父亲可笑，我也决不会怪你的；可是你对他倒很客气，那我就格外高兴了。

马本克 我刚才应该发笑吗? 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好笑；可是我见了生人，总很拘束；所以，连一句笑话都听不出来。真是糟糕。(在沙发上坐下，两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握拳撑着两边太阳穴，现出无可奈何的苦恼的样子。)

康蒂妲 (很和气地逗引他) 哦，得了。你这个大孩子! 今天早上你比往常还要糟糕。刚才我们一起坐马车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老是愁眉不展呢?

马本克 哦，其实没有什么。我一路上正在盘算，不知道应该给马车夫多少钱才好。我明知道那是瞎操心；可是你真不晓得，我对这类事情有多害怕——我真怕跟那些陌生人去打交道。(说得很快，神情却很泰然) 但结果还算好。莫瑞尔给了他两个先令，他就笑容满面，还按着帽檐儿行礼

呢。那时候，我差一点儿要拿出十个先令给他。（莫瑞尔回来，带着午班送来的信件和报纸。）

康蒂妲 哦，亲爱的詹姆士，他准备要给马车夫十个先令哩——马车走了不过三分钟，十个先令！我的天哪！

莫瑞尔 （坐在桌边看信，抬起头来）马本克，你别理她。多给比少给好，多给钱是慷慨，这是难得的一种品质。

马本克 （沮丧地）不，这是怯懦和没出息的表现。莫瑞尔太太的话一点也不错。

康蒂妲 莫瑞尔太太的话，当然不错。（拿起手提包）我现在只好把你暂时交给詹姆士了。我想你是一个诗人，恐怕不大知道一个太太离开家三个星期，回来之后，家里有多少事情在等着她。把毯子递给我。（尤竞从沙发上提起毯子来给她，她左手拿了毯子，右手拿了手提包）把外衣挂在我的膀子上。（他照办）把帽子给我。（他将帽子放在她拿手提包的那只手里）给我把门打开。（他跑到她前面去，给她开门）谢谢。（她走出去，马本克关门。）

莫瑞尔 （仍在桌旁忙着看信）马本克，你一定得留在这里吃了饭再去。

马本克 （惊惶地）我不该留在这里。（马上看了莫瑞尔一眼，但又立刻回避他那坦白直率的眼光，言不由衷地说）我是说，我不能留在这里。

莫瑞尔 （回过头来）你是说，你不愿留在这里。

马本克 （诚恳地）不，不。说实话，我倒是很愿意的。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可是——可是——

莫瑞尔 可是——可是——可是——可是——废话！如果你愿意留在这里，那么干脆就留下。如果你呆在这儿觉得害

羞，那么到公园里去溜达溜达，写一首诗，到一点半钟回来，好好地吃一顿饭。

马本克　谢谢你，我本来是很愿意留在这里的。可是我实在不应该留在这里。说实话吧，莫瑞尔太太曾经对我说过，叫我不要在这里吃饭。她说，她认为你决不会留我在这里吃饭的，而且她又要我记住，如果你口头上邀我在这里吃饭，你心里可并不乐意。（凄然地）她说，我总会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请你别跟她说我告诉过你这些话。

莫瑞尔　（觉得滑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建议你到公园里去溜达溜达，那不就解决了这个困难吗？

马本克　怎么？

莫瑞尔　（大声欢笑）呀，你这个傻小子——（因这样大声欢笑，使尤竞和自己都觉得不很舒服，立刻抑制住自己）不，我不该这么说的。（带着亲热严肃的神情走近尤竞）亲爱的孩子，在我们这样美满的婚姻里，太太回家可真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马本克对他的话已略有一些领会，瞥他一眼）在这种场合，有一个老朋友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真正高贵的人在场，是不会有什么妨碍的；只有一个不速之客才会使人感到不便。（尤竞听懂了这一句话，脸上突然现出屈辱而恐怖的表情。莫瑞尔只顾说话，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康蒂妲以为我不会留你在这里，可是她错了。好孩子，我很喜欢你；我还要你亲眼看看，有像我这样一个太太，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马本克　幸福！你的婚姻幸福！你想是这样！你相信是这样？

莫瑞尔 （轻快地）我知道是这样，孩子。拉罗舍福果① 曾经说：世界上只有将就凑合的婚姻，没有什么愉快的婚姻。这个家伙，真是一个大撒谎家，大刻薄鬼，你要能看透他这一点，那该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哈，哈！得了，快到公园里去写你的诗吧。记着，下午一点半，准时。我们向来过时不候。

马本克 （粗暴地）不，别走。你不能走。我非把它公开不可。

莫瑞尔 （茫然地）啊，公开什么?

马本克 我一定要跟你谈一谈。有一件关系我们俩的事情，我们非解决不可。

莫瑞尔 （莫名其妙地看了一下表）现在?

马本克 （激动地）现在。在你走出这间屋子以前。

退后几步，好像要拦住莫瑞尔的去路。

莫瑞尔 （站着不动，态度庄重，看出事态有些严重）亲爱的孩子，我倒并不打算走出这间屋子；我还以为你要出去了呢。（尤竟听到他这种坚定的语气，有点气馁了，便转身去背对着他，心中非常愤怒。莫瑞尔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来有力地按在他的肩上，不管尤竟怎样想摆脱他的手）得了，安静地坐下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记着，我们是好朋友，有话只管直说，不用怕说出来了会伤和气，或者发生争吵。

马本克 （向他扭转身来）哦，我并不是有话不能直说。我只

---

① 拉罗舍福果（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箴言集》，发表于1665年。

是（双手掩面）觉得太可怕了。（放开手，凶猛地将脸伸向莫瑞尔，带着威胁的口气说）你马上就会明白，现在到底是不是讲和气、讲忍耐的时候。（莫瑞尔态度仍异常坚定，怜惜地望着他）别那样自鸣得意地看着我。你自以为比我坚强；可是，如果你的胸膛里还有一颗心的话，那我马上就要叫你感到惶惑不安。

莫瑞尔　（自信地）叫我惶惑不安吗，孩子？什么事儿，说出来吧。

马本克　第一——

莫瑞尔　第一？

马本克　我爱你的太太。

〔莫瑞尔往后退缩，惊讶地注视着他，过了一会，却大笑起来。尤竞吓了一跳，但是并不惊惶失措，反而现出非常愤慨和轻蔑的神气。

莫瑞尔　（坐下来止住笑）哦，亲爱的孩子，你爱她，那是当然的。人人都爱她，都不由得不爱她。这一点，我很高兴。可是（抬起头带笑地望着他）我说，尤竞，你以为你这种情形，也值得提出来说吗？你还不到二十岁，她已经过了三十岁了，这情形，是不是很有点儿像娃娃的爱情呢？

马本克　（激烈地）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她！你把她所鼓舞的一种爱情说成这个样子！这对她简直是一种侮辱！

莫瑞尔　（急忙站起，声调大变）对她是一种侮辱！尤竞，你得留神。我算是够能容忍的了。我也希望能够继续容忍下去。可是，有些事情，我是不容许的。别勉强我用对待小孩儿的那种过分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你。拿出男子气概来

吧。

马本克 （往后甩手，仿佛要扫去背后的什么东西似的）哦，得了，我们别扯这一套假仁假义的废话吧。在过去的那些无聊的年月里，你总是自私地盲目地牺牲她来养成你的骄傲自满，而她就因此不得不忍受你那一套又一套的假仁假义的滥调。我一想起这种情形，真是心惊胆战，觉得恐怖极了——你（怒目相向）在思想上——在感觉上——没有一点跟她共同的地方。

莫瑞尔 （带有哲学意味）不过她倒似乎很乐意忍受这一切。（正视着他的脸）尤竞，我的孩子，你自己闹糊涂了——你真是一个大糊涂虫。这一句话，对你来说，倒是一句很有道理的老实话呢。（照他的老样子点着头表示强调，要将这句老实话深印在尤竞心中；然后走到火炉边站着，双手放在背后烤火。）

马本克 哦，你以为你这一套我全不懂吗？难道你以为傻子所做的事，就一定不如聪明人做的事真实吗？（莫瑞尔的眼光第一次显得闪烁不定。他已顾不得再烤火，只是站在那里听着，神色惊惶，心有所思）不，那些事情更真实，而且只有那些事情才是真实的。你现在对我的态度，所以能够保持冷静，保持心平气和，那是因为你看到我为了你的太太变成了一个糊涂虫；你这种情形，正像刚才在这里的那位老先生一样，他因为看到你为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大傻瓜，所以他觉得在这方面他比你要聪明得多。（莫瑞尔的神色益发显得困惑不安。马本克占了上风，凶猛地追问他）难道那就可以证明是你错了吗？难道你的这种自鸣得意的优越感就可以证明，是我错了吗？

莫瑞尔 马本克，这一定是什么魔鬼把这些话塞在你的嘴里的。如果要动摇一个人的自信，那是一件容易的事，再容易不过的事。但利用这种手段来损坏一个人的精神，那是魔鬼的勾当。留神你干的好事。留点儿神。

马本克 （无情地）那我知道。我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早就对你说过了，我要叫你惶惑不安。

〔两人怒目相视。莫瑞尔旋即恢复他的尊严。

莫瑞尔 （现出高贵温柔的神气）尤竞，你听我说。总有一天，我希望而且相信，你会变成一个像我一样幸福的人。（尤竞异常激怒，完全不承认他的幸福有什么价值。莫瑞尔深深感到屈辱，但是竭力忍住，很沉着地继续说下去，说得像演讲一样地美妙动人）你将来总要结婚；你将要用你的力量和勇气，使得世界上每一块地方都变得像你自己家里一样幸福。你将要成为一个人间天堂的创造者——说不定——在这一方面我只不过是一个低贱的小工，而你却是一位巨匠。我的孩子，你别以为因为你这样年轻，我就看不出你身上蕴藏着一种比我所有的更大的力量。我很知道，人的圣洁的精神——也就是神在人身上的体现——只有在诗人心里才表现得最为圣洁。只要你想到这一点——只要你想到一个诗人的重大责任和伟大天赋或许就落在你的身上，那就会叫你感到惊惶啊。

马本克 （毫不感动，也无悔意，他的孩子气的执拗无情，正好和莫瑞尔的巧辩雄谈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倒不会叫我惊惶。看到别人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圣洁精神，那才使我惊惶万分呢。

莫瑞尔 （被自己的真正的感情和尤竞的固执所激发，特别加

强说话的语气）那么你就帮忙把别人心里的——我心里的——那种圣洁的精神之火燃烧起来吧，别把它弄灭了。到将来——当你跟我一样幸福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信仰上变成你的真正的老大哥。我要叫你相信，我们所以不能够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世界变成一座乐园，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太愚蠢。我要叫你相信，你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在播种幸福，总有一天，全人类——甚至于连那些卑贱的人在内——都会来共享那丰富的收获。最后还有一点，不过请你相信我，可不是最不重要一点，就是我要叫你相信，将来你的太太一定很爱你，并且将过着很幸福的家庭生活。马本克，我们需要这样互相帮助，我们非常需要，并且永远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我们的理解一旦发生问题，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哪怕就是坐在家里，你也会觉得仿佛是坐在兵营里一样，四面给怀疑这个敌人包围着。难道你愿意做一个内奸，替我把敌人领进来吗？

马本克　（狂野地向周围看了一眼）她在这里过的永远是这样一种生活吗？像她这样一个具有伟大灵魂的女人，她追求的是现实、真理和自由；而你整天向她脑子里填进去的却是这套花言巧语、布道演说、陈腐的词句和空洞的理论。难道你认为一个女人的灵魂，可以从你这种传教的才能得到什么滋养吗？

莫瑞尔　（如被针刺）马本克，你这个样子简直叫我难以容忍。要是就才能的真正价值来说，那么我的才能，也跟你的才能不相上下。这是一种传布神圣的真理的才能。

马本克　（急躁地）那是一种十足的说废话的才能。你说的那

一套漂亮词句，不是像风琴的声音一样，跟真理毫无关系吗？我虽然从来没有到教堂里去听过你传道，可是我曾经听过你的政治演说；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你怎样激起群众的狂热。这就是说，你一再鼓动他们，简直弄得他们若醉若狂了。可是他们的妻子们，冷眼旁观，却看出他们一个个都是傻瓜。哦，这件事实在古已有之，你在“圣经”上就可以看到。据我猜想，大卫王① 热情激发的时候，大概就是像你一样的。（用话来刺他）“但是他的妻子，心里却瞧不起他。”

莫瑞尔 （勃然大怒）给我出去。听见没有？（走上前去威胁他。）

马本克 （身子往后退缩，靠着沙发）走开。别碰我。（莫瑞尔用力一把揪住他的衣襟。他倒在发沙上，大叫）住手，莫瑞尔，你要打我，我就自杀。我受不了这个。（几至疯狂）让我走。放开手。

莫瑞尔 （讽刺地，语调缓慢而沉重）你这个哭哭啼啼，胆小怕死的臭小子。（放开手）快走吧，别吓疯了。

马本克 （躺在沙发上喘气，因为莫瑞尔已经松手，心上觉得宽慰了一些）我不怕你；你才怕我呢。

莫瑞尔 （走到他身旁注视着他，安静地）你大概觉得是这样吧，是不是？

马本克 （暴躁地）对了，你才怕我。（莫瑞尔轻蔑地转过身去。尤竞站起来，跟着他）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怕你？那是

---

① 大卫王（King David）是耶西（Jesee）的幼子，后为以色列王。事见《旧约》撒母耳记。

因为我不愿意忍受野蛮的虐待——因为（声泪俱下）当我遇到暴力的时候，除了愤怒呼号之外毫无办法，因为我不能像你一样，从马车顶上把一口笨重的衣箱搬下来，因为我不能为了你的太太像醉鬼一样跟你拼命。因为这些，所以你才认为我是怕你的。可是你错了。如果我天生没有你所说的英国人的胆量，那么我也并没有英国人的怯懦。我不害怕一个牧师的思想。我要打倒你的思想。我要拯救她，使她不再做你的思想的奴隶；我要把我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她的脑子里去。你不敢让她在你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之间来选择一种，所以你要把我赶出屋子去。你不敢让我再见她的面。（莫瑞尔大怒，突然转身向他。他很惊恐，逃到门口）喂，别碰我。我就走。

莫瑞尔 （冷嘲地）等一等，我不来碰你，别害怕。回头我太太来了，她会问我，你为什么要走。要是以后她发现你永远不再踏进我们的门槛，她还会追问到底是什么缘故。我可不愿意把你这种丑态告诉她，叫她难受。

马本克 （走回来，激烈地）你得告诉她——你必须告诉她。你如果不向她说明真相，那么你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懦夫。把我说过的话，全告诉她，告诉她，你是怎样强有力，摆出一副男子气概，像猫捉老鼠似地吓唬我；我是怎样害怕畏缩，吓得魂不附体；你又怎样骂我是一个哭哭啼啼的臭小子，怎样撵我出去。要是你不把这些情形全告诉她，那么我非告诉她不可；我一定写信告诉她。

莫瑞尔 （困惑地）你为什么要让她知道这些呢？

马本克 （现出朴实的狂喜）因为她会了解我，并且知道我了解她。要是你对她瞒下一个字——要是你不像我一样跟她

说明全部真相——那么你到将来会明白，她实际上是属于我而并不是属于你的。再见吧。（朝外走。）

莫瑞尔 （异常不安）站住。我决不告诉她。

马本克 （在门口转过身）我走了以后，不管你说真话也好，撒谎也好，反正非告诉她这件事不可。

莫瑞尔 （敷衍地）马本克，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

马本克 （打断他的话）我知道——你是说不得不撒谎。但我看，撒谎是毫无用处的。再见吧，牧师先生。

〔当他转身向门口时，门打开，康蒂妲穿着家常衣服进来。

康蒂妲 尤竞，你要走了吗？（仔细打量着他）哎呀，瞧你，凭你这个样子就能跑到大街上去！真的，你还是一位诗人呢。詹姆士，瞧他那个样子！（扯着他的上衣，拉他过来给莫瑞尔看）瞧他的领子；瞧他的领结；瞧他的头发！人家一看，准会想到刚才给谁掐了他的脖子呢。（尤竟出于本能地想要转身去看莫瑞尔，可是她将他拉回来）喂！站着别动。（给他扣上领子，打好蝶形领结，梳光头发）瞧！你现在这个样子才真漂亮，虽然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该留在这里，可是现在我想，还是吃了饭去吧。要不了半点钟，饭就好了。（她最后又伸出手来，替他整理一下蝶形领结。他吻她的手）别胡闹。

马本克 当然啰，我是愿意留在这里的——除非这位尊贵的先生，你的丈夫，提出反对的意见。

康蒂妲 詹姆士，要是他答应我乖乖儿地不淘气，并且帮我开饭，他可以留在这里吗？

莫瑞尔 （简慢地）哦，是啊，当然可以，他最好还是留在这

里。(走到桌旁，假装忙着看报。)

马本克 (伸出膀子给康蒂妲挽)去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吧。(康蒂妲挽着他的膀子。他们一同到门口。出门时，他又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莫瑞尔 一点钟以前，我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第二幕

当天下午。还是那间屋子。那张给客人坐的椅子，又摆在桌子旁边了。马本克独自一人，神情懒散，正在研究打字机如何能打出字来。门外有人声，他很心虚地悄悄走到窗口，假装，欣赏园中景色。迦纳特小姐进来，手里拿着一本莫瑞尔口授她用速记写下的信稿，她坐到打字机旁，急忙将那速记信稿翻译出来，丝毫没有注意到尤竟。当她开始打第二行的时候，她停下来望着打字机，显然是机器出了什么毛病。

普拉瑟派英　讨厌！你刚才弄了我的打字机了，马本克先生，你别装出没事人的样子，那可瞒不过我。

马本克　（胆怯地）对不起，迦纳特小姐。我不过是想试着叫它打出字来。（悲叹地）可是打不出来。

普拉瑟派英　可是你把行距给改变了。

马本克　（诚恳地）我向你保证，那可没有。我实在没有。我只是把那小轮子转了一下，只听得嘎啦响了一声。

普拉瑟派英　哦，我明白了。（调整好了打字机上的行距，一

边滔滔不绝地）我看，你一定把这个当做自动风琴一类的东西了。只要把那摇手一转，它马上就可以给你写出一封美丽的情书来，是不是？

马本克 （严肃地）我想，情书实在可以用机器来写。所有的情书不都是千篇一律吗，你说对不对？

普拉瑟派英 （略带愤怒地：这类问题的讨论，除非是当做笑话来说，总会使她不高兴）那我怎么知道？你问我干什么？

马本克 请你原谅。我还以为凡是聪明人——凡是能办事、能写信或能做这一类事情的人，为了使自己不变成疯子总免不了要闹闹恋爱的呢。

普拉瑟派英 （勃然大怒，起立）马本克先生！（狠命盯了他一眼，大踏步走向书柜，态度异常庄严。）

马本克 （低声下气地走向她）我希望，你没有因为我的话生气。也许我不该牵涉到你的恋爱问题。

普拉瑟派英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蓝布封面的书，突然向他转过身来）我没有什么恋爱问题。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来？（她的话引起了尤竞的兴趣和同情，当他说话时，她把书夹在腋下，很不耐烦地走回打字机跟前。）

马本克 当真！哦，那么你是怕羞，像我一样。

普拉瑟派英 我怕什么羞。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本克 （机密地）你一定很怕羞，世界上的恋爱所以这么少，都是因为怕羞。我们随时都渴望爱情，爱情是我们天性中的第一种需要，爱情是我们心灵中的第一个愿望。可是我们不敢说出我们的渴望，我们太怕羞了。（真挚地）哦，迦纳特小姐，要有什么能使我们不害臊、不怕羞，我

们什么代价都愿付——

普拉瑟派英　（起反感）啊，我敢赌咒！

马本克　（非常不耐烦地）别跟我说这些傻话，这些傻话骗不了我。再说，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你为什么不敢在我跟前露出你的本来面目？我不过是像你一样。

普拉瑟派英　像我一样？请问，你到底是在抬举我，还是在抬举你自己？我可不明白。（又想去打字。）

马本克　（很神秘地阻止她）嘘！我到处寻找爱情；我在别人的胸怀里发现了爱情的无限宝藏。可是当我要去追求它的时候，这可怕的害羞的感情就掐住了我的脖子，使我站在那里像哑巴一样，甚至于比哑巴还糟，说些没有意义的废话——愚蠢的谎话！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所渴望的爱情，都给那狗呀猫呀或是可爱的小鸟儿抢去了。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大胆地跑来提出要求。（几如耳语）爱情必须要我们去追求；爱情真像鬼魂一样，你必须先跟它说话，它才会开口呢。（恢复平时的声调，但含着无限忧郁）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想要说话，就是不敢开口，因为怕羞！怕羞，怕羞！这就是世界的一种悲剧。（长叹一声，坐在客椅上，双手掩面。）

普拉瑟派英　（非常惊异，但是却很矜持——她认为跟陌生的年轻男子在一起是有关名誉的事，所以总很矜持）有时候，坏人倒并不怕羞，是不是！

马本克　（急忙从椅子上恶狠狠地站起来）坏人都是没有爱情的人，所以也没有羞耻心。他们根本不需要爱情，所以他们倒能大胆地去要求别人的爱情；他们心上根本没有爱情，所以他们倒能大方地把爱情贡献给人。（又颓然倒在

椅上，凄然说道）可是我们呢，满腔都是爱情，并且渴望着要和别人的爱情结合起来。我们反而一个字都说不出口。（胆怯地）你发现了这一点吗？

普拉瑟派英 请你注意：要是你老说这种话，没完没了，马本克先生，那我可要离开这间屋子了。我真想离开。这太不像话了。

〔她重又坐到打字机前，翻开那本蓝封面的书，准备打一段下来。

马本克 （绝望地）凡是值得说的话，说出来都是不像话的。（站起来，迷惘地在室内踱步，一边说）迦纳特小姐，我真不明白。请问我该说些什么呢？

普拉瑟派英 （故意扫他的兴）说些不相干的话。比如说，谈谈天气吧。

马本克 如果旁边有个小孩儿，饿得哭哭啼啼的，你能站在那里谈些不相干的话吗？

普拉瑟派英 那当然不能。

马本克 嘿，现在我的心正饥渴得哭哭啼啼的，我怎么能谈些不相干的话呢？

普拉瑟派英 那就把你的嘴闭上吧。

马本克 对了，结果往往就是这样。我们都把嘴闭上了。难道这样就止住了你心上的哭声吗？——因为你的心正在哭喊着呢，不是吗？如果你真有一颗心的话，那一定在哭喊。

普拉瑟派英 （突然站起来，用手紧按着胸口）哦，有你在旁边尽谈这些话，我就别想干工作了。（离开小桌，坐在沙发上。感情显然非常激动）我的心是不是在哭喊，本来不关你的事；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倒也愿意说给你听听。

马本克 那用不着。我早知道你的心一定是在哭喊。

普拉瑟派英 请你注意，要是你跟人家说这是我说的，那我可不承认。

马本克 （怜悯地）我知道。这样看来，你没有勇气当面去告诉他?

普拉瑟派英 （跳将起来）他！谁?

马本克 别管他是谁。反正是你所爱的男人吧。什么人都可以。比方说，那位副牧师，密尔先生。

普拉瑟派英 （憎恶地）密尔先生！真是好一个叫我心碎的人哪。那我宁可爱你，也不爱那个密尔先生。

马本克 （往后退缩）不，那可使不得，我真抱歉。可是你根本不应该那么想。我——

普拉瑟派英 （暴躁地走到火炉边，背向着他）哦，别给吓坏了，我说的并不是你，也不是专指某一个人。

马本克 我明白了。这么说，要是随便哪一个人来爱你，你就能爱他——

普拉瑟派英 （转过身来，恼怒地）随便哪一个人来爱我！不，不是这样。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

马本克 （沮丧地）真是没有办法。你不肯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总是说些一般人所说的话。（歪歪倒倒地走近沙发，垂头丧气地坐下来。）

普拉瑟派英 （认为这位贵族对于她的仪态表示轻视，因此非常生气）哦，如果你要听哪些独出心裁的话，你最好还是跟你自己去谈吧。

马本克 诗人都是这样。他们大声自言自语，全世界都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可是，诗人除了自己的声音以外，却听不见

别人的声音，那真是寂寞得可怕啊！

普拉瑟派英 那么你就等着莫瑞尔先生回来吧。他会找着你说话的。（马本克耸耸肩）哦，你用不着一提起他就直眉瞪眼的，他比你会说话得多呢。（生气地）他能说得你昏头昏脑。（愤怒地走回原位，尤竟恍然大悟，跳起身来阻止她。）

马本克 啊，我现在明白了。

普拉瑟派英 （脸红）你明白什么了？

马本克 明白了你的秘密。告诉我吧，一个女人真可能会爱他这样一个人吗？

普拉瑟派英 （仿佛觉得这句话不着边际）哼！

马本克 （热烈地）不，你得回答我。我需要知道；我必须知道。我不能了解这一点。我看他什么都没有，只有空洞的字眼，虔诚的决心，只有一般人所说的善良罢了。你决不会爱他这一套的。

普拉瑟派英 （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神气，想要压制他）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不明白。

马本克 （激烈地）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撒谎。

普拉瑟派英 啊！

马本克 你是明白的，并且你也知道。（坚决要她回答）一个女人当真可能爱上他吗？

普拉瑟派英 （正眼注视着他）是的。（他用手掩着脸）你怎么啦！（他放下手，望着她。她看到他脸上的那种悲惨的表情，大吃一惊，她急忙离开他，躲得远远的，眼睛却始终望着他的脸。他渐渐转过身去，走近壁炉旁一张小孩坐的椅子前，十分颓丧的坐了下来。她走到门口，柏格斯正

好推门进来。她见了他，突然地）谢天谢地，有人来了！（她现在觉得很安心，回到桌旁坐下。当柏格斯走向尤克时，她拿起一张纸来卷在打字机上。）

柏格斯　（颇有逢迎贵人之意）啊，马本克先生，他们就这样把您一个人给撂在这儿了。我特地来给您做个伴儿。（马本克很惊恐地望着他，他却毫无感觉）詹姆士正在饭堂里接见代表团，康蒂在楼上教她所喜欢的一个年轻女裁缝念书。（体贴地）您在这里，除了这个打字员就没有谁跟您谈话，那一定是怪冷清的。（拉过安乐椅，坐下。）

普拉瑟派英　（很不高兴）他现在听着你老先生的这种高雅的谈吐，那就不会再觉得冷清了，这可真是他的好福气。（没好气地乱打着打字机。）

柏格斯　（见她这样大胆放肆，吃了一惊）喂，年轻丫头，我可没有跟你说话呀。

普拉瑟派英　（向马本克，尖酸地）马本克先生，你看见过这样无礼貌的人吗？

柏格斯　（正言厉色地）马本克先生是一个绅士，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像有些人那样没上没下的。

普拉瑟派英　（不平地）幸亏你不是什么绅士，我也不是什么贵妇，要不是马本克先生在这里，那我对你说话也就老实不客气了。（从打字机上扯下信纸，因为过分用力撕成两半）哼！我把这封信给撕破了！又得重新打过。哦，我真受不了！老糊涂虫。

柏格斯　（站起身来，愤怒得喘不过气）什么！我是一个老糊涂虫？啊，好大胆！（喘气）很好，小丫头！好得很。你等着吧，等我去告诉你的东家。瞧着吧。我要教训教训

你，你看我有没有办法。

普拉瑟派英　（自悔说得太过火）我——

柏格斯　（打断她的话）不，你已经说过了。再跟我谈什么也没有用了。我要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什么人。（普拉瑟派英没好气地将打字机上的转轴砰的一声拉过来，继续打字，脸上露出轻蔑的表情）马本克先生，别理她。我们犯不着去理她。（他又很庄严的坐下来。）

马本克　（困惑畏缩，不知所措）我们最好还是谈些别的吧？我——我想迦纳特小姐也是言出无心。

普拉瑟派英　（坚决肯定）我刚才虽然言出无心，实在可也就是这样！

柏格斯　我要再去理她，那就失了我的身份了。

〔电铃响了两下。

普拉瑟派英　（拿起笔记簿和纸张）这是叫我的。（急忙跑出。）

柏格斯　（在后面叫着她）哦，你走了，我们倒也落得清净清净。（利用普拉瑟派英无法回嘴的机会，说了最末一句话，自己觉得取得了胜利，心上轻松了些，但是仍旧不甘心，想要扩大他的胜利，便盯着她的背影望了一会，然后坐在尤竟身旁，很机密地）马本克先生，现在只剩下我们两人了，我可要提醒您一件事，这完全是我对您的一番好意，要是对于别人我是决不肯说的。您认识我的女婿詹姆士，有多久了？

马本克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记日子。大概有几个月了吧。

柏格斯　您觉得他有一点儿古怪吗？

马本克　我倒不觉得。

柏格斯　（着重地）您一点儿也觉不出来？那就危险了。哼，他是一个疯子。

马本克　疯子？

柏格斯　疯得像发疯的狗一样。您只要注意他，就会看得出来的。

马本克　（不安地）那一定是因为他的主张——

柏格斯　（用手指尖摸着尤竞的膝盖，然后用力按着，引起他的注意）马本克先生，我一向也是这样想的。我一向总认为只不过是他的主张有些古怪罢了。当然啰，您知道，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样来实行他的主张，那也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向四面望了一眼，看到没有旁人，便附着尤竞的耳朵）您猜猜看，他今天早上在这间屋子里，对我说的是什么话？

马本克　什么话呢？

柏格斯　他对我说——他说这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坐在这里一样，清醒的——他说：“我是一个傻瓜。”他说：“你是一个混蛋”——说的时候，他很冷静。请您注意，我是一个混蛋！随后他就跟我握起手来，仿佛骂了我一声混蛋，就给了我很大的面子！您能说这个人的头脑很清醒，不是疯子吗？

莫瑞尔　（在门外，一边推门进来，一边回头向普拉瑟派英）迦纳特小姐，请你把他们的姓名和住址都记下来。

普拉瑟派英　（在远处）是，莫瑞尔先生。

〔莫瑞尔进来，手里拿着代表团的文件。

柏格斯　（向马本克私语）他来了。盯着眼睛向他看。（郑重地站起来）詹姆士，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向你告状。我本

来不想说的，可是事关正义和责任，我非说不可。

莫瑞尔 怎么一回事呀？

柏格斯 马本克先生在场，可以做我的证人。（异常庄严地）你那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像话了，居然敢骂我是老糊涂虫

莫瑞尔 （非常高兴）哦，这不正像普拉瑟派英讲的话吗？她为人直率坦白，藏不住话！可怜的普露茜呀！哈！哈！

柏格斯 （气得发抖）难道你要我经受她的这种气，一声也不吭吗？

莫瑞尔 呸！这是什么话！你不必跟她计较。没有关系。（走到小柜前，将文件放在抽屉里。）

柏格斯 哦，没有关系。我犯不着跟她计较。可是我倒要请问，她到底对不对？难道她应该那样吗？

莫瑞尔 应不应该，那是宗教上的问题，不是世俗的人可以知道的。至于你呢，问题在于她有没有损害你什么；据我看，那当然不会有什么损害。这就不必再去计较了。（走到桌旁，坐下来写信，表示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柏格斯 （向马本克私语）您记得，我刚才怎么对您说来着？疯子，疯得像疯狗一样。（走到桌旁，现出饥饿者的馋相，低声下气地问道）詹姆士，午饭什么时候开呀？

莫瑞尔 至少还得两个钟头吧。

柏格斯 （大失所望，但是无可奈何，只得耐心等着）詹姆士，请你借一本书给我，让我坐在火炉旁边来看一会儿，好吗？你真是一个好人。

莫瑞尔 哪一类书？正经书吗？

柏格斯 （几乎大声抗辩）不！好玩的书，混混时间罢了。（莫瑞尔从桌上取过一份画报给他。他很谦恭地接过画报）

詹姆士，谢谢你。（回到火炉旁的大椅上，坐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翻阅画报。）

莫瑞尔　（一边写信，一边说）康蒂妲马上就下来陪你。她已经把她的学生打发走了，正在上灯油。

马本克　（异常惊愕，跳起身来）上灯油！那不会弄脏她的手吗？呀，我真受不了，莫瑞尔，这太不像话了。我去给她上去。（走向门口。）

莫瑞尔　你还是别去吧。（马本克犹豫不决，站定下来）她只会派你给我擦皮鞋，免得我早上亲自动手。

柏格斯　（不赞成）你们现在不是请了用人吗，詹姆士？

莫瑞尔　请了，可是她到底不是奴隶呀。现在我这家里，看起来好像请了三个用人似的。这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得动动手。我们的计划真不错：普拉瑟派英跟我，吃过早饭之后，一边刷锅洗碗，一边谈谈公事。两个人一起干，洗刷东西也就不嫌麻烦了。

马本克　（痛心地）你以为每一个女人都像迦纳特小姐那样粗俗吗？

柏格斯　（着重地）对极了，马本克先生，您说得对极了。她真粗俗。

莫瑞尔　（声音平静，含意深长）马本克！

马本克　嗯。

莫瑞尔　你的父亲请了多少用人哪？

马本克　哦，我不知道。（不安地退到沙发前面，想要尽量躲避莫瑞尔的审问。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想着上灯油的事，心上十分苦恼。）

莫瑞尔　（严厉地）哼，用人多得连你都不知道了！（乘势攻

击）只要碰到粗俗的事情，不管什么，你就按一下铃，把事情撂给别人去干，是不是？

马本克 哦，别再折磨我了吧。你自己连铃都不按一下。现在你太太正把她那美丽的手指浸在灯油里面，你却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说教—— 一辈子没有完地说教，说教，空话！空话！空话！

柏格斯 （热烈欣赏这一反击）哈，哈！妙极了！（兴高采烈地）这一下你可没法子了，詹姆士。

〔康蒂妲进来，身穿围裙，手拿灯盏。这灯盏已经剪好灯心，上满了油，随时可以点燃。她将灯放在桌上，靠近莫瑞尔身边，供他使用。

康蒂妲 （微微翕动鼻子，同时用小刷子刷着指尖）尤竞，要是你经常留在我们这里的话，我真想把灯交给你去收拾。

马本克 只要你肯把一切粗活儿都交给我来做，我就一定留在这里。

康蒂妲 啊，你真会献殷勤，可是我想，我得先看看你怎么个做法。（向莫瑞尔）詹姆士，你怎么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

莫瑞尔 亲爱的，你说吧，我做坏了什么事——或者说，还有什么事情我没有做？

康蒂妲 （异常恼怒）我这一把最心爱的刷子，却给你拿去刷黑铅用了。（马本克突然发出一声心碎的哭泣。柏格斯转头一看，大为惊异。康蒂妲跑到沙发前面）怎么啦？尤竞，你不舒服吗？

马本克 不，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觉得恐怖！恐怖！恐怖极了！（低下头来，用手撑着。）

柏格斯 （吃惊地）什么！马本克先生，您得了恐怖症了？哦，您这么年轻轻的，真糟糕。您总得慢慢想法儿把它治好呀。

康蒂妲 （宽慰地）瞎说，爸爸！他说的只是诗人的恐怖罢了，尤竞，是不是？（爱抚着他。）

柏格斯 （羞愧地）哦，诗人的恐怖，是吗？真对不起，请您原谅。（又回去面向火炉，因为自己出言冒昧，感到遗憾。）

康蒂妲 尤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为了我那一把特别心爱的刷子吗？呀，得了，没有关系。（在他身旁坐下）那么，你就送我一把漂亮的新刷子吧，要象牙做的，背上面还镶着母珠，你愿意吗？

马本克 （声音柔和得像音乐，如怨如诉地）不，我要送你的不是刷子，而是一只船——驾着一只小船，漂漂荡荡，远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地方去，那里地上铺着大理石，有雨水来冲洗，有阳光来照耀；那里有一阵阵的南风，把碧绿和紫红的美丽地毯上的灰尘吹得干干净净。或者是一辆飞轮车！它把我们送到天上，天上有星星做灯，用不着每天装灯油。

莫瑞尔 （声音粗厉）到了那个地方，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做，只要过着自私的，游手好闲的生活就得了。

康蒂妲 （很不快意）哦，詹姆士，你怎么这样煞风景呀？

马本克 （动火）对了，自私，游手好闲，那就是美，就是自由和幸福。难道这不就是每一个人为了他心爱的女人应该尽心竭力去追求的东西吗？这就是我的理想。至于你的理想呢，还有住在这儿排恶俗的房子里的那些面目可憎的

人，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说教跟刷子！你只管说教，而你的太太整天在洗刷。

康蒂妲　（尖酸地）尤竞，他每天还自己擦皮靴呢。你现在这样说他，明天就该你去替他擦了。

马本克　哦，别谈什么皮靴吧！你的赤着的脚踏在山上，该多美丽啊。

康蒂妲　可是在哈克尼路上，我的脚如果不穿上皮靴，就不美了。

柏格斯　（认为有失体面）好了，康蒂，别说粗话了吧。马本克先生听不惯这一套。你又要害得他发恐怖症了。哦，我是说诗人的恐怖症。

〔莫瑞尔默不作声。表面上他正忙着写信，实际上他却为了一种新的可怕的经验感到惶惑、忧惧，这种经验告诉他，他每次用道德的鞭子向尤竞打得越准越狠，对方就躲得越快越远。他发现他开始畏惧他自己所不重视的人，心上觉得非常痛苦。

迦纳特小姐拿了电报进来。

普拉瑟派英　（将电报递给莫瑞尔）复电的费用，他们已经付过了。送电报的人，正等着呢。（走到打字机前，坐下，向康蒂妲）莫瑞尔太太，玛丽在厨房里等着您呢。（康蒂妲起立）葱头送来了。

马本克　（不禁痉挛地）葱头！

康蒂妲　对了，葱头。不是西班牙葱头，还是那种臭得叫人作呕的小红葱头。你来帮我切葱头吧。跟我来。

〔她拉着他的手腕，拖着他跑出去。柏格斯愕然起立，站在壁炉边，张口结舌，望着他们。

柏格斯 康蒂不应该像这样对待一位伯爵的侄子。这未免太过分了。喂，詹姆士，他是不是常常像这样随便给人摆弄的？

莫瑞尔 （一边拟电报稿，一边很不客气地）我不知道。

柏格斯 （不胜感慨地）他的话说得真美。我以前也很有一点儿诗兴。康蒂就是得我的真传，记得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不过这么高吧，（伸手比着离地两英尺左右）她时常要我讲童话给她听。

莫瑞尔 （心不在焉）啊，当真吗？（吸干电报稿上的墨水，走出去。）

普拉瑟派英 这么说，你常常凭自己的想象编出一些童话来吗？

〔柏格斯无意答话，站在壁炉边，现出异常轻蔑厌恶的神气。

普拉瑟派英 （平静地）据我看来，你的脑子里，决不会有什么童话的。还有，你既然对马本克先生这么感兴趣，那我最好还是早一点儿给你一个警告。他是一个疯子。

柏格斯 疯子！什么！他也是一个疯子！

普拉瑟派英 疯得像疯狗一样。我告诉你，你刚才还没有到这里来的时候，我给他吓坏了。你注意到他说的那些怪话没有？

柏格斯 那就是所谓诗人的恐怖症。我心里早就想到他非疯不可，要不这样，那才怪呢。（穿过房子走到门口，一路大声说）哼，谁要呆在这里一切靠你照顾，那真和在疯人院里差不多！

普拉瑟派英 （当他走过她的身旁时说）是呀，假如你有个什

么三长两短，那该是多么可怕呀！

柏格斯 （傲慢地）你不要跟我讲话。告诉你的东家，说我到公园里抽烟去了。

普拉瑟派英 （嘲笑地）哦！

〔柏格斯未及反驳，莫瑞尔就走进来。

柏格斯 （装模作样地）詹姆士，我到公园里去转个圈儿，抽抽烟儿去。

莫瑞尔 （粗率地）哦，好吧，好吧。（柏格斯现出一个老年人的疲惫的神情，没精打采地走出门去。莫瑞尔站在桌旁，翻阅文件，一半开玩笑一半不在意地，隔着桌子向普拉瑟派英问道）呀，普拉西小姐，你为什么要骂我的老丈人呢？

普拉瑟派英 （脸上涨得通红，急忙抬头看他，半是惊骇，半是怨恨地说）我——（禁不住流下泪来。）

莫瑞尔 （温和高兴地，隔着桌子弯过身去安慰她）哦，算了，算了，算了！没有关系，普拉西。他实在是一个老糊涂虫，不是吗？

〔她大哭一声，冲出门去，随手将门嘭的一声带上。莫瑞尔无可奈何，摇首叹息，疲惫地走到椅子旁边，坐下来开始工作，神情苍老而抑郁。康蒂妲进来。她已经做完家事，脱去围裙。她很快注意到他那沮丧的神气，便悄然坐在给客人坐的那张椅子上，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

莫瑞尔 （抬起头来望她一眼，仍拿着笔，预备继续工作）嗯，尤竞呢？

康蒂妲 在厨房里开了水龙头在洗手。只要他能见了玛丽不害

怕，那他一定可以变成一个有名的厨子呢。

莫瑞尔 （敷衍地）哈！错不了。（继续写字。）

康蒂妲 （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来很温柔地放在他手上，不让他再写，一边说道）过来，亲爱的，让我好好地看你一眼。（他放下笔，听她摆布。她拉他起来，站到离桌稍远的地方，上下打量着他）转过脸来，对着亮光。（拉他对窗站着）我的小人儿今天脸色不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莫瑞尔 还不是跟平常一样。

康蒂妲 他的脸色很苍白，带灰色，有皱纹，很衰老。（他的忧郁逐渐加深；她故意装出欢欣的神气，来排遣他的郁闷）到这里来。（拉他到安乐椅旁）你今天写得不少了。让普拉西替你去写，来跟我谈谈吧。

莫瑞尔 可是——

康蒂妲 （固执地）是的，你应该陪我谈谈。（拉他坐下，自己坐在他膝旁的地毯上）现在（轻轻拍着他的手）你的脸色已经好得多了。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必须出去演讲和谈话呢？一个礼拜当中，很难得有个晚上你是在家里陪我的当然你所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可是一点儿也没有用处，他们根本就没有把你的话放在心上。他们以为他们赞成你的意见，可是他们一面赞成，一面却在你转过身去的时候，就去干那些与你的意见恰恰相反的事情，请问这又有什么用呢？就说我们这里圣·多明尼礼拜会的情形吧。每个星期天他们为什么都要来听你宣讲基督教义呢？哼，那只是因为六天以来他们忙着做生意赚大钱，忙得头昏脑胀，所以急于要在第七天来休息一下，变换一下脑筋，养精蓄锐，然后才能回去更拼命地赚钱！结果，你非但不能改变

他们的行为，反而是帮了他们的忙了。

莫瑞尔 （义正词严）康蒂妲，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时常痛骂他们的这种行为。可是，如果他们来做礼拜只是为了休息和消遣，再没有别的理由，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找些更有趣的玩艺儿呢？找些更可以任情取乐的玩艺儿呢？每逢星期天，他们不到下流地方去，而到圣·多明尼教堂里来，那多少总还对他们有点好处的吧。

康蒂妲 哦，下流地方在星期天是不开放的，就算开放吧，他们也不敢当着人就进去。再说，詹姆士，亲爱的，你讲道实在讲得太好了，他们觉得仿佛就像演戏一样。你猜猜看那些妇女为什么那样热心呀？

莫瑞尔 （震惊地）康蒂妲！

康蒂妲 哦，我可知道。你这个傻孩子，你以为她们是来听你的社会主义和宗教教义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她们早就该照你的话去实行，而不应该光是瞪着眼睛望着你了。她们都犯了普拉西的病。

莫瑞尔 普拉西的病！康蒂妲，这是什么意思？

康蒂妲 是的，普拉西，还有你以前的几位女秘书，都是一样。你想，普拉西在这里的薪水，每星期不过六先令，比她以前在机关里要拿得少，可是她却心甘情愿降低身份，帮你刷锅洗碗，剥山芋皮，做这样做那样，这是什么道理呢？詹姆士，这是因为她爱上了你了。那些妇女也都爱上了你。你自己却爱上了说教，因为你说得实在太美了。你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出于要想创造人间天堂的那种热忱，而且以为她们也这样想。你真傻啊！

莫瑞尔 康蒂妲，这真是可怕的损人灵魂的刻薄话啊！你是在

说笑话吗？要不然你说这些话难道可能是出于妒忌吗？

康蒂妲 （带着一种奇怪的沉思的神情）对了，有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儿妒忌。

莫瑞尔 （不信）妒忌普拉西？

康蒂妲 （大笑）不，不，不。并不是妒忌哪一个人。我为别人感到妒忌，他没有得到他所应得的爱情。

莫瑞尔 我？

康蒂妲 你！你都已给别人对你的爱情和崇拜娇养坏了；你得到的已太多，该消受不了啦。不，我是说尤竞。

莫瑞尔 （吃惊地）尤竞？

康蒂妲 虽然他比你更需要爱情，可是一切爱情都给你占去，他一点儿都没有得到，这未免太不公平了。（他身不由己地痉挛着）怎么啦？我的话叫你听了难受吗？

莫瑞尔 （急忙地）不，一点儿也不。（现出苦恼的紧张神气，注视着她）康蒂妲，你知道我是完全信任你的。

康蒂妲 把你自己看得多了不起呀！你以为你真有那种叫人无法抵抗的吸引力吗？

莫瑞尔 康蒂妲，你这话真吓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有什么吸引力。我只想到你的善良，你的纯洁，这就是我对你信任的依据。

康蒂妲 对我说这种话，真是讨厌，真叫人不舒服！哦，詹姆士，你到底是个牧师—— 一个不折不扣的牧师！

莫瑞尔 （把脸转向别处，痛心地说）这是尤竞的话。

康蒂妲 （兴高采烈，侧过身来靠拢他，手臂搁在他的膝上）尤竞的话，总是对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孩子。当我离开家住在乡下的时候，我越来越喜欢他了。你知道吗，詹姆

士，虽然他自己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他却发疯似地在爱着我呢？

莫瑞尔　（严峻地）哦，他自己一点儿都没有觉察到，当真吗？

康蒂妲　一点儿都没有。（把手臂从他膝上移开，沉思着转过身去，双手放在自己的膝上，态度更加安静）将来总有一天，当他像你一样，长大成人，有了一番经历之后，他会知道的。他并且会知道，我一定早已知道了。到那时候，我不晓得他将对我怎样个想法。

莫瑞尔　不会很坏的，康蒂妲。我希望并且相信，不会坏的。

康蒂妲　（迟疑地）那就要看啦。

莫瑞尔　（惶然地）要看！

康蒂妲　（注视他）对了，那就要看他以后的遭遇。（他茫然望着她）你不懂吗？那就要看他怎样得到对爱情的真正了解。也就是说，要看哪一类女人来教他懂得爱情。

莫瑞尔　（莫名其妙）是的。不。我不懂你的意思。

康蒂妲　（解释）要是他从一个好女人那里学会恋爱，那就不成问题：他会饶恕我。

莫瑞尔　饶恕！

康蒂妲　可是，假如他从一个坏女人那里学会恋爱呢？就是说像其他许多男人一样，尤其是诗人，他们总把所有的女人都当做是天使，假如他只是在已经抛弃了爱情，并且莫名其妙地堕落下去的时候，方才发现爱情的价值呢？那么，你想他也会饶恕我吗？

莫瑞尔　饶恕你什么？

康蒂妲　（发觉他这样愚蠢，不免有点失望，但是声调仍很温

柔）你还不明白吗？（他摇摇头。她又转身向着他，很亲切地加以解释）我是说，他不会恨我没有亲自教他恋爱吗？我为了你所说的我的善良，我的纯洁，就把他丢给了坏的女人，他会饶恕我吗？呀，詹姆士，你说你信任我的善良和纯洁，可见你对我一点儿也不了解！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在阻止我的话，我真甘心情愿把我的善良和纯洁给那可怜的尤竞，正像我可以把我的围巾给那冻得快死的乞丐一样。詹姆士，请你信任我对你的爱情。因为如果不是出于爱情，我就根本不关心你那一套说教：你每天用来自欺欺人的一套空话了。（想要起立。）

莫瑞尔 这又是他的话！

康蒂妲 （正要起立，又急止住）谁的话？

莫瑞尔 尤竞的话。

康蒂妲 （欣喜地）他总是对的。他了解你，他了解我，他也了解普拉西。可是你呢，詹姆士！你什么都不了解。（她大笑，然后吻他，安慰他。他像被刺了一下似地向后退缩，跳将起来。）

莫瑞尔 这时候，你怎么还忍心做这样的举动——哦，康蒂妲啊！（声音里含着痛楚）我情愿你拿四爪锚来扎进我的心里去，可不愿你来吻我。

康蒂妲 （惊诧地）亲爱的，怎么啦？

莫瑞尔 （发疯似地推开她）别碰我！

康蒂妲 詹姆士！！！

马本克和柏格斯进来打断了他们的争吵。两人站在门口望着他们。

马本克 出了什么事吗？

莫瑞尔 （面无人色，但极力抑制着自己）别的没有什么，只有一点：如果不是你今天早上说对了，那就是康蒂妲疯了。

柏格斯 （大声抗议）什么！康蒂妲也疯了！哦，这是什么话！什么话！什么话！（穿过屋子走到壁炉边，一面走一面嚷，并在壁炉架的柱子上敲出烟斗里的烟灰。）

〔莫瑞尔很绝望地坐下来，身子往前弯着，低着头藏着脸，两手交叉用力紧捏着，免得发抖。

康蒂妲 （向莫瑞尔，轻松地笑着）哦，你居然给吓坏了！就为了这一点事吗？你们这些自以为脱俗的人，结果是多么不脱俗套啊！

柏格斯 得了，康蒂，别胡闹了。马本克先生看了，对你会有什么感想呀？

康蒂妲 这就是詹姆士教育我的结果，他教我只要为我自己着想，不必因为顾虑旁人会对我有什么感想就畏缩不前。如果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完全一样，那么这一套理论确是非常有用。可是现在！因为我想的跟他想的稍微有些不同！瞧他那副样子吧！你们瞧！（指着莫瑞尔，觉得异常有趣。）

〔尤竞看了他一眼，仿佛觉得一阵心痛，急忙用手按紧胸口。他坐在沙发上，好像是在观看一幕悲剧。

柏格斯 （站在壁炉边）呀，詹姆士，你今天的样子，确实没有往常那样神气了。

莫瑞尔 （大笑，其实一半像哭）大概是的。我请诸位原谅。我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沉不住气。（振作精神）嘿，嘿，嘿，嘿，嘿！（又回到桌前坐下，重新写他的文稿，故意

强作欢笑。）

康蒂妲 （走近沙发，坐在马本克身边，还是一副调笑的神气）喂，尤竞，你为什么这样难过呀？那臭味的葱头害得你哭了吗？

马本克 （向康蒂妲低语）是你的残酷使我很难受。我恨残酷。看一个人叫另一个人受苦，多可怕啊。

康蒂妲 （用讽刺的口气逗他）可怜的孩子！我真是很残酷吗？是我叫他去切了那臭味难闻的小红葱头吗？

马本克 （恳挚地）哦，别说了，别说了。我并不是说我自己。你害得他受了多少苦啊。他的痛苦使得我的心也痛起来了。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你不应该这样随随便便，嬉皮笑脸的。我看着你一面折磨他一面笑着，真忍不住要发抖。

康蒂妲 （不信地）我折磨詹姆士！你瞎说，尤竞，你真会夸张！简直是胡说！（站起来，走到桌旁，有些难受）亲爱的，别再写了，来跟我们谈谈吧。

莫瑞尔 （很亲热，但也很刻薄）呀，不，我不会谈话，只会说教。

康蒂妲 （抚摸他的手）那么，来说教吧。

柏格斯 （激烈抗议）呀，不行，康蒂。那就糟透了！

〔勒克西·密尔进来，现出很焦急很自大的神气。

勒克西 （忙上前跟康蒂妲握手）莫瑞尔太太，您好？您回府了，我真高兴。

康蒂妲 多谢你，勒克西。你认识尤竞吗，认不认识？

勒克西 哦，认识。马本克先生，您好？

马本克 很好，谢谢你。

勒克西 （向莫瑞尔）我刚从圣马太公会里来。他们接到了您的电报，恐慌极了。

康蒂妲 詹姆士，你电报上是怎么说的？

勒克西 （向康蒂妲）他原定在今天晚上要到那里去演讲的。他们已经定好了马尔街的大会堂，并且到处张贴了广告，花了不少的钱。莫瑞尔打电报去，说是不去演讲了。他们接到了电报，真好比是晴天一个霹雳。

康蒂妲 （惊异地，开始疑心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约好了要去演讲，忽然又取消了！

柏格斯 我敢说，这是他破天荒第一遭。是不是，康蒂？

勒克西 （向莫瑞尔）他们决定要打个急电给你，问你是否还能改变计划。你接到没有？

莫瑞尔 （勉强耐着性子）是的，是的，我接到了。

勒克西 复电的费用他们都先付了。

莫瑞尔 是，我知道。我已经复了一个电报。我不能去。

康蒂妲 那为什么呢，詹姆士？

莫瑞尔 （几乎大发脾气）因为我不高兴。这些人忘了我是一个人，他们以为我是一个话匣子，只要每天晚上打开来就可以给他们娱乐消遣。难道我不可以空出一天晚上留在家里，陪陪我的太太和朋友们吗？

〔除尤竞外，大家对于他的这种暴躁态度，都很惊讶。尤竞却面不改色。

康蒂妲 哦，詹姆士，我刚才随便说了几句，你犯不着老是搁在心上。要是你今晚上不去，明天准会受到良心的责备。

勒克西 （恐惧地，但很急切地）我知道，他们这样向你要求，当然很不合理。可是他们曾经到处打电报出去另外请

人，结果，除了不可知论者协会的主席以外，谁都不能来演讲。

莫瑞尔 （不假思索）嗯，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他们还要找什么更好的人呢？

勒克西 可是他总是坚决主张要把基督教义跟社会主义分开。给他这样一说，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当然，你知道得最清楚；可是——（耸耸肩膀，走到火炉那里，站在柏格斯旁边。）

康蒂妲 （说好话）哦，去吧，詹姆士，我们都去。

柏格斯 （抱怨地）喂，康蒂！听我说！我们在家里烤烤火，倒怪舒服的。他出去顶多不过两个钟头。

康蒂妲 你去听听讲，还不是一样的舒服吗？我们都坐在讲台上，全变成大人物了。

柏格斯 （惶恐地）哦，千万别叫我们坐到讲台上去。不行，每一个人都要瞪着眼睛看我们，我可受不了。我就坐在会场最后一排得了。

康蒂妲 放心吧。他们瞪着眼睛看詹姆士还忙不过来呢，哪有工夫来注意你。

莫瑞尔 又是什么普拉西的病症，康蒂妲！啊？

康蒂妲 （高兴地）是呀。

柏格斯 （莫名其妙）普拉西的病症！詹姆士，你说什么？

莫瑞尔 （不理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打开门，用命令的口气喊道）迦纳特小姐。

普拉瑟派英 （在远处）唉，莫瑞尔先生。就来了。

大家都等着，柏格斯却偷偷地转身向勒克西说话。

柏格斯 密尔先生，请问你，什么是普拉西的病症？她有什么

病呀?

勒克西　（机密地）哦，详细情形我不知道。可是今天早上她跟我谈话的时候，神气就很古怪。我看她有时候确有一点儿失魂落魄的样子。

柏格斯　（大吃一惊）呀，那一定是传染的！一间屋子里有四个人害了！

普拉瑟派英　（走到门边）有什么事吗，莫瑞尔先生?

莫瑞尔　打个电报给圣马太公会，说我马上就去。

普拉瑟派英　（惊诧地）他们是不是还等你去呢?

莫瑞尔　（断然地）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

〔普拉瑟派英吓了一跳，坐下去打电报稿。莫瑞尔现在忽然变得坚决有力，走近柏格斯。康蒂妲随时注意他的行动，现出益发惊异和疑惧的神气。

莫瑞尔　柏格斯，你是不打算去的了。

柏格斯　哦，詹姆士，别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不去，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今天不是星期天。

莫瑞尔　那真可惜。我先还以为你很愿意我把主席介绍给你认识呢。他是郡议会的工务委员会委员，关于合同一类事情，很有一点力量。(柏格斯顿时如梦初醒）你去吗?

柏格斯　（非常热心）詹姆士，我当然要去。听你演讲，我一向认为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莫瑞尔　（转身向普拉瑟派英）要是你没有别的约会的话，迦纳特小姐，我要你去给我做记录。(她不敢说话，只点点头）我猜想，勒克西，你是要去的吧?

勒克西　那当然。

康蒂妲　詹姆士，我们都去。

莫瑞尔 不，你不要去，尤竞也不要去。你留在这里招待招待他——庆祝你这次回家。（尤竞起立，屏住呼吸。）

康蒂妲 可是，詹姆士——

莫瑞尔 （威严地）我决定要这样。你用不着去，他也用不着去。（康蒂妲想要申辩）哦，你们不必操心。你们不去，听众就已经够多的了，你们的座位，自然会有那些从来没有听过我演讲的、坚定不移的信徒们来抢着坐。

康蒂妲 （苦恼地）尤竞，你去吗？

莫瑞尔 在尤竞的面前，我就不敢完全任情地讲。他对于说教，最会挑剔了。（注视着他）他知道我怕他，今天早上他就对我这样说过。好吧，现在我把他留在这里交给你，康蒂妲，好让他看看清楚，我到底对他怕到什么程度。

马本克 （自言自语，充满感情）你真勇敢极了，真做得漂亮极了。

康蒂妲 （又着急又疑惧地）可是——可是——詹姆士，这里发生了什么误会吗？我不明白——

莫瑞尔 （很温柔地将她搂在怀中，吻她的前额）呀，我以为真正弄不明白的是我呢，亲爱的。

第 三 幕

晚上十时以后。窗帘已全部拉上，油灯已经点起来。打字机的盖已合上；大桌上的什物也收拾得很干净，这一切都表示一天工作已经完毕。

康蒂妲和马本克坐在火炉旁边。马本克头边的壁炉架上，放着一盏读书用的灯，他坐在小椅子里，正在大声朗诵。在他身旁的地毯上，摆着一沓原稿和两本诗集。康蒂妲坐在安乐椅上。她手里直举着一支拨火棍，仰着身子，注视着火棍的尖端，双脚伸向火边。这时她睁着眼走入了梦境，身边的一切和尤竞都已被她丢在九霄云外。

马本克 （忽然停止朗诵）从古到今每一位诗人，都曾把这一思想写成一首十四行诗。他必须写，他自己也没法禁住自己。（抬头看她，征求她的同意，不料她正凝神于火棍上）你没有听我念？（没有反响）莫瑞尔太太！

康蒂妲 （惊醒）嗯？

马本克 你没有听我念吗？

康蒂妲 （内心有愧，因此过分客气）哦，我在听。那首诗真

好。念下去吧，尤竞。我急于要知道天使后来怎么样了。

马本克 （原稿从他手中掉到地上）请原谅我打扰了你。

康蒂妲 哪里的话，你没有打扰我。再念下去吧。念吧，尤竞。

马本克 那一首描写天使的诗，在一刻钟以前我就已念完了。后来我又念了别的几首诗。

康蒂妲 （颇感难堪）真对不起，尤竞。我想一定是这拨火棍对我有一种催眠作用。（将火棍放下。）

马本克 这东西真使得我心神不安。

康蒂妲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只要你一说，我马上就可以把它放下的。

马本克 我怕你也会感到心神不安。这个东西真好像是一件武器。如果我是一个古代的英雄，我就要拿出一把出鞘的宝剑放在我们中间。要是莫瑞尔进来，他一定会想到只是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一把宝剑，所以你才高举着拨火棍呢。

康蒂妲 （惊讶地）什么！（茫然望了他一眼）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你的那几首十四行诗，简直把我弄糊涂了。我们之间为什么要放一把宝剑呢？

马本克 （回避地）哦，没有什么。（俯身捡起原稿。）

康蒂妲 尤竞，你把诗稿放下来吧。我对诗的兴趣，哪怕是你的诗，实在也有限得很。自从詹姆士走了以后，你一直在念诗给我听，足足有两个多钟头了。我要你跟我谈谈。

马本克 （站起来，惶恐地）不，我不应该跟你谈话。（茫然四顾，忽然又说）我想，我要到公园里去散散步。（走向门口。）

康蒂妲 瞎说，公园早就关门了。来，坐在壁炉毯上，像往常

一样东拉拉西扯扯吧。我需要开开心。你不愿意吗?

马本克 （半是恐惧，半是狂喜）愿意。

康蒂妲 那么，过来吧。（将椅子往后一拖，让出地方来）他先踌躇着，然后胆怯地躺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脸朝上，头搁在她的膝上，仰望着她。

马本克 哦，因为我一晚上都规规矩矩的，我简直苦恼极了。现在我却因为做着坏事感到非常快乐。

康蒂妲 （听他的话觉得有趣）嗯，我知道，你觉得你自己已是一个成年的、不正派的、欺骗女人的好手。并且因此觉得非常骄傲，是不是?

马本克 （急忙抬起头来，转过脸端详着她）请你注意。我本比你年纪大多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转过身来跪在地上，紧叉着双手，手臂搁在她的膝上，越来越冲动地说着，血液也开始沸腾起来）我可以对你说几句不正派的话吗?

康蒂妲 （十分尊重他的热情，丝毫没有畏惧和冷淡之意，但话中表示着一个灵慧的母亲对孩子的幽默）那不行。不过，只要是你心上真正感觉到的，你都可以说。无论什么话都行。只要你说的是心里的话，而不是装出一种姿态，一种自作多情的姿态，不正派的姿态，或甚至诗人的姿态，我就决不会感到害怕。我只希望你说话时不要忘了你的荣誉和真诚。现在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马本克 （眼睛里露出令人哀怜的虔诚，嘴唇和鼻孔边的那种急切的热烈的表情顿时完全消失）哦，现在我什么都不能说了，因为我所能说的任何一句话，不是属于这种姿态，这是属于那种姿态的——这是只有一个例外。

康蒂妲　那是什么呢?

马本克　(沉醉在这名字的美妙的声音之中，温柔地)康蒂妲，康蒂妲，康蒂妲，康蒂妲。你既然要我不背弃我的荣誉和真诚，我现在就必须这样称呼你。在我的思想或感觉中你从来就不是什么莫瑞尔太太，你永远是康蒂妲。

康蒂妲　那自然。那么现在你有什么话要对康蒂妲说呢?

马本克　除了把你的名字叫上一千遍一万遍之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觉不觉得，我每叫你一声，就是向你祷告一次?

康蒂妲　你能这样祷告，是不是觉得很幸福呢?

马本克　是呀，很幸福。

康蒂妲　那么，这种幸福就是你的祷告的报酬。你还需要什么更多的报酬吗?

马本克　不，我已经进了天堂，在天上是不知道什么叫做需要的。

〔莫瑞尔进来。他停在门口，一眼就看清了这种情景。

莫瑞尔　(庄重而有涵养地)我希望没有打扰你们吧。

〔康蒂妲猛地站起身来，可是毫无窘迫之态，反而大声笑自己冒失。尤竞因为她突然站起，惊了一下，但立刻也恢复了常态，他并没有站起来，只是坐在地毯上，抱着脚踝，也毫无窘迫之状。

康蒂妲　哦，詹姆士，我给你吓了一跳!我跟尤竞谈得正起劲，一点儿也没有听到你拿钥匙开前门的声音。大会的结果怎么样?你讲得好吗?

莫瑞尔　我一生也没有讲得这么好过。

康蒂妲　那太好了!募到多少钱?

莫瑞尔　我忘了问他们。

康蒂妲　（向尤竞）他一定是讲得太好了，要不然他决不会忘掉这件事的。（向莫瑞尔）还有那些人到哪里去了？

莫瑞尔　他们比我先走，老早就走了。我真怕我脱不了身呢。我想他们正在什么地方吃晚饭吧。

康蒂妲　（谈家务的口气）哦，这么说，玛丽可以去睡了。我去告诉她。（向厨房走去。）

莫瑞尔　（目光严峻，注视着马本克）怎么样？

马本克　（样子很滑稽地蹲在地毯上，泰然自若地望着莫瑞尔；甚至露出一种顽皮的神气）怎么样？

莫瑞尔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马本克　别的话倒没有，只有这么一句，就是：我在这儿是暗地里做了一个傻瓜，你却是公开地做了一个傻瓜。

莫瑞尔　我想，方式并不相同吧。

马本克　（爬起身来，热烈地）完全一模一样，我正像你一样装作是一个正人君子呢。当你表现出那种英雄气概把我跟康蒂妲留在这里的时候——

莫瑞尔　（情不自禁地）康蒂妲！

马本克　哦，对了。我甚至于叫起她的名字来了。可是别害怕。英雄气概是会传染的；我从你那里传染来了这种病。我曾经发过誓，在你背后我决不说一句在一个月以前我当着你的面所不能说的话。

莫瑞尔　你遵守了你的誓言吗？

马本克　（突然坐在安乐椅背上）在大约十分钟以前，我是始终遵守着我的誓言的。我先是拼命地念诗给她听——念我自己的诗——还念别人的诗——避免谈话。我站在天堂的

门口，不肯走进去。哦，你真想不到那是多么英勇，可又多么叫人难受的事！后来——

莫瑞尔 （心上急于要知道下文，表面上却竭力镇定）后来怎么样？

马本克 （意兴索然，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后来，她没有耐心再听我念了。

莫瑞尔 于是你就走到天堂的大门边去了？

马本克 对了。

莫瑞尔 啊？（凶猛地）说吧，朋友，难道你那时竟完全没有想到我吗？

马本克 （声调柔和有如音乐）后来她变成了一位天使；一把喷着火的宝剑到处乱飞，使我不能够走进去；我仔细一看，所谓天堂之门，实在就是地狱之门。

莫瑞尔 （得意地）她拒绝了你？

马本克 （起身，轻蔑地）没有的事，你这傻瓜。如果她拒绝了我，那我就根本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在天堂里了。拒绝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解除我们的危难！就表示贞洁的愤怒！哦，你真不配跟她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转身走到房子的另一边去，现出鄙夷之色。）

莫瑞尔 （站在原处不动，静静地注视着他）尤竞，你以为这样诽谤我几句，就抬高了你的身份吗？

马本克 无数次的教训，到此算完了。莫瑞尔，我根本瞧不起你的说教；我相信，我可以说得比你更好。我现在要想见到的是康蒂妲所嫁的那个人。

莫瑞尔 她嫁的那个人？你是指我吗？

马本克 不是詹姆士·马伏·莫瑞尔牧师，那位道德家和空谈

家；而是在詹姆士牧师的黑外衣里所隐藏着的那个真正的人：康蒂妲所爱的那个人。你绝不能单凭把领扣安在后面而不安在前面，就能叫像康蒂妲这样的女人爱你。

莫瑞尔 （果敢而坚定地）想当年康蒂妲答应嫁给我的时候，我已经是个道德家和空谈家，像你现在所看见的一样。我当时也穿着黑外衣，领扣安在后面而不是安在前面。你以为要是我玩忽我的职务，她就会更爱我一些吗？

马本克 （坐在沙发上，抱着脚踝）哦，那是她愿意对你宽恕，正像她现在愿意宽恕我一样，虽然她也认为我不过是一个懦夫，一个弱者，或者像你所说的一个哭哭啼啼的臭小子。（如在梦幻中）像她这样一个具有高超见识的女人，她爱我们的灵魂，并不爱我们的愚昧、虚荣和幻觉，也不爱我们的领子和外衣，或者裹在我们身上的随便什么破旧衣服（想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盘问莫瑞尔）我现在所要知道的是，你怎么样冲过那一把阻止我前进的喷火宝剑的。

莫瑞尔 也许只是因为在最后的十分钟内没有人走进来打搅我。

马本克 （吃惊地）什么！

莫瑞尔 一个人尽可以爬到最高的山峰上去，可是他不能长久留在那里。

马本克 （跳将起来）那是假话。一个人可以永远留在那里，并且只有那里是可以久留的地方。一个人如果不到最高峰，他就没有片刻的安宁，他也就不会感到生命的恬静的光荣。要是我不停留在最高峰上，请问你要我到哪里去消磨我的时光呢？

莫瑞尔 到厨房里，切臭葱头，上灯油。

马本克 或者站在讲台上，去刮洗那些平凡庸俗的灵魂?

莫瑞尔 对了，那也可以。只有在讲台上，才有我的最美好的时刻，也只有在那一刻中，我才有权利要求她爱我。我从来不预借那一时刻；也从不利用它去偷窃别人的幸福。

马本克 （颇觉厌恶，转身走向火炉）我很相信你做这种交易很诚实，像买一磅乳酪一样。（走到壁炉边停住，背向着莫瑞尔，一边沉思一边自言自语）我只能像一个乞丐似的去求她。

莫瑞尔 （站起身来）一个冻得快死的乞丐！向她讨围巾！

马本克 （转身向他，诧异地）多谢你提起我的诗句。对了，就是这样，一个冻得快死的乞丐，向她讨围巾。

莫瑞尔 （激动地）可是她拒绝了。要不要我告诉你她为什么拒绝？我可以用她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因为——

马本克 她没有拒绝。

莫瑞尔 没有?

马本克 我向她要求什么她就给我什么：她的围巾，她的翅膀，她头上的明星串成的花冠，她手里的洁白的百合，她脚下的新月——

莫瑞尔 （抓住他）老实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太太。我不要再听你那套诗人的滥调了。我很明白，如果我已经失去了她的爱，而你得到了她的爱，那她也不会受到什么法律约束的。

马本克 （并不害怕，也无抗拒之意，神情古怪地）莫瑞尔，再来抓住我的衬衫领子吧，过一会儿她会来给我整理的，就像今天早晨一样。（现出安静的狂喜之状）那我就会感

觉到她的手摸在我身上的滋味。

莫瑞尔　你这个小鬼，你知道你对我说这种话是多么危险吗?!要不（忽然感到忧惧）难道有什么事情使你忽然壮起胆来了吗?

马本克　我现在不害怕了。我从前不喜欢你，所以怕你来碰我，可是今天我看出来了——当她折磨你的时候——你是爱她的。从那时候起，我就成了你的朋友，只要你高兴，你就掐死我得了。

莫瑞尔　（放开他）尤竟，如果那不是一句毫无心肝的谎话——如果你还有一点人的感情的话——请你告诉我，我不在家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马本克　发生了什么事！啊，一把喷着火的宝剑！（莫瑞尔急得跺脚）好吧，用简单明了的话来说吧，我爱她，那爱情是那样地美妙，我除了希望长期沉醉在那种爱情的幸福之中，什么也不要了。当我还没有来得及从那最幸福的高峰走下来的时候，你就走进来了。

莫瑞尔　（深感痛苦）这样说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还是一个疑问，实在叫人苦恼。

马本克　苦恼！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现在除了使她幸福之外，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感情激发）哦，莫瑞尔，我们两人都对她断了念吧。我是一个精神失常、身体虚弱的小病夫，你是一个顽固、愚蠢的牧师，我们何苦要逼着她在我和你两人之间来进行选择呢?让我们走遍天下，你向东我向西，到处去行香，为她物色一位称心如意的情人吧——譬如一位长着紫色翅膀的天使长——

莫瑞尔　废话！哦，要是她果真发了疯，要离开我，跟你去，

那谁来保护她呢？谁来帮助她？谁来为她工作？谁来做她的孩子的父亲呢？（心烦意乱地坐在沙发上，手肘放在膝上，双手握拳，支着头。）

马本克 （使劲搓手指作响）她就不会问这些无聊的问题。她呀，她要保护别人，帮助别人，并且为别人工作——她要别人，比如说一个成年后又变成了小孩的人，给她孩子，让她去保护、帮助和为他而工作。哦，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大傻瓜！我就是那个人，莫瑞尔，我就是那个人。（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声嚷着）你简直不懂得女人是怎么回事。叫她来吧，莫瑞尔，叫她来在你我两人中间选择一个——（门开处，康蒂妲进来。他忽然痴呆地停住。）

康蒂妲 （站在门边，惊讶地）尤竞，你怎么啦？

马本克 （神情失常地）詹姆士跟我正在举行一个说教比赛，他失败了。

〔康蒂妲立刻转过眼去看莫瑞尔，见他愁容满面，便急忙走到他的身边，心上非常恼怒。

康蒂妲 你惹他生气了。这我可是不答应的。尤竞，你听到没有！（将手放在莫瑞尔肩上，盛怒之下，忘了做妻子的仪态）谁都不准惹我的孩子生气。我一定要保护他。

莫瑞尔 （傲慢地站起来）保护！

康蒂妲 （没有注意他——向尤竞）你刚才说了些什么话呢？

马本克 （惊恐地）没有说什么。我——

康蒂妲 尤竞，没有说什么？

马本克 （可怜地）我是说——我——我很抱歉。我下回不敢了，真的，不敢了。我以后不惹他就是。

莫瑞尔 （愤恨地向尤竞抢上一步）不惹我！你这小——

康蒂妲 （阻止他）嘘！——别这样，詹姆士！让我来对付他。

马本克 哦，你生我的气了吗？

康蒂妲 （严厉地）是的，我生气极了。我真想把你撵出去。

莫瑞尔 （看到康蒂妲激烈的态度，不觉吃了一惊，同时想到幸亏她将他从另外一个人手里救了出来，又觉得有失体面）平静点，康蒂妲，平静点。我自己有办法对付他的。

康蒂妲 （安抚他）是呀，亲爱的，你当然有办法。可是我决不能叫人弄得你烦恼不安。

马本克 （几乎含着眼泪，转身向着门口）我走就是了。

康蒂妲 你不必走，我不能在这深更半夜里撵你出去。（激烈地）可耻！真可耻！

马本克 （绝望地）可我干了什么坏事呀？

康蒂妲 我明白你干的事——就像我亲眼在这里看见的一样。哦，那是不对的！你真像一个小孩子，你的嘴是闭不住的。

马本克 我宁可死去十次也决不愿意让你感到丝毫痛苦。

康蒂妲 （对于他的稚气，表示无限轻蔑）你死了对我有多大好处啊！

莫瑞尔 康蒂妲，亲爱的，这样吵嘴很不好。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纠纷，应该由我来解决。

康蒂妲 两个男人！你说他是个男人吗？（向尤竟）你这个坏孩子！

马本克 （责骂反而给他带来一种奇妙的因感到亲热而产生的勇气）如果你把我当做个小孩子来责骂，那我就像小孩子

一样来为自己辩护。是他先开的头，并且他还比我大呢。

康蒂妲 （原为关心莫瑞尔的尊严，这话使她一惊之下，有些失去了信心）那决不会的。（向莫瑞尔）不是你开的头，詹姆士是不是？

莫瑞尔 （轻蔑地）不是。

马本克 （愤怒地）哦！

莫瑞尔 （向尤竞）你先开的头——今天早上。（康蒂妲从这句话立刻联想到他下午曾神秘地提到尤竞早上跟他说过什么话，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望着他。莫瑞尔继续说下去，特别表现出他的威严曾受到冒犯的样子）可是你说的另外一点倒是对的。我是我们两人中较大的一个，并且，康蒂妲，我希望也是较强的一个。所以你最好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吧。

康蒂妲 （仍尽力安慰他）好吧，亲爱的。可是——（苦恼地）我不明白早上是怎么回事。

莫瑞尔 （温和地阻止他）你用不着明白，亲爱的。

康蒂妲 可是詹姆士，我——（门铃响）哦，讨厌！他们回来了。（出去给他们开门。）

马本克 （奔向莫瑞尔）哦，莫瑞尔，真是可怕呀！她跟我们生气了，她恨我。我怎么办呢？

莫瑞尔 （现出古怪的绝望神气，在屋子中间来回走着）尤竞，我的头都晕啦。我会大笑起来的。

马本克 （不安地跟在他后面跑）别，别笑，她要听到你笑，还会以为是我把你逼得神经错乱了哩。别笑了吧。

〔门外喧笑声自远而近。勒克西·密尔和柏格斯先进来。勒克西目光闪闪，兴高采烈。柏格斯满嘴油腻，现出

沾沾自喜的样子，但神志倒还清醒。迦纳特小姐跟在他们后面。她穿戴着她的最华丽的上衣和帽子，眼睛比以前更明亮一些，但心里显然怀着忧惧。她背靠着放打字机的桌子，一手放在桌上支撑着身体，一手扶住前额，似乎觉得有些疲倦和头晕。马本克又恢复了他以前的羞答答的样子，躲到靠窗的墙角落里，那地方堆着许多莫瑞尔的书籍。

勒克西　（凑趣地）莫瑞尔，恭喜，恭喜。（拉他的手）您今天这篇演讲，真是多么高贵、美妙、神奇呀！这比你过去的一切演讲都要更好得多了。

柏格斯　确是这样，詹姆士，我听到最末一个字都没有打瞌睡。对不对，迦纳特小姐？

普拉瑟派英　（厌烦地）哦，我没有注意你，我在忙着记录呢。（取出笔记簿，望着自己所做的速记，几乎要哭出来。）

莫瑞尔　我讲得太快了点吧，普拉西？

普拉瑟派英　真是太快了。您知道我一分钟只能记九十个字，多了就不成。（生气地将速记簿丢在打字机旁，准备明天早晨整理，这样做了以后，气也就稍平了一些。）

莫瑞尔　（安慰她）哦，得了，得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你们都吃了晚饭了吗？

勒克西　柏格斯先生真客气，请我们到白尔格雷夫餐厅去吃了一餐丰盛的晚饭。

柏格斯　（现出十分慷慨的神气）哪儿的话，密尔先生。（谦逊地）我这一点小意思，承你肯赏光，真使我太高兴了。

普拉瑟派英　我们还喝了香槟酒呢。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个。我

觉得有点头晕了。

莫瑞尔 （惊奇地）一桌香槟酒席！了不得。是不是靠我的绝妙的口才，才使你们有这样大的口福呢？

勒克西 （字斟句酌地）对了，您的口才，还有柏格斯先生的盛情。（一时兴起，又来凑趣）莫瑞尔，那位主席真是好极了！他跟我们一同去吃晚饭的。

莫瑞尔 （望着柏格斯，意味深长地）哦——哦，主席！现在我可明白了。

〔柏格斯自觉交际手腕高明而十分得意，但在表面上却用很不满意的干咳来作掩饰。勒克西乐得几乎站不住了，他交叉着两臂，一团高兴的样子，斜靠在沙发背上。康蒂妲托着盘子进来，盘里放着玻璃杯，柠檬和一瓶热水。

康蒂妲 谁要喝柠檬汁？你们是知道我们的规矩的，滴酒不沾。（将盘子放在桌上，拿起挤柠檬汁的器具，用询问的眼光望着大家。）

莫瑞尔 不必了，亲爱的。他们都喝了香槟了。普拉西也破了戒了。

康蒂妲 （向普拉瑟派英）你真喝了香槟？你说着玩儿的吧？

普拉瑟派英 （固执地）不，我真的喝了。我只戒啤酒，不戒香槟。我不喜欢啤酒。莫瑞尔先生，有什么信要我回吗？

莫瑞尔 今晚上没有了。

普拉瑟派英 好吧，各位晚安。

勒克西 （殷勤地）我送你回去好吗？迦纳特小姐？

普拉瑟派英 不用，多谢你。今天晚上我跟谁在一起都觉得不放心。我该不喝那鬼东西就好了。（歪歪倒倒地走到门口，

撞在门上，险些儿跌倒，冲了出去。）

柏格斯 （愤恨地）鬼东西！这丫头真不知道什么叫做香槟！波麦利和格利诺牌的香槟，十二先令六便士一瓶。她几乎一口气就喝了两杯。

莫瑞尔 （对她放心不下）勒克西，你出去照顾她一下吧。

勒克西 （惊慌地）不过，假使她当真——比方说，在大街上唱起歌来，或者是疯疯癫癫的，那可怎么办呢？

莫瑞尔 说的是呀，她会这样的。所以你最好还是一路照顾着她，送她平安到家吧。

康蒂妲 送她去吧，勒克西，你是个好心人。（拉着他的手，轻轻将他推至门口。）

勒克西 这么说，送她回去，显然是我的责任了。我希望，也许没有这种必要。莫瑞尔太太，晚安。（向其余的人）晚安。（他走出去。康蒂妲关上门。）

柏格斯 他喝上两盅以后，就会露出一股子特别虔诚的劲儿。人的酒量大不如从前了。（急忙走到火炉边）好吧，詹姆士，现在是关门的时候了。马本克先生，要不要我送您一程呢？

马本克 （惊恐地）对了，我该走了。（急忙向门口走去，但康蒂妲却站在门口挡住他的去路。）

康蒂妲 （口气平静而威严地）你坐下。不忙走。

马本克 （畏缩地）嗯，我—— 我本来并不想走。（回到屋里，怪可怜地坐在沙发上。）

康蒂妲 爸爸，马本克先生今天晚上住在我们这里了。

柏格斯 哦，好吧，那我可要走了。詹姆士，再见吧。（跟莫瑞尔握手，走向尤竞）马本克先生，叫他们给您床边预备

一盏灯，要是您半夜里发了那种病，醒过来的时候，见了亮光，心上就会舒服些。祝您晚安。

马本克　多谢你，我一定那样办。柏格斯先生，晚安。（他们握手。柏格斯走到门口。）

康蒂妲　（看见莫瑞尔正要送柏格斯出去，便将他唤住）你别去了，亲爱的，我给爸爸穿外套去。（跟柏格斯一同出去。）

马本克　莫瑞尔，一幕恐怖的戏，就要开演了，你怕吗？

莫瑞尔　我一点也不怕。

马本克　我现在真是佩服你的勇气。（胆怯地站起来，乞怜似地伸出手来放在莫瑞尔的前臂上）莫瑞尔，帮助我吧。

莫瑞尔　（坚决地将他推开）尤竞，各人管各人的事吧。现在她必须在你我两人之间选择一个了。

〔康蒂妲进来。尤竞又坐在沙发上，像一个犯了规怕受罚的小学生。

康蒂妲　（站在他们中间，向尤竞）你做错了事觉得难过吗？

马本克　（真诚地）是的，难过得心都碎了。

康蒂妲　那么好吧，我饶恕你了。现在你就像一个乖孩子似的去睡觉吧，我要跟詹姆士谈一谈关于你的事情。

马本克　（大为惊慌，急忙起立）哦，我不去睡，莫瑞尔。我非得在这儿不可。我决不走开。告诉她吧。

康蒂妲　（更加疑心）告诉我什么？（尤竞偷偷地避开她的眼光，她就转过头去，默默地将这问题转询莫瑞尔。）

莫瑞尔　（振作精神，准备应付可怕的局面）我没有别的什么话要告诉她，只有这么一句话，（说到这里，声音变得很低沉，声音里带着似含悲愁的柔情）那就是，如果她真正

属于我，她便是我的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康蒂妲　（看到他现出演说家的神气，并且将她当做圣马太公会大会上的听众，很不高兴，冷淡地）如果只有这一句话，那么，尤竞说起来，决不会比你差。

马本克　（沮丧地）莫瑞尔，她在笑我们了。

莫瑞尔　（忽发脾气）没有什么可笑的。康蒂妲，你是在笑我们吗？

康蒂妲　（发怒而不暴躁）詹姆士，尤竞真是机灵。我真希望我能够大笑，可是我怕我只能大发脾气。（走到壁炉边站着，手臂斜倚着壁炉架，脚踏着炉围。尤竞偷偷地走到莫瑞尔身边，扯他的衣袖。）

马本克　（私语）算了，莫瑞尔，我们别说了。

莫瑞尔　（不理他，将他推开）康蒂妲，我希望你不是在威胁我吧。

康蒂妲　（警告地）你得留神，詹姆士。尤竞，我早就叫你走的。你走不走？

莫瑞尔　（十分坚决）他不准走，我要他留在这里。

马本克　我就走。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走向门口）

康蒂妲　站住！（他站住）你没有听见詹姆士说，他要你留在这里吗？詹姆士是这里的主人。你难道不知道吗？

马本克　（现出青年诗人对于暴虐专制的愤怒）他有什么权利做主人？

康蒂妲　（安静地）告诉他吧，詹姆士。

莫瑞尔　（惊恐地）亲爱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权利做主人，我并没有说我有这种权利。

康蒂妲　（责备地）你不知道，哦，詹姆士，詹姆士！（向尤

竞，沉思地）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尤竞！（他很失望地摇摇头，不敢正视她）不，你太年轻了。好吧，我允许你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学习学习。（从壁炉那边走过来，站在他们中间）哦，詹姆士，你们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来，告诉我吧。

马本克 （声音颤抖地向他低语）别告诉她。

康蒂妲 来，快说吧！

莫瑞尔 （迟缓地）我原打算先让你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康蒂妲，免得引起误会。

康蒂妲 是的，亲爱的，我相信你已经做到了。可是请你放心，我不会误会的。

莫瑞尔 那么，呃——（踌躇着，原来以为大段解释的话非常现成，可是现在却想不出一个字来。）

康蒂妲 嗯？

莫瑞尔 （大胆地冲口而出）尤竞公开说你跟他已发生了恋爱。

马本克 （疯狂地）不，不，不，不，绝对没有的事。我并没有这样说，莫瑞尔太太，这是假话。我说过我爱你，我说过我了解你，而他不能了解你。并且，我这话不是在今天晚上跟你一起烤火以后说的，我赌咒，我不是在那以后说的。这话是在今天早上说的。

康蒂妲 （恍然大悟）今天早上！

马本克 对。（望着她，求她相信，然后直率地说）我的领子给扯开了，就是为了这句话。

康蒂妲 你的领子？（立刻猜透了他的话的意思，转向莫瑞尔，吃惊地）哦，詹姆士，是你——（不再说下去。）

莫瑞尔　（惭愧地）你知道，康蒂妲，我有时候脾气来了，简直忍不住。他说（战栗地）你心里瞧不起我。

康蒂妲　（立刻转向尤竞）这是你说的吗？

马本克　（惊恐地）不是！

康蒂妲　（严厉地）那么詹姆士说的是假话啰。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马本克　不，不，我——我——（无可奈何地）我说的是大卫的妻子。并且也不是说在家里的时候，我只是说当她看见大卫在群众面前跳舞的时候，她心里就瞧不起他。

莫瑞尔　（像辩论家那样灵敏地抓住他的话柄）在群众面前跳舞，康蒂妲，他自以为是他的布道传教打动了群众的心，哪里知道大家所以要来听讲，都是因为犯了——普拉西的毛病。（她想要抗辩，他连忙举手阻止她，大声说）别假装气愤的样子，康带妲——

康蒂妲　假装！

莫瑞尔　（继续说）尤竞是对的。正像你在事后几个钟头内所说，他总是对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要说的，而且你说得比他还要高明。他是一位诗人，什么都懂。我是一个可怜的牧师，一窍不通。

康蒂妲　（后悔地）只因为我在开玩笑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跟那傻小子的话很相近，你就要对他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起来了吗？

莫瑞尔　那个傻小子说起话来，像小孩一样机灵，像毒蛇一样狡猾。他曾经声明，你属于他，不属于我。不管对与不对，我怕事实也许就是如此。我不愿意整天疑神疑鬼，时刻心神不安。我不愿意跟你住在一起而对你隐藏着一个秘

密。我不愿意那样卑鄙无聊地跟人吃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他跟我——要你在我们中间，随便选择一个。我等候着你的决定。

康蒂妲 （慢慢地往后退了一步。莫瑞尔的话里虽然含有真实情感，但他那侃侃而谈的态度使她不免反而硬起心来）哦，要我来选择，是吗？那么我猜想有一点是早已决定了的，那就是我不属于这个人，就得属于那个人。

莫瑞尔 （坚定地）正是这样。你必须选择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马本克 （不安地）莫瑞尔，你不明白。她的意思是说她属于她自己。

康蒂妲 （转向他）我正是这个意思，我的主人尤竞先生，但也不仅是这个意思，这一点你们两人一会儿就会明白的。请问，我的两位主人，你们各自提出什么条件来让我选择呢？这好比是把我在公开拍卖。那么，詹姆士，你出什么价钱？

莫瑞尔 （谴责地）康蒂——（说不下去，喉咙里、眼睛里满是泪水。演说家顿时变成了一只受伤的野兽）我说不出来——

康蒂妲 （一时冲动地向他走去）啊，我的最亲爱的——

马本克 （大为惊惶）不能这样，这太不公平了。你不应该做出难过的样子给她看，莫瑞尔，我也正在受着惩罚，可是我并没有哭。

莫瑞尔 （振作精神）是呀，你说得对。我要求的不是怜悯。（轻轻推开康蒂妲。）

康蒂妲 （退回来，冷冷地）请原谅，詹姆士，我并不想碰

你。我是在等着听你的价钱。

莫瑞尔 （表面谦逊而实自傲地）我没有别的什么可以贡献给你，我只是愿意用我的力量来保卫你的生命，用我的忠诚来保障你的安全，用我的才干和勤劳来维持你的生活，用我的权威和地位来维护你的尊严。这是一个男子汉所应该献给一个女人的一切。

康蒂妲 （悠闲安静地）那么，你呢，尤竞？你贡献什么呢？

马本克 我的软弱。我的孤独。我的心灵的需要。

康蒂妲 （感动地）说得好，尤竞。我现在知道怎样来选择了。

〔她沉默地仔细端详着他们，似乎在权衡轻重。莫瑞尔听到尤竞的话以后，崇高的自信已经一变而为使他心碎的恐惧，他没有力量再掩饰心上的忧虑不安。尤竞也紧张万分，但却完全不动声色。

莫瑞尔 （声音哽咽，从惨痛的心的深处，迸出一声哀求）康蒂妲！

马本克 （轻蔑地旁白）懦夫！

康蒂妲 （意味深长地）我把我自己交给两人中间的弱者。

尤竞立刻猜透了她的用意，脸色变得像熔炉中的钢铁一样惨白。

莫瑞尔 （在完全绝望中安静地低着头）我接受你的判决，康蒂妲。

康蒂妲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尤竞？

马本克 哦，我觉得我是失败了。因为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莫瑞尔 （不相信地突然抬起头来，样子很可笑地高声说）康蒂妲，你说的是我吗？

康蒂妲 （微笑）现在让我们像三个朋友一样，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谈一谈吧。（向莫瑞尔）你坐下来，亲爱的。（莫瑞尔从火炉边将那把给小孩坐的椅子拉过来）给我端把椅子来，尤竞。（用手指着安乐椅。尤竞不声不响地，甚至是冷淡无情地用力将那椅子搬来放在莫瑞尔旁边稍后的地方。她坐下。他走到沙发边坐下，令人莫测高深地沉默着。大家坐好之后，她用平静而温柔的正常声调来稳定他们的情绪）尤竞，你还记得你曾跟我谈过你的身世吧。你告诉我，自从你的老奶妈死了之后，你是怎样孤苦伶仃地无人照顾，你的父母怎样偏爱你那些伶俐的、时髦的姊妹和那些有成就的兄弟；你在伊顿学校读书的时候怎样受苦；你的父亲怎样不给你饭吃，要逼你回到牛津大学去。而你因此便怎样不得不过着没有安慰、没有温暖、没有安身之所的生活，永远忍受着凄凉和寂寞，而且常常遭人厌恶，被人误解，可怜的孩子啊！

马本克 （自信自己的命运仍然是高贵的）我有我的书，我有大自然。最后我还遇见了你。

康蒂妲 这会儿且不谈这个。现在我要你看看这里的另一个孩子：我的孩子！他从小就被娇纵惯了。我们每两个星期去拜望一次他的父母。尤竞，哪一天你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个家庭里的主要人物的许多照片吧。詹姆士婴儿时代的照片！那真是所有婴儿中最了不起的一个。詹姆士八岁的时候荣获学校奖状的照片。詹姆士十一岁当队长的照片。詹姆士第一次穿大礼服的照片。还有许许多多詹姆士的光荣纪念照片。你知道他是多么强壮，我希望今天早上他没有把你打伤。多么聪明，多么快乐！（语气逐渐加重）你

去问詹姆士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姊妹，她们为要免除他的一切日常琐事上的麻烦，为要让他能够变得强壮、聪明和快乐，她们花费了多少精力。我也告诉你我一个人兼做他的母亲，他的三个姊妹，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孩子的母亲，我又需要受到多大的牺牲。同时你还可以问一问普拉西跟玛丽，哪怕就在没有客人来帮我们切葱的时候，家里的事已够多么麻烦。问一问那些小商贩们，他们时常要来打扰詹姆士，妨碍他进行他的美妙的宣教演讲的时候，到底是谁把他们打发出去的。凡是讨人喜欢的事情，都由他去做；凡是得罪人的事情，都由我来办。我为他建筑了一座安乐、恩爱的堡垒，并且经常守卫在门口，不让一点世俗的琐事扰乱他的心。我使他变成了这里的主人，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而且刚才他竟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会如此。（打趣地）可是当他想到我也许会跟你走的时候，他最担心的是：我将受到什么困苦！为了引诱我不要离开他，他就提出（向前侧着身子，每说一句话，便抚摸一下他的头发）要用他的力量来保卫我的生命，用他的勤劳来维持我的生活，用他的地位来维护我的尊严，用他的——（温和地）呀，我把你那美丽的词句念得颠三倒四不成样子了，是不是，我的宝贝？（温柔地把脸依偎在他的脸上。）

莫瑞尔　（情不自禁，跪在她的椅旁，现出天真率直的稚气拥抱着她）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靠着你双手的勤劳和你心上的爱情。你是我的妻子，我的母亲，又是我的姊妹，世界上一切人对我的爱护都抵不过你一个人。

康蒂妲　（在他的怀抱中，笑着向尤竞）我是你的母亲，又是

你的姊妹吗，尤竞？

马本克　（站起身来，现出极其厌恶的凶恶样子）呀，绝对不是。要不，你就在这黑夜中跟我一道走吧！

康蒂妲　（慌忙起立，将他拦住）你不能就这样走呀，尤竞？

马本克　（声音已洪亮得跟成人一样，不再是小孩的音调）我不是一个听到钟声还不知道时候的人。我必须做的事我是一刻也不能等待的。

莫瑞尔　（早已站起身来）康蒂妲，别让他做出冒失的事来。

康蒂妲　（极有自信地向尤竞微笑着）哦，没有问题。他早已学会怎样去过着没有幸福的生活了。

马本克　我不再追求幸福，生活本身比幸福还高贵。詹姆士牧师，我双手把幸福奉献给你，我爱你，因为你已经使得我所爱的一个女人的心得到了满足。再会吧。（走向门口。）

康蒂妲　最后还有一句话。（他站住，但是并未回头看她。她向他走去）你几岁了，尤竞？

马本克　我现在跟这个世界一样古老。今天早上我是十八岁。

康蒂妲　十八岁！你愿意为了我，根据我将要对你说的两句话，做一首小诗吗？你愿意答应我，当你想念我的时候，就反复念那首小诗吗？

马本克　（站着不动）哪两句话，你说吧。

康蒂妲　我三十岁的时候，她就四十五岁了。我六十岁的时候，她就七十五岁了。

马本克　（向她转身）一百年之后，我们的年岁便会相同。可是我心里却藏着一个更有意义的秘密。现在让我走吧。黑夜在外边等得不耐烦了。

康蒂妲　再会吧。（两手捧着他的脸，他猜到了她的用意，便

屈着膝，让她吻他的前额。然后他疾步向黑夜走去。她转向莫瑞尔，伸出两臂）呀，詹姆士！（他们拥抱。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什么是诗人心里的秘密。）

哲理喜剧

人与超人

（1901～1903）

张全全 译

第 一 幕

〔鲁贝克·拉姆斯登在他的书房里拆着早晨来的信函。书房布置得富丽堂皇，使人一望而知主人的阔绰。房内一尘不染，可见楼下少说有两名女仆和一名侍婢，而楼上的女管家则一刻也不让她们闲着。就连鲁贝克的头顶也熠熠生辉，若是赶上大晴天，他只需点点头，便能借阳光的反射将命令传送到千里之外的兵营。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说明他是军人了。在活跃的公民生活中，他养成了自命非凡、不可一世的神态；自从击退了敌人，享受到安逸、荣华和权势时起，他那坚毅果断的嘴方才罢休，变得温和起来。他不仅是位极有声望的人，而且是所有极有声望的人中的佼佼者；他是董事会员中的会长，市参议会员中的市长。四缕灰色的头发均匀地长在两个耳朵上端和鬓角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变得白如霜雪的，除此之外，决不会有别的可能。他身着黑色长礼服，白色马甲（时值春光明媚之日）和黑不黑、蓝不蓝、属于一种混合色的裤子，这种颜色的裤子是现代布匹商为了迎合那些有声望的人而染的。今天他还没

出过门，所以仍穿着拖鞋。他的靴子已经准备好，放在炉边的地毯上。他没有男仆，也没有拿着速记本和打字机的文书，从这点来看，我们这位了不起的公民的家庭生活还没有受新时尚和新花样的影响。铁路和旅馆业所经营的让你花上两个基尼① ——包括头等的来回车票——就能从星期六到星期一在佛克斯通②过真正绅士生活的买卖，也没有使他动过心。

〔鲁贝克多大年纪了？这是思想剧开始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他的青年时代是属于六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其实，他生于1839年，从小就是个一神教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物种起源》③ 出版后，他又成了进化论者。因此，他向来认为自己是个进步的思想家和大胆直言的改革家。

〔他坐在写字台前，右边的几扇窗户朝波特兰大街敞着。如果窗帘没放下，好奇的观众就可以像透过舞台的镜框那样透过这些窗户，窥见到他的侧影。他的左边是内墙，里面靠着气派的书柜；门并不在正中，而是离他稍远。他对面的墙上有两根圆柱，上面挂着两幅半身像：左边的一幅是约翰·布赖特④，右边的一幅是赫伯特·斯宾塞⑤ 先生。两幅像中间挂着

---

① 旧英国金币，合二十一先令。

② 伦敦一港口。

③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92）的专著，写于1859年。

④ 约翰·布赖特（1811～1889），英国演说家。

⑤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

理查德·考伯登① 的雕像；此外还有马蒂纽②、赫胥黎③ 和乔治·艾略特④ 的放大照片，瓦茨⑤ 先生的单色寓意画（因为鲁贝克是个不懂美术而又热衷于美术的人）以及杜邦雕刻的德拉罗切⑥ 的美术半圆形壁画，上面各个时代的伟人应有尽有。在他后面的墙上，壁炉架之上，有一张黯淡不清的合家欢。

〔离写字台不远，放着一把椅子，供来办事的客人而坐。两幅半身像的中间也有两把椅子靠墙放着。

〔侍婢拿着客人的名片入内。鲁贝克接来一看，高兴地点点头。这显然是个受欢迎的客人。

拉姆斯登 请带他进来。

〔侍婢退下，领客人进屋。

侍婢 罗宾逊先生。

〔罗宾逊先生不愧是位英俊非凡的青年。人家见了准以为他是谈恋爱的小生呢；因为一出戏里不会出现第二位这样富有魅力的人物。修长、匀称的身材，考究的崭新的衣服；头不大，面庞端正；潇洒的胡髭，坦诚清澈的双眸；脸上涣发着青春的光彩；头发梳得整齐、油亮——并不拳曲，但乌黑浓密；拱形的眉宇间透出善良的天性；宽

---

① 理查德·考伯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

② 马蒂纽（1805～1900），英国哲学家。

③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

④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

⑤ 瓦茨（1817～1904），英国画家。

⑥ 德拉罗切（1797～1856），法国画家。

大的前额以及尖细的下巴——所有这些都表明，此人将来会恋爱并因其而受苦。但从他那可爱的真诚和热烈而谦恭的态度来看，他肯定是位性情和蔼的人，因而会得到他人的同情。他刚露面，拉姆斯登的表情犹如父亲见到儿子般的欣喜，可是当年青人愁容满面、身穿丧服走向前来时，他的表情又夹着淡淡的悲哀。拉姆斯登仿佛明白了悲哀的原因。当客人默默地走向写字台时，老人起身，一言不发地隔着桌子同他握手。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充满深情的握手，它讲述了最近他们共同所经历的悲哀的始末。

拉姆斯登　（握完手，振作起来）没关系，奥克泰维斯，那是共同的命运。总有一天，我们都免不了会遇到它。请坐吧。

〔奥克泰维斯坐在客人席上。拉姆斯登也回到原位坐下。

奥克泰维斯　是的，我们都免不了会遇到它，拉姆斯登先生。但是我欠他的人情太多，他为我献出了一切；他做了只有我父亲在世时才会做的事情。

拉姆斯登　你知道，他自己没有儿子。

奥克泰维斯　可他有女儿啊。不过他对待我妹妹也像对待我一样好。他死得太突然了！我总想感恩——让他知道我实际上并没有白白受他的关照，就像孩子受父亲的关照一样。但我在等待着报答的机会，没想到他却死了——猝不及防地死了。他再也不会知道我的心意了。（他掏出手帕，失声痛哭。）

拉姆斯登　我们哪儿料得到呢，奥克泰维斯？也许他会知道，我们也说不准。好了！别难过了。（奥克泰维斯抑制住感

情，收起手帕）这就对了。我还是跟你说点宽心的事吧。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他对我说：“泰维① 是个气度宽宏的孩子，对荣誉极为珍视。当我看到别人得不到儿子多少体贴时，我才感到他对我比亲儿子还亲。”怎么样！听了这话，你不觉得好点儿了吗？

奥克泰维斯　拉姆斯登先生，他生前常跟我说，世上他所遇到过的唯一对荣誉极为珍视的人就是鲁贝克·拉姆斯登。

拉姆斯登　噢，那是他的偏见。我们是老朋友了，这你知道。不过，他也常常说起你。有些话我真个知该不该告诉你！

奥克泰维斯　随你的便。

拉姆斯登　是关于他女儿的事。

奥克泰维斯　（急切地）关于安！请告诉我吧，拉姆斯登先生。

拉姆斯登　嗐，你不是他儿子，他还是挺高兴的，因为他觉得安妮② 和你迟早会——（奥克泰维斯面色绯红），好啦，也许我不该对你说，但是他确实是一片诚心。

奥克泰维斯　啊，我真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呢！拉姆斯登先生，我并不在乎金钱和人们所说的地位；对千方百计想得到它们的事也没有任何兴趣。不错，安的天性完美无瑕，但她对那种事非常热衷，认为要是一个男人没有雄心，那他的性格就有缺陷。她知道，如果她嫁给我，她就得想办法自我解嘲，因为我一事无成，那是件丢脸的事。

拉姆斯登　（起身，背对着壁炉）瞎说，孩子，真是瞎说！你

---

① 泰维，奥克泰维斯的昵称。

② 安的昵称。

太谦虚了。她那个年纪，哪儿晓得男人的真正价值呢？（更严肃地）此外，她是个非常孝顺的姑娘。她父亲的意愿对她来说是神圣的。你知道，自从她长大成人以来，我不相信她居然会把自己的意愿作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理由。什么时候都是“爸爸要我这样”或者“妈妈不喜欢那样”。这几乎真的成了她的缺点了。我经常告诉她，她必须学会为自己着想。

奥克泰维斯 （摇头）我不能因为她父亲希望她嫁给我而叫她这么做，拉姆斯登先生。

拉姆斯登 也许不能。对，当然不能。我明白了。对，肯定不能。不过，当你以自己的优点征服她时，那对她实现父亲以及她本人的夙愿来说将是莫大的快乐。对吗？好！你去向她开口，好不好！

奥克泰维斯 （苦笑）我向您保证，无论如何我也决不去向任何别的人开口。

拉姆斯登 啊，你用不着去开口。她会答应你的，孩子——虽然（说到这儿，他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奥克泰维斯 （焦急地）什么缺点呀，拉姆斯登先生？这样说吧，我身上有许多缺点，您指哪个？

拉姆斯登 我告诉你，奥克泰维斯。（他从桌上拿起一本红布面精装的书）我手里有一本最无耻、最肮脏、最恶毒、最卑鄙的书，它侥幸没被普通刽子手烧掉。书我还没读，我不想用这样污秽的东西玷污我的心；不过我看到了报纸关于此书的评论。我光看书名就够了。（读书名）《革命者手册和袖珍指南》，富闲阶级会员约翰·泰纳尔著。

奥克泰维斯　（微笑）可是杰克——

拉姆斯登　（愠怒）求求你了，别在我的家里叫他杰克。（他用力把书扔到桌上。然后他气消了点，绕过写字台走到奥克泰维斯跟前，在距他很近的地方郑重其事地说）奥克泰维斯，我现在才明白我故去的朋友说你是个气度宽宏的孩子有多么正确。我明白了，这个人从前是你的同学，你必须同他站在一起，因为你们从小就有交情。不过我请你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已有所不同。你在我朋友家是作为儿子来对待的。你住在那儿，你的朋友又不能被拒之门外。由于你在，泰纳尔这家伙几乎从小就在那儿进进出出。他叫安妮的教名和你一样随便。当然，她父亲在世时，这是她父亲而不是我的事。泰纳尔这个人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孩子，他的观点仿佛是一顶大人的帽子扣到了孩子的头上，显得非常可笑。可眼下，泰纳尔和安妮都已长大成人，而她的父亲却去世了。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遗嘱的具体内容，不过他生前倒是反复跟我说过这事。我深信遗嘱指定我为安妮的监护人和委托人，正像我深信你正坐在那儿一样。（用力地）现在我老实告诉你：我不能也不愿叫安妮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为了你的缘故叫她受泰纳尔这家伙的亲近之苦。这样不公平，也不合适，实在说不过去。对此你打算怎么办？

奥克泰维斯　可是安亲口对杰克说过，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他总是受欢迎的，因为他认识自己亲爱的父亲。

拉姆斯登　（不耐烦地）那姑娘真不知怎样孝敬父母才好了。（他像一头暴躁的牛一样，猛然朝约翰·布赖特的像冲去，但像上的表情对他并无同情。他说着又朝赫伯特·斯宾塞

发起火来，而斯宾塞对他更加冷淡）对不起，奥克泰维斯，不过社会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你知道，我并不是个固执己见、抱有偏心的人。有些人因为向教会和贵族奴颜卑膝，没做什么事却得到各种头衔，而我仍然是清白的鲁贝克·拉姆斯登，我为良心的平等和自由在努力。怀特菲尔德和我由于先进的观点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但我还分得清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自由恋爱。假如我成了安妮的监护人，那她得知道她对我是有义务的。我不想那样，真的不想。她必须禁止约翰·泰纳尔到家里来，你也必须这样做。

〔侍婢回来。

奥克泰维斯　可是——

拉姆斯登　（注意着侍婢）什么事？

侍婢　泰纳尔先生想见您，先生。

拉姆斯登　泰纳尔先生！

奥克泰维斯　杰克！

拉姆斯登　泰纳尔先生居然敢来看我！就说我不见他。

奥克泰维斯　（伤心地）您这样把我的朋友拒之门外，我很遗憾。

侍婢　（平和地）您并不在门口，先生。他和拉姆斯登小姐在楼上的客厅呢。他是和怀特菲尔德夫人、安小姐和罗宾逊小姐一起来的，先生。

〔拉姆斯登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奥克泰维斯　（喜笑颜开）杰克就是这样，拉姆斯登先生。即便是为了赶走他，您也必须见他。

拉姆斯登　（强压着火一字一句地说）上楼去请泰纳尔先生，

劳他大驾下来一趟。（侍婢出屋。拉姆斯登回到壁炉前，仿佛壁炉是堡垒似的）真是傲慢无礼之极。如果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表现，我希望你喜欢它们。安妮还跟他在一起！安妮！安——嗯（他语塞了。）

奥克泰维斯　对，对此我也感到意外。他平时怕安怕得要命。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名堂。

〔约翰·泰纳尔突然开门进来。他还年轻，不能把他说成留着胡须的大胖子；但到了中年，他肯定会变成那种类型的人。他依然保持着青年时的苗条体态，不过这种体态并不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他的大礼服同首相穿的不相上下。挺胸、耸肩、抬头，与其说像马鬃，不如说是一大束淡褐色的头发从威风的前额向后披去，带有奥林匹克式的壮严。他更像是朱比特①，而非阿波罗②。他口若悬河，性情浮躁，好激动（请看他出气的鼻孔和恰好有一英寸又三十二分间距的炯炯的蓝眼睛），或许还有点不正常。他衣着考究，这倒并非出于喜欢华丽的虚荣，而是由于他自以为是的感觉，就连串门这样的事，他也看得像去参加结婚仪式或奠基典礼一样重要。他是个敏感、易动、夸张而热情的人。丧失了幽默感，他便会成为狂妄自大的人。

〔时下，幽默感正好缺席。说他正处于兴奋状态等于没说，因为他所有的情绪都是兴奋的不同表现。他现在处于惊恐的状态。他直奔拉姆斯登，仿佛要开枪把他打死在炉毯上一般。不过，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不是手枪，而是

---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主神。

②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一份大张的文件。他把文件扔在拉姆斯登愤怒的鼻子底下，大声说道：

泰纳尔 拉姆斯登，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拉姆斯登 （倨傲地）不知道，先生。

泰纳尔 那是怀特菲尔德遗嘱的副本。安早晨拿到的。

拉姆斯登 你所说的安，我想是指怀特菲尔德小姐吧。

泰纳尔 是指我们的安：你的安，泰维的安，现在，天助我也，我的安！

奥克泰维斯 （起身，面色苍白）什么意思？

泰纳尔 什么意思！（他举起遗嘱）你知道遗嘱指定谁为安的监护人吗？

拉姆斯登 （冷淡地）我才是呢。

泰纳尔 你！你和我呀。我！我！！我！！！我们俩！（他把遗嘱丢到写字台上。）

拉姆斯登 你！这不可能。

泰纳尔 只怕是千真万确。（他在奥克泰维斯的椅子上坐下）拉姆斯登，别让我担这份责任吧。你没有我了解安。凡是有身份的女人所能犯的罪，她都会去犯；而且她还会为每一桩罪作这样的辩解，说那是监护人的主意。她会把一切都推到我们身上。我们对她不过是像两只老鼠看管一只猫罢了。

奥克泰维斯 杰克，我希望你别把安说成那样。

泰纳尔 这个人爱上了她，那就更麻烦了。她也许会抛弃他，就说是我不同意；也许会嫁给他，就说是你的命令。跟你说吧，对于我这样年纪和脾气的人来说，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拉姆斯登 我看看那份遗嘱，先生。（他走到写字台前拿起遗嘱）我不相信，我的老朋友怀特菲尔德这样不信任我，把我同——（他读着遗嘱，露出失望的表情。）

泰纳尔 这都是我干的事，真是太可笑了。有一天他告诉我要请你做安的监护人。我像傻瓜一样和他争论，不该把一位小姐交给一个满脑子旧思想的老头子来照管。

拉姆斯登 （愕然）我满脑子旧思想!!!

泰纳尔 一点不错。我刚写完一篇文章，叫做“打倒老头子当权的政府”。文中有充分的论据和说明。我说，最好把老人的经验同青年的活力结合起来。他一定是相信了我的话而把遗嘱修改了——遗嘱是在那次谈话仅两星期之后写成的——指定我和你为共同的监护人!

拉姆斯登 （面色苍白但毅然地）我拒绝这样做。

泰纳尔 那有什么用？我从里奇蒙街到这儿一路不停地拒绝，可安却坚持说什么她是个孤儿呀，不能叫父亲生前喜欢到家里来那些人来照顾她呀。那是最新的把戏。一个孤儿！这就像听见一艘铁甲船在风浪中求救一样。

奥克泰维斯 这不公平，杰克。她是个孤儿，你应该保护她。

泰纳尔 保护她！她的处境多危险呀！她有法律保护，有社会同情的保护；她腰缠万贯却没有良心。她需要我做的就是肩负起她所有的道德责任，牺牲我的意愿去干她想干的事。我管不了她；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损害我的名声。我还不如当她的丈夫呢。

拉姆斯登 当监护人的事，你可以拒绝接受。我一定会和你一样拒绝接受的。

泰纳尔 对。可她会怎么说呢？她现在怎么说？就说她父亲的

意愿对她是神圣的，就说不论我是否尽我的责任，她也总会把我当做她的监护人。拒绝！当一条巨蟒缠在脖子上时，你也能拒绝吧？

奥克泰维斯　这种话太叫我难堪了，杰克。

泰纳尔　（起身走到奥克泰维斯那儿安慰他，但仍在悲叹）假使他想找个年轻的监护人，那他干吗不指定泰维呢？

拉姆斯登　是呀！为什么不呢？

奥克泰维斯　我这就告诉您。他曾经跟我打过招呼，但我因为爱她而拒绝了他的信任。我没权让她父亲硬叫我做她的监护人。他跟她谈过此事，她说我做得对。我爱她，这您知道，拉姆斯登先生，杰克也知道。如果杰克爱一个女人，不论我多讨厌她，也不会当着他的面把她比作一条巨蟒。（他坐在半身像中间的椅子上，面冲着墙。）

拉姆斯登　我不相信怀特菲尔德是在神智清醒的时候写下那份遗嘱的。你已经承认，他是在你的影响下写的。

泰纳尔　是受了我的影响，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是。他留下了二千五百镑酬劳你。他还给泰维留下了五千镑，给他妹妹留下了一笔嫁妆费。

奥克泰维斯　（眼泪夺眶而出）哦，这钱我不能拿，他对我们太好了。

泰纳尔　要是拉姆斯登对遗嘱有怀疑，那你就得不到这笔钱。

拉姆斯登　这下我明白了。你把我逼得进退两难。

泰纳尔　他交给我的只是对安所负的道德责任，因为我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这说明他的神智是清醒的，不是吗？

拉姆斯登　（板着脸）这我承认。

奥克泰维斯　（起身从壁炉的墙边走上前来）拉姆斯登先生，

我认为你对杰克抱有偏见。他是个讲荣誉的人，不会说人坏话——

泰纳尔 别说了，泰维，真让我难受。我不是个讲荣誉的人；我是个被邪恶势力击中的人。泰维，你必须和她结婚，把她从我手里带走。我早就下了决心叫她来拯救你！

奥克泰维斯 啊，杰克，你是说叫我最大的幸福拯救我吧。

泰纳尔 对，终生的幸福。哪怕这幸福只有半个小时，泰维，我也愿用我所有的金钱替你买到它。那可是终生的幸福呀！活着的人谁也无法忍受它，它是人间的地狱。

拉姆斯登 （暴躁地）胡说，先生。谈点正经的吧，否则就请便去浪费别人的时间吧，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做，没工夫听你瞎扯。（他阔步走到写字台前原来的位子坐下。）

泰纳尔 你听见了吧，泰维！他脑子里没一个思想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我们不能把安光交给他一个监护人。

拉姆斯登 你轻视我的人格和观点倒使我很自豪，先生。我相信你的见解都写在那本书里了吧。

泰纳尔 （急忙走到桌前）什么！你有我的书了！你对它怎么看？

拉姆斯登 你以为我屑于读这种书吗，先生？

泰纳尔 那你干吗要买呢？

拉姆斯登 不是买的，先生。书是一位愚蠢的太太送给我的，她似乎欣赏你的见解。我本想给扔掉，可奥克泰维斯不让。我现在要征得你的允许把它扔掉。（他猛地把书扔进废纸篓，那样子使泰纳尔吓了一跳，仿佛书是朝他脑袋飞来的。）

泰纳尔 你还不如我懂规矩呢。不过这下倒省了你我之间的客

气。(他又坐下) 关于这份遗嘱，你打算怎么办?

奥克泰维斯 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拉姆斯登 当然可以，奥克泰维斯。

奥克泰维斯 这件事安自己也许会有一些想法，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给忘了?

拉姆斯登 我很想尽量征求安妮的合理意见。不过，她在这种事上还是个年轻而没经验的女人。

泰纳尔 拉姆斯登，我真可怜你。

拉姆斯登 (忿然地) 我不想知道你对我怎么看，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安想怎么做就会怎么做，而且她会硬叫我们鼓励她去做；如果事情搞糟了，她又会反过来责怪我们。所以，既然泰维很想见她——

奥克泰维斯 (羞涩地) 我不想，杰克。

泰纳尔 胡说，泰维，你想。还是请她从客厅下来吧，问问她想要我们怎样。你去吧，泰维，叫她来。(泰维转身欲走) 别去太久，因为我同拉姆斯登之间的紧张关系会使时间格外难熬。(拉姆斯登嘴唇紧咬，但没吭声儿。)

奥克泰维斯 拉姆斯登先生，别理他。他并不是诚心的。(他出去。)

拉姆斯登 (郑重其事地) 泰纳尔先生，我真没见过像你这样厚颜无耻的人。

泰纳尔 (严肃地) 这我知道，拉姆斯登。然而我却无法完全战胜耻辱；我们生活在耻辱的氛围中。我们对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感到羞愧，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亲戚、为我们的收入、为我们的口音、为我们的观点、为我们的经历而感

到羞愧，这就像我们为自己裸露的身体而感到羞愧一样。是呀，我亲爱的拉姆斯登，我们没脸步行，没脸乘公共马车，没脸租两轮马车来代替四轮马车，没脸用一匹马来代替两匹马，用园丁来代替车夫和脚夫。一个人羞愧的事情越多，他的名声就越大。你没脸买我的书，没脸读我的书。唯一你不感到羞愧的事情就是书还没读便下结论，唯一你感到羞愧的手段就是发表异端的见解。看看我努力的结果吧，因为我英明的教母没把羞愧的天赋留给我。一个男人可能具备的全部美德我都具备，只是——

拉姆斯登 你这么了解自己，我很高兴。

泰纳尔 你不过是说你觉得我应为谈论自己的美德而感到羞愧。你并没说我不具备这些美德吧。我像你一样是个健全正直的公民，人格上也令人信赖，政治上和道德上则更令人信赖得多，这你完全清楚。

拉姆斯登 （触及最敏感处）我否认。我不允许你或任何人这样对待我，仿佛我只是个普通的英国人似的。我讨厌那种偏见，鄙视那种狭隘；我要求为自己着想的权利。你老摆出进步者的姿态。告诉你吧，我当进步者的时候，你还在娘胎里呢。

泰纳尔 我知道那是很早的事了。

拉姆斯登 我现在仍像以前一样进步。你说我扯下了进步的旗帜是毫无根据的。我比以前更进步了。我每天都在进步之中。

泰纳尔 岁数也越来越大了，波洛涅斯①。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拉姆斯登 波洛涅斯！那你就是哈姆雷特了吧。

泰纳尔 不，我不过是你从没见过的最厚颜无耻的人。你以为这是世上最坏的人了。当你想斥责我时，请你公正率直地说，我到底坏到了什么地步。小偷、骗子、伪造者、奸夫、假证人、贪食者、醉鬼？这些没一个适合我的。你只好说我厚颜无耻了。那好，我承认，我甚至恭喜自己，因为我要是真对真正的自我感到羞愧，那我就成为像你们一样的傻瓜了。再培养点厚颜无耻吧，拉姆斯登，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了。

拉姆斯登 我没有——

泰纳尔 你没有图那种虚名的愿望吧。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正像我早就知道我把一块硬币投到自动售货机里时，机器就会送一盒火柴出来一样。别的话你不好意思说。

〔拉姆斯登正想尽全力予以反驳，但却丧失了反驳的勇气，因为这时奥克泰维斯同安·怀特菲尔德及其母亲回来了。拉姆斯登赶忙起身，走到门口去迎接她们。安长得漂亮不漂亮，那全看你的鉴赏力了；同时也许全看你的年龄和性别。在奥克泰维斯眼里，她是个令人销魂的美女，有她在，世界都变了样；个人意识的渺小有限被一种对人类全部生活的记忆豁然扩展到人类在东方的原始时期，甚至回到了人类从天国堕落下来的年月。他觉得，她是浪漫中的现实，无意义中的有意义；是他眼睛的光芒，心灵的解放；是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废止，血液升华为生命之源的潺潺河水以及所有神秘的昭示和所有教条的圣化。在她母亲看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她满不是那么回事。这倒并不是说奥克泰维斯的倾慕有什么可笑或失信之处。安确实

是个长得很不错的姑娘，她具有贵妇的仪态，优雅，随和，眼睛和头发楚楚动人。而且她穿着黑色和紫罗兰色丝织的丧服，不像她母亲那样把自己打扮得挺扎眼，这一方面表现了对已故父亲的孝敬，一方面也表现了拉姆斯登所赞赏的大胆打破传统习惯的家风。

〔不过，作为对安的妩媚的描绘，这些话都没说到点上。假使把她的鼻子向上，把她的秋波斜视，用卖花女的围裙和装饰来代替她黑色和紫罗兰色的丧服，除去她话语里所有的H音，那么安仍会使男人神魂颠倒的。活力和人性是同样的普通，但活力有时也像人性一样，偏袒天才。而安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天才。然而她倒并非是个丧失女性特点的人。丧失了女性特点，那才是个致命的缺陷而不是真正的天才呢。她是个十分可敬、具有完全自制力的女人，这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她的举止无拘无束地有些时髦。她不想做的事决不会去做，这使人信服；同时，她想做的事，她或许会不顾他人的利益而去做，这也令人生畏。总之，在懦弱的同性中，她称得上是只野猫。

〔她进了屋，受到拉姆斯登的迎接，并吻了他，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妥帖。已故的怀特菲尔德先生若是见到这个场面，也会在九泉之下激动不已的。男人们个个愁容满面(只有泰纳尔坐立不安)，无言的握手，同情地争放椅子，遗孀的唏嘘之态，女儿的汪汪泪眼，她伤心得都说不出话来。拉姆斯登和奥克泰维斯从墙边拿过两把椅子，放到两位女士面前。但安却走到泰纳尔身边，坐在了他让出的位子上。他让的时候动作有些莽撞，然后又故意无礼地坐在写字台桌角上，以解心头之气。奥克泰维斯叫怀特菲尔德

太太挨着安坐下，自己则坐在了拉姆斯登放在赫伯特·斯宾塞像底下的一把空椅子上。

〔再说怀特菲尔德太太，她是个矮小的女人，她那业已退色的浅黄的头发看起来就像是粘在鸡蛋上的稻草。她有一种迷乱的机敏表情，声音尖细，神态古怪，仿佛有一个大胖子把她挤到墙角，她不停地用胳膊肘反抗似的。谁都猜得出来，她是个意识到自己被人当成了傻里傻气、微不足道的女人。这种女人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表明自己的主张，但却决不向命运低头。奥克泰维斯对她的悉心照料颇有点骑士的味道，虽然他这时整个身心是被安所吸引着。

〔拉姆斯登庄严地回到他写字台前的宝座，全然没有理会泰纳尔，然后开始接着往下说。

拉姆斯登 安妮，真对不起，我不该在这悲痛的时刻打扰你。但你亲爱父亲的遗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你一定读过遗嘱了吧？

〔安点头称是，屏住呼吸，感动得说不出话。

我要说，当我发现泰纳尔先生同我本人一起被指定为你和罗达的监护人和委托人时，我深感惊奇。（停顿。他们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拉姆斯登对这种冷场有些恼怒，他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意答应这样做。我知道，泰纳尔先生也有些意见，但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见，他肯定会说明的。不过，在我们了解你的意见之前，什么也不会决定，这点我们是一致的。我恐怕得请你在我作为唯一监护人的权利和泰纳尔先生的权利之间进行选择，因为我们做你的联合监护人恐怕是不可能的。

安　（用悦耳的低声）妈妈——

怀特菲尔德太太　（连忙）安，我现在求你别把这件事往我身上推。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意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你们三个人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泰纳尔转过头，紧盯着拉姆斯登，后者忿然拒绝接受这种无言的交流。

安　（不顾母亲的没趣，依然用温柔的声音）妈妈清楚，要是没有他人的帮助，她无力对我和罗达负全部责任。罗达非得有个监护人。虽说我年纪大些，但我并不认为年轻的未婚女子可以自行其事，不用人管。你同意我的看法吗，老太爷？

泰纳尔　（吃了一惊）老太爷！你就想把你的监护人叫做老太爷吗？

安　别冒傻气了，杰克。拉姆斯登先生对我来说向来是鲁贝克老太爷，我是老太爷的安妮，他是安妮的老太爷。我刚学会说话就这么叫他。

拉姆斯登　（讥讽地）你满意了吧，泰纳尔先生。说下去，安妮，我非常赞同你的话。

安　那好，如果我非要有个监护人，我可以把父亲选定的人抛在一边吗？

拉姆斯登　（咬着嘴唇）那你同意父亲的选择了？

安　赞成还是反对并不由我，我只是接受。父亲爱我，最了解我需要什么。

拉姆斯登　我当然理解你的心情，安妮。我早就这样替你想过，你做得对。但这也并不像你想的那样，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假使你有朝一日发现我有什么

不轨行为——就是说我不是你亲爱父亲想象的那种人！你还会认为我有资格当罗达的监护人吗？

安 我无法想象你会有什么不轨行为，老太爷。

泰纳尔 （对拉姆斯登）你没做过这种事吧？

拉姆斯登 （愤怒地）没有，先生。

怀特菲尔德太太 （平心静气地）那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例子？

安 你看，老太爷，妈妈不喜欢我这样想。

拉姆斯登 （非常局促）在这些家庭问题上，你们俩都充满了自然而又真挚的感情，因此，要想把这种情形一清二楚地摆在你们面前是很难的。

泰纳尔 可是，朋友，你还没把这种情形一清二楚地摆在他们面前呀。

拉姆斯登 （愠怒地）那你自己来摆吧。

泰纳尔 我来就我来。安：拉姆斯登认为我不适于当你的监护人，这我很赞成。他觉得如果你父亲读了我的书，他就不会指定我了。那本书就是他所说的不轨行为。他认为，你应该为了罗达而只叫他一个人做监护人，请我退出。你说吧，我听你的。

安 可我还没读你的书呢，杰克。

泰纳尔 （伸手为安从废纸篓里拿出那本书）那就马上读，然后做决定吧。

拉姆斯登 （严厉地）如果我真是你的监护人，安妮，我就禁止你读那本书。（他用拳头在桌上猛然一击，然后起身。）

安 你不让读，我当然不会读。（她将书放到桌上。）

泰纳尔 要是一个监护人禁止你读另一个监护人的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是我硬叫你读呢！你对我的责任如何呢？

安 （温柔地）我相信你决不会故意把我逼进一个痛苦的处境的，杰克。

拉姆斯登 （激怒地）对，对，安妮，太好了，而且我说过，既自然又恰当。但你要做出自己的抉择。我们现在同你一样，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

安 我觉得我太幼稚、太没经验来决定。对我来说，父亲的意愿是神圣的。

怀特菲尔德太太 如果你们俩不按照他的意愿办，把责任都推到安身上是相当难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道，人们总把事情推到他人身上。

拉姆斯登 这种看法不对吧。

安 （动情地）你是不认我这个被监护人吗，老太爷？

拉姆斯登 不，我从没说过。我不过是极力反对同泰纳尔先生共事罢了。

怀特菲尔德太太 为什么？可怜的杰克怎么了？

泰纳尔 他觉得我的观点太进步了。

拉姆斯登 （愤怒地）并非如此。我不承认。

安 当然不是。好一派胡言！没有人比老太爷更进步了。我相信，所有这些困难都是杰克自己无中生有。啊，杰克！我很难过，好好照顾我吧。你不拒绝接受我做被监护人吧？

泰纳尔 （忧郁地）不。这都是我自找的，所以我必须正视它。（他转身走到书柜前，站在那儿心事重重地琢磨着书的名字。）

安 （站起来，高兴的样子溢于言表）那我们就一言为定了，我父亲的遗嘱就这么执行了。你们不知道，这对我和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喜事呀！（她走到拉姆斯登跟前，抓住他

的双手说）这回我有亲爱的老太爷来帮助、指教我了。（她扭过头向泰纳尔暗送秋波）还有斩妖能手杰克。（她经过母亲身旁，来到奥克泰维斯面前）还有杰克的莫逆之交瑞基—提基—泰维。① （他涨红了脸，看上去有种说不出来的傻气。）

怀特菲尔德太太 （起身，抖了抖身上的丧服）拉姆斯登先生，既然你是安的监护人，我希望你叫她把爱给人起外号的习惯改掉。谁喜欢外号呀。（她朝门走去。）

安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妈妈！（露出真心懊悔的神色）啊，也许你说得对！我太缺心眼了吧？（她转向奥克泰维斯，后者两腿分开坐在椅子上，胳膊放在了椅背上。她把手放到他的前额，将他的脸突然向上一仰）你想让人家把你当大人看吗？我是不是以后要叫你罗宾逊先生？

奥克泰维斯 （诚恳地）哦，就叫我瑞基——提基——泰维吧，“罗宾逊先生”太让我难受了。（她笑起来，并用手指轻弹着他的面颊，然后回到拉姆斯登身边）您知道，我现在才觉得叫您老太爷未免太无礼了。不过我做梦也想不到它会使您伤心。

拉姆斯登 （快活地、亲热地轻拍着她的背）亲爱的安妮，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还是喜欢老太爷这个称呼。除了安妮的老太爷这个称呼，别的我一概不答应。

安 （愉快地）除了杰克，你们都在宠我。

泰纳尔 （从书柜处扭过头）我想你应该叫我泰纳尔先生。

安 （温柔地）不，杰克，你并不这样想。你像是为了吓唬人

---

① 原为英国作家吉普林所写的少儿读物《丛林纪事》中的一种哺乳动物名。

而故意这样说，吓唬那些知道你对他们漠不关心的人。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用你著名的祖先唐璜来称呼你。①

拉姆斯登 唐璜！

安 （天真地）啊，这有什么不好？我刚才不知道，否则我当然不会那样叫你。在我想出别的名字之前，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泰纳尔 哦，求求你了，别再发明更糟糕的名字了。我服了。叫我杰克好了。我接受杰克。我本来想树立起我的权威，但此刻我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尝试结束了。

安 你瞧，妈妈，他们都不喜欢有小名。

怀特菲尔德太太 好了，我们服完丧你再给人起小名吧。

安 （自责地，伤心地）啊，妈妈，你怎么又说起这事来了？（她急忙离开房间，去掩饰她的悲痛之情。）

怀特菲尔德太太 自然又是我不好！（她随安出屋。）

泰纳尔 （从书柜处向前）拉姆斯登，我们失败了——完蛋了——没救了，就像她母亲一样。

拉姆斯登 胡说，先生。（他随怀特菲尔德之后出屋。）

泰纳尔 （只剩下他同奥克泰维斯，他想入非非地注视着后者）泰维：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干出点名堂吗？

奥克泰维斯 我想当个诗人，想写伟大的剧本。

---

① 杰克的原名为John（约翰），而John在西班牙语里则为Juan（璜）；“唐”（Don）是西班牙语中对绅士的尊称，相当于英语中的“先生”（Mr）；因此，这里的“唐璜”在字面上等于“约翰先生”；但“唐璜”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著名人物。

泰纳尔 用安做女主人公吧？

奥克泰维斯 对，是这样。

泰纳尔 要当心呀，泰维。用安做女主人公的剧本倒无所谓，可如果你不当心，她就要嫁给你了。

奥克泰维斯 （叹气）没这份福气呀，杰克！

泰纳尔 啊呀，你的脑袋都钻到母狮的嘴里了，你已经被吞了一半——只要三口——第一口瑞基，第二口提基，第三口泰维，这样你就全下去了。

奥克泰维斯 她对谁都这样，杰克。你知道她的为人。

泰纳尔 不错。她能用利爪抓破每个人的后背。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间，她要吃谁？我个人认为她是要吃你。

奥克泰维斯 （站起来，气愤地）她在楼上为父亲哭泣，而我们却这样议论她，这太不像话了。我倒是想让她给吃了，这样我就能容忍你的险恶居心了，因为你的险恶居心给我带来了希望。

泰纳尔 泰维，女人魅力最可怕的一面正在于此：她使你心甘情愿地自己毁灭自己。

奥克泰维斯 但这不是毁灭，而是完善。

泰纳尔 对，是她目的的完善；那个目的既不是她的快乐，也不是你的，而是大自然的。女人的活力是创造力的一种盲动。她为此而牺牲自己，你以为她牺牲你还有顾虑吗？

奥克泰维斯 啊，那恰恰是因为她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所以她不会牺牲她所爱的人。

泰纳尔 那是天大的错误，泰维。唯有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女人，才毫不顾忌地去牺牲别人。因为她们是无私的，所以在小事上也不计较。因为她们抱有一个目的——不是她们

自己的、而是整个宇宙的目的，所以她们眼里的男人不过是实现那个目的的工具而已。

奥克泰维斯 想开点，杰克。她们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

泰纳尔 对，就像士兵爱护他的枪、音乐家爱护他的小提琴一样。可是，她们允许我们有自己的目的或自由吗？肯让我们互相帮助吗？最强有力的男人一旦被她们缠住时，他还能挣脱出来吗？我们处境危险时，她们发抖；我们死了，她们哭泣。不过眼泪并不是为我们流的，而是为失去了一个可以做父亲的、一个可以生孩子的人而流的。她们怪我们把她们仅仅当做享乐的工具来看待。可是，一个男人为了自私的享乐去奴役女人，而女人身上的整个大自然目的也在奴役男人，因此男人是个多么脆弱、多么势利的傻瓜啊！

奥克泰维斯 若是这种奴役使我们快乐，那又有什么关系？

泰纳尔 若是你没有自己的目的或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光想着挣钱过日子，那就根本没关系。可是，泰维，你是个艺术家呀，你也和有目的的女人一样，有着执著的、放肆的目的。

奥克泰维斯 并非放肆。

泰纳尔 十分放肆。真正的艺术家为了献身艺术，一定会不惜让自己的妻子挨饿、孩子赤脚、母亲在七十高龄为了他人的温饱而做苦工。对女人来说，他是半个活体解剖者，半个吸血鬼。他同她们保持亲近的关系是为了研究她们，揭去她们身上习惯的假面具，发现她们内心的秘密，因为他知道，她们具有唤起他最深层创造性，将他从冷漠的理性中解放出来，使他看到幻象并梦到梦景，启发他所谓的灵

感的力量。他说服女人，她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实际上则是为了他的目的。他偷去母亲的乳汁并把它变黑，作为印刷工人的油墨，然后反过来嘲笑她，美化理想的女人。他假装为她免除生产时的痛苦，为的是他自己可以享受到本来应属于她子女所应享受的爱抚和哺育。自有婚姻以来，大艺术家向来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但他还有更不称职的地方：他是孩子强盗，吸血鬼，伪君子和骗子。只要牺牲女人能使他把哈姆雷特演得更好，画更美丽的图画，做更深沉的诗，写更伟大的剧本，想更深奥的哲学，那他甚至会灭绝人类，摧残上千个妇女！因为你要知道，泰维，艺术家的工作就是表现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我们的心灵不过是这种对自己的了解。谁要是往这种了解上添一点儿，那他就创造了新的心灵，正如哪个女人都创造新的男人一样。在创造的过程中，他像女人一样地无情，对女人像女人对男人一样地危险，而且同样极富诱惑力。在人类所有的斗争中，没有什么斗争比艺术家的男人和母性的女人之间的斗争更残忍凄惨了。他们斗争的焦点是谁拖垮谁。比这还要命的是——用你浪漫主义者的话说——他们在彼此相爱。

奥克泰维斯 即便如此——我暂时还不承认——最高尚的人物正是通过最要命的斗争而产生的。

泰纳尔 下回你遇着大熊或猛虎时，可别忘了我的话呀，泰维。

奥克泰维斯 我是指有爱情的时候，杰克。

泰纳尔 哦，老虎会爱上你的。世上没有比对食物的爱更真挚的爱了。我觉得安对你的爱就是那种爱：她轻弹着你的面

颊，仿佛你的面颊是块没煮熟的美味排骨似的。

奥克泰维斯　杰克，要不是我事先下了决心，对你说的话不往心里去，我早就不理你了。有时你说出的话真叫人恶心。

〔拉姆斯登回来了，后面跟着安。他们快步进屋，先前那种相当悲痛的悠闲神态已变为纯粹的焦虑，而拉姆斯登更是显得着急的样子。他走到两人之间，本想和奥克泰维斯说话，可当他看见泰纳尔时，马上又止住了。

拉姆斯登　我还以为你不在这儿了呢，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我碍事吗？告辞了，监护人同事。（朝门口走去。）

安　别走，杰克。老太爷，他迟早会知道。

拉姆斯登　奥克泰维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诉你。这是件最保密、最棘手、最痛苦的事。你愿意泰纳尔先生也在这儿听我说吗？

奥克泰维斯　（脸色变白）我对杰克没什么可保密的事。

拉姆斯登　在你最后决定之前，我先告诉你，这是关于你妹妹的消息，而且是可怕的消息。

奥克泰维斯　薇奥莱特！出了什么事？她——死了吗？

拉姆斯登　说不定比死还糟糕。

奥克泰维斯　她受重伤了？有什么意外事故？

拉姆斯登　不，不是那么回事。

泰纳尔　安，你可以讲点人情，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吗？

安　（嗫嚅着）不行。薇奥莱特做了些可怕的事。我们得把她送到什么地方去。（她不安地走到写字台前，坐在拉姆斯登的椅子上，让这三个男人自个儿去把事情弄明白。）

奥克泰维斯　（若有所悟）您是指那件事吗，拉姆斯登先生？

拉姆斯登　对。（奥克泰维斯瘫倒在椅子上）三个星期前，我

们以为她和巴利·怀特菲尔德去伊斯特波恩了，其实她根本没去。昨天，她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手指上戴着结婚戒指。巴利·怀特菲尔德太太碰巧在那儿遇到她，所以整个事情就暴露了。

奥克泰维斯　（紧握着拳头起身）那个流氓是谁？

安　她不肯说。

奥克泰维斯　（又瘫倒在椅子上）多可怕的事啊！

泰纳尔　（火上浇油）可怕呀。惊人呀。正像拉姆斯登所说，比死还糟糕。（他走到奥克泰维斯面前）泰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只当是一次铁路事故，她被撞得粉身碎骨；或者是类似可敬、令人同情的事。

奥克泰维斯　别太狠心了，杰克。

泰纳尔　狠心！天哪，你干吗哭呀？我们假定这儿有一个女人，她会画拙劣的水彩画，练习格里格① 和勃拉姆斯②的曲子，听听音乐会，跳跳舞，毫不吝惜生命和金钱。可有一天我们突然听说她变了，变得不那么无聊了，而是开始去完成她最高的目的、发挥她最大的作用了——为人类繁衍后代。你们不赞美她的勇气，欣赏她的本能；不为完整的女性而欢呼，高奏凯旋曲“给我们生了一个孩子，给我们添了一个子孙”。相反，你们这些哀悼死者时兴高采烈的人，现在却都板着面孔，显出无地自容的样子，好像这个女人犯了天大的罪过似的。

拉姆斯登　（怒不可遏）我不允许有人在我家里说话这么放

---

①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

②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肆。（他用拳头猛捶着写字台。）

泰纳尔　听着：如果你再侮辱我，我就照你的话去做，离开你家。安，薇奥莱特这会儿在哪儿？

安　问这干吗？你要去找她吗？

泰纳尔　当然要去找她。她需要帮助，需要钱，需要尊敬和祝愿；为了孩子，她什么都需要。看来她不可能从你那儿得到这些了，但她会从我这儿得到。她在哪儿？

安　别这么任性，杰克。她在楼上。

泰纳尔　什么！她在拉姆斯登神圣的屋子里！去尽你卑鄙的义务吧，拉姆斯登。把她赶到大街上去吧。别让她玷污了你的门槛。维护你英国家庭的纯洁吧。我去叫辆马车。

安　（惊慌）我说，老太爷，可别这样呀。

奥克泰维斯　（伤心地站起来）我带她走吧，拉姆斯登先生。她本来就没有权利到您家来。

拉姆斯登　（愤怒地）可我是巴不得能帮她一把的呀。（转向泰纳尔）你怎么居然敢把这种险恶居心转嫁给我？我表示反对。我准备尽我所能，用钱来帮助她，不让她受你的保护。

泰纳尔　（平心静气）那好吧。他这是言行不一了。我们大家都赞成帮助薇奥莱特。

奥克泰维斯　可那个男人是谁？他可以娶她来加以弥补；他一定要娶，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拉姆斯登　他会的，奥克泰维斯。你这样说才像个男子汉。

泰纳尔　那你还是没把他当成流氓？

奥克泰维斯　不是流氓！他是个无情的流氓。

拉姆斯登　是个该死的流氓。请原谅，安，可我又不能不说。

泰纳尔 所以我们就为了挽救你妹妹而把她嫁给一个该死的流氓？我看你们都发疯了。

安 别胡说，杰克。你当然说得对，泰维，但我们不晓得他是谁，薇奥莱特不肯告诉我们。

泰纳尔 管他是谁呢？反正他的任务完成，剩下的要薇奥莱特去做了。

拉斯姆登 （不能自已）胡说！简直发疯了！我们中间就有一个无赖，一个浪荡公子，一个比杀人犯还要坏的恶棍；而我们不晓得他是谁！我们糊里糊涂地同他握手，把他介绍到我们家里来，将我们的女儿托付给他，还有——

安 （哄劝）啊，老太爷，别这么大嚷大叫的，真把人吵死了。这点我们大家都承认；可是如果薇奥莱特不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没办法。毫无办法。

拉姆斯登 哼！我看不一定。倘若有什么人对薇奥莱特格外关心，那我们很容易弄清楚。倘若我们中间有什么标榜自由主义的人——

泰纳尔 哦！

拉姆斯登 （提高嗓门）对，先生，我重说一遍：倘若我们中间有什么标榜自由主义的人——

泰纳尔 或者有什么标榜缺乏自制力的人。

拉姆斯登 （目瞪口呆）你敢说我是这种人？

泰纳尔 亲爱的拉姆斯登，这种人哪儿都有，是和大自然对着干的产物。你刚才对我的猜疑也是对我们大家的猜疑。它是一种泥土，既然可以粘在流浪汉的破衣烂衫上，也可以粘在法官的礼服或红衣主教的长袍上。我说，泰维！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也会这样，拉姆斯登也会这样，谁都会

这样。如果这样，那我们就只好撒谎和反对了——拉姆斯登就要反对。

拉姆斯登 （语塞）我——我——我——

泰纳尔 犯了罪也不至于说不出话来呀。不过，泰维，你完全清楚，他是清白的。

拉姆斯登 （疲惫地）你承认这点，我很高兴，先生。我自己也承认，你的话有真理的成分，虽然你可以歪曲事实，满足你恶意的嘲笑。奥克泰维斯，我希望你的心里不存在对我的猜疑。

奥克泰维斯 对你的猜疑！不，根本不存在。

泰纳尔 （冷漠地）我认为他有点猜疑我。

奥克泰维斯 杰克，你不会——也不愿——

泰纳尔 为什么不？

奥克泰维斯 （惊讶地）为什么不？

泰纳尔 噢，那好，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不。首先，你肯定会跟我争吵。其次，薇奥莱特不喜欢我。第三，要是我有当薇奥莱特孩子的父亲这份福气，那我就不会矢口否认而应引以为荣了。所以放心吧，我们的友谊不会破裂。

奥克泰维斯 这件事，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和感觉，那我就一定会消除猜疑的。对不起。

泰纳尔 对不起！不敢当啊！现在咱们坐下来开个家庭会议吧。（他坐下，其他人也多少愤愤地坐下）薇奥莱特要去为国家效力。因此在这之前，她必须像罪犯一样到国外躲躲。楼上干吗呢？

安 薇奥莱特呆在女管家的房间里——当然是独自一人。

泰纳尔 干吗不呆在客厅里？

安 竟胡来，杰克。拉姆斯登小姐和我母亲正在客厅里商量着怎么办哩。

泰纳尔 噢！女管家的房间成了劳教所了；罪犯正等着带去见法官呢。老猫！

安 啊，杰克！

拉姆斯登 先生，你现在就是一只老猫家里的客人。我妹妹是这家的女主人。

泰纳尔 如果她敢，拉姆斯登，她也会把我关在女管家的房间里的。不过，我取消猫的称呼。就是猫也懂事着呢。安，我以监护人的身份叫你立即去找薇奥莱特，对她要特别客气。

安 我见过她了，杰克。她恐怕坚决反对去国外。我觉得这事应该让泰维去跟她谈。

奥克泰维斯 我怎么能跟她谈这种事呢？（露出一愁莫展的样子）

安 别发愁，瑞基。看在我们大家的份上，硬着头皮去吧。

拉姆斯登 奥克泰维斯，人生不全是戏剧和诗歌。鼓起勇气来！要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正视它。

泰纳尔 （又老羞成怒）可怜的老兄呀！家中可怜的朋友们呀！可怜的老猫哇！除了那个不惜生命去创造新生活的女人外，所有的可怜人呀！泰维，你不要做自私自利的傻瓜。你去跟薇奥莱特谈吧，如果她愿意，就把她带下来。（奥克泰维斯起身）告诉她，我们会帮助她的。

拉姆斯登 （起身）不，先生——

泰纳尔 （也起身并打断他）哦，我们明白：这违反你的良心，可你仍要这样做。

奥克泰维斯 我向你们大家保证，我决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当一个人真心实意想做点好事时，很难知道应当怎样去做。

泰纳尔 亲爱的泰维，当你在为别人的困难着想时，你那把世界当做陶冶品性的道德疗养院的虔诚的英国习惯，经常把你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快乐的母亲和一个健康的婴儿。把精力放在那上面吧，那样你就会看清自己要走的路了。

〔奥克泰维斯十分迷惘地走了出去。

拉姆斯登 （凝视着泰纳尔）那道德呢，先生？道德会成为什么样？

泰纳尔 你指的是哭哭啼啼的麦格达伦① 和打着她耻辱烙印的无辜孩子吧。和我们无缘，谢谢了。道德本是魔鬼的儿子，回它的老家去吧。

拉姆斯登 我看也是，先生。道德派魔鬼来讨好我们这些男盗女娼。难道这就是英国的未来吗？

泰纳尔 哼，虽然你不赞成，可英国将来就是这样。我们要采取的实际步骤你同意吗？

拉姆斯登 不同意你的精神和理由。

泰纳尔 以后有谁来问你，你就这样解释。（他转身走到赫伯特·斯宾塞的像前站住，阴郁地注视着它。）

安 （起身走到拉姆斯登跟前）老太爷，你最好别去楼上的客厅告诉他们我们的打算，行吗？

拉姆斯登 （紧盯着泰纳尔）我真不想让你一人同这位先生呆

---

① 麦格达伦是《新约·路迦福音》中的一位从良妓女。

着。你不同我一起去吗?

安 拉姆斯登小姐不愿意当着我的面说这事，老太爷。我不应该在场。

拉姆斯登 说得对，我早该想到这点。你真是个好孩子，安妮。

〔他轻拍着她的肩膀。她用晶莹的眼睛抬头望着他，他深受感动，走出屋去。把他打发走之后，她又注视着泰纳尔。因为他背对着她，于是她先稍微整理了一下仪表，然后轻轻走到他身边，几乎贴着他耳朵说：

安 杰克（他吓了一跳，转过身来）你愿意当我的监护人吗?让你对我负责，希望你不要见怪。

泰纳尔 当你的最后一只替罪羊，嗯?

安 噢，又来老一套笑话我了！可别这样。你明明知道说那些事会使我痛苦，为什么还说?杰克，我尽量想让你高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吧：你是我的监护人。如果你对我不友好，那我可要生气了。

泰纳尔 （用看半身像时那种阴郁的神情来看她）你用不着管我。我们道德上的判断是何等的靠不住啊！依我看，你根本就没有良心——只有虚伪；你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区别——然而你身上还是有一种魅力。不知为什么，我总关心你。见不到你我还怪想的。

安 （悄然将手臂插入他的手臂里，同他走来走去）这不是很自然吗，杰克?我们从小就彼此认识了。你还记得——

泰纳尔 （蓦地放开她）别说了！我什么都记得。

安 啊，我敢说，那时我们常冒傻气。不过——

泰纳尔 别提了，安。我已经不是小学生了，也不是九十岁的

老头子，但愿我能活到那岁数。事情都过去了，我还是把它忘掉吧。

安　过去的时光不快活吗？（她又想挽他的手臂。）

泰纳尔　老实坐下。（他令她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那无疑是你的快乐时光。那时你是个好姑娘，从不迁就自己。然而，那个常常挨打的淘气孩子几乎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我能够理解你欺负别的女孩子时的得意劲儿。你的美德欺骗了她们。但是请你告诉我：你可曾知道一个好男孩子吗？

安　那当然。男孩子有时都傻乎乎的；可是泰维向来是个真正的好孩子。

泰纳尔　（为之一震）是呀，你说得对。由于某种原因，你从未引诱过泰维。

安　引诱！杰克！

泰纳尔　对，我亲爱的梅菲斯特①女士，是引诱。你对男孩子的潜力无比好奇，并凭借你的非凡的聪明，趁男孩子不备之机去探听他内心的隐秘。

安　真是胡说！这都是因为你常给我讲你的恶作剧的长故事——傻孩子的鬼把戏！你还把这些事都说成是机密！男孩子的秘密就像男人的一样，是什么，你知道！

泰纳尔　（执拗地）不，我不知道。请问是什么秘密？

安　啊，当然是那些他们对谁都说的事情喽。

泰纳尔　我起誓，我告诉你的事情，从没对别人说过。你引诱我订立同盟，那样我们彼此之间就没有秘密了。不论什么

---

① 魔鬼的化身，《浮士德》中的人物。

事，我们都告诉对方。我倒并不觉得那时你对我有什么隐瞒的。

安　你不愿谈论我，杰克。你愿谈论自己。

泰纳尔　啊，没错，一点不假。可是如果你知道了那个弱点，利用它来满足你的好奇心，那你会变成怎样一个孩子啊！我爱对你吹牛，给自己寻找乐趣。我发现自己所做的各种恶作剧都是为了到时对你有得说。我和我并不恨的孩子打架；我本来可以说实话的事情，我却撒谎；我偷我并不需要的东西；我偷吻我并不喜欢的女孩子。一切都是徒有虚名：因为是无心，所以也就不真实。

安　你的事，我从未告诉过别人，杰克。

泰纳尔　对，不过，如果你想阻止我，你就会去告诉别人。你是要我继续做下去。

安　（发火）啊，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杰克。我从来没叫你去做那些无聊的、讨厌的、残忍的、愚蠢的、下贱的事情。我总希望人最终要做点真正英勇的事情。（息怒）对不起，杰克；但你所做的事情没有半点是我要你做的。那些事情常常使我感到极度的不安，可我不能告诉别人，让你为难。那时你还是个孩子呀。我知道你会改过自新的。也许我错了。

泰纳尔　（挖苦地）别后悔呀，安。我告诉你的事情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是纯粹的瞎编。我很快就发现，你不喜欢真实的故事。

安　我当然知道，有些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不过——

泰纳尔　你是要提醒我，有些最无耻的事确实发生过。

安　（亲昵地，但却使他恐慌地）我什么也不想提醒你。但我

知道那些当事人，并对他们略有所闻。

泰纳尔　对，不过，就连这些真实的故事，我讲的时候也经过了加工。一个敏感孩子觉得可耻的事对于一般脸皮厚的大人来说，也许是十分有趣的笑料。但对于孩子本人来说，那些事却过分、可悲到了他不能承认——只好竭力否认的地步。不过我看发挥一下也许有好处，因为有一次我跟你讲真话时，你吓唬我，说要告诉别人。

安　啊，没有，绝对没有。

泰纳尔　不，有过。你还记得有个名叫拉切尔·罗塞特丽的黑眼睛女孩子吗？（*安的眉头不觉皱了一下*）我和她谈过恋爱，我们每晚在花园里相会，手挽手地非常不自在地散步，分别时还接吻，地地道道的浪漫情调。假如那种恋爱继续下去，真会把我烦死；好在它没有继续下去，因为拉切尔后来同我断绝了往来，她发现我都告诉了你。她怎么发现的呢？是从你那儿。你去找她，用罪恶的秘密来威胁她，说要告诉别人，叫她生活在恐惧与耻辱之中。

安　那对她也是件好事，制止她胡来是我的责任。对此，她现在还感谢我呢。

泰纳尔　有这事？

安　反正她理应如此。

泰纳尔　制止我胡来大概不是你的责任吧。

安　制止了她也就制止了你。

泰纳尔　你有把握吗？你只是制止了我再告诉你我的活动了，可你怎么知道你制止了我的活动呢？

安　你是说你又和别的女孩子谈恋爱了吗？

泰纳尔　没有。我受够了和拉切尔干的那种浪漫傻事。

安 （不信）那你为什么破坏我们之间的信任，对我十分疏远呢？

泰纳尔 （费解地）当时我刚好得到了点东西；我想独占，不同你分享。

安 你舍不得给的东西，我决不会向你要。

泰纳尔 那不是一盒糖果，安。那是你决不会让我说是我自己的东西呀。

安 （疑惑地）什么东西？

泰纳尔 我的灵魂。

安 哦，请放明白点，杰克。你这是在胡说八道。

泰纳尔 我是在说真话，安。那时你没注意到，你也得到了一个灵魂。你确实得到了。你突然发现你负有从严要求和改变拉切尔的道德责任，这可不是无所谓的事。到那时为止，你想做个好孩子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却从未树立起对他人的责任感。不错，我倒树立起过责任感。到那时为止，我一直是个小霸王，像鸡场里的狐狸一样没良心。但现在我开始有顾虑了，感到亏心，觉得大人嘴里的诚实和荣誉并不是虚伪的口头禅，而是强制自我的至理名言。

安 （心平气和地）对，我想你说得对。当时你我刚刚长大成人。

泰纳尔 你不觉得我们也在开始做别的事情吗？在大多数人的嘴里，男人和女人的开始意味着什么呢？你知道，意味着恋爱的开始。可是在我呢，恋爱早在那之前就开始了。在我想得起来的最早的梦想、愚念和浪漫史中，恋爱便已开始——我可以说我想得起来的最早的愚念和浪漫史吗？虽然那时我们并不懂得恋爱。不懂：我所发生的变化是道德

情感的产生；而且依我的经验，我敢说道德的情感才是唯一真正的情感。

安　所有的情感都应当是道德的，杰克。

泰纳尔　应当是！你以为除了比较强烈的情感以外，什么情感都强烈到可以加上“应当”二字吗？

安　我们的道德感控制着情感，杰克。别犯傻了。

泰纳尔　我们的道德感！那不也是一种情感吗？难道所有的情感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属于魔鬼吗？倘若那不是一种情感——倘若那不是一种最强烈的情感，那么所有其他的情感就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把它一扫而光。小孩之所以变成大人，正是因为产生了那种情感。

安　还有别的情感呢，杰克。非常强烈的情感。

泰纳尔　所有别的情感我以前都有，但它们是闲散的、茫然的——在思想成熟的人看来，不过是孩子般的贪婪、残忍、好奇、幻想、习惯、迷信，显得古怪而可笑。当它们忽然像新点燃的火焰而开始照耀时，那也不是它们自身的光芒，而是道德情感的熹微曙光。那种情感使它们崇高，赋予它们意识和意义，发现它们是种种欲望的乌合之众，然后将它们组织起来，成为一支有目的、有信仰的军队。我的灵魂就产生于那种情感。

安　我注意到你变得更懂事了。而从前你却是个尽搞破坏的孩子。

泰纳尔　破坏！瞎说！我不过是调皮捣蛋而已。

安　啊，杰克，你尽搞破坏。你用木刀砍掉了所有杉树的幼苗，把它们都毁了。你用弹弓拆散了所有黄瓜藤架。你放火烧了公共设施。为这事，警察还抓到了泰维，因为他无

法制止你时便逃跑了。你——

泰纳尔 呸！呸！呸！这些就是打击红种印第安人的战斗、炮轰、策略呀，为的是保住我们的脑壳。你就不想想，安，我比从前的破坏性要大十倍呢。道德情感控制住了我的破坏力，把它引向道德的方向。我现在是改革家，而且像其他的改革家一样，是偶像破坏者。我不再拆散黄瓜藤架，烧毁金雀花丛。我破除信仰，打碎偶像。

安 （厌烦地）恐怕我太女人气了，不明白破坏是怎么回事。破坏只能带来破坏。

泰纳尔 对，那正是破坏的妙用。建设意味着爱管闲事的人所立的各种机构来妨碍别人。破坏扫清了这种障碍，给我们呼吸的空间和自由。

安 那没用，杰克。哪个女人也不会同意你的看法。

泰纳尔 那是因为你把建设和破坏同创造和扼杀混为一谈。它们有很大区别。我崇尚创造，憎恨扼杀。是的：我崇尚树的、花的、鸟的和兽的、甚至你的创造。（安的脸上闪现出兴奋和欣喜的神情，原来的迷惑和厌倦顿时烟消云散）使你和我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创造的本能，这种不解之缘至今还在我身上留有印迹。是的，安，从前我们俩之间孩子般的同盟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爱的同盟——

安 杰克！

泰纳尔 哦，别大惊小怪的——

安 我没大惊小怪。

泰纳尔 （诧异的样子）你应当大惊小怪呀。你的人生观到哪儿去了？

安 杰克，你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

泰纳尔 你是指道德情感吗?

安 不，不，是指另外那个。(迷乱地)哦!你真傻，谁也没法知道你的意思。

泰纳尔 你非得严肃认真地听我的话不可。我是你的监护人，我的责任是要使你保持向上的精神。

安 那么爱的同盟结束了，是不是?我看你是讨厌我了吧?

泰纳尔 不。但是道德情感使我们儿童时代的关系无法维持了。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对我新的个性的嫉妒感——

安 你是讨厌人家再把你当小孩子看，可怜的杰克呀!

泰纳尔 对，因为被人家当小孩子看就是停滞不前。我已经成为一个新人了，而那些了解我底细的人却笑话我。唯一看得起我的人就是我的裁缝，他每次见到我都要重新量一遍尺寸，而所有其他的人则还是拿着他们的老尺寸不放，希望那些尺寸还合我的身。

安 你的自我意识变得可真强烈。

泰纳尔 当你飞上天时，安，大约在头一年你就会强烈地意识到你的翅膀了。当你在天上遇到你的亲戚们时，如果他们仍把你当做一个凡人来看，你肯定无法容忍。你肯定会千方百计钻进天使的圈子里去。

安 所以你那样到底还是为了躲避我们的虚荣心吧?

泰纳尔 对，那不过是我的虚荣心。

安 你不必为了那个缘故来躲避我。

泰纳尔 我首先要躲避你。你反对我的解放比谁都厉害。

安 (诚恳地)啊，你这就大错特错了!为了你，我情愿献出一切。

泰纳尔 只是不让我从你手里跑掉。别看当时你小小年纪，但

却已本能地学会了女人那种可恶的把戏，把许多责任堆到一个男人身上，完全委身于他，以求得到他的怜悯，从而最终使他没有得到允许便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认识一个可怜人，他生活中唯一的愿望就是躲避他的老婆。她威吓说，如果他跑，她就卧轨。女人就这么大本事。倘若我们想去你们不想让我们去的地方，虽然没有法律约束我们，但当我们刚抬腿迈步时，你们的胸脯就跑到了脚下；我们要出发时，你们的身体又跑到了我们的车轮下。哪个女人也甭想那样来奴役我。

安 可是，杰克，你不为别人着想就无法生活下去。

泰纳尔 哼，所谓别人指谁？这种为别人着想——不如说这种我们称为着想的对别人的胆小惧怕——使我们成为感情的奴隶。用你的话说，为你着想就是用你的意志来取代我个人的意志。要是你的意志比我的还坏，那怎么办呢？女人所受的教育是比男人的更好呢，还是更糟？当然都不怎么样。假定世上的公职人员都为选民着想，私人都为自己的妻子着想，那么世界将是怎样的呢？现在的教会和国家是干什么吃的？成了妇女和纳税人的摆设了。

安 （自若地）你懂得政治，我很高兴，杰克。如果你想进议会，那对你是再有用不过了。（他像泄了汽的皮球一般）不过你把我的影响当成坏影响，我很遗憾。

泰纳尔 我没说它是坏影响。不管是好是坏，我也不愿照你的尺寸来裁剪。而且今后也不会。

安 谁也不想让你那样，杰克。我向你保证——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你奇怪的看法一点儿也不往心里去。你知道我们都是生来就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你为什么偏要认定我心胸

那么狭隘呢?

泰纳尔 危险就在于此。我知道你不往心里去，因为你已经发现那没有关系。当巨蟒缠住了小鹿的脖子时，小鹿的看法巨蟒是一点也不往心里去的。

安 (幡然醒悟，站起来)噢——噢——噢——噢！现在我才明白你为什么警告泰维，说我是条巨蟒了。老太爷告诉过我。(她笑着把围巾绕在他脖子上)不觉得它柔软、舒适吗，杰克?

泰纳尔 (被围巾绕着)你这个坏女人，你要把你的虚伪都扔掉吗?

安 我对你从没虚伪过，杰克。你生气了?(她收回围巾，把它丢在椅子上)也许我不该这样。

泰纳尔 (轻蔑地)呸！假正经！如果这样使你开心，为什么不该呢?

安 (羞怯地)嗯，因为——因为我想你所说的巨蟒就是这个呀(她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泰纳尔 (凝视着她)太放肆了！(她笑着，轻拍他的面颊)现在想想，假使我把这段故事说出去，谁也不会相信我的，除非那些听我讲完就会和我一刀两断的人之外；同时，假使你说我的坏话，谁也不会相信我的否认！

安 (十分庄重地拿开她的胳膊)你没救了，杰克。但是你不应当拿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情开玩笑。谁也不会对它产生误解。我希望你没有误解它。

泰纳尔 我的性情替我作出了解释，安。可怜的瑞基——提基——泰维啊！

安 (扫了他一眼，仿佛这话点燃了希望之火)你肯定不会那

么毫无道理地嫉妒泰维吧。

泰纳尔 嫉妒！我干吗要嫉妒？但是你控制了他，我毫不奇怪。我觉得我自己也被紧紧地缠绕着，虽然你不过是在和我闹着玩。

安 你觉得我对泰维有什么打算吗？

泰纳尔 我知道你有。

安 （认真地）小心点，杰克。如果你在他面前说我坏话，那你会惹泰维不高兴的。

泰纳尔 别害怕，他跑不出你的手心。

安 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个聪明人！

泰纳尔 为什么忽然对那个问题产生疑问？

安 我不懂的事，你好像都懂；可在我懂的事上，你还十分幼稚呢。

泰纳尔 我懂泰维对你的感情，安，无论如何，你可以信赖那种感情。

安 你以为你懂得我对泰维的感情，是不是？

泰纳尔 可怜的泰维将会怎样，我是太清楚了。

安 要不是因为可怜的爸爸去世，我真要笑话你了，杰克。当心！泰维会不高兴的。

泰纳尔 是的，但他不会知道，可怜的家伙。他比你真是好上一千倍。所以他才会为你而误了他的一生。

安 我认为被太聪明所误的男人比被太好所误的男人还要多。（她坐下，肩膀摆出不可一世的姿式，表示轻视所有男人的样子。）

泰纳尔 啊，我知道你不太关心泰维。但世上总有一种吻人的人，一种让人吻的人。泰维会吻人，而你只会把香腮给

他。如果有更好的人出现，你就会抛弃他。

安 （激怒）你没有权利说这种话，杰克。那不是真话，也有失体统。倘若你和泰维不理解我，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泰纳尔 （懊悔地）恕我无礼，安。那不是针对你的，而是针对这个万恶的世界。（她抬头看看他，露出高兴和宽恕的样子。他立刻谨慎起来）然而我还是希望拉姆斯登回来。和你在一起，我总感不安。你有一种可怕的魅力——不，不是魅力，而是一种微妙的吸引力（她笑起来）——就是这样，你清楚，你为它得意极了。公然地、不知羞耻地得意极了。

安 杰克，你可真是个出色的轻薄儿！

泰纳尔 轻薄儿！我吗？

安 对，轻薄儿。你总责怪人，得罪人，但却从未真正放松过对他们的控制。

泰纳尔 我要按铃了。话越说越没边了。

〔拉姆斯登和奥克泰维斯带拉姆斯登小姐回到屋内。她是个顽固不化的老处女，身穿素朴的棕色丝袍，戴的满是戒指、项链和胸针，以表明她的衣着素朴乃是一种美德，而非出于贫穷。她非常坚决地走进屋内，那两个神情沮丧的男人跟在后面。安站起来热心地迎接她。泰纳尔退到半身像之间的墙边，装作打量像片的样子。拉姆斯登照常走到他的桌前，奥克泰维斯紧挨着泰纳尔。

拉姆斯登小姐 （她几乎把安推到了一边，走到怀特菲尔德夫人的座位旁，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件事我决不插手。

奥克泰维斯 （非常厌烦地）我知道你希望我把薇奥莱特带走，拉姆斯登小姐，我一定带她走。（他犹豫不决地转身

朝门口走去。)

拉姆斯登 不，不——

拉姆斯登小姐 说“不”顶什么用，鲁贝克？奥克泰维斯知道，我不会把一个真心悔过的女人赶出门去。但是如果一个女人不仅可恶，而且还想继续可恶下去，那我和她就只好分手了。

安 哦，拉姆斯登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薇奥莱特说了些什么？

拉姆斯登 薇奥莱特自然是十分任性的。她不想离开伦敦，我真不理解她。

拉姆斯登小姐 我理解她。这就像你的鼻子长在脸上那样明摆着，鲁贝克。她不想走是因为她舍不得离开这个男人。

安 啊，对！对！奥克泰维斯，你跟她谈了吗？

奥克泰维斯 她什么也不告诉我们。在没跟什么人商量好之前，她不愿作出任何决定。那个人准是抛弃她的那个流氓。

泰纳尔 （对奥克泰维斯）那就让她跟他商量一下吧。他巴不得把她送到国外去呢。有什么困难的呀？

拉姆斯登小姐 （替奥克泰维斯回答）杰克先生，困难在于：我愿意帮助她，但却不愿意成为她这个过失的同伙。她要么发誓再也不见那个男人，要么就找些新朋友，越快越好。

〔侍婢出现在门口。安急忙回到她的座位，尽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奥克泰维斯也本能地摹仿她。

侍婢 马车在门口呢，小姐。

拉姆斯登小姐 什么马车？

侍婢　给罗宾逊小姐叫的马车。

拉姆斯登小姐　哦！（恢复常态）好吧。（侍婢退下）她还叫了辆马车哩。

泰纳尔　半小时前，我就要叫马车来着。

拉姆斯登小姐　她理解自己的处境，我很高兴。

拉姆斯登　我不愿意她这样就走了，苏珊。我们最好别做狠心事。

奥克泰维斯　不，多谢了。不过拉姆斯登小姐说得很对。薇奥莱特不能留在这里。

安　你不正好跟她一起走吗，泰维？

奥克泰维斯　她不要我。

拉姆斯登小姐　她当然不要。她要直接去找那个男人。

泰纳尔　那是她在这儿受到款待的自然结果。

拉姆斯登　（心烦意乱）啊，苏珊！你听呀！这话有理。我希望你能作出让步，对这个可怜姑娘耐心点。她还年轻，做什么都来得及。

拉姆斯登小姐　哦，她会从男人那里得到她所需要的一切同情。我对你感到惊讶，鲁贝克。

泰纳尔　我也是这样，拉姆斯登，并无恶意。

〔薇奥莱特出现在门口。她是个倔强、沉稳的少女。在举止斯文的女性中，常常会见到她这样的人。她的头不大，嘴和下巴也很小巧，但很坚毅；说话干脆利落，仪态大方，装束也美不胜收；戴着一顶非常精巧的帽子，上面印着一只小鸟。所有这些都表明她是一个美丽出众却又十分可怕的人。她并不像安那样妖艳，人们对她的赞美丝毫不是出于勉强，甚至对她并不感兴趣。此外，安显得有些

可笑，但这个女人则没有一点可笑之处，也许连仁慈也没有。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约束她的话，那就是聪明和骄傲，而不是怜悯。她说话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小学女校长训斥一群做了坏事的女学生时的声音，她镇定自若而又怏怏不乐地说着她不愿说的话。

薇奥莱特　我只是顺便到这儿来告诉拉姆斯登小姐，她送给我的生日礼物——金丝细工手镯——放在女管家的房间里了。

泰纳尔　请进来呀，薇奥莱特，好好和我们说说话吧。

薇奥莱特　谢谢你了，今天上午这种家庭式的谈话我已经受够了。你的母亲也受够了，安。她哭着回家了。但是我总算看清了我的几个虚伪朋友是什么货色了。

泰纳尔　不，不，等一下。我有话要说，你听着。（她冷冰冰地望着他，等待着，一边戴手套，一边听他说话）这件事我完全站在你的一边。我以最诚挚的敬意祝贺你有做这件事的勇气。你做得完全正确，都是家里人不好。

〔哗然。安和拉姆斯登小姐起身正对着这两个人。比别人更惊讶的薇奥莱特连自己的手套都忘记拿了，她带着迷惑和不快的神情走到屋子中央。只有奥克泰维斯一动不动，连头也不抬。他羞愧得无地自容。

安　（请泰纳尔放明白点）杰克！

拉姆斯登小姐　（怒容满面）哼，我非说不可！

薇奥莱特　（对泰纳尔，尖锐地）谁告诉你的？

泰纳尔　啊，当然是拉姆斯登和泰维斯。他们为什么不能说？

薇奥莱特　可他们并不清楚呀。

泰纳尔　不清楚什么？

薇奥莱特 我是说他们并不清楚我有没有错。

泰纳尔 啊，虽然他们不得已用他们对道德和习惯等方面的可笑迷信来责怪你，可他们心里有数。不过我知道，而且全世界也都知道——尽管它不敢这么说——你顺从自己的天性是正确的；活力和勇敢是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最了不起的品质，母性才是女性的开始；你在法律上没结婚的事实丝毫无损于你自身的价值和我们对你的真正敬意。

薇奥莱特 （气得满脸通红）哦！你也像别人一样，把我看成了一个坏女人。你认为我不仅下贱，而且还会赞成你的无耻意见。拉姆斯登小姐，你那些难听的话我都忍受了，因为我知道你在发现了事情的真相时会觉得后悔的。但是我无法忍受杰克的这种奉承，这是可怕的侮辱，他以为我是一个他所赞赏的无耻女人。我是为了我丈夫的缘故才保守我结婚的秘密的。可现在，我以一位已婚女子的身份要求我不受人侮辱的权利。

奥克泰维斯 （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抬起头）你结婚了！

薇奥莱特 是的。而且我想你们大概早就猜到了。你们都凭什么认定我没有戴结婚戒指的权利啊？你们谁也没问过我，这我忘不了。

泰纳尔 （颓然）我彻底完蛋了。我是好心。我道歉——万分对不起。

薇奥莱特 我希望你以后说什么话要注意点。当然谁也不会把那些话往心里去，可那些话太难听，真倒胃口。

泰纳尔 （屈服于她的怒气）我不强词夺理；我以后明白了，再不替女人说话了。在你看来，我们恐怕都很不光彩，只有安除外。她对你真诚相待。看在安的面子上，原谅我们

吧。

薇奥莱特 对，安心地善良，但安当时是知道的。

泰纳尔 （作出绝望的动作）哦!!! 不可思议的骗局！两人串通一气！

拉姆斯登小姐 （局促地）那么这位不认其妻的先生到底是谁呢？

薇奥莱特 （敏感地）那是我的事，拉姆斯登小姐，不关你的事。我现在对我的结婚保密是有原因的。

拉姆斯登 我只能说我们极为对不住你，薇奥莱特。一想到我们是怎样对待你的，我心里就难过。

奥克泰维斯 （生硬地）真对不起，薇奥莱特。我没话可说。

拉姆斯登小姐 （仍不服气）当然，你的话使这件事的面目得到了大大的改观。不过，我还是觉得——

薇奥莱特 （打断她）你觉得对不住我，拉姆斯登小姐。那才是你该对自己和我说的话呢。如果你是个已婚的女人，你肯定不愿意坐在女管家的屋里，被小姐、太太们一点不负责任地当做顽皮孩子那样对待。

泰纳尔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薇奥莱特。我们仿佛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其实真正和我们过不去的是你呀。

薇奥莱特 这毕竟不关你的事，杰克。

泰纳尔 不关我的事！哼，拉姆斯登还说我是那位不知名姓的先生呢。

〔*拉姆斯登想发脾气，但被薇奥莱特咄咄逼人的怒气压住了。*

薇奥莱特 你们啊！哦，你们大家把我说得多不体面、多下流、多无耻啊！要是我的丈夫知道了，他决不会让我再理

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了。（对拉姆斯登）我想你也许至少没那么说我。

拉姆斯登 老实说我没有——即便我说过什么，那至少也是不了解情况而——

拉姆斯登小姐 你不用道歉，鲁贝克。一切都是她自己惹出来的。道歉的应该是她，因为她欺骗了我们。

薇奥莱特 我可以原谅你，拉姆斯登小姐。你无法理解我对这件事的感受，尽管我希望从更有阅历的人那里得到更好的指教。然而，我强烈地感到你们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痛苦的境地，我还是马上走了好。再会吧。

〔她离去，她们注视着。

拉姆斯登小姐 哼，我非说不可。

拉姆斯登 （悲痛地）我想她对我们太不公平了。

泰纳尔 你也跟我们一样，应该在结婚戒指面前低头了，拉姆斯登。我们耻辱的苦酒已经斟满了。

第　二　幕

在里奇蒙附近的一幢别墅花园里，一辆敞篷旅游汽车在马路上抛锚。汽车停在树丛前面，马路绕着树丛通向别墅；透过树丛，别墅依稀可见。站在马路上背对着我们的泰纳尔，要不是一心只注意从车底下伸出来的两条横卧着的、穿着蓝布裤子的腿的话，他能够清楚地看见他左边的别墅的西端。他弯着腰，两手撑着膝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两条腿。他身上的皮大衣和头上的鸭舌帽表明他是从车上下来的乘客。

两条腿　啊哈！我修好了。

泰纳尔　没事了？

两条腿　没事了。

〔泰纳尔蹲下抓住脚脖子，像拉人力车一样把腿的主人拽了出来；腿的主人以手代脚爬了出来，嘴里叼着一把锄头。他是个穿着一身整洁的蓝布衣的年轻人，胡子刮得很干净，乌黑的眼睛，粗壮的手指，梳得亮亮的黑色短发，以及不太规则的皱着的眉头。他开车时，动作敏捷而迅速，但又精力集中，考虑周到。同泰纳尔和泰纳尔的朋

友们在一起时，他的举止一点也不见外，只是显得冷漠，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但同时又不给他们抱怨他的口实。不过，他也总用一种机警的目光注意他们，好像一个洞察人生深层的人，颇有些看破红尘的样子。他说话慢吞吞的，略带点挖苦人的味道。他说话时没有丝毫的绅士风度，可见他漂亮的外表是对他自己和他那等级人尊敬的表示，而不是对他的雇主尊敬的表示。

〔他现在钻进车子去收拾工具，脱掉工作服。泰纳尔脱下皮大衣，长嘘了一口气，将皮大衣丢入车内，为摆脱它而高兴。司机注意到了这点，轻蔑地摇摇头，冷眼瞥了他的雇主一眼。

司机　穿够了，嗯？

泰纳尔　我还不如走到别墅，伸伸我的腿，镇静一下我的神经呢。（看看表）你知道吧，我们从海德公园角到里奇蒙只用了二十一分钟呀。

司机　如果一路畅通无阻，我用十五分钟就行了。

泰纳尔　干吗那样？是因为爱玩还是因为想拿吓唬你不幸的雇主开心？

司机　你怕什么？

泰纳尔　怕警察，怕断头。

司机　噢，要想不出事，那可以乘公共汽车嘛。那样还便宜。你雇我是为了省你的时间，把你付的车钱找回来。（他踏实地坐下。）

泰纳尔　我是那辆车的奴隶，也是你的奴隶。晚上我常梦到那种可恶的东西。

司机　过一阵就好了。要是你去别墅，请问你要呆多久？因为

1002350

如果你想把整个上午都豁出去，用来和太太们聊天，那我就把汽车放到车库，然后在这儿舒坦一下。要不我就把车停在这儿等你回来。

泰纳尔　最好在这儿等着。我们不会谈很久。你看，美国青年马隆先生驾驶着新式美国蒸汽汽车同罗宾逊先生一起来了。

司机　（跳起来，急忙下车，冲着泰纳尔）美国蒸汽汽车！什么！从伦敦开来跟我们比赛的！

泰纳尔　也许他们就是来这儿的。

司机　早知道该有多好！（埋怨）你干吗不早告诉我，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因为我听说这辆车每小时能跑八十四英里；而且我早就知道，要是路上有一辆赛车，那你会做出点什么事情来。有些事你不该不知道，这就是其中一件。不过，打起精神来吧，今天保你满意。那个美国人是来接罗宾逊先生和他妹妹以及怀特菲尔德小姐的。我们去接罗达小姐。

司机　（舒心了，又想起了什么）那是怀特菲尔德小姐的妹妹，对不对？

泰纳尔　对。

司机　怀特菲尔德小姐自己乘一辆车吗？不和你在一起？

泰纳尔　她干吗非要和我在一起？罗宾逊先生也乘那辆车。（司机将信将疑地望着泰纳尔，然后转向汽车那边，自个儿哼起了一支流行小曲。泰纳尔有点心烦，他刚要顺着话题说下去，突然听见奥克泰维斯走在沙石路上的脚步声。奥克泰维斯刚从别墅里出来，穿着汽车服，但没穿大衣）我们赛车失败了，谢天谢他，罗宾逊先生来了。啊，泰

维，那辆蒸汽汽车胜利了吧？

奥克泰维斯 我看是。我们从海德公园角到这儿用了十七分钟。（司机怒容满面，不服气地嘟哝着）你们用了多长时间？

泰纳尔 哦，用了大约三刻钟的样子吧。

司机 （抗议的样子）得了，得了，泰纳尔先生，有完没有！我们本来十五分钟就可以。

泰纳尔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奥克泰维斯·罗宾逊先生；这位是恩利·斯特拉克先生。

斯特拉克 久仰了，先生。泰纳尔先生叫我恩利·斯特拉克是在和你开玩笑。你就叫我亨利吧。但是我也不在乎，随你的便！

泰纳尔 泰维，你以为我拿他开玩笑，又是我的坏脾气吧。那你可错了。他父亲以前拼命地发 H 音，可这家伙却拼命地吞掉 H 音。这是他表示等级的标志。我还没见过像恩利这样为自己的等级而骄傲的人呢。

斯特拉克 得了，得了！越说越没边了，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看见了吧，泰维，越说越没边了。你会告诉我悠着点儿。但这位朋友是受过教育的呀。尤其是他知道得比我们多。斯特拉克，你是在哪个公立小学念的书？

斯特拉克 舍布鲁克路小学。

泰纳尔 舍布鲁克路小学！我们说拉格比！哈啰！伊顿！的时候，也不会用那种知识分子小看人的口气呀？舍布鲁克路小学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伊顿是个儿童寄养院，我们被送到那儿一是因为我们在家讨人嫌，二是因为我们长大后，要是有个公爵出了名，我们就可以高攀他，说他是我

们的老校友呀。

斯特拉克 你一点都不了解情况，泰纳尔先生。那不是公立小学，而是技工学校。

泰纳尔 他的大学，奥克泰维斯。不是牛津、剑桥、德汉、都柏林或格拉斯哥。也不是威尔士那些新教派的学校。不是，泰维。摄政街！切尔西！巴罗！——那些讨厌的名字我连一半也记不住。这些才是他的大学呢，可不像我们的学校，只是出卖文凭的商店。你看不起牛津，对不对，恩利？

斯特拉克 不，我看得起。我以为牛津对于喜欢那种地方的人来说真是好地方。他们在那儿教你当个绅士。在技工学校，他们则教你当个工程师之类的。明白吗？

泰纳尔 这是挖苦，泰维，是挖苦！只要你能了解恩利的心思，那他对绅士的轻视之厉害、对当工程师的骄傲自负就会叫你吃惊。他肯定喜欢汽车抛锚，因为这样可以显出我绅士般的无能和他行家里手般的能干。

斯特拉克 别理他，罗宾逊先生。他总是说个没完。我们了解他，是不是？

奥克泰维斯 （诚恳地）但他的话里毕竟有不少道理。我对劳动的神圣深信不疑。

斯特拉克 （无动于衷）那是因为你从没劳动过，罗宾逊先生。我的职业就是消除劳动。你从我和机器所得到的比你从二十个劳力所得到的还要多，而且费用也低。

泰纳尔 哎呀，泰维，别跟他谈政治经济学。他可精通那门学问了，我们则一无所知。你不过是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泰维。他可是个科学社会主义者呢。

斯特拉克 （神情自若地）对。这种谈话很有好处，不过我得去照看一下车子。你们两位也想说妇人家的事了。我知道。（他装作忙于收拾车的样子，没一会儿就停下来，朝别墅大摇大摆地走去抽烟了。）

泰纳尔 那是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

奥克泰维斯 指什么？

泰纳尔 斯特拉克呀。我们这些文人几年来每当有非常旧式的女人出现时，便大声疾呼要有新女性，但却从未注意到新男性的出现。斯特拉克就是新男性。

奥克泰维斯 我没觉得他哪儿新呀，倒是你嘲笑他的方式有些新。但我现在不想谈论他。我想跟你说说安的事。

泰纳尔 安的事，连斯特拉克都知道。他也许是在技工学校听说的。安怎么样？你向她求过婚了吗？

奥克泰维斯 （自责地）昨晚我求婚真够冒失的。

泰纳尔 真够冒失的！这话怎么讲？

奥克泰维斯 （慷慨激昂地）杰克，我们男人都太粗鲁了，我们从不理解女人的感情有多细腻。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泰纳尔 做出什么事了，你这个感情用事的傻瓜！

奥克泰维斯 不错，我是个傻瓜。杰克，要是你听见她的声音该多好！要是你看见她的眼泪该多好！一想到这些，我就夜不能寐。如果她责怪我，我心里可能还好受点儿。

泰纳尔 眼泪！那就是危险。她说了些什么？

奥克泰维斯 她对我说，她现在除去亲爱的父亲以外，什么事也不能考虑。

泰纳尔 （拍拍他的后背）即便你再难过，也要拿出点男子汉

的气概来。这不是什么新玩艺：她还在不厌其烦地和你做戏呢。

奥克泰维斯　（不耐烦地）啊，别瞎说，杰克。你以为你这种永远浅薄的讥讽对她那种性格的人会有什么真正意义吗？

泰纳尔　哼！她还说什么别的了？

奥克泰维斯　说了。那就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的原因，好让你来嘲笑我们俩。

泰纳尔　（懊悔地）不，亲爱的泰维，绝不是嘲笑！不过，没关系。往下说吧。

奥克泰维斯　她的义务感是如此虔诚、如此完美、如此——

泰纳尔　是的，我知道。往下说吧。

奥克泰维斯　按照这种新的安排，你和拉姆斯登是她的监护人；所以她认为她对父亲的所有义务现在都转交给你们了。她说她觉得我应该首先和你们两位谈谈。当然，她这样是对的；可是我找你们正式请求你们接受我作为你们的被监护人的求婚者，那未免显得荒唐可笑。

泰纳尔　我很高兴，恋爱还没把你的幽默感完全毁掉，泰维。

奥克泰维斯　那种回答她并不满意。

泰纳尔　我的正式回答当然是：我的孩子们，祝你们幸福！

奥克泰维斯　我希望你别再拿这件事开玩笑吧。如果它对你来说无所谓，对我、对她来说则非同小可呀。

泰纳尔　你非常清楚，她和你一样有选择的自由。

奥克泰维斯　她并不这么看。

泰纳尔　啊，她不这么看！那正好！不过，还是说说你要我做的事吧？

奥克泰维斯　我想请您诚恳、真挚地把你对我的看法告诉她。

我想请你告诉她，把她托付给我，你是放心的——假使你觉得可以的话。

泰纳尔 我相信把她托付给你，我是放心的，我担心的是把你托付给她。你读过梅特林克① 描写蜜蜂的书吗？

奥克泰维斯 （强压住火）我现在不是讨论文学呢。

泰纳尔 请别见怪，我也不是讨论文学呢。这本描写蜜蜂的书是自然史。对人类来说，那是个大教训。你以为你是安的求婚者；以为你是追求者，她是被追求者；以为求婚、说服、征服、战胜是你的事。傻瓜啊，你才是被追求者，被瞄准的目标、命中注定的猎物呢。你不必透过猎网眼巴巴地望着诱饵。门是敞开的，只有等你走进去之后才会永远关闭。

奥克泰维斯 我想我能相信，虽然你说得太可怕了。

泰纳尔 我说，伙计，她生活中除了找个丈夫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工作呢？女人的任务就是尽量早婚，而男人的任务则是尽量晚婚。你有自己的诗歌和悲剧要写，安则无事可做。

奥克泰维斯 没有灵感，我无法写。而且除了安，谁也不能给我灵感。

泰纳尔 噢，你在安全的距离处从她那儿得到灵感不好吗？彼得拉克看劳拉、② 但丁看贝特丽丝③ 都没有像你现在看安那么真切，然而他们都写出了第一流的诗——至少就我所

---

①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戏剧家、诗人。

② 彼得拉克（1303～1374），意大利诗人，他的《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

③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贝特丽丝是他所爱的女子，在《神曲》中曾引导作者游历。

知是这样。他们从未把他们的崇拜同家庭生活混为一谈。这种崇拜持续了他们一生。和安结婚吧，用不了一星期，你就会发现她身上的灵感同一盘烧饼里的灵感差不多。

奥克泰维斯 你觉得我会讨厌她！

泰纳尔 完全不是，因为你不讨厌烧饼。但是你在烧饼里找不到灵感；等她不再是一个诗人的梦、变成一个体重一百五十磅的笨重妇人时，你在她身上也不会找到灵感了。你会不由自主地梦想别人，到那时就会出乱子。

奥克泰维斯 这种话真没用，杰克。你不了解。你没谈过恋爱。

泰纳尔 我！我谈恋爱从来就没停过。我甚至爱上了安。但是，我既不是爱的奴隶，也不是爱的俘虏。你这位诗人呀，去向蜜蜂求教吧：想想她的做法，然后明智点。泰维，如果女人不用我们工作也能过得去，如果我们不做面包而是去吃她们孩子的面包，那她们就会杀死我们，正像蜘蛛杀死其配偶或雌蜂杀死雄蜂一样。如果我们除了爱之外完全是废物，那她们这样做就无可指责。

奥克泰维斯 啊，要是我们有资格得到爱就好了！什么也不能和爱相比。除了爱，什么也不存在。失去了爱，世界就会成为一个阴森可怖的梦幻。

泰纳尔 这——这就是请我答应向我的被监护人求婚的人呀！泰维，我相信我们在摇篮里掉过包，你才是唐璜的真正后裔呢。

奥克泰维斯 我求你可别把这种话对安讲。

泰纳尔 别怕。她已经把你当做她自己的人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止她了。你命中注定了。（斯特拉克拿着一张报纸回

来）新男性来了，他平时总拿着一张半便士一份的报纸来消遣。

斯特拉克 现在你该相信了，罗宾逊先生，我们坐车出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两份报纸：一份《泰晤士报》给他，一份《回声报》给我。你以为我看过我那份报纸了吗？还没呢。他把《回声报》抢走了，留下他那份《泰晤士报》给我看。

奥克泰维斯 《泰晤士报》上没有比赛的新闻吗？

泰纳尔 恩利不喜欢比赛，泰维。他喜欢看汽车纪录。最近有什么纪录？

斯特拉克 从巴黎到斯克拉平均每小时四十英里，过地中海的时间不算。

泰纳尔 死了多少人？

斯特拉克 两头蠢羊。那有什么关系？羊值不了那么多钱。这些羊值那么多钱，真是美死了，省得卖给屠夫了。不过，很快就有人出来反对；那样，法国政府就会禁止；我们的机会也就完了，不是吗？这事简直把我急疯了。泰纳尔先生就是有本事，也赛不出好成绩了。

泰纳尔 泰维，你还记得我大叔詹姆士吗？

奥克泰维斯 记得。怎么了？

泰纳尔 詹姆士大叔有位第一流的厨师，除了她做的饭菜以外，别人的他一概不吃。可是这个可怜人生性怕事，讨厌交际。但他的厨师为自己的手艺而自豪，她想请王公大使来品尝她做的宴席。为了不让她离去，这个可怜的老头只好每个月举行两次盛大宴会，饱尝不善应酬的痛苦。这就好比是现在的我和新男性恩利·斯特拉克这小子。我讨厌

旅行，可我却喜欢恩利。他什么都不在乎，只管穿着皮大衣，戴着风镜，身上落了二英寸厚的尘土，一小时跑六十英里，拿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来冒险。当然啰，他仰卧在车底下的泥浆中找毛病的时候是个例外。要是我不让他至少半个月来一次跑一千英里的机会，那他就不跟我了。那样他就会向我告辞，投靠某个美国百万富翁去了；我呢，我只好雇个彬彬有礼的马车夫兼园丁的外行司机，这种司机见了人毕恭毕敬，从不摆架子。我现在成了恩利的奴隶，犹如詹姆士大叔是他厨师的奴隶一样。

斯特拉克　（激怒的样子）飞快！我巴不得有一辆跑得和你说话一样快的车子呢，泰纳尔先生。我的意思是，你让汽车闲着，就是浪费金钱。要是你不和我尽量用车，那你买一辆手推车坐在里头，雇一个奶妈来推你，不也一样吗？

泰纳尔　（平心静气地）好了，亨利，好了。我们这就出去，跑它半小时。

斯特拉克　（厌烦地）半小时！（他回到车子里坐好，又翻过一页报纸，看看还有什么消息。）

奥克泰维斯　哦，我想起来了。罗达叫我捎一张纸条给你。（他把一张纸条递给泰纳尔。）

泰纳尔　（打开纸条）我担心罗达要和安吵嘴。一般英国姑娘只恨一个人，她恨这个人比恨她大姐还厉害，那就是她母亲。但是罗达肯定喜欢她母亲，不喜欢安。她——（愤怒地）嗐，别提了！

奥克泰维斯　什么事呀？

泰纳尔　罗达本来想和我一起出来乘车兜风。她说安禁止她和我出来。

〔斯特拉克忽然十分悠闲地哼起他得意的小曲。他们为这段突如其来的云雀般的旋律感到惊奇，也为欢快的旋律中的讽刺味道而感到不快。他们转过身，好奇地看着他。可他却忙着看报纸，全然不理会他们的反应。

奥克泰维斯　（静下心来）她说什么理由了吗？

泰纳尔　理由！侮辱不是一个理由。安禁止她在任何场合同我单独在一起。说我不适于同年轻姑娘在一起。现在你对你的崇拜者怎么看？

奥克泰维斯　你要记住，由于她父亲去世了，所以她的责任相当重。怀特菲尔德太太太软弱，管不了罗达。

泰纳尔　（注视他）总之，你是向着安的。

奥克泰维斯　不。但我认为我理解她。你必须承认，你的看法对于一个年轻姑娘精神和性格的形成是不合适的。

泰纳尔　这种话我根本不承认。我承认年轻姑娘精神和性格的形成通常是靠对她撒谎；但我却反对那种特殊的撒谎，说我惯于使姑娘们丧失信心。

奥克泰维斯　安并没那样说，杰克。

泰纳尔　她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呢？

斯特拉克　（看见安从别墅里出来）怀特菲尔德小姐来了，先生们。（他下了车，跑过马路，带着一种自己知道自己是多余的人的神情。）

安　（走到奥克泰维斯和泰纳尔之间）早上好呀，杰克。我来告诉你，可怜的罗达又犯头痛病了，所以今天没法和你一起乘车出去。这使她十分扫兴，可怜的孩子啊！

泰纳尔　你看怎么样，泰维？

奥克泰维斯　你当然不要误会，杰克。安对你的关心无微不

至，甚至不惜欺骗你。

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泰纳尔　你愿意治罗达的头痛病吗，安？

安　当然。

泰纳尔　那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她，然后对她说，我在收到并读过她的信大约两分钟后，你才到。

安　罗达给你写信了？

泰纳尔　写得十分详细。

奥克泰维斯　别理他，安。你做得对——非常对。杰克，安不过是在尽她的义务，这你清楚。而且是在用一种最妥帖的办法来尽她的义务。

安　（走到奥克泰维斯面前）你真好，泰维！真给劲儿！你多理解人呀！

〔奥克泰维斯微笑。

泰纳尔　啊，缠紧点吧。你爱她，泰维，是不是？

奥克泰维斯　她知道我爱她。

安　嘘。多难为情呀，泰维！

泰纳尔　哦，我答应你。我是你的监护人；下一个小时，我把你托付给泰维了。我要乘车去转转。

安　不，杰克。我要跟你谈罗达的事。瑞基，你去进屋招待一下你的美国朋友吧。他一大清早就来打扰妈妈了。她还想把她的家务事料理完呢。

奥克泰维斯　我就去，亲爱的安（吻她的手。）

安　（温柔地）瑞基·提基·泰维！

〔他满面绯红地望着她，然后跑开了。

泰纳尔　（直率地）现在你看，安。这次你把自己弄得下不来

看看你所熟悉的上流社会吧。它要装成什么样？一种优美的仙女舞蹈。那是什么玩艺儿？是可怜的姑娘们排成的可怕行列，每个人都在一个愤世的、狡猾的、贪婪的、幻灭的、少见多怪的、心地肮脏的老太婆、即她所谓的母亲的控制之下，老太婆的责任就是腐蚀她的心灵，把她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为什么这些不幸的奴隶不问是老是坏就急于嫁给什么人呢？因为出嫁是她们逃避这些老态龙钟的魔鬼的唯一途径；这些老家伙在母亲的责任和家庭的爱的假面具掩盖下，包藏着她们自私的野心、对那些已经取代她们的年轻劲敌的嫉恨。这种事情太要命了：自然的法则是父亲照顾女儿，母亲照顾儿子。父、子、母、女的法则不是爱的法则，而是革命的法则，解放的法则，年轻有力的人终究取代衰老疲惫的人的法则。成年男女的首要任务就是发表《独立宣言》。求助于父亲权威的男人算不上男人；求助于母亲权威的女人不配为自由的人民生育公民。

安 （十分好奇地望着他）我看你有朝一日会真心投身于政治的，杰克。

泰纳尔 （当头挨了一棒）嗯？什么？什——？（使出浑身解数）那和我所说的话有什么关系？

安 你说得太精彩了。

泰纳尔 说！说！在你看来，除了说还是说。那好，回去找你母亲吧，帮她毒害罗达的思想，正像她以前毒害你的思想一样。愿意捕野象的都是驯过的象。

安 我进步了。昨天我还是条巨蟒，今天我又成了大象。

泰纳尔 对。所以卷起鼻子走吧。我再也没话跟你说了。

安 你真是太不讲理、太不实际了。我能怎么办？

泰纳尔 怎么办！打碎枷锁。按照你自己的良心、而不是你母亲的良心走自己的路。净化你的心灵，使之健全；学会享受坐车兜风的乐趣，别光拿它作为搞阴谋诡计的借口。和我一起去马赛吧，穿过阿尔及尔到比斯克拉，时速六十英里。要是你愿意，就一直到好望角。那才是解气的《独立宣言》呢。以后你还可以写本关于这次旅行的书。那样才摆脱了你母亲，使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

安 （深思）我觉到那倒没什么害处，杰克。你是我的监护人。你是按我父亲的意愿来代表他的意愿的。谁也不会反对我们一起旅行。那太美了；多谢你了，杰克。我一定去。

泰纳尔 （愕然）你一定去!!!

安 当然了。

泰纳尔 可是——（他惊慌得说不下去了；过了一会儿才缓过劲儿）不行，听我说，安。要是那样没害处，做那事也就没意思了。

安 你真是太岂有此理了！你想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

泰纳尔 对。我的提议就是这意思。

安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这你清楚。你决不会做什么伤害我的事情。

泰纳尔 如果给你台阶你不下，那就别去了。

安 （坦诚地）不，我一定去，杰克，因为你要我去。你是我的监护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见面，更好地增进彼此的了解。（感激地）你想得真周到，心真好，杰克。尤其是在我说了罗达的事之后还为我提供这个难得的假日。你真好——比你想得好多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泰纳尔 可是——

〔怀特菲尔德太太从别墅里出来，打断了谈话。她由那位美国绅士陪着，后面还跟着拉姆斯登和奥克泰维斯。

〔赫克托·马隆是个美国东部人，但他对自己的国籍毫无廉耻之心。这使上流社会的英国人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他是个对显然于己不利的事能毫不隐晦或掩饰地勇于承认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这明明不是他的过错，不应当让他为此而遭罪，所以对他特别友好。他对女人的骑士风度和他高尚的道德信念都是无缘无故、不同寻常的，这使他们觉得有点晦气，虽然他们发现他的幽默气质在不使他们迷惑不解时（像开始时那样）挺有趣，但他们要叫他明白，他真的大可不必讲那些趣闻轶事，除非它们纯粹是私事丑闻；他们还要叫他明白，侃侃而谈的口才是文明较粗野阶段的产物，不是他现在所处的文明社会所需要的。赫克托对这些看法颇不以为然：他仍然认为英国人爱把他们的愚蠢当做优点，爱把他们的各种无能当做有教养的表现。在他看来，英国人的生活仿佛缺乏一种启发性的修辞（他称之为道德语气）；英国人的举止缺乏一种对女性的尊敬；英国人的发音在说World，girl，bird① 等词时，未免太俗气；英国社会说话直来直去，常使人觉得俗不可耐；而英国人的社交则需要用游戏呀，故事呀之类的娱乐来搞活；在横渡大西洋之前，他就苦心养成了第一流的风度，所以他觉得没必要再来学这些缺点。他发现英国人像平时对所有的教养一样，对这种教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敬而远之，其实赫克托所受的教养不过是浸泡在三十年前我们英

---

① 这些词都带“r”音，英美人发“r”音时，一个较硬，一个较软。

国的文学出口品之中，现在他又再使它们进口，每遇到谈话的机会就马上抖擞出来，大谈英国的文学、科学和艺术。这些警句所引起的惊讶坚定了他的信念，即他是在帮助教育英国。当他看见人们并无恶意地议论阿那托尔·法郎士和尼采时，他就用议论马修·阿诺德、《早餐桌上的专制》① 甚至麦考莱② 来搅混。由于他到底是个虔诚的教徒，所以在和他讨论道德问题时，他首先以诙谐不敬的口吻使心不在焉的人放弃流行的教义，然后才追问起他行为理想的实现是否就是创造诚实的男人和纯粹的女人的万能上帝的明确目标这个问题来，使他们无以对答。他的人品使人觉得耳目一新，而他的教养又令人感到陈旧不堪，这样来决定认识他是否值得就极为困难了，因为他的朋友们确实是愉快、欢乐的，但从他那里却得不到什么新知识，这尤其表现在他轻视政治，而且小心谨慎，不去谈商业方面的事，他在这点上也许比他的英国资本家朋友们要先进得多。他最擅于同恋爱教派的浪漫的基督徒相处，他和奥克泰维斯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外表上看，赫克托是个年方二十四岁，身材优美的青年，长着短短的、修饰得很帅的络腮胡子，清澈、好看的眼睛以及讨人喜欢的活跃表情。从时髦的角度来看，他的穿着无可挑剔。当他和怀特菲尔德太太从别墅里沿着

---

① 美国人霍尔姆斯（1809～1894）写的一篇论文，曾在《大西洋月刊》连载。

② 法郎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阿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批评家。麦考莱（1800～1859），英国史学家、政治家。

马路走来时，他尽量装出愉快、轻松的样子，因而给怀特菲尔德太太脆弱的心理增加了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假使是个英国人，他肯定会让她独自一人呆着，把厌烦和冷漠作为他们共同的命运来接受；可这位可怜的太太要么想自个儿呆着，要么想乱谈些使她感兴趣的事。

〔拉姆斯登走过来察看汽车。奥克泰维斯跑到赫克托一边。

安 （欣喜地跳到母亲身边）哦，妈妈，太棒了！杰克要用他的车带我去尼斯①。这不让人高兴吗？我现在是伦敦最幸福的人了。

泰纳尔 （绝望地）怀特菲尔德太太反对。我保证她反对。不是吗，拉姆斯登？

拉姆斯登 确实很有可能。

安 你不反对，是吧，妈妈？

怀特菲尔德太太 我反对！我为什么要反对？我想反对对你有好处，安。（快步走到泰纳尔面前）我想请你经常带罗达出去跑跑，她老在家里闷着。不过等你回来再说吧。

泰纳尔 这样出尔反尔，要打入十八层地狱呀！

安 （急忙地，以分散别人对他发火的注意力）哦，我忘了，你还没见过马隆先生呢。这位是泰纳尔先生，我的监护人；这位是赫克托·马隆先生。

赫克托 久仰，久仰，泰纳尔先生。如果允许的话，我建议增加去尼斯旅行的人数。

安 哦，我们都去，是不是？

---

① 法国地中海沿岸有名的旅游胜地。

赫克托 我也有一辆不大好的汽车。如果罗宾逊小姐赏光坐我的车，那真是求之不得呀。

奥克泰维斯 薇奥莱特！

〔大家都感到局促不安。

安 （缓和地）来，母亲，我们随他们去具体安排好了。我要去收拾行装。

〔怀特菲尔德太太面色惘然，但安悄悄把她拉走了。她们转过弯，消失在去别墅的路上。

赫克托 我想我能征得拉姆斯登小姐的同意。

〔尴尬持续着。

奥克泰维斯 恐怕我们得把薇奥莱特留下了。由于种种情况，她不能参加这样的旅行。

赫克托 （觉得有趣，同时又不太相信）太美国式了吧，嗯？年轻小姐非得有位女士陪同不成？

奥克泰维斯 不是这么回事，马隆——至少不全是这么回事。

赫克托 真的！请问还有什么别的妨碍？

泰纳尔 （不耐烦地）唉，告诉他吧，告诉他吧。纸里包不住火，还是让大家都知道吧。马隆先生，要是你和薇奥莱特去尼斯，那你可是跟别人的妻子去呀。她结过婚。

赫克托 （大吃一惊）你别瞎说了！

泰纳尔 我们说真格的呢，请相信。

拉姆斯登 （自命不凡的样子，生怕马隆怀疑这是不美满的结合）她结婚的事现在还没公开，她希望暂时别告诉人。

赫克托 我尊重这位夫人的愿望。为了能有机会和她的丈夫商量这次旅行的事，我能冒昧地打听一下他是谁吗？

泰纳尔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

赫克托　（显然安分守己的样子）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尴尬。

奥克泰维斯　你一定觉得这事非常奇怪吧。

赫克托　恕我直言，是有点奇怪。

拉姆斯登　（一半解释，一半恼怒的样子）这位年轻太太是秘密结的婚，她的丈夫好像不许她说出他的名字。既然你对——嗯——薇奥莱特——小姐感兴趣，我能告诉你的仅此而已。

奥克泰维斯　（同情地）我希望你对此不会感到失望。

赫克托　（温和地，转守为攻）这真是一个打击。我简直不能理解，一个男人怎么能让他的妻子处于这种地位呢。真是少见，太没男子气了，太不体贴人了。

奥克泰维斯　我们也和你一样，深有同感。

拉姆斯登　（性急地）那个乳臭未干的傻小子哪儿知道这种保密会导致什么后果呀。

赫克托　（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反感的样子）但愿如此。倘若不是个年轻、愚蠢的男人干的这种事，那是不能原谅的。拉姆斯登先生，你是以宽大为怀的。我觉得你太宽大了。当然，结婚应该使男人高尚起来。

泰纳尔　（嘲笑地）哈！

赫克托　看你笑的样子，是不是不同意我的看法，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冷冰冰地）那就结婚试试吧。你可能得到一时的快乐，但决不会发现什么高尚之处。男女结合起来的最大公约数不见得大于单个男人的约数。

赫克托 但是在美国，女人的道德心比男人的强，而且女人的天性比较纯洁，能使男人升华，变得比以前更好。

奥克拉维斯 （深信不移）是这样。

泰纳尔 难怪美国女人更愿意住在欧洲呢！这样比一辈子站在祭坛上受人崇拜更舒服。不过，薇奥莱特的丈夫并没有变得高尚。所以该怎么办呢？

赫克托 （摇头）我不能像你那样随便指责那个男人的行为，泰纳尔先生。总之，我不多说了。不管他是谁，他都是罗宾逊小姐的丈夫。为了她，我也要高高兴兴地把他想得好些。

奥克泰维斯 （为之感动，因为他预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真对不起，马隆。真对不起。

赫克托 （感激地）你是个好人，罗宾逊。谢谢。

泰纳尔 谈点别的吧。薇奥莱特从别墅里出来了。

赫克托 先生们，如果你们让我趁此机会单独和这位小姐说几句话，我将不胜感激。我会不得已放弃这次旅行，那是一种困难的——

拉姆斯登 （高兴脱身）别再说了。来，泰纳尔。来，泰维。

（他和奥克泰维斯及泰纳尔从汽车面前走过，来到公园里。）

〔薇奥莱特沿路走到赫克托面前。

薇奥莱特 他们在盯着吗？

赫克托 没有。

〔她吻他。

薇奥莱特 你又为了我在撒谎吧？

赫克托 撒谎！撒谎都形容不了。我撒谎撒过了头，撒谎高兴

得忘乎所以了。薇奥莱特，希望你让我照直说吧。

薇奥莱特 （立刻变得严肃、坚决起来）不行，不行，赫克托，你答应过我不张扬出去。

赫克托 在没有得到你的许可之前，我会信守诺言的。不过，跟那些人撒谎，不承认我的妻子，我觉得过意不去。太懦弱了。

薇奥莱特 但愿你父亲别这么不通情达理。

赫克托 他倒通情达理。从他的观点看，他是对的。他对英国中产阶级抱有偏见。

薇奥莱特 那太可笑了。你知道我是多么讨厌对你说这种话，赫克托。但假使我是——哦，算了，没什么。

赫克托 我知道。要是你跟一个英国办公用品制造商的儿子结婚，那你的朋友们就会认为那是不美满的结合。可我那位呆头呆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用品制造商，他鼓励我同英国最十全十美的小姐结婚，这只不过是因为这样的小姐才门当户对。当然，这是荒唐透顶的。可我告诉你，薇奥莱特，我不愿意骗他。我觉得我仿佛是在偷他的钱。为什么你不让我说出去呢?

薇奥莱特 我们受不了。对于爱情，你尽可以怎么浪漫都行，赫克托；但对于金钱，你可浪漫不得啊。

赫克托 （既因为溺爱妻子，又因为习以为常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十足的英国气。（冲动地对她说）薇奥莱特，父亲迟早会发现的。

薇奥莱特 哦，是的，以后当然会发现。不过，我们别每次见面都谈一遍这事吧，亲爱的。你答应过——

赫克托 好吧，好吧，我——

薇奥莱特 （止不住要说）受这种隐瞒痛苦的是我而不是你。受累受穷之类的事，我才不干呢。没那么便宜。

赫克托 不会的。在我自立之前，我可以想办法向父亲借钱，然后在还钱的时候吐露真情。

薇奥莱特 （又惊又怒）你是要工作吗？你想毁了我们的婚事吗？

赫克托 可我不想让婚事毁了我的性格。你的朋友泰纳尔先生刚才说到那件事还笑话我哩，而且——

薇奥莱特 畜生！我恨杰克·泰纳尔。

赫克托 （宽宏大量地）哦，这不怪他。他只是需要一位贤淑女子的爱情使他高尚起来。另外，他还建议开车去尼斯旅行，我想带你去。

薇奥莱特 太美了！

赫克托 对。但是，我们想些什么办法去呢？你知道，他们警告我别和你一起去。他们出于信任才告诉我你结过婚。这是我有幸得到的最大信任。

〔泰纳尔同斯特拉克回来，斯特拉克去看他的车子。

泰纳尔 他的车真棒，马隆先生。你的技师正指点给拉姆斯登看呢。

赫克托 （急切地，忘乎所以）我们去看看，薇奥莱特。

薇奥莱特 （冷淡地，用眼神警告他）对不起，马隆先生，我没太听清——

赫克托 （醒悟过来）我想请你去看我的美国蒸汽小汽车，罗宾逊小姐。

薇奥莱特 不胜荣幸。（他们一起朝马路走去。）

泰纳尔 关于这次旅行，斯特拉克——

斯特拉克 （一心想着车子）啊？

泰纳尔 怀特菲尔德小姐恐怕要和我一起去。

斯特拉克 我也这样想。

泰纳尔 罗宾逊先生也要去。

斯特拉克 对。

泰纳尔 要是你能想办法尽量跟我在一起，让罗宾逊先生尽量跟怀特菲尔德小姐在一起，那他会非常感谢你。

斯特拉克 （上下打量他）没问题。

泰纳尔 “没问题！”你爷爷都会高兴的。

斯特拉克 我爷爷会举双手赞成。

泰纳尔 这么说，我该给你可亲可敬的爷爷一个金镑了。

斯特拉克 五先令就行。（他离开汽车，走到泰纳尔身旁）那位小姐是什么意思？

泰纳尔 她愿意跟罗宾逊先生在一起，罗宾逊先生也愿意跟她在一起。（斯特拉克用冷漠怀疑的目光望着他的主人，然后哼着他得意的小曲转身朝车子走去）别怪声怪调的。你哼它是什么意思呢？（斯特拉克不动声色地又哼起来，直到哼完。泰纳尔毕恭毕敬地听完才郑重其事地对斯特拉克说）恩利，我曾经是个把音乐普及到大众中去的热烈拥护者；但我反对你一听到怀特菲尔德小姐的芳名就叫人听你的小曲。今天早上你也这么干过。

斯特拉克 那样根本没用。罗宾逊先生还是早死了这份心好。

泰纳尔 为什么？

斯特拉克 为什么！这你知道。当然，这不关我的事，但你也用不着骗我呀。

泰纳尔 我没骗你。我不知道为什么。

斯特拉克 （苦笑）哦，那好。那好。反正不关我的事。

泰纳尔 （打动人地）恩利，我清楚雇主与技师之间怎样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应让我的私事来打扰你。就连我们订的合同也要经过你们工会的同意。但是请别滥用你的权利。我要提醒你，伏尔泰① 说过，蠢事没法说的时候可以唱。

斯特拉克 那不是伏尔泰说的，是博马舍② 说的。

泰纳尔 我说错了，当然是博马舍了。所以你觉得似乎不好开口的话可以哼。遗憾的是，你哼得虽然好听，可就是没人能懂。哼！没人要听；不论是我高贵的亲戚，还是你那个讨厌的工会秘书，谁也不要听。我们同是男人，恩利，你为什么认为我的朋友没有跟怀特菲尔德小姐在一起的缘分呢？

斯特拉克 因为她在追别的男人呢。

泰纳尔 胡说！还有谁？

斯特拉克 你。

泰纳尔 我！！！

斯特拉克 你真的不知道？哦，得了，泰纳尔先生！

泰纳尔 （十分认真地）你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

斯特拉克 （生气的样子）我没开玩笑。（更冷淡地）哼，这就跟你的鼻子长在脸上一样，是明摆着的。如果你还没注意到，那你对这种事就不太在行了。（又不动声色地）对不起，泰纳尔先生。不过，你以同是男人的理由来问的，我也以同是男人的理由来告诉你。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

② 博马舍（1732～1799）。法国戏剧家。

泰纳尔 （发狂般地向天申诉）那么我——我就成了蜜蜂、蜘蛛、被看中了的牺牲品、命中注定的猎物了。

斯特拉克 我不知道什么蜜蜂和蜘蛛。但你确实是被看中了的牺牲品，没错。我看这对你也是件美差呀。

泰纳尔 （煞有介事地）亨利·斯特拉克，你生命的黄金时刻来到了。

斯特拉克 什么意思？

泰纳尔 破到比斯克拉的纪录呀。

斯特拉克 （急切地）真的？

泰纳尔 打破纪录吧。

斯特拉克 （达到目的）真的？

泰纳尔 真的。

斯特拉克 什么时候？

泰纳尔 现在。那辆车准备好了吗？

斯特拉克 （畏缩了）可你不能——

泰纳尔 （钻进车，打断他）我们走吧。先到银行取钱，然后到我家拿行李，然后到你家拿行李，然后就打破从伦敦到多佛或佛克斯通的纪录，然后再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捣马赛、直布罗陀、热那亚以及无论哪个港口，从那儿我们能乘船到一个男女隔离的穆斯林国家。

斯特拉克 胡说！你骗人。

泰纳尔 （坚决地）那就留下吧。如果你不去，我就一个人去。（他发动汽车）

斯特拉克 （追上去）停下！先生！慢点开！等一等！（在车子开动的同时，他匆忙爬了进去。）

第 三 幕

〔西埃拉·尼瓦达山的夜晚。深褐色的高低不平的山坡上的块块耕地，种的不是苹果树，而是橄榄树；野地里长的也不是金雀花和羊齿草，而是刺梨。再往上就是峭壁悬崖，景色挺拔俊秀。这与其说荒凉，不如说是一幅由刻意求新的艺术家所描绘的极富贵族气的风景画。没有葳蕤的花草，甚至在乱石簇拥的地方，也给人以一丝贫瘠之感。到处都是西班牙式的雄伟与节约。

〔距北面不太远的地方是西埃拉山的一块半圆形洼地，大路横贯一条小径从那里穿过从马拉加到格拉纳达的铁路隧道。从马蹄形的大头正对着悬崖往右一点看，有一个传奇般的山洞，其实那是座废弃的石矿；再往左看，则有一个山丘，它俯瞰着环绕洼地左侧的、筑有防堤和石拱的大路。山丘上有个人在眺望着大路，他不是西班牙人，就是苏格兰人。也许是个西班牙人，因为他穿着西班牙牧羊人的衣服，在西埃拉·尼瓦达山犹如在家里一样；但除此之外，他太像苏格兰人了。在通向山洞的斜坡洼地里，大约有十来

个人，他们懒洋洋地围着一堆烧过的枯枝残叶的灰烬斜躺着，神气十足，觉得自己是以西埃拉山为有力衬托的入画的无赖。其实，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他们并不入画。群山容忍他们，犹如狮子容忍虱子一般。任何一个英国警察或贫民救济员都会把他们当成一群经过选拔的流浪汉和身强力壮的叫花子。

〔这样描写他们完全不是小看他们。凡是细心观察过流浪汉、参观过贫民救济院里身强力壮的贫民的人，都会承认我们社会的失败不仅仅体现在酒鬼和弱者身上。他们有些属于同他们所出生的那个阶级格格不入的人。准确地说，把有教养的先生们培养成为艺术家的那些规律同样可以把没教养的手工劳动者培养成为身强力壮的贫民。有一些人身不由己地进了贫民救济院，因为他们一无所长；但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雄心勃勃、对社会的传统观念（在纳税者看来显然并非是大公无私的传统观念）不屑一顾而进了那里。这种传统观念就是叫人靠多出力、少挣钱而生活，直到有一天他有了进贫民救济院的选择，宣布自己是个穷人，不费多大力气就能从法律上得到救济员发放的、比他自己的劳动所得还要强的吃、穿、住。当天生的诗人不愿在股票经纪人的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宁愿靠着一个穷困的女房东或朋友和亲戚住在阁楼里挨饿时；或者当一位太太因为自己是太太而宁愿过极为艰苦的寄生虫般的生活、也不愿去当厨娘或侍婢时，我们对他们都深为体谅。这种体谅也同样适于身强力壮的贫民及其变相的游牧式的流浪汉。

〔而且，对于想像力丰富的人，倘若他的生活要想过得去，他必须有写小说的闲暇和从事创作的地位。非技术劳动的阶层不提供这样的地位。我们过分滥用了自己的劳动者；当一个人拒绝被人滥用时，我们无权说他在拒绝高尚的工作。对于这件事，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吧，然后再继续我们的戏。这样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来欣赏它。如果我们是有理性、有远见的人，我们中间五分之四的人就会为了救济而直奔救济员那里，打碎整个社会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来。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干乃是因为我们本能地或习以为常地像蜜蜂或蚂蚁那样工作，全然不去思考这件事。所以，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而且确实善于思考；他能够将康德① 派的判断运用到他的行为中去，坦白地对我们说："如果每个人都照我这样做，世界在工业方面肯定会有所变革，从而废除奴役和贫穷——它们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照你那样做才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尊敬那个人，仔细地考虑一下效仿他的样子的教训吧。这种人就是身强力壮、精神健全的叫花子。倘若他是个不去扫大街而拼命去领津贴或光拿钱不干事的绅士，也不会有人责怪他。因为只要这里有两条路——一条是他主要靠社会来生活，一条是社会主要靠他来生活——他在两种罪恶中接受了一种对他本人来说更有害的一种，这是很愚蠢的事。

〔所以我们不能以偏见来审视西埃拉山的这些流

---

①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浪汉，而应愉快地承认我们的目的——简单说，就是想当富翁——是同他们的目的毫无二致的，我们的地位和方法的差异不过是偶然的罢了。毫无恶意地、用一种友好而坦白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一两个人杀死，这也许是明智的。因为那些两脚动物正像四脚动物一样，要是不用链子拴住他们，给嘴上戴上嚼子，那太危险了。况且，浪费别人的生命来看守他们，这也不公平。但是，既然社会没有勇气把他们杀死，并且当社会抓到他们时，只不过把某些折磨和诋毁迷信的解气仪式强加在他们身上，然后闹着玩似的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放掉，所以还不如让他们在西埃拉山逍遥自在、由一个首领看管着呢。这位首领发怒的时候便露出仿佛要把他们都给毙了似的表情。

〔这位首领坐在那伙人中间的一块从石矿搬来的四方形石头上。他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长着威武的鹰勾鼻子，乌黑发亮的头发，山羊胡子和上挑的口髭，故意摆出一种梅菲斯特式的相当了不起的神情。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风景比伦敦的皮卡德利大街更有气派，也许是因为此人的某种伤感情绪，这种情绪赋予他足以悠然入画的优雅之处。他的眼睛和嘴完全不是无赖的样子，他有着美妙的声音和现成的机智。不论他到底是不是这伙人中的最强者，反正他的样子像。他肯定是吃得最好、穿得最好、训练得最好的人。虽说这里是西班牙，但他讲英语也并不奇怪，因为除去一个大概是由于酗酒而毁了身体的斗牛士和一个明白无误的法国人，他们都是伦敦佬或美国人。所

以虽说这里是斗篷和阔边帽的国度，可他们大都穿着褴褛的大衣，戴着羊毛围巾和硬壳的半圆形帽子以及肮脏的棕色手套。只有几个人的装束是模仿他们的首领，在阔边帽的帽带上插了一根鸡毛，披着垂到长统皮靴的宽松斗篷，尽量想非英国化。他们谁也没有武器。那些没戴手套的人都把手放到口袋里，因为他们普遍相信，夜幕降临时要是把手放到外面会冻坏的。(其实，这是个哪个明白人都求之不得的温暖的夜晚。)

〔除去那个斗牛的醉鬼，这群人里只有一个看样子是在三十三岁以上。他矮矮的个子，红色的胡须，一双没神的眼睛和一副经济困难的小商贩般的焦虑的面孔。就属他戴的高帽子显眼：帽子曾在每次六便士的特许帽子修理铺修过，但愈修愈不如从前的样子好看；帽子上沾的油腻在落霞的辉映下闪闪发光。他有一个硬领和赛璐璐做的硬袖；他的棕色的天鹅绒的翻领大衣仍然拿得出去。他是这群人中出类拔萃的可敬人物，年龄肯定超过了四十岁，很可能超过了半百。他呆在首领右侧的角上，对面有三个打红领结的人在他左边。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法国人。其他两个都是英国人，一个好争论、一本正经、顽固不化；另一个则爱闹事、捣乱。

〔首领把他斗篷的一角壮严地往左肩上一撩，站起来对他们训话。鼓掌欢迎他的情形表明，他是个深受欢迎的演说家。

首领 朋友们，强盗伙计们，在这个会上，我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已经花了三个晚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哪一个最具有个人的勇气？我们已经深入讨论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了。我们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充分代表了无政府的主张，可他并不知道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大笑）——

无政府主义者 （站起来）我有个关于秩序的问题，门多扎——

门多扎 （强制地）绝对不行。你上一个关于秩序的问题就用了半个小时。况且，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秩序。

无政府主义者 （温和有礼但寸步不让，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有赛璐璐硬领和硬袖的可敬的长者）那真是天大的误会。我可以证明——

门多扎 秩序，秩序。

其他人 （高喊着）秩序，秩序。坐下吧。主席！住嘴。

〔无政府主义者被压了下去。

门多扎 另外，我们当中有三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去，向我们提出了三个明显对立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

三个打红领结的人 （第一个）主席先生，我反对。要作个人说明。（第二个）那是谎言。我从没那么说过。公平点，门多扎。（第三个）我要求发言。这纯粹是捏造。捏造！捏造！！捏造！！！该——该——该——死的人！！！

门多扎 秩序，秩序。

其他人 秩序，秩序，秩序！主席！

〔社会民主主义者被压了下去。

门多扎　我们现在容忍所有的观点。但是，同志们，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毕竟既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绅士和基督徒。

大多数人　（高喊赞成）听呀，听呀！是这样。说得对。

爱闹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为被压下去而受刺激）你不是基督徒。你是犹太人。

门多扎　（咄咄逼人）我的朋友，我是个例外。不错，我有幸是犹太人。当犹太复国主义者们需要一个领袖在其巴勒斯坦的历史圣地重新召集我们的同胞时，我门多扎肯定不是个落后的效忠者（同情般的鼓掌——听呀，听呀等等）但我不是任何迷信的奴隶。我已经吃透了一切信仰，甚至包括社会主义的信仰；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做了社会主义者，那就永远是社会主义者。

社会民主主义者　听呀，听呀！

门多扎　但我深知，普通的人——甚至连普通的人都算不上的强盗（听呀，听呀）——并不是哲学家。他有常识就够不错的了；干我们这行的，有常识也就够不错的了。可是，我们到摩尔人选中的西班牙最美的地方西埃拉·尼瓦达山这儿来干什么呢？是来讨论高深的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吗？不。我们是来劫汽车的，以得到一份更平等的财富分配。

生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别忘了，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

门多扎　（温文尔雅地）没错。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而且都被花花公子们在玷污地中海明媚海岸的罪恶深渊中挥霍掉了。我们拦截那笔财富，把它重新流通到生产财富而且最需要财富的阶级——工人阶级中去。我们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险，凭着勇敢、忍耐、远见和禁欲的美德——尤其是

禁欲的美德来干这件事。三天来，我除了刺梨和烤兔肉以外什么都没吃。

生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执拗地）我们也没吃啊。

门多扎 （愤怒地）难道我有非分享受？

生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无动于衷）凭什么呀？

无政府主义者 凭什么不呀？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嘛。

法国人 （冲无政府主义者挥舞着拳头）恶棍！

门多扎 （用外交的手腕）你们俩的意见，我都赞成。

纯种英国强盗 听呀，听呀！门多扎真棒！

门多扎 我要说的是，我们彼此之间应以绅士相待。只有到打仗的时候，我们才尽量施展个人的勇敢。

爱闹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嘲笑地）莎士比亚啊。

〔口哨声从山丘上牧羊人那里传来。他跳起来，兴奋地指着大路的北面。

牧羊人 汽车！汽车！（他冲下山，入了伙；他们都站起来。）

门多扎 （用响亮的声音）全副武装！谁拿着枪呢？

生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把一支步枪交给门多扎）枪在这儿。

门多扎 钉子撒到路上了吗？

爱闹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撒了两盎司了。

门多扎 好！（对法国人）跟我来，杜瓦尔。要是钉子不管用，就用子弹打破他们的轮胎。（把步枪交给杜瓦尔，杜瓦尔跟着他上了山丘。门多扎拿出一副看歌剧用的眼镜。其他人匆忙穿过大路，消失在北面。）

门多扎 （在山丘上用眼镜望着）只有两个人，资本家和他的司机。看样子是英国人。

杜瓦尔　英国人！啊，是的。猪猡！（举起枪）要不要开枪？

门多扎　不，还是钉子管用。他们的轮胎瘪了，汽车抛锚了。

杜瓦尔　（冲其他人高喊着）喂，抓住他们呀！

门多扎　（怪他太兴奋）别出声，杜瓦尔，小心点。他们都没慌张。我们下去接他们呀。

〔门多扎下山，经过火堆往前走；强盗们把戴着汽车风镜、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的泰纳尔和斯特拉克从大路上带来。

泰纳尔　这位就是你说是你们头儿的先生吗？他讲英语吗？

爱闹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当然讲了。你以为我们英国人会让讨厌的西班牙人来指挥吗？

门多扎　（威严的样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门多扎，西埃拉山寨的盟主！（装腔作势）我是个强盗，靠抢富人为生。

泰纳尔　（迅速地）我是个绅士，靠抢穷人为生。握手吧。

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　听呀，听呀！

〔大家都快活地笑起来。泰纳尔和门多扎握手。强盗们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

斯特拉克　唉！我这是到哪儿了？

泰纳尔　（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兼司机。

生气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将信将疑地）他是谁呀？朋友还是司机？你知道，这可完全是两回事。

门多扎　（解释道）是朋友，我们就要买路钱。一个职业司机可以免费通过这些山。要是他赏光接受的话，你还可以得到一笔主人的买路钱呢。

斯特拉克　我明白了。这是鼓励我再走这条路呀。让我想想

看。

杜瓦尔　（莽撞地冲到斯特拉克跟前）我的朋友哇！（他狂喜地拥抱他，吻他的两颊。）

斯特拉克　（作呕）喂，走开，别冒傻气。请问你是谁呀？

杜瓦尔　杜瓦尔，社会民主主义者。

斯特拉克　哦，你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吗？

无政府主义者　他是说他的权利已经出卖给议会里的骗子和资产阶级了。妥协！这就是他的信条。

杜瓦尔　（愤怒地）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说资产阶级。他说妥协。我从来没说过！可怜的说谎鬼——

斯特拉克　你瞧，门多扎队长，他们在这儿说这种话，你怎么受得了呢？我们是来山里高高兴兴旅游的，还是来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的？

大多数人　听呀，听呀！住嘴。别出声。坐下。（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被挤到后面。斯特拉克在满意地做到这步后，坐在了门多扎的左边，泰纳尔坐在了他的右边。）

门多扎　你们想吃点什么吗？烤兔肉和刺梨——

泰纳尔　谢谢，我们吃过了。

门多扎　（冲他的信徒们）诸位，今天的事干完了。你们去吧，明天早上再来。

〔强盗们三一群、两一伙懒洋洋地解散了。有些人钻进山洞。其他人就在外边坐着或倒下睡觉。有几个拿出一副扑克，朝大路走去。因为这时天上繁星点点，他们知道汽车里有灯，可以借光打牌。

斯特拉克　（在后面叫他们）你们谁也别动那辆车，听见没有？

门多扎 别怕，司机先生。我们抢来的第一辆车就把我们给治了。

斯特拉克 （感兴趣地）那车怎么了？

门多扎 它拉着我们三个不知道怎么刹车的勇敢伙计到了格拉纳达，在警察局对面翻了。打那以后，我们不请司机，决不碰车。我们随便聊聊吧？

泰纳尔 没问题。

〔泰纳尔、门多扎和斯特拉克坐在篝火堆旁的草地上。门多扎放下了其寨主的架子，坐在那块四方形的石头上本来是他的特权；他像自己的客人一样坐在了地上，只是背靠着那块石头。

门多扎 把事情推到明天干，这是西班牙人的习惯。其实，你们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办公时间。不过，如果你们愿意马上解决买路钱的问题，我俯首听命。

泰纳尔 我看明天也可以。我相当富有，只要合情合理，给什么都行。

门多扎 （被这种坦诚所深深打动，肃然起敬地）你是个了不起的人，先生。我们的客人经常把自己形容得穷得可怜。

泰纳尔 笑话！穷得可怜的人不会有汽车。

门多扎 我们就是这样对他们说的。

泰纳尔 好好招待我们，亏待不了你。

斯特拉克 刺梨和烤兔肉可不行。你自然会有更好吃的东西。

门多扎 有现钱可以买到葡萄酒、小山羊肉、牛奶、奶酪和面包。

斯特拉克 （通情达理地）这还差不多。

泰纳尔 请问你们这儿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门多扎　（否认这个侮辱性的误解）啊，不，不，不。没有的事，真的。对于现存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我们自然有现代的见解。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尊心。但是，除了两三个爱出风头的人以外，你什么都不会反感的。

泰纳尔　我刚才并不想提什么不光彩的事。其实我本人也有点社会主义者的味道。

斯特拉克　（冷冰冰地）我看大多数富人都这样。

门多扎　一点不错。我承认它也反映到我们身上。本世纪都兴这个。

斯特拉克　如果你们这些家伙也信社会主义，那它一定会成气候的。

门多扎　说得对，先生。局限在哲学家和正直人圈子里的运动决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影响，他们人太少了。一场运动倘若不能传播到强盗中间，那它就甭想获得政治上的多数。

泰纳尔　但是，你的强盗还没普通公民正直吗？

门多扎　先生，我跟你说实话吧。强盗行为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职业吸引两个阶级：那些过不上一般资产阶级生活的人和那些过腻了这种生活的人。我们是沉滓和泡沫，先生。沉滓很脏，泡沫却非常好看。

斯特拉克　当心！别让沉滓听见了。

门多扎　没关系。每个强盗都觉得自己是泡沫，同时喜欢别人被叫做沉滓。

泰纳尔　啊！你是个才子。（门多扎得意地点点头）我可以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吗？

门多扎　随便你问。

泰纳尔 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吃着烤兔肉和刺梨来管理这帮家伙上算吗？我曾见过许多人，他们既没有天才，又不正直，但却在萨维瑞① 大吃鹅鸟肝，大喝香槟酒。

门多扎 别瞎说了！他们都有过吃烤兔肉的时候，正如我总会有在萨维瑞吃喝的时候一样。我以前真的在那儿呆过——当招待

泰纳尔 当招待！你可真行。

门多扎 （回忆往事）是的，我西埃拉山的门多扎当过招待。大概这就是我信仰世界主义的原因。（忽然强烈地）要把我的生活经历告诉你吗？

斯特拉克 （担心地）要是不太长的话，老兄——

泰纳尔 （打断他）嗐，你真是个庸才，亨利。你没有浪漫史。（对门多扎）你太使我感兴趣了，寨主。别理亨利，他可以去睡觉。

门多扎 我爱过的那个女人——

斯特拉克 哦，还是个爱情故事呢，对吧？好的。讲下去。我就怕你讲你自己。

门多扎 我自己！我自己就是因为她才胡来的：这就是我在这儿的原因。没关系，为了她，我肯牺牲一切。我敢说，她长着我从没见过的最美丽的头发。她既幽默，又聪明，做得一手好菜；高度紧张的情绪使她心神不定，变化莫测，反复无常，任性无情。一句话，她使人神魂颠倒。

斯特拉克 除了会做菜以外，整个儿是六先令一本的小说里的女人。她叫格拉蒂丝·普拉塔杰纳，是不是？

---

① 伦敦的一座大饭店。

门多扎 不，先生。她不是伯爵的女儿。影印版复制的照片使我对英国贵族千金的相貌了如指掌。老实说，为了博得她的一笑，我不惜卖掉田地，脸面，职业，衣服，头衔和所有的一切。然而她是个平民女子，一个工人，否则——让我冒昧地回你一句话——我早就瞧不起她了。

泰纳尔 倒也是。那她对你的爱作出反应了吗?

门多扎 如果她作出反应了，我还会在这儿吗? 她反对嫁给犹太人。

泰纳尔 因为宗教的缘故?

门多扎 不，她是个信仰自由的人。她说每个犹太人心里都认为英国人的习惯太脏。

泰纳尔 （吃惊）脏!

门多扎 这说明了她对人情世故的特殊了解，因为这无疑是真的。我们繁琐的卫生礼仪使我们对非犹太人极度重视。

泰纳尔 你听说过吗，亨利?

斯特拉克 我听我妹妹这样说过。她曾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做过饭。

门多扎 这我不能否认，我也不能打消她头脑中的这种印象。别的不满，我可能还会说服，但哪个女人也无法忍受人家怀疑她身体不洁。我的请求徒劳无获：她总答复说她配不上我，还劝我和一个我讨厌的名叫瑞贝卡·拉扎露丝的酒吧女招待结婚。我说我要自杀，她就给我一包毒甲壳虫的药。我暗示要杀人，她就歇斯底里般地发狂。既然我像现在一样，是个大活人，我就跑到美国去了，这样她睡觉时就不会梦见我悄悄溜上楼去切她的喉咙了。在美国我到了西部，碰见了一个人，他因为劫火车而受到警方的通缉。

在欧洲南部劫汽车的主意就是他出的。对于一个绝望和失望的人来说，这是个好主意。他把合适的资本家向我作了有价值的介绍。我建立了一个组织，其结果就是现在的事业。我当上了领袖，因为犹太人在脑力和想像力方面超群，所以总当领袖。但是，我虽然为我的种族而十分自豪，我却愿牺牲所有的一切去做一个英国人。我把她的名字刻在树上，把她的缩写字母刻在草地上，就像一个孩子。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就躺下揪我可恨的头发，呼喊着露易莎——

斯特拉克　（吓了一跳）露易莎！

门多扎　这就是她的名字——露易莎——露易莎·斯特拉克——

泰纳尔　斯特拉克！

斯特拉克　（火冒三丈地跳立起来）听着，露易莎·斯特拉克是我妹妹，知道吗？你这样随便乱谈她是何居心？她和你有什么关系？

门多扎　真是戏剧性的巧合！你是恩利，她亲爱的哥哥！

斯特拉克　啊，你是叫恩利吗？你为什么随便乱叫我的名字和我妹妹的名字？我真恨不得在你的猪头上扎它两针。

门多扎　（泰然自若）如果我让你这样做，你肯答应我以后向她吹吹这件事吗？那样她就会想起她的门多扎。这就是我的全部希望。

泰纳尔　这是真正的献身，亨利。你应当尊重它。

斯特拉克　（不饶人地）恐怕是胆小吧。

门多扎　（暴跳如雷）胆小！年轻人，我可是出身于武林世家，你妹妹很清楚，你跟我较量，无异于鸡蛋往石头上

撞。

斯特拉克　（心里发怵，但表面上却装出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站起来）我不怕你。你叫露易莎吧！露易莎！我看你叫斯特拉克小姐就够不错的了。

门多扎　我希望你能劝她也这么想。

斯特拉克　（火上浇油）老子——

泰纳尔　（赶忙站起来调解）哦，行了，亨利。就算他打得过寨主，你也打不过西埃拉山全寨的人呀。还是坐下来，客客气气地吧。一只猫都可以看上国王，强盗头儿也可以看上你妹妹嘛。这个家族的一切骄傲的确太过时了。

斯特拉克　（心服口不服）他看上她就看上她吧。可他说我妹妹看上他是什么意思呢？（勉强重新坐在草地上）听他这么说，人家还以为她和他形影不离呢。（他背对着他们，准备睡觉。）

门多扎　（对泰纳尔说，态度变得更加和蔼，因为他发现在群山静谧的星光之夜，实际上只有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听者同他做伴，所有其他的人这时都入睡了）她的事就是这样，先生。她的知识已经跨进了二十世纪。她的社会偏见和家庭感情却退到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啊，先生，莎士比亚的话仿佛多适合于我们感情的每次危机呀！

我爱露易莎，
四万个兄弟的爱加起来，

也抵不过我对她的爱。①

等等。剩下的我忘了。你说那是疯狂也好，糊涂也好，我是个能人，强人，十年之后，我也会开一家一流的饭店，那时我就可以见她了。可是——你看！——我现在却成了强盗，流浪汉。甚至莎士比亚也不能准确地形容我对露易莎的感情。我还是给你读几行我自己为她写的诗吧。不论诗的文学价值有多低，它表达了我的情感，比任何胡诌的词句都好。（他拿出一沓写满了字的饭店账单，跪在篝火堆旁辨认着，用树枝拨火好借光。）

泰纳尔 （使劲拍他的肩膀）把诗扔到火里吧，寨主。

门多扎 （一愣）嗯？

泰纳尔 你这是为了单相思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门多扎 这我知道。

泰纳尔 不，你不知道。如果一个人真的知道他在干什么，他不会这样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你怎么能环顾着这威严的群山，仰望着这神圣的天空，呼吸着这清新的空气，而像个寒士在布鲁姆斯伯瑞旅店二楼那样侃侃而谈呢？

门多扎 （摇头）一旦新鲜感没了，西埃拉山也和布鲁姆斯伯瑞差不多。另外，这些山使你做梦都想女人——长着美丽头发的女人。

泰纳尔 总之，做梦都想露易莎。这些人不会使我做梦都想女人，我的朋友。我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人。

---

① 参见莎剧《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这里的“露易莎”代替了原句中的“奥菲莉娅”。

门多扎　明天再吹牛吧，先生。这里可是做梦的奇境啊。

泰纳尔　那就走着瞧吧。晚安。（他躺下，准备睡觉。）

〔门多扎叹口气，也学他的样子；西埃拉山出现了片刻的宁静。半晌，门多扎蓦地坐起身，哀求泰纳尔说——

门多扎　就让我给你读几行诗再睡吧。我非常想听听你对这些诗的意见。

泰纳尔　（睡眼惺忪地）读吧。我听着呢。

门多扎　我初次见到你是在圣灵降临节
露易莎，露易莎——

泰纳尔　（打起精神）亲爱的寨主，露易莎是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可它实际上和圣灵降临节并不太押韵。

门多扎　当然不押韵。露易莎不是韵，而是叠句。

泰纳尔　（躺下）噢，是叠句。对不起，往下读吧。

门多扎　也许你不喜欢那首；我想你一定会更喜欢这首。（他用丰富、柔和的音色慢慢朗诵着。）

露易莎，我爱你。
我爱你，露易莎。

露易莎，露易莎，露易莎，我爱你。
一个名字、一句话谱成我的曲子，露易莎。
露易莎，露易莎，露易莎，我爱你。

门多扎是你的情人，
你的情人是门多扎，
门多扎生为可爱的露易莎。